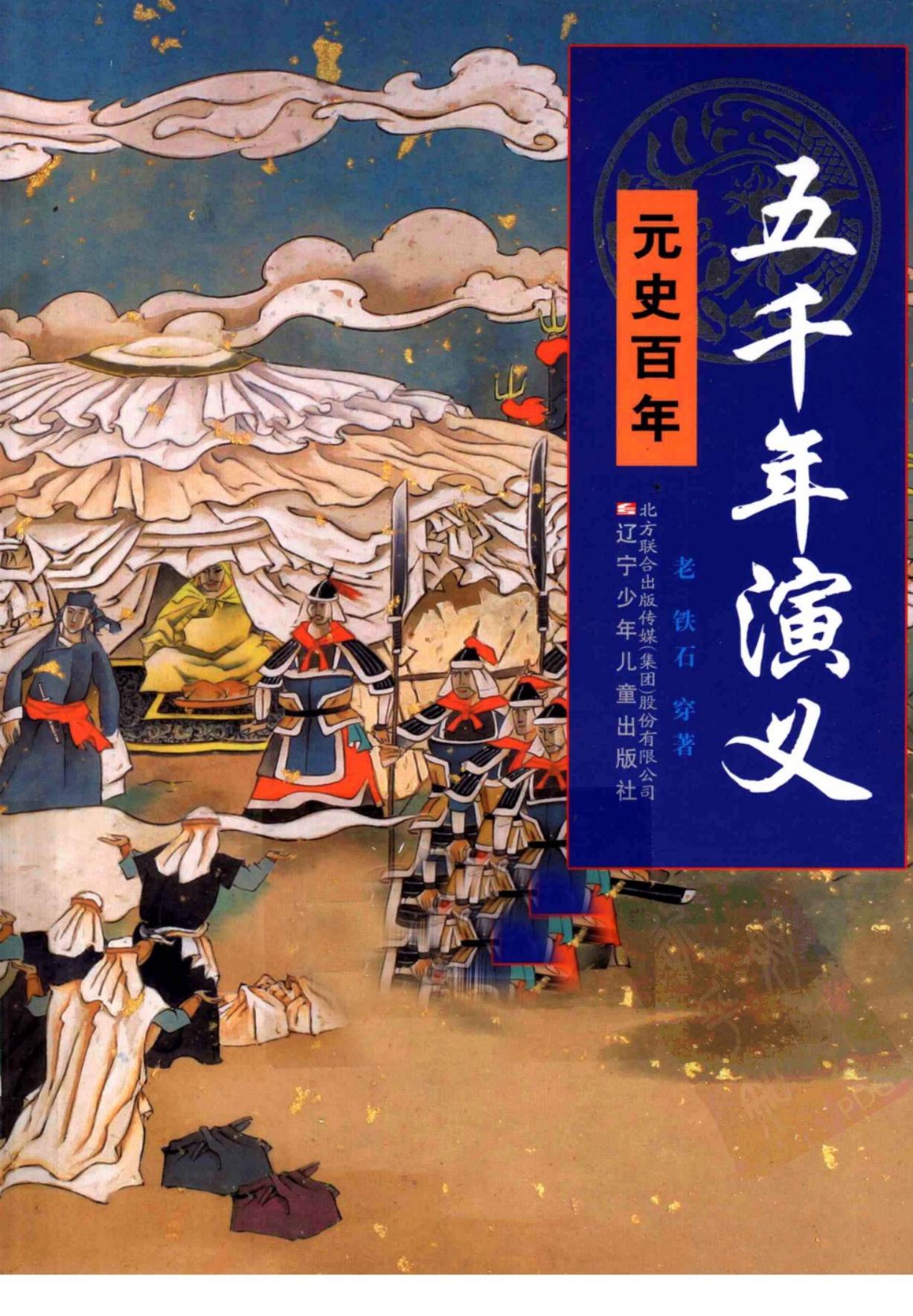


五千年演义

元史百年

老 铁 石 穿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五千年演义

元史百年



ISBN 978-7-5315-5346-5

9 787531 553465 >

本册定价：46.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元史百年

老 铁 石 穿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老铁石穿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史百年 / 老铁，石穿著。—3 版。—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46-5

I. ①元… II. ①老… ②石…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192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许科甲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024-23284269

E-mail：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沈阳印刷厂

责任编辑：佟乃林 马 婷

美术编辑：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徐 鹤

封面设计：徐 鹤

封面绘画：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张君华 胡文兴 胡昌凯

黑白插图：刘俊元 李 鹏

版式设计：刘 俊 东 科

责任校对：贺婷莉 李 爽

责任印制：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168mm×230mm

印 张：27.5 字数：352 千字

插 页：4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5346-5

本册定价：46.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 0.69% 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说话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 年 9 月 27 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 年 7 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PDG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亨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第 一 回	报世仇也速该凯旋 喜得子铁木真降生	001
第 二 回	寻才女铁木真定亲 饮毒酒也速该丧命	010
第 三 回	父归天家臣鸟兽散 母教子立志承大业	020
第 四 回	陷马坑铁木真遭劫 遇恩人羊毛车脱险	029
第 五 回	孛儿帖因无马被俘 铁木真为报仇搬兵	039
第 六 回	札木合残忍煮人俘 铁木真大度收猛将	047
第 七 回	札木合死麻袋之中 铁木真就大汗之位	057
第 八 回	蒙古军兴兵掠西夏 成吉思挥师取中都	065
第 九 回	通西域商队传噩耗 绝饮食大汗祭苍天	074

第 十 回	恶贯满盈昏王枭首 为争继嗣兄弟反目	082
第 十一回	蒙军西征旌旗蔽日 花剌子模百姓涂炭	091
第 十二回	出奇兵翻越太和岭 施反间杀向钦察原	100
第 十三回	俄罗斯联合御强敌 蒙古军班师回东土	108
第 十四回	木华黎经略中原地 彭义斌就义内黄城	117
第 十五回	蒙古军兴兵灭西夏 成吉思寿尽终军营	125
第 十六回	千古疑案拖雷暴死 穷途末路哀宗自缢	134
第 十七回	中亚人民揭竿起义 王族长子二次西征	143
第 十八回	蒙军血洗东欧大陆 拔都建立钦察汗国	151
第 十九回	黄金家族刀光剑影 兄弟子侄尔虞我诈	159
第二十回	蒙哥汗登极嗣大统 旭烈兀进军西南亚	169
第二十一回	报达王荒淫失江山 旭烈兀西南亚扩张	177

第二十二回	用汉儒忽必烈纳谏 破大理不枉杀一人	185
第二十三回	破善阐段兴智被俘 释嫌疑忽必烈回朝	194
第二十四回	蒙哥汗战死钓鱼山 忽必烈挥师夺汗位	202
第二十五回	亲兄亲弟同室操戈 南皇北汗互争雌雄	211
第二十六回	忽必烈怒斩王文统 蒙古军神速陷济南	219
第二十七回	贾似道专权误国家 忽必烈兴兵灭南宋	227
第二十八回	阿合马敛财招民怨 关汉卿大义斥奸贼	237
第二十九回	关汉卿愤写《窦娥冤》 王千户诱杀阿合马	245
第三十回	雪冤案为义士树碑 平民愤将奸贼戮尸	254
第三十一回	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从谏如流繁荣昌盛	262
第三十二回	老波罗临终说蒙古 继父志二子至上都	270
第三十三回	跋山涉水终抵东土 马可·波罗畅游二都	278

第三十四回	马可·波罗出使云南 艾吉阿姆驰骋漠北	287
第三十五回	安童丞相力诛奸佞 真金太子含恨离世	296
第三十六回	谢枋得绝食五日死 忽必烈再次诛财臣	304
第三十七回	忽必烈八十岁寿终 铁穆耳年三十登基	312
第三十八回	海山镇北凯歌频传 刘深征南劳民伤财	321
第三十九回	水西蛇节宁死不屈 松江黄母造福人民	328
第四十回	阿难答夺位成黄粱 元武宗立弟为皇储	337
第四十一回	元仁宗重仁复科举 王县令发奋著农书	345
第四十二回	答吉太后行私庇护 铁木迭儿奸贪不法	354
第四十三回	年轻皇帝惨死南坡 漠北晋王承嗣大位	361
第四十四回	明争帝位天历之战 暗夺玉玺明文之争	370
第四十五回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旦亏心终生惊惧	377

第四十六回	韩山童牺牲白鹿庄 刘福通起义柳沟村	385
第四十七回	起义烽火遍地燃起 江淮河汉一片通红	394
第四十八回	红巾军三路去北伐 刘福通巧取汴梁城	402
第四十九回	红巾军战略多失误 张士诚乘危袭安丰	410
第五十回	起义狂飙大浪淘沙 铲平群雄元璋建明	417



第一回

报世仇也速该凯旋
喜得子铁木真降生

初秋的蒙古高原。

天高云淡，晴空万里。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上点缀着朵朵白花，那是正在吃草的羊儿；蓦地，一条杂色彩练飞驰而过，那是正在奔跑的马群。

遥看斡难河在草原上淙淙流过。顺流向上望去，水是从一座山中流出来的。山上郁郁葱葱，是茂密的森林。山脚下，有着一个个蒙古包，雪白雪白，像是刚刚露出地面的蘑菇。

傍晚时分，蒙古包里升起袅袅炊烟，火红的太阳倒映在河中，显得特别的圆，这不由人想起唐朝诗人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不过，王维诗中的“孤烟”不是炊烟，而是指烽烟。是的，在古代，这里是一个烽烟弥漫的战场，是一块弱肉强食的逐鹿之地。

公元 1162 年，在今蒙古国中部草原，住着一个蒙古部族——尼伦部族。尼伦部族是一部分蒙古人的总称，部族的首领叫忽图刺。此人力大无比。据说年轻时能把活羊撕成两截。不过如今老了，体衰多病，每日躺在大帐篷里。他一生的唯一憾事，就是和塔塔儿部族的仇恨尚未得报。

忽图刺的父亲哈不勒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合汗。蒙古族称部族首领为



汗，可汗、合汗，就是部族的最高统治者，可见哈不勒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生活在金太宗完颜晟在位（公元1123—1135年）的时候，当时连金朝的皇帝都有几分怕他。

为了拉拢哈不勒，金朝皇帝不仅对他封官许愿，还请他到皇宫中去做客。哈不勒粗中有细，他经常对金朝皇帝防着一手。起初，每次酒后，他总要想办法让吃进肚里的酒菜吐出来。后来，看明皇帝并无加害他的意思，便大着胆子吃喝起来。

一次，金太宗完颜晟赐宴，哈不勒喝了个酩酊大醉。他醉眼蒙眬，看着皇帝胸前飘动着的那把大胡须非常有趣，于是离开自己的座位，歪歪扭扭地走到皇帝跟前，捋着皇帝的胡须哈哈大笑。宫中的武士要动手打他，他也毫不示弱，卷起袖子，说：

“陛下还让我摸，你等为何不让？真是岂有此理，实在混账！”

金太宗完颜晟怕把事情闹僵，制止了武士们，然后转头对哈不勒说：“你喝多了，下去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要乱动。”

“是，陛下！”哈不勒向众武士瞪了一眼，退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事后，有的大臣向金太宗动本，说像哈不勒这样目无君王的狂徒，留着早晚是个祸害。但是，金太宗一来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二来当今与南宋征战未休，唯恐蒙古族在北方闹事，所以不仅没追究这件事，反而给哈不勒许多赏赐。

哈不勒酒醒之后，想一想自己的行为也有些后怕。接受了金太宗的赏赐之后，唯恐夜长梦多，急急忙忙谢恩辞朝，带着自己的随从，日夜兼程登上去往漠北的大路。

哈不勒一行刚刚走出居庸关，金朝的使者便赶来了。原来金太宗完颜

晟在众大臣一再谏诤下，有些后悔了，他派使者来召哈不勒回去。哈不勒知道回去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便假装生气地说：

“我临出来的时候，向万岁稟辞过的，如今又召我回去，是何道理？看来，万岁爷年纪大了，诏命出尔反尔，全没有一定的主见。请大人回稟万岁，我的子孙在漠北长时间没人管领是不行的，我得赶快回去，待有空闲时间再去拜见万岁吧！”

使者见哈不勒执意不回，自己也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向皇上如实稟奏。金太宗担心哈不勒谋反，又派了一个使者去追。待这第二个使者追上哈不勒的时候，哈不勒已经到了广袤的戈壁滩，离自己的驻地不远了。这第二个使者的命运比第一个更糟，他不仅没有召回哈不勒，反而被哈不勒杀掉了。

金太宗闻听此事，恼怒非常，当即诏命大将胡沙虎率军征剿。这胡沙虎骄傲自大，根本没把哈不勒看在眼里。哈不勒见胡沙虎来势凶猛，不与他正面交锋，仗着地利人和，躲在深山老林里不出来，坚壁清野，准备把金兵困死。胡沙虎如入无人之境，全然不了解这是哈不勒的计策，还认为是蒙古人怕自己呢！时间一长，金兵的粮草接续不上，士卒饿得东倒西歪，不得不退兵。这时蒙古兵铺天盖地而来，杀得金兵血流成河，头颅像西瓜似的散落在地上。胡沙虎仗着自己的马好，带领少数亲随，侥幸逃得性命。从此以后，听见“蒙古”二字，这位大将军便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

金太宗完颜晟逝世之后，他的从孙完颜亶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金熙宗。这时，金熙宗完颜亶的从叔挞懒专权，帝位受着威胁。熙宗的叔父兀术协助熙宗，诱杀挞懒。挞懒的遗族有的逃往漠北，请哈不勒起兵为自己



报仇。哈不勒见金朝统治集团内讧，实在是个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战争一直延续了好几个年头。最后，金朝皇帝不得不割地求和，答应每年给哈不勒许多东西，并且封他为王。这一来，哈不勒的名声大震，他率领的尼仑部族成了蒙古族的佼佼者。

尼仑部族的东面住着另一个较大的游牧部族——塔塔儿。哈不勒的妻弟病了。请了一个塔塔儿族的巫师来“驱鬼”。巫师“驱鬼”本是一件荒诞的事，有的病人即使病好了，也不过是碰巧自愈而已，绝不是“驱鬼”灵验。这个巫师装神弄鬼好长时间，耽误了治病，哈不勒的妻弟一命呜呼，说是被“魔鬼”带走了。子孙愤怒，砍了巫师的脑袋。由此为导火线，这两个部族之间结成了冤家。哈不勒有七个儿子，个个膀阔腰圆，英武绝伦。塔塔儿的部族首领木秃儿在战争中被哈不勒的第六个儿子合丹杀死，从此两个部族之间的仇恨愈深。

哈不勒虽然有七个儿子，但是他觉得这些儿子都不够成熟，所以当他年老病危的时候，把首领的位置传给了自己的从弟俺巴该。并且一再叮嘱儿子们要听叔父的指挥。俺巴该嗣位以后，想与塔塔儿部缓和关系。正好这时塔塔儿部派人来求和，于是两族和好，最后还结了亲，俺巴该将自己的女儿嫁到塔塔儿去。谁知塔塔儿求和是假，行骗是真，当俺巴该亲自送女儿到塔塔儿部成亲的时候，塔塔儿人翻了脸，将俺巴该绳捆索绑送给了金朝皇帝。同时被绑送的还有哈不勒的大儿子斡勒巴儿哈合。金朝皇帝与哈不勒讲和本是被逼无奈，如今见哈不勒已死，哈不勒的弟弟和长子被人绑送了来，自然非常高兴，便将这二人双双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漠北，尼仑部的人们个个咬牙切齿，共立哈不勒的第四个儿子忽图刺为首领，兴兵攻金。蒙古军勇猛无比，金兵抵挡不住，节节败

退，一直退到长城以内。蒙古军一鼓作气，长驱入关。可是，一进关内，蒙古军的威风施展不开了。金兵凭着坚固的城堡，深沟高垒，死死防守。蒙古军本是马上部队，来得快，去得疾，便于打运动战，但是没有后勤供给，吃的用的全在马背上驮着，不宜长期与敌对峙。忽图刺见金兵缩在城堡里，无可奈何，只得退兵。

此次与金朝作战，直接原因来自塔塔儿部族。忽图刺回到漠北后，下决心要把塔塔儿部族灭掉。可是，塔塔儿本是一个游牧部族，也有一支马上部队，打仗的策略是：打得过则打，打不过则跑。要想把它消灭，也绝非易事。忽图刺一生中曾向塔塔儿发动过十三次征剿，有胜有负，从未取得过决定性胜利。

忽图刺进入老年之后，常留心要在自己的子侄中挑一个好的继承人。他选中了自己二哥巴儿坛的三儿子也速该，着重培养。也速该是一个有作为的后生，他深深地了解祖父的愿望，在多病的叔父支持下，不久前曾带了一支精锐部队杀向塔塔儿。

塔塔儿人听说忽图刺病了，派也速该前来交战，认为这年轻人很好对付，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有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小头目请战：

“这个也速该自不量力，前来送死，待我率一支小部队将他活捉来吧。”

“听说也速该非常英勇，你一个人行吗？”塔塔儿的酋长头脑倒比较清醒。

“我也去！”另一个小头目库鲁不花把话接过去，“有我们两个足够了。”

“好吧！”塔塔儿酋长同意了。



两军摆开战场，也速该一马当先，闯在最前面。塔塔儿这边首先出阵的是铁木真。二人相见，并不搭话，双双举枪便刺。战了三五个回合，也速该勒马败下阵去。铁木真紧追不舍。看看马头接到了马尾，举枪刺去。谁知这时也速该忽地将马勒往一边，铁木真一枪刺空，身子向前一倾，马也跑到了也速该的战马右侧。也速该乘势轻舒猿臂，将铁木真夹了过来，回到阵中扔到地下，让士卒绑了起来。

库鲁不花见铁木真被也速该活捉，便打马过来，企图夺回。也速该哪里肯依，又接着厮杀起来。战了几个回合，也速该佯败下去。库鲁不花心想，你还想使那一手啊，我决不上你的当。于是，死死盯在也速该的后面，根本不给他错马的机会。谁知赶着赶着，前面被赶的也速该忽然大叫一声，山崩地裂似的。库鲁不花不由得一愣，下意识地提了一下马缰，那马急忙煞步。由于煞步太猛，马的前蹄竖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也速该勒转马身，一枪正刺在库鲁不花坐骑的前胸，那马像一堵墙似的倒在地上，库鲁不花被甩出老远，也做了俘虏。

也速该得胜回去，远远地便看见自己的弟弟前来迎接，不知出了什么事，便疾步赶了上来。弟弟一见他，急忙问道：

“三哥，胜败如何？”

“嗯，”也速该指了指俘虏，“你看……”

“好。恭喜你！”

“是啊，这次我们取得大胜，是得庆贺一下啊！”

“不，我说的是另一件喜事。”

“什么喜事？”

“我嫂子生了个大胖小子！”

“真的？”

“可不！”

也速该把部队交给一个小头目领着，自己和弟弟打马来到自己的帐篷里，原来妻子诃额仑真的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娃娃肥头大耳，看样子有十来斤哩！也速该把孩子抱在怀里，又举到头上，那孩子也不哭，任凭父亲摆弄。也速该乐得张着大嘴直笑，不知该说什么好。

妻子见他高兴得这个样子，心里甜丝丝的，柔声说道：“别尽管乐了，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好，好，这么好的孩子就得取个好名字。”也速该想了一想，继续说道：“我这次打仗，俘虏了塔塔儿的一个小头目，名叫铁木真。这个名字真好，同时又有纪念意义，就取名铁木真吧。”

“铁木真”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为“铁之变化”。诃额仑一听这个名字，也非常赞同地说：

“好吧，就叫铁木真吧。”

也速该又把小铁木真放回妻子的怀里，说道：“我得去看看忽图刺叔叔，向他禀报一下这次战斗的情况。”

“好，你去吧，他老人家这些日子虽然病得厉害，可一直挂记着你哩！”

当也速该来到忽图刺的帐篷里时，忽图刺的病情已经到了油将尽、灯将灭的时刻。他听说也速该这次打了胜仗回来，脸上浮起了不易察觉的微笑。不过，他已经无力说什么了，只拍了拍自己躺着的床，让也速该坐在他的身边，然后拉住也速该的手，头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忽图刺死后，众人推举也速该为首领。也速该不愿跟塔塔儿人继续打



仗了，他想通过释放俘虏与塔塔儿人搞好关系。于是，他把那两个俘虏叫来，说道：

“我们两个部族间的关系不好，虽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怨你们……”接着又追述了俺巴该送女成亲的经过。

那两个俘虏看看也速该，又互相看了看，不知也速该说这话的意义何在，都没有搭话。

“今天，我决定对你们再次让步，放你们两个回去，来表示我们希望友好的诚意。希望你们回去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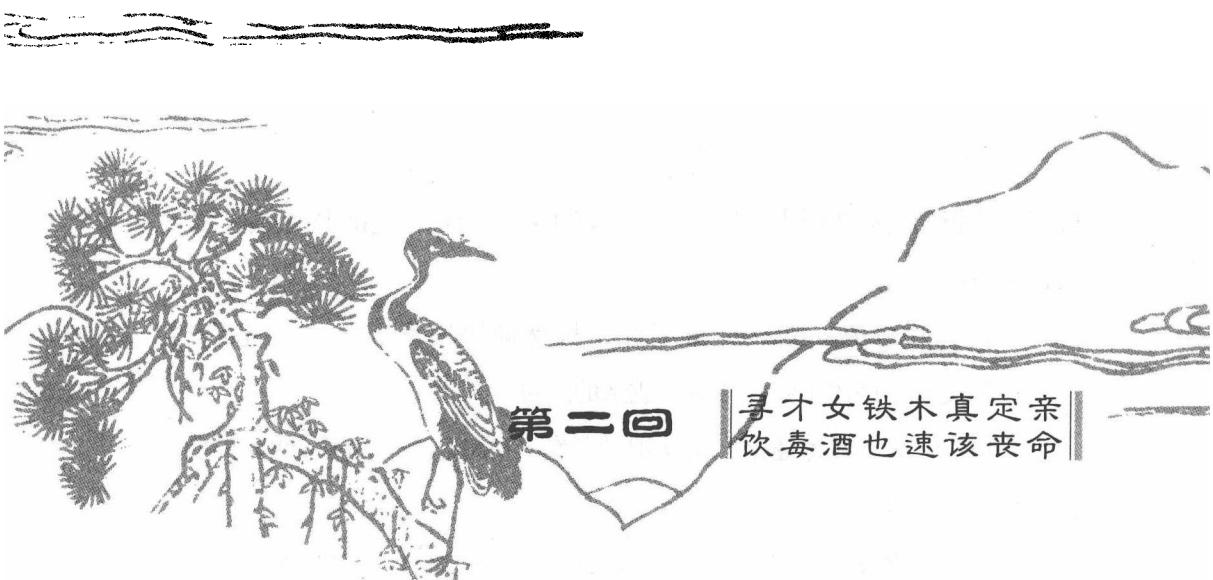
原来也速该的本意在这里，真是大出意料。不等也速该把话说完，那两个俘虏便接了话：

“您这样宽宏大量，肚里撑船，我们敢不牢记在心！回去之后，一定把您的好意转告我族父老，让老幼皆知，从今往后再不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好，好吧！但愿你们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不然，苍天是不容的！”

“是，是！”

就这样，两个俘虏被放回去了。



放走塔塔儿的两个俘虏，与塔塔儿部讲和之后，尼仑部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因为也速该很有本领，尼仑部族又是个旺族，只要它不侵犯其他部族，其他部族便也不敢侵犯它。

在大儿子铁木真之后，诃额伦又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儿叫合撒儿，三儿叫合赤温，四儿叫帖木格，女儿叫帖木仑。当时是一夫多妻制，在诃额伦生过合撒儿之后，也速该又娶的一房妻子，也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别克帖儿，次子名别勒古台。

也速该看着自己的儿女一天天长大，心中无比的高兴。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就是九年，铁木真九岁了。一天，也速该对妻子诃额伦说：

“我们的铁木真已经九岁了，你看他长得多么威武漂亮，得有一个美丽的姑娘配他才好。你知道哪个部族的姑娘最好看，我去为他求一个来。”

妻子诃额伦深情地瞥了他一眼，微微一笑，没有说话。也速该追问道：

“你说话呀，只管笑什么？”

“这……”妻子又瞥了他一眼，说，“你不是比谁都更清楚吗？”

“哦！”也速该明白了，“对，对，看我这个记性。”

也速该忽然明白了什么？原来他想起了自己和妻子的结合。

诃额仑是弘吉刺族人。大概是水土的关系吧，弘吉刺族的姑娘长得一个比一个好看，个个姑娘的脸蛋儿都像盛开的鲜花，一入弘吉刺族的居住区，就好像到了一个大花园似的。

当时，漠北各部族的首领寻找配偶，往往要到弘吉刺族来。诃额仑的未婚夫就是篾儿乞部首领脱里脱阿的弟弟赤列都。篾儿乞族在尼伦部西方，弘吉刺族在尼伦部族东南方。当赤列都骑着高头大马，诃额仑坐着彩车经过尼伦部族居住地方的时候，被正在放鹰的也速该看见了。也速该立刻被诃额仑的美貌迷住了，上前拦住赤列都的马头，搭讪道：

“请问贵客，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是干什么呀？”

“我叫赤列都，篾儿乞人。”赤列都答道，“车上坐的是我的未婚妻，弘吉刺人。我这是从她娘家把她接来，准备回家成亲。”

“啊呀，你娶了这么一位美貌的妻子，真是幸福！既然从我们这里经过，能否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让我们对您表示一点儿祝贺的意思呢？”

“谢谢，谢谢！不过，我们急着赶路，不必了。”

也速该见人家不肯停下来，只得让开道路。赤列都边走边与诃额仑说道：

“这个尼伦族的年轻人倒很热情呢！”

“怕不一定安什么好心吧！”诃额仑道。到底是女人的心细。

赤列都经诃额仑一提，心里咯噔一下，不由自主地勒马向后一看，那个放鹰青年早已不知去向，他便急急忙忙催马前进。

可是，晚了，也速该回去已叫来自己的二哥捏坤太石和四弟答里台斡

勒赤斤，骑着三匹快马，手执武器，呐喊着追来了。赤列都见事不好，保命要紧，丢下诃额仑跑了。

漠北少数民族抢亲，那本是司空见惯的事，被抢的妇女也认为是理应如此，所以并不十分悲伤。甚至有的还暗自高兴，有人抢自己，正说明自己美丽多姿；没人抢的姑娘，则说明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不过，当被抢的时候，也还是要喊两声、哭两声的。诃额仑边哭边说道：

“你们把我的丈夫赶跑，是要干什么呀？”

“咦，连这个也不懂啊！”也速该笑嘻嘻地说道，“赶跑你的丈夫，再给你找个好丈夫嘛！”

也速该的弟弟也在一旁敲边鼓：“你看我这哥哥，比你那丈夫强不强？你那丈夫简直是个大熊包，一见我们，连照面都不敢就丢下你跑了，你嫁给他，早晚也得被别人抢去。”

就这样，边说话边走路，把诃额仑劫了回来。当晚，经过当时的首领忽图刺批准，也速该便与诃额仑成了婚。屈指算来，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也速该在诃额仑的启发下，说道：“我明天带着孩子到弘吉刺部去求婚。”

第二天，也速该和铁木真各骑了一匹快马，另外还带了一匹从马（行远路时的备用马），往弘吉刺部奔驰而去。

弘吉刺部在漠北各部族的东南面，当时是比较开化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比别处美，人民生活也比别处富裕。一入弘吉刺境，这父子二人便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住了，双双下得马来，拣一块大石坐下，赞叹不已。这时过来一个老者，看了看他们父子，问道：

“二位是远方来的吧?”

“也不算太远。”也速该急忙站起来答话，“是尼仑部的，我叫也速该，这是我的长子铁木真。”

那人显得异常惊讶和敬佩：“哦，您就是英雄也速该?”

“不敢。”也速该客气起来，然后问道，“敢问老者姓名?”

“我叫德薛禅。”

“哦!”这回轮到也速该惊讶和敬佩了，“原来您就是远近闻名的贤者德薛禅先生!”

二人一听对方通报姓便异常投机，于是德薛禅便坐下与他们攀谈起来。

“你们父子来我们弘吉刺部，有什么贵干啊?”

“准备给这孩子寻个妻子。”

“哦!”德薛禅认真地打量起铁木真来。许久之后，方才说道：“好吧。你们到这里来，人生地不熟，很不容易找到最好的姑娘。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就把这事交给我吧。”

“好，好，这正求之不得呢。谢谢啦!”也速该急忙施礼。

德薛禅说：“我这人最不喜欢客套，请二位跟我回家吧。”

“好。”

也速该父子跟着德薛禅回家，在帐篷门口见一个小女孩儿在挤马奶。那女孩儿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身材很是苗条，只是背着脸，看不清脸面。德薛禅对女儿说：

“孛儿帖，你妈妈呢?”

“上山去啦。”



“快去把你妈妈找回来，就说来了远方的贵客。”

“哎！”那女孩儿答应着转过脸来。

这是一张清秀的鹅蛋脸儿，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像深秋时节的明净湖水，妩媚而又莫测其深。微微隆起的鼻子，脉脉含笑的小嘴儿，又是那么逗人。就是那两只耳朵，耳郭层次分明，也像艺术家精心雕塑的珍品。也速该被这小女孩儿的美丽容貌吸引了，他只顾审视，竟忘了说点儿什么。那小女孩儿也打量着这两位来客，不知该怎样答话。还是德薛禅开了腔：

“快去找妈妈吧，愣什么？”

小女孩儿笑着点点头，放下挤奶的工具跑了。德薛禅把客人让进帐篷里坐下，然后直截了当地说道：

“刚才那个女孩儿就是我唯一的女儿，名叫孛儿帖，今年十岁。你看，是不是配得上你这位虎子啊？”

“啊！”也速该激动地站起来，拉住德薛禅的手，拼命地摇了几摇，然后说道：“您的这位女儿比鲜花更鲜艳，比湖水更明净，比月亮更妩媚，比仙女更多姿，我们即使访遍王母娘娘的瑶池、嫦娥仙子的月宫，也难找着第二个啊。如果您能允婚，我们父子是感激不尽的……”

“好，好，就这样，一言为定！”

想不到为儿子求婚竟然如此顺利，也速该自然非常高兴。按照蒙古族的风俗，男女订婚之后，女婿要在岳父家住一个时期，来表示求婚的真诚，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互相了解。也速该把带来的从马作为定亲的聘礼，把铁木真留在德薛禅家，独自一人兴冲冲地打马回程。

在弘吉刺部和尼伦部之间隔着一个塔塔儿部。当也速该回家路过塔塔儿部的时候，有一个人拦住他的马头，问道：

“我的朋友，您这是从哪儿来啊？”

也速该低头一看，原来是九年前自己释放的那个塔塔儿部俘虏库鲁不花。也速该下马与库鲁不花攀谈起来，说了自己领儿子往弘吉刺部求婚的经过。库鲁不花向他表示庆贺，并且一定要拉他到自己家里做客。也速该推辞不过，便随库鲁不花去了。

论喝酒，也速该是海量，三杯五杯，十杯八杯，根本不在话下。库鲁不花也不逊色，他一杯又一杯地与也速该对饮。时间一长，便都有些醉意了。也速该还要赶路，不愿再喝下去了，于是说道：

“就此算了吧，我还得赶路呢！”

“好，你我再对饮一杯！”说着转脸对侍奉的一个用人说，“把我的那两只大杯取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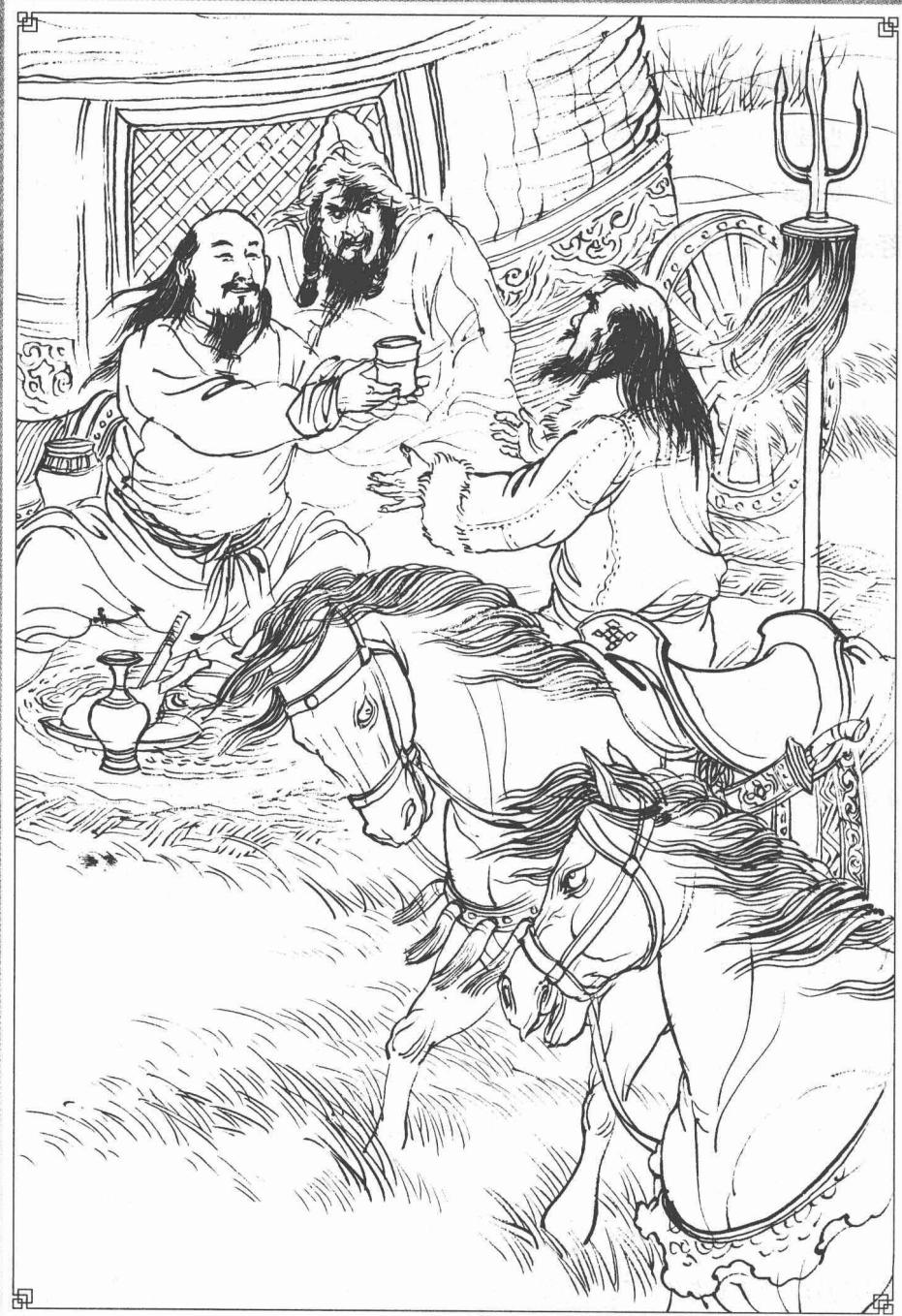
不一会儿，那用人拿来了两只杯子，是用竹根雕的，大得像吃饭的碗。这两只杯子套在一起，库鲁不花从用人手里接过来之后，把套在里面的那一只拿出来，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给也速该递过来。也速该说：

“这杯子太大了，实在不敢再喝这么多了。”

库鲁不花也不强让，把酒又端过来，倒在另一只竹杯里一半，递过来，说：“咱两个分饮这一杯吧。”

也速该无法再推让，便一饮而尽。库鲁不花也一饮而尽。然后，也速该告辞，库鲁不花把他送到大路上。刚刚走出塔塔儿部住的地区，也速该便觉得肚子里异常难受，心想可能是酒喝多了，便也不大在意。到家之后，肚子越疼越厉害，这位像公牛一样壮实的英雄躺倒了。

也速该有一个最得力的家臣叫蒙力克，蒙力克的父亲叫察刺台。察刺台听说自己的首领病了，便到大帐看视。当他听说也速该在路上喝过塔塔



儿人的酒，便忧心忡忡地说道：

“会不会是塔塔儿人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啊！”

“不会的。库鲁不花和我喝的是一个壶里甚至是一个杯子里的酒呢！”

“我幼年进过关内，听他们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察刺台老人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塔塔儿人果然在酒里做了手脚。原来喝的都是好酒，问题在那两个竹根做的杯子里。库鲁不花事先在下面那只杯子里放上药，然后将另一只杯子套在里面。酒先倒在套在里面的那只杯子里，向也速该递过去。也速该一推辞，库鲁不花又倒了一半酒到下面的杯子里递过去。这样一来，也速该的杯子里有了毒药，而库鲁不花的杯子里却是好酒。不过，塔塔儿人用的是慢性药，他们怕发作太快引起尼仑部的报复，因为他们深知不是尼仑部的对手。

也速该的病日重一日，眼看着是不行了。他把家臣蒙力克叫到身边，让他到弘吉刺部德薛禅家把铁木真叫回来。蒙力克打马上路，他边走边想，唯恐德薛禅不让铁木真回来。他设计了很多方案：也速该病危的消息一定得封锁好。那么说什么呢？嗯，就说是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得了重病，想孩子了。那么，为什么也速该不来接，而让他来呢？嗯，就说是也速该出外围猎了，没有在家，自己是奉主母之命来的。那么，如果德薛禅不听，非让也速该亲自来才让孩子走呢？唉，最后只得把真情告诉铁木真，连夜逃跑了……就这样，蒙力克跑着想着，一直飞驰到德薛禅家。谁知大出蒙力克的意料之外，德薛禅听了蒙力克的叙述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家的主母想孩子了，是实。这样的好孩子，能不想吗！至于得

了重病，怕不是真的。我那也速该朋友不亲自来接孩子，是没法向我启齿。孩子刚刚来我这里，就要接回去，什么道理啊？至于出外围猎了，怕也是瞎话。看来你是个老实人，不会扯谎，脸红得很呢。好吧，我不难为你。今天住一夜，明天我送你们上路。”

一席话说得蒙力克无言以对，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铁木真毕竟还只是个九岁的孩子。虽然他很懂事，岳父德薛禅待他很好，跟未婚妻孛儿帖在一块玩得也很投机，但仍然很想家，特别是想自己的妈妈。当天夜里，他向蒙力克问这问那，好像已经离开家一个世纪似的。蒙力克不愿向这个少年吐露真情，只是笼统地回答：“你回去就知道了。”

第二天，二人骑马往回赶。真个是归心似箭，那马一直飞奔着。一到自家的牧地，铁木真便感到情况异样，人们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走到自己家的帐篷里才知道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铁木真扑到父亲身旁，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这时，围在旁边的弟弟妹妹和妈妈，也不住地擦眼泪。也速该伸出微弱的手，拉住铁木真，有气无力地说道：

“孩子，我不行了，是塔塔儿人害的，你长大了一定要为父报仇。你虽然才只九岁，但你是咱们家的长子，今后的家庭重担、部族重担要落在你的身上了。好好听母亲的话，好好听蒙力克的话，我死了以后，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蒙力克。当着我的面向蒙力克磕头，认他为义父。”

“是！”

铁木真扑通一声向蒙力克跪下。蒙力克急忙上前拉住，嘴里说道：

“奴才不敢当！”

就在铁木真认蒙力克为义父的一刹那，也速该与世长辞了，妻儿们爆

发出震耳的号啕声。忽然，外面刮起了狂风，紧接着又下起了大雨。风声、雨声、号啕声合在一起，真是揪人心肺。



第三回

父归天家臣鸟兽散
母教子立志承大业

尼伦部族是由数个氏族联合起来的，铁木真属孛儿只斤氏族。部族的首领称汗，是由各氏族共同拥戴的。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哈不勒属孛儿只斤氏族，继承他的俺巴该则属泰赤乌氏族，再接下去的忽图刺又属孛儿只斤氏族。

属于孛儿只斤氏族的哈不勒有七个儿子，但是他却把汗位传给属于泰赤乌氏族的俺巴该，孛儿只斤氏族的子孙自然就有点儿不太乐意。俺巴该汗被金朝皇帝杀害后，汗位又被孛儿只斤氏族的忽图刺继承，泰赤乌氏族的子孙自然也在心中埋下怨恨的种子。大敌当前，对部族外的战争，他们是一心的；但部族内的汗位争夺，却也相当激烈。

也速该汗死后，泰赤乌氏族的首领塔儿忽台认为汗位是自己的了，所以非常高兴。汗位虽然说是由整个部族共同拥戴，但实际上前一位汗临终时的嘱托往往起决定性作用。也速该汗死时，指明让蒙力克辅佐铁木真，看来没有把汗位传给他人的意思。这样，泰赤乌氏族和孛儿只斤氏族的矛盾便激烈化了。

也速该死后的第二年，整个尼伦部族到不儿罕山（又名乌孤山，即今

蒙古国境内肯特山东南斡山之必儿喀岭)去祭祀祖先,诃额仑拉着铁木真,跪在山顶上祈求道:

“神明的祖先啊!跪在这里向您祈求的是您的子孙铁木真。他是一个少有大志、聪明绝伦的孩子,希望神明的祖先保佑他成人长大,继承我们光荣的祖业……”

诃额仑尚未祈祷完毕,塔儿忽台的母亲便打断了她:“你是在说些什么啊!我们尼仑部族向来都是强者、能者为汗,你们孛儿只斤氏族做过汗,我们泰赤乌氏族也做过汗。如今,你的长子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娃娃,而我的塔儿忽台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汗位理当由我儿承嗣才对。”

为这事,两个女人吵了起来。事后,塔儿忽台带着自己的氏族分裂出去。尼仑部的其他氏族见塔儿忽台势大,也纷纷随他而去。再往后,孛儿只斤氏族中也有人偷偷地离开诃额仑去投奔塔儿忽台。

当时,孛儿只斤氏族中名望最高的长者是脱朵延,他是也速该的七叔、铁木真的七爷爷。诃额仑全靠这位老者支撑局面,所以对他非常恭敬。可是,这位长者却摇头叹息道:

“再深的湖泊,没有水不行啊!再高的山,没有石不行啊!再大的部落,没有强主不行啊!如今,强主已死,湖水已干,山石已碎,前途不堪设想啊!依我看,我们还是拥戴塔儿忽台为汗,求他保护吧!”

诃额仑听了脱朵延的话非常气愤,她强压下心中之火,没有表露出来。谁知这位老者竟然真的要投靠塔儿忽台了。族中的人听说脱朵延要走,便也纷纷跟他离去。

诃额仑听说脱朵延率众离去,便翻身下马,手执一面也速该的大旗。



铁木真也骑上一匹高头大马，手执银枪，紧跟在母亲身后。约莫追了二三十里的光景，追上了脱朵延一行。诃额仑指着脱朵延斥责道：

“您是我们部族的有力长者，我们这孤儿寡母全要仰仗您的扶持。也速该汗在世时待您不薄，您今天竟这样无情无义忍心丢弃我们母子吗？”

脱朵延无话可答，只看了诃额仑一眼，便打马飞奔而去。叛离群众，也纷纷打马欲奔。诃额仑见事不好，从铁木真手里夺过枪来，冲入叛逃的队伍勒住马头，拦住了叛众的一半。喝道：

“谁要再跑，我就与他拼了！”

众人从来没有见过诃额仑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时间也被弄蒙了。这时，铁木真也冲到母亲身边。诃额仑转对铁木真说：

“孩子！我们孤儿寡母有何德能，有何威力，众人不向我们还手，是还念着你父的恩义。孩子，下马，向你的叔叔伯伯们跪下！”

铁木真非常听话，滚鞍下马，跪在地上。诃额仑也下马对众人说道：

“太阳下山，还有再升起的时候；月亮缺了，还有再圆的时候；树叶落了，还有再长出来的时候。一个人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儿。我们的铁木真现在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很快会长成一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在困难中，众位不离弃我们，将来我们一定会报答你们。不过，我们娘儿们只是求众位别走，何去何从，还得由众位自己选择，我们娘儿们也没有力量拦住众位不走。好，孩子，跪到路边上来，让开路，让愿走的叔叔伯伯们过去。”

一席话打动了众人的心，竟然没有人走了。诃额仑的眼泪像开了闸的河水涌了出来，她拉起跪在地上的铁木真，然后对众人说：

“众位既然可怜我们母子，就跟我们回去吧。”

就这样，诃额仑拦回了一大半要叛逃的部属。但是，人是要生活的，要吃穿的。留下的人没有马群，没有羊群，剩余的马、羊还经常被泰赤乌人和其他部族的人抢去，诃额仑无论多么能干，也难继续支撑下去了，最后不得不让自己的部属像鸟兽一样散去。不过，这些最后散去的人，对诃额仑母子还是有感情的，他们临走时大都表示：将来铁木真长大，他们是会再回来的。

最后离开诃额仑母子的是蒙力克一家。这个忠心耿耿的老家臣，在临别的时候，涕泪纵横地说道：“眼见我们待在一起只有一块饿死，我不得不离去了。我对不起也速该汗，对不起小铁木真啊！”

诃额仑安慰他说：“你是对的，放心地走吧。只要你不帮助泰赤乌人打我们，我们母子就非常感谢你了。”

蒙力克扑通一声跪下：“苍天可鉴！我蒙力克决不做伤害也速该汗后裔的事，否则……”

诃额仑哭着把蒙力克拉起来，没有让他再说下去。然后带着自己的儿女送蒙力克一家上路。从此，原来的一个兴旺部族，就剩下诃额仑母子数人了。

诃额仑和也速该的另一个妻子关系很好，即使处境这样艰难，她们二人却始终未离开过。当众家臣都散去以后，这两个妇女领着自己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苦度日月去了。

前面说过，铁木真有两个异母弟弟，大的叫别克帖儿，小的叫别勒古台。别克帖儿生性凶悍，他爱抢夺兄弟的东西。

有一天，铁木真在一条小河里捕到一条小鱼儿。他小心翼翼地在河边挖了一个小坑，引来河水，把小鱼儿放在里面。小鱼儿摇摆着红色的尾



巴，异常活泼可爱。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身后上来一个人，抓起小鱼就跑。铁木真正高兴时，忽然遭此抢劫，心中很愤怒，抓起身边的石块就要掷去。可是定睛一看，原来抢鱼的是别克帖儿。母亲经常教导自己，说自己是大哥，对弟弟们要忍让，于是，长吁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石块放下了。那别克帖儿边跑还边往后挑衅地看一看，引诱铁木真来追。见铁木真没有追的意思，便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铁木真正在气恼，二弟合撒儿跑来，说：

“大哥，别克帖儿蛮不讲理，我逮住的一只云雀被他抢去。我没有办法，只好对他说：‘你先玩，不要把云雀弄死了，玩完以后再给我。’他说：‘我偏不玩，偏要把它弄死。’说着竟真的扯着云雀的两条腿，撕了。我跟他讲理，他还打了我一拳。我去告诉妈妈，妈妈反评我没理，说他是弟弟，应该让他。大哥，你看可气不可气！”

铁木真说：“他刚才也在这里抢去我捕的小金鱼儿。走，我们一块再去妈妈那里告他，不能再让他欺侮我们了。”

铁木真与合撒儿一块到诃额仑那里告状。诃额仑还没有听完，便指责起孩子来：

“不就是一只云雀和一条小鱼儿吗！这么一点儿小事全不能忍让，你们怎样去完成继承自己父亲的大业呢！你们这两个孩子啊，真是太没出息了。”

铁木真受了母亲一顿训斥，拉着合撒儿悻悻地走开。小兄弟两个边走边商量，一定要想法教训别克帖儿。

再说别克帖儿本想抢了铁木真的小鱼儿以后，铁木真一定会追来，这样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一架了，自己能不能打过这位大哥，很想试一试

呢！铁木真不追，使他非常扫兴。他的目的本不在小鱼儿，便顺手将小鱼儿丢在地上。可怜那小东西，离开了水，跳了几跳，便结束了生命。

别克帖儿毫无目的地在山坡上闲转悠，忽然一只小松鼠从他面前跑过。这，又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急忙去追。可是，这只小松鼠异常灵活，这儿跑跑，那儿跳跳，别克帖儿怎么也追不上它。最后，那小东西爬到一棵入云松上，别克帖儿便站在树下，单等松鼠下来。可是，正在这时，忽然飞来一支利箭，正中别克帖儿的后心。别克帖儿“啊”的一声，两手痛苦地向天空抓了一下，然后像塌了一堵墙似的仰面倒下死了。

射箭的正是铁木真。他本想教训教训别克帖儿，箭是照着别克帖儿的臀部射的。怎奈射术不精，偏离了一些，致使这个庶母弟弟丧命。铁木真知道闯了大祸，便急忙跑回家向母亲请罪。

诃额仑听完铁木真的叙述，气得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就是说不出话来。铁木真从未见过母亲生这么大的气，吓得慌了，他双膝跪在地下，凄声喊道：

“妈，你打我吧，你杀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弟妹们闻声来了，庶母与另一个庶母弟弟别勒古台也来了。大家听说是这么一件事，都不知该如何插话。这时诃额仑喘过气来，她指着铁木真说道：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禽兽，竟忍心杀死自己的弟弟。简直是一只吃人的野狼，是一条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蟒。像你这不肖子孙，如何能报塔塔儿的杀父之仇，如何能洗泰赤乌欺压之辱。天啊，我们光荣的祖业要葬送到你这个不成器的孽种手里啊！”

铁木真像个木头人儿似的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任凭母亲数落。倒



是别克帖儿的母亲有点儿不忍心了，她走到诃额伦身边，哭着劝道：

“尊敬的姐姐！人死是不能再复生的。既然死的已经死了，孩子也知错了，就饶他这一次吧。铁木真是我们家的长子，如果把他逼出个三长两短，我们可指望什么呢！”

一席话说得诃额伦和铁木真的弟妹们都哭出声来。铁木真的脸上也出现血色，哇地大哭起来，抱住庶母的腿，激动得喊了一声“妈”！庶母从未听铁木真叫过自己“妈”，激动得把铁木真搂在怀里。

当晚，诃额伦领着众人把别克帖儿的尸体埋葬到那棵入云松之下，然后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语重心长地问道：

“谁能回答，什么和什么最亲密？”

小女儿帖木仑抢着回答：“我知道，妈妈和我最亲密。”

诃额伦说：“不对，妈妈一死，就会离开你的。”

帖木仑搂着妈妈的脖子喊：“不，我不让妈妈死。”

诃额伦拉开女儿的手，说：“别闹，你不懂，让哥哥们回答。”

合撒儿说：“是人和影子最亲密，人到哪里，影子就出现在哪里。”

“对，对！”诃额伦说，“我再问你们，什么跟什么最紧？”

别勒古台说：“尾巴跟身体跟得最紧，身体到哪里，尾巴就跟到哪里。”

“聪明的孩子，回答得完全正确。你们兄妹六个，今后就要像人和影子一样，就要像身体和尾巴一样，永远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继承祖宗留下来的大业。”

“是！”孩子们异口同声答道。

停了一会儿，四儿子帖木格问道：“妈，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能发展

成一个强大的部落吗?”

“能，能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后代，神会保佑我们的。”

“我们怎么会是神的后代呢？”三儿子合赤温不解地问道。

“好，我给你们讲讲我们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名叫孛端叉儿，弟兄五个，他是老五。他的母亲阿兰果火生他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是一个神人，化作一道白光，抚摩了一下他母亲的肚皮，后来便生下了他。母亲死了以后，他的四个哥哥把家产分作四份儿，说是他年纪小，不分给他。我们的祖先孛端叉儿一生气便骑了一匹秃马离开了家。但是，由于他是神的后代，很快便繁衍了一个兴旺的部族。现在，你们有弟兄五个，比祖爷爷孛端叉儿的时候多多了，还怕我们孛儿只斤氏族不能重新兴旺发达吗？”

孩子们听后都雀跃起来，只有铁木真心情沉重得一言不发。庶母过来劝慰他道：

“孩子，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今后改了就好！”

铁木真也不答话，他默默地站起来，走到射死弟弟的那株入云松下，笔直地跪下去，母亲和异母以及弟妹们都跟了来。诃额仑问道：

“孩子，你这是要做什么？”

“妈妈，我心里难过。”铁木真哭着说道，“我要向我的光荣的祖先忏悔，我要向我的英雄的父亲忏悔，我要向被我射死的弟弟忏悔！”

“天已经快半夜了，你赶快祈祷一下回去吧。”

“不，我要在这里跪到天明。”

“这里是山冈，会有虎狼来伤害你的。”

“如果我的祖先的在天之灵相信我的诚意的话，是不会让虎狼接近我



的。”

这个倔犟的孩子，就这样一直跪到天明。

他的母亲和庶母唯恐发生意外，也陪着守候了一夜。不过，这两位母亲心里都感受到无限的安慰。因为家庭出了这么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就标志着自己的氏族不久就会重新兴旺起来了。

果然，从此以后，铁木真迅速成熟起来，不仅能团结自己的兄弟，还能团结其他的人，孛儿只斤氏族又逐渐有了起色，有些离散的人又返了回来。不几年，铁木真便长成了一个青年汉子。

泰赤乌族的塔儿忽台听说铁木真长成了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并且开始有人归附于他，心里十分焦虑。他把这消息告诉给自己的母亲，那个三角眼老太婆又给他出了一个坏主意：

“趁他羽毛未丰，给他个先下手为强！”

“对！”塔儿忽台动了杀机。



第四回

陷马坑铁木真遭劫
遇恩人羊毛车脱险

却说铁木真兄弟在苦难中渐渐长大，一个个仪表堂堂，且武艺高强。铁木真膀阔腰圆，胸怀宽广，俨然一个小领袖。二弟合撒儿是个神箭手，箭中的，箭不虚发。异母弟别勒古台是个多面手，马上舞刀弄枪，马下南拳北腿，很有功夫，十个八个人近他不得。三弟合赤温、四弟帖木格和妹妹帖木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非常勇敢，争斗起来全不顾性命。更可贵的，是这兄妹六人形影不离，好像一个人一样。

一天，这兄妹六人同往山中游猎。正在兴浓之时，山下忽然响起呐喊声。原来是泰赤乌人进攻来了。铁木真见势不好，让两个小弟弟和妹妹在后面，自己和两个大弟弟守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严阵以待。合撒儿居中专放箭，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分守在两旁，除放箭外，伺机出击。

泰赤乌人呐喊着冲了上来。合撒儿看得真切，“嗖”地一箭，冲在最前面的应弦而倒。紧接着，又是一箭，又一个来者应弦倒地。倒下三五个之后，泰赤乌人被镇住了。他们停了一会儿，喊起话来。

“我们只捉铁木真，别的人一概不问。你们小孩子家，不要跟着铁木真去死啊！”



“放屁！”合撒儿“嗖”地又是一箭。

憨厚的别勒古台认真起来，他对铁木真说：“大哥！他们既然只是来捉你的，你就先跑吧，我跟二哥在这里顶住。”

铁木真也认为兄妹们守在一起不是办法，能把敌人引开，让弟妹们脱险也是好的。于是说了声“好”，便上马上了另外一个山头。泰赤乌人果然被铁木真吸引过去，纷纷去追。

铁木真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泰赤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最后铁木真钻进一片茂密的森林中。泰赤乌人见这片森林郁郁苍苍，密不见天日，到里面去追一个孩子，真犹如大海捞针，说不定还容易被他干掉。于是，便退到林外设伏等着。

也该铁木真遭难，这片森林只有来时的一条路，其他三面都是悬崖陡壁。铁木真在林中困了三天，全靠摘些野果子充饥，身体渐渐不支。铁木真见长困于此，终究不是办法，便拉马备鞍，准备由原路冲出去。但是，当他往马背上放鞍子的时候，由于身体虚弱，鞍子一下子没有举上去，反倒失落了下来。铁木真认为这是天神在警告自己不要出去，于是又在林中待了三天。第二个三天之后，铁木真骑马下山，走着走着，小路上横挡着一块巨石。这块巨石，铁木真记得很清楚，上山时候是没有的。为什么凭空多了这么一块巨石呢？信奉天神的铁木真认为这又是天神的警告，于是又返回森林中去。一住又是三天。铁木真这时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留在这里死，冲出去顶多也不过是死，冲吧！铁木真鼓足勇气，冲了下来。他又来到那块大石边，下马准备将大石搬开。可是，没有费多大劲儿，那块大石便骨碌碌滚下山去。原来这大石是敌人设置的信号。大石一滚，喊声四起，铁木真慌了手脚，翻身下马，拼命向山下冲去。只听

“扑通”一声，铁木真连人带马跌入敌人挖好的陷马坑中。

铁木真被俘后，并没有立刻被杀掉。塔儿忽台得意忘形，他想让这个自己嫉恨的年轻人多受一些折磨，然后召开一个庆祝会，再把铁木真处死。于是，铁木真每天戴着枷铐在泰赤乌人的驻地示众。说话间已过了六七日。这一天傍晚，铁木真趁看押他的人不注意，举枷向那人的头上砸去，那人“哎哟”一声昏倒在地，铁木真逃了出去。

铁木真顺河逃跑。不久，便被发现，后面赶来了追兵。铁木真急中生智，他跳到河水当中，借助木枷的浮力，全身浸在水中，只露出鼻孔喘气。追兵赶来，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所以没有发现，只得悻悻而回，等第二天天明再找。

可是，铁木真的举动被名叫锁儿罕失刺的老汉看得一清二楚。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和机智，于是在追兵退走之后，他站在河边说道：

“聪明的小山雀，凶恶的鹞鹰已经离去，你仍在这里，迟早是难逃脱它的利爪的。快快飞走吧，快快逃命吧，飞走吧，逃命吧……”

说完之后，转身走了。铁木真在河里听得真切，知道这是在跟自己说话，心里非常感激。但又一想，我现在连匹马也没有，还戴着枷铐，怎么能逃出去呢？我还是去向这个好心的老人求救吧。于是，从水里出来，远远地跟在老人的后面。

锁儿罕失刺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沉白，二的叫赤老温，还有一个女儿叫合答安。也速该死后，塔儿忽台搞分裂，丢下铁木真和他的母亲不管，锁儿罕失刺看不惯。不过，那时，他的儿女们都小，铁木真还是个孩子，不能支撑局面，他不得不跟着塔儿忽台走。最近，他对塔儿忽台行事越来越不满，特别是对塔儿忽台竟然对也速该的长子铁木真下毒手，更是不



满。所以，他明知铁木真在水中也不告发，并且暗示铁木真快快逃跑。

锁儿罕失刺回到了帐篷里，将刚才自己的所见所为告诉给儿女们，儿女们都说他做得对。正在这时，铁木真闯了进来，他跪在锁儿罕失刺面前，抱住了他的腿。锁儿罕失刺急忙扶起铁木真，说道：

“我不是暗示你赶快逃跑吗，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铁木真说：“老伯！你看我戴着枷锁，肚里无食，胯下无马，可往哪里跑，跑得了吗！我知道老伯是个好人。杀人杀死，救人救活，老伯开恩救我一救吧。”

锁儿罕失刺说：“我有心救你，可我力不从心啊！”

脾气暴躁的赤老温说：“先把木枷打开再说。”说着便拿了一把劈柴刀，三下两下，便将木枷劈了。然后又说：“我们家还有一匹多余的骡子，跑得很快，你吃点儿东西骑上它快逃命吧。”

锁儿罕失刺说道：“也好，就这么办吧。”

善于思虑的沉白说：“现在正是深夜，看不清路径，他被折磨这么多日子，身体一定很虚弱。不如让他在咱们家住上一晚，明天早起天不明时上路。”

锁儿罕失刺点头：“嗯，也好。不过，让他住在哪里呢？如果塔儿忽台派人搜查该怎么办呢？”

一直在旁边眨巴着大眼睛一言不发的小妹合答安接过话去：“把他藏在羊毛车里。没有人来搜就算了，若有人来搜，用羊毛盖上，不会让人发觉的。”

锁儿罕失刺说：“好办法，就这么办吧！”

铁木真这个一向很少落泪的男子汉，见这一家人对自己如此热情，感



动得热泪盈眶，他颤声说道：“老伯，二位哥哥、小妹妹，你们一家今日救了我铁木真的性命，我来日有机会一定加倍报答。如有对不起你们的行为，苍天不容！”说着就要跪下盟誓。

锁儿罕失刺拉住他，说：“孩子，不要这样，我们信得过你。”

赤老温说：“我们是可怜你，见你是个英雄，才来搭救你。至于你将来是否报答，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心里有数就是了，何必盟誓呢！”

合答安说：“快到羊毛车里去睡吧，明天一早还赶路呢！”

羊毛车就停在帐篷外面。合答安把里面的羊毛搬出来，让铁木真躲进去，然后将羊毛堵在车门口。铁木真在里面热得厉害，嚷道：

“小妹妹，热死我了。”

“忍耐点儿吧！”合答安说，“比让人家砍掉脑袋强得多呢！”

“小妹妹，我实在受不了啊！”

“好吧，我少堵上点儿。”于是，将堵在车门口的羊毛又拉下来一部分。车中的空气流通了，铁木真终于昏沉沉地睡去。

雄鸡报晓声将合答安唤醒，她想叫醒铁木真。可是，就在这时，她听见了马蹄声响。为防不测，她急忙把羊毛全堆在车里。车里的铁木真被惊醒，问出了什么事。合答安让他不要说话。这时骑马的人已经能看清影子了。合答安假装无事，边唱边跳迎上前去，问：

“大清早的，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合答安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全族的人都很喜欢她。为首的一个说道：

“昨天晚上，被逮住的铁木真跑了。塔儿忽台非常生气，让我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去搜。”

“哦，这么说，我们家也得搜了？”

“岂止是搜，你们家还得重点搜呢！”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家的帐篷在边缘，并且铁木真昨晚就是朝这个方向跑的，还有……”还有什么，那人没有说。口齿伶俐的合答安把话接过去：

“还有塔儿忽台对我们家最不放心，是吧？”

那人说：“主要是你二哥赤老温对塔儿忽台太不尊重。”

“既然如此，”合答安佯装愤怒，“那就请搜吧。”

众人翻身下马，进入帐篷。合答安走到羊毛车前，打开车门，取出些羊毛，装作捻毛线。帐篷能有多大的地方，众人很快便搜完出来。其中一个说：

“会不会藏在羊毛中啊！”说着便向羊毛车走去。

合答安撇了撇嘴，说：“你藏到里面试试，看会不会捂死你。傻瓜，塔儿忽台怎么用了你这么个傻瓜！”

那人见合答安鼓着小嘴儿，好像生气的样子，便嬉皮笑脸地走向她：“我哪有这小妞儿聪明啊！”说着就要动手。

合答安笑着跳向一边：“你搜啊，快搜啊！傻瓜，大傻瓜！”

为首的道：“别开玩笑，到别处去吧。”

那人乜斜着眼看了一下合答安：“不搜了，留着给俺们这漂亮妞儿当女婿吧！”

“呸！”合答安佯嗔着唾了一口。众人嘻嘻哈哈地走了。

众人走远之后，合答安叫铁木真快出来。可是，等了好大一会儿，还不见铁木真动弹。她急忙扒开羊毛，爬上去，原来铁木真已经热昏迷



了。合答安叫来两个哥哥，将铁木真抬下来，铁木真接触了新鲜空气，很快便清醒过来。不知是吓的，还是认为对这样的人家没有客套的必要，铁木真没有再说什么客气话，喝了一碗马奶，吃了两块饼子，带上锁儿罕失刺一家准备的食物，骑上锁儿罕失刺送给他的那匹骡子，就匆匆上路了。

铁木真离开泰赤乌人的驻地不远，便遇见了自己的异母弟弟别勒古台。原来自铁木真被俘之后，他的母亲诃额伦一直放心不下，除将自己的氏族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住外，每天还派出孩子们到泰赤乌人的驻地附近去打探铁木真的下落。别勒古台将铁木真领到自己家族的驻地，一家人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哭，又是笑。铁木真大难不死，母亲诃额伦认为这完全是上天的保佑，于是率众到山上对天膜拜。

为了避开泰赤乌人再一次侵袭，诃额伦带着她的子女和部众迁徙到不儿罕山的深山区。这里的山岭叫古连勒古岭，岭上流下来一条小河叫桑沽儿河。在一个小小的山涧盆地的底部，桑沽儿河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这湖泊里生长着一种小动物名叫貔（pí，皮）狸，肉味非常鲜美。这里实在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住的好地方。

经过这次大劫，铁木真他们只剩下了八匹好马，另有一匹老马和锁儿罕失刺送的那匹骡子。马匹是游牧民族的命，铁木真和他的弟弟们每天精心饲养，个个长得滚瓜溜圆，膘肥体壮。

说话间又到了冬天。这天，大雪纷飞，一家人围在帐篷里说笑，只有别勒古台耐不住寂寞，他骑了那匹老马，想出去寻找猎物。别人劝不住他，也便由他去了。

忽然，马棚里传来马的嘶鸣声。铁木真站起身来，走出帐篷。原来，八匹好马已被八个强盗解开缰绳，骑着跑了。铁木真眼看着强盗跑去，急

得直跺脚。这时，母亲、庶母，弟弟妹妹也都由帐篷里出来，但也都是干着急，没有办法。

幸好，出外打猎的别勒古台回来了。别勒古台不知出了什么事，下马询问。他听了铁木真的叙述之后，就要翻身上马去追。二哥合撒儿一把把他推到一边：“你太小，还是由我去吧。”说着便要抬腿。可是，他又被铁木真推到一边：“你们两个都太小，还是让我去吧！”说着飞身上马而去。

转过一个山脚又一个山脚，铁木真看见了前面的那帮强盗，大声吆喝：“歹徒休走！”座下的那匹老马见了前面的马也嘶鸣起来。山区声音传得远，那八匹马听见老马嘶鸣，便不肯前进了。强盗们回头一看，只见追来一个人，便放慢脚步，让他过来。铁木真冲入强盗之中，质问他们为什么抢人马匹。那些人并不答话，举起鞭子便向铁木真抽来。铁木真也不示弱，举鞭回击，双方打在一处。铁木真虽然勇敢，但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这一与八之比。看看有些招架不住，铁木真想跳出圈外，寻找战机。就在这时，一声大吼，山坡上冲下来一个年轻人。他骑了一匹骏马，勇猛异常，鞭指处早有一个强盗被打下马来。紧接着，一个，两个，像变魔术似的，八个强盗都被他打翻在地，抱头鼠窜。铁木真见自己来了帮手，勇气倍增，也顾不得说感谢的话，骑马向逃窜的强盗追击。可是，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放松了警惕，被一个正在逃跑的强盗返身一箭，射中脖颈，顿时落下马来。来助战的那位年轻人，也顾不得追击强盗，下马察看铁木真的伤情。箭射在喉管的一侧，如果不是偏了这么一点儿，铁木真早没命了。

再说别勒古台见大哥单人匹马去追强盗，唯恐有什么闪失，便骑着那



匹大骡子随后赶去。等别勒古台赶到战场，铁木真已经中箭不会说话了。别勒古台见状抱着哥哥的身体大哭，那位援助他们的青年说：

“哭有什么用？快去拾些干树枝来。”

“我哥哥……？”

“他是淤血堵住了喉咙，用火一烤，淤血一开冻就会好的。”

别勒古台赶快去收拾干树枝，那青年人从马鞍上的套褥里取出火石火纸，打石生火，点燃树枝，将树枝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顿时被烘得温热。然后，将燃烧着的树枝推到一边，二人将铁木真抬到被烘热的大石头上。淤血被热气融化，从箭口流了出来。果然伤势不重，淤血一流出来，铁木真便苏醒了。别勒古台与那青年扶铁木真上了那匹老马，带着夺回来的那八匹马回家。

却说铁木真的母亲及兄弟正在家里发愁，见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将马追了回来，并且还多了一个英俊少年，不知是怎么回事，便迎了上去。铁木真下马向母亲禀报夺马的经过，别勒古台接着又叙述了救治铁木真的经过。诃额仑听后激动地拉着那青年的手，说：

“小英雄！我们一家忘不了你的恩德啊！”



第五回

蒙古社邑无马被俘
铁木真为报仇搬兵

这拔刀相助的青年名叫博尔术，也是孛儿只斤氏族的后代。他的父亲名叫纳忽伯颜，他不愿与任何部族生活在一起，所以只带着儿子隐居在深山老林之中。这纳忽伯颜年轻时有一身好武艺，如今全部教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博尔术身手不凡。为了感谢博尔术的救助，铁木真带着礼物同博尔术一起去拜望纳忽伯颜。纳忽伯颜见铁木真仪表堂堂，谈吐不凡，知道将来能成大事，便让自己的孩子与他结拜为友，从此过往甚密。

通过博尔术救助这件事，铁木真悟出了一条真理，那就是一个人如果想成功，必须得有朋友的帮助。于是，从此以后，铁木真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广交天下好汉，有不少人闻风而来，其中有原来散去的尼伦族人，也有其他部族的人。铁木真势力渐渐大了。

诃额仑见儿子越长越出息，心里自然非常高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母亲想到了儿子的亲事。一天，她把铁木真叫到自己跟前，说道：

“你已经不小了，该结婚了。你父亲在世时，曾给你订下弘吉刺部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这些年，由于咱们的日子不好过，很少去人家那里看望，也不知人家还认不认这门亲事。你最近最好去一次。如果人家还认，



就赶快把婚事办办；如果人家不认，我们也好另寻别家。”

铁木真听母亲一说，想起了和孛儿帖相处的那些日子，心里着实有些想念呢！于是，急忙答道：“母亲说得甚是，我收拾收拾就去。”

“很好。只是……”母亲皱了一下眉头，“一个人出门在外，我实在放心不下，让谁跟你一块去呢？”

“我跟大哥去！”随着话音，别勒古台跳了出来。原来他藏在一旁，在偷听他们讲话。

诃额伦当即答应。第二天，兄弟二人便选了两匹好马，打马上路。在路上整整走了两天，来到德薛禅家里。德薛禅见女婿到来，非常高兴，备了上等酒席，予以款待。铁木真看着丰盛的菜肴，止不住流下泪来。德薛禅不禁纳闷儿，问道：

“孩子，你有什么难言的事吗？”

“不是，老伯，我是高兴的。我想，我父亲在世，是一个名扬四海的英雄，老伯慨然允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今，父亲已死，我又一直在颠沛流离，老伯非但不嫌弃，反而如此盛情招待，这叫我……”说着又哭了起来。

德薛禅拍了拍铁木真的肩膀，哈哈大笑一阵，然后说道：“一个人说话，除非不说，说了就要算数；一个人做事，除非不做，做了就要有始有终。我是一个文人，我的女儿也不会耍枪弄棒的，要是会，我们父女早就去寻你跟你一块去打天下了。”

“老伯！”铁木真感动得跪了下去。

当天晚上，铁木真拜过岳母搠（shuò，朔）坛，便与孛儿帖举行了婚礼。三天以后，铁木真带孛儿帖回家，岳父德薛禅送他们上路，岳母搠坛

一直把他们送到家里，与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相见了以后才回去。

李儿帖穿着绯红的衣裙，系着米黄的丝绦，登着乌亮的轻靴，戴着雪白镶边儿的高帽，衬着那鹅蛋形的脸儿，配着那杨柳似的腰，真个是风姿秀逸，楚楚动人。诃额伦一见这姑娘，便愣住了：好像在哪里见过。想着，想着，想起来了，不由地扑哧一笑，这不就是二十多年前镜中的自己吗？诃额伦爱抚地把李儿帖拉到自己的身边，李儿帖便紧紧地靠着她。这哪里是婆媳哟，简直是母女！

李儿帖陪送的妆奁（lián，连）很多，特别是有一件黑貂皮袄，非常名贵。铁木真想把这件名贵的皮袄送给自己父亲的一位朋友王罕。这王罕是克烈部族的首领。想当年为争夺部族首领地位，与他的叔叔摆开了战场，结果大败，只带了百余人逃跑在外，后来靠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的帮助，才重整旗鼓，杀了回去，夺得首领地位。如今，克烈部兴旺发达，人多兵壮。铁木真早就想去求得王罕的帮助，以便重振父业，苦于没有晋见之礼。如今见了李儿帖陪送来的这件黑貂皮袄，他便打上了主意。他先去找母亲商量。诃额伦说：

“我自然没有什么，只是这是李儿帖的嫁妆，她新来乍到，你便把她的东西送人，不怕寒了她的心吗？”

铁木真无言可对，但又不愿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于是硬着头皮向李儿帖说了。李儿帖听了以后，咯咯笑了一阵，说：

“这么大的好事，有什么好商量的，照你的意思办就是了。再好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有事业才是自己的。为了自己的大业，舍弃一些身外之物，有什么不值得的。”

铁木真激动地把李儿帖抱起来，说：“你真是我的好妻子！”接着又

把孛儿帖轻轻放下，问：“你刚才笑什么？”

“这是我父亲的遗传。”孛儿帖说，“凡是不需要说的话说了，不需要做的事做了，不该想的问题想了，我们都要笑的。”说着又笑起来。铁木真也被感染得笑了。

铁木真按照自己的计划将这件黑貂皮袄送予王罕，并认王罕做父，王罕答应帮铁木真的忙：

“你离散的百姓，我想法替你收聚回来。今后若有谁欺侮你，尽管到老叔这里来，我一定帮你的忙。”

铁木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谢别王罕回家。从此，他的部落一天天更加旺盛起来。

铁木真娶孛儿帖的消息不翼而飞，好多部族都知道了。其中恼坏了一个部族首领，他就是篾儿乞族的脱里脱阿。前面说过，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就是脱里脱阿的弟弟赤列都的未婚妻，被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抢去的。脱里脱阿要报此抢亲之仇，暗地发兵，企图把诃额仑和她的儿媳妇一块抢回来。

这是一个二十多年的公案了，那时铁木真还没来人世，后来也不知道有此事，他哪里会有准备对付复仇者呢！篾儿乞人蜂拥而至，铁木真慌了手脚，他急忙跨上战马，带领部众逃入深山。可是孛儿帖和庶母不善骑马，她们由一个老用人陪着，乘了一辆骡车。骡车哪里跑得过飞马，孛儿帖被人追上。篾儿乞人问道：

“车里拉的什么？”

那女用人回答：“是一车羊毛。”

那人说：“我当是什么好东西呢！走开，让我们去追孛儿帖和诃额

仑。”

孛儿帖和庶母在车中吓得心中咚咚直跳，暗自庆幸未被敌人掳去。可是，忽然又听一个人说道：

“什么羊毛？看一看好不好，好了拿些回去。”

这人说着来到车边，掀开车帘一看，不由地惊叫起来：

“啊，好一团柔软漂亮的羊毛啊！”众人拥来，将孛儿帖和庶母掳去。

再说，铁木真率众逃入深山老林之中，检点人数，不见了妻子孛儿帖和庶母，急忙派人下山察看，篾儿乞人已经退去，孛儿帖和庶母寻不着了。铁木真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她们已被篾儿乞人抢去。篾儿乞部当时也是一个大部族，铁木真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向克烈部的王罕去请求援助。

王罕听完铁木真的叙述之后，便答应帮他的忙：“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抢你的妻子就是抢我的儿媳，我岂能不管。不过，打仗不是小孩子打架，要稳操胜券才能出兵。你可速去以我的名义约请札答兰部的酋长札木合同时进军，他为左翼，我为右翼，同时发动攻击，保证取得胜利。”

“好吧，多谢老叔！”

铁木真辞别王罕回家后，立即命令二弟合撒儿去约札木合，别勒古台去请博尔术，自己在家里整顿人马，准备作战。

三天后，各路人马聚集一起，札木合居左，王罕居右，铁木真居中，悄悄地从篾儿乞人居住的后山翻了过去。篾儿乞人还在梦中，三路人马一齐扑来，哪里还有招架的力量，都乖乖地当了俘虏。只是篾儿乞族的首领脱里脱阿因有事外出，得以幸免。

铁木真从俘虏群里找出脱里脱阿的妻子，问道：



“我的孛儿帖，你们给弄到哪里去了？”

那女人战兢兢地答道：“脱里脱阿去抢孛儿帖，本是为报二十年前的你们抢去赤烈都的未婚妻诃额伦的旧仇。如今，赤列都已经死了，脱里脱阿便把她配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弟弟赤勒格儿。”

“他们已经成婚了吗？”铁木真忙不迭地问。

“大概还没有吧。”那女人越发战抖了。

其实，蒙古族抢亲，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抢来的女子总是马上成婚，铁木真是多此一问。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问话的多余，于是便赶快转换话题：

“孛儿帖现在哪里？”

“你们刚打进来的时候，我见她俩往那片森林里跑了，如今不知可在那里。”

铁木真不再问话，飞马向森林奔去。原来孛儿帖与铁木真的庶母被俘之后，虽尽力挣扎，但也难免受人侮辱。今见自己的部族打来，觉得无颜再与亲人们见面，于是二人商量着到森林里自尽。二人来到森林里，铁木真的庶母毫不犹豫地自尽了。孛儿帖毕竟年轻，她还留恋人世，一时下不了决心。正在此时，铁木真赶来了，他一下抱住了她。

“我的孛儿帖，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孛儿帖见铁木真到来，反而来了劲儿，她挣扎着喊道：“让我去死吧，让这清净的河水洗去我身上的污垢吧！”

铁木真把她抱得更紧：“好人儿！这怎么能怨你呢？这全怨我，怨我没有把你保护好。”

孛儿帖不再挣扎，任凭铁木真把他抱到马上，二人骑着一匹马回家。

诃额伦见自己的儿媳妇又被夺了回来，自然是非常高兴。战后将缴获的器械、马匹和俘虏的男女分成三份，王罕、札木合、铁木真各得一份。从此，铁木真的部族又壮大起来。

游牧民族只有大致的生活区域，并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所以有时两个部族可能放牧在一起，这样，两个部族的孩子就可能常在一起玩。铁木真和札木合就是这样一对儿时朋友。如今他们都成了二十多岁的青年，感情容易激动，相见后都有不愿分开的意思。于是，战后这两个部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

铁木真心胸开阔，待人宽厚；札木合胸襟狭窄，待人刻薄。所以，不少有识之士都先后来到铁木真的门下，最知名的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赤老温、博尔术，以及新近来的者勒篾、木华黎等。特别是这个木华黎，文武双全，足智多谋，他常常暗中替铁木真宣传，拉拢了不少的人。

有一次铁木真和札木合一块出外打猎，二人玩得非常高兴。正在兴浓之时，札木合提议道：

“我们两个从小就是好朋友，现在又这么情投意合，干脆我们结为‘安答’吧。”

“好的！”铁木真愉快地答应了。

“安答”就是“朋友”的意思，结安答就是拜朋友。二人说着就在林中举行了简单的结拜仪式。事后，木华黎宣传说：

“札木合与铁木真结安答的时候，铁木真站的地方就是当年他爷爷忽图刺被推举为合汗的地方，可见铁木真是一个承受天命的了不起的人，将来我们整个蒙古部族一定会受他统一领导。”

在那个愚昧的时代，什么神意、天意，往往会使很多人信服，再加上



铁木真能团结人，所以更多的人愿意来跟随他。这种情况，渐渐被札木合看出来了。他原以铁木真的恩人自居，如今见铁木真的威望超过自己，便想把铁木真赶走了。

有一次出外游玩，札木合指着正在放牧的人们对铁木真说：“当个首领也颇不容易呢，这么多人，你都得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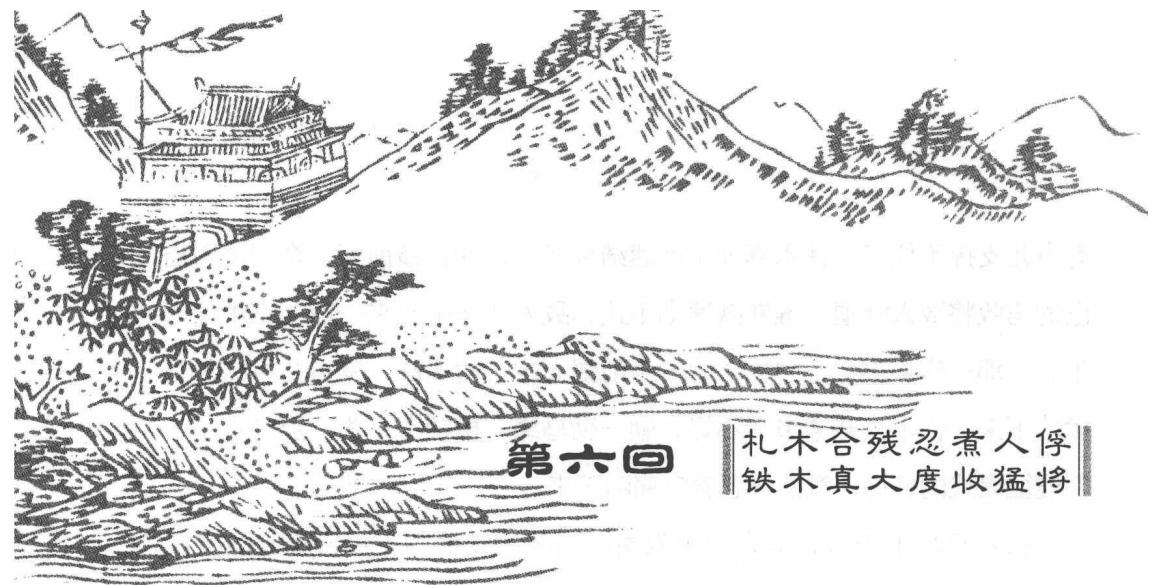
又有一次出外游猎，札木合指着跑过的鹿群对铁木真说：“这山中之所以有这么多野兽，是因为没有狮子的缘故。如果有一匹狮子，这些野兽会全部被吃光的。”

铁木真回家将札木合最近和他讲的话对母亲和妻子讲了。诃额仑没有说什么，孛儿帖说道：

“札木合大概是厌弃我们了，暗示我们离开。如果我们不离开，他很可能与我们过不去的。依我看，不如识相点儿，趁早离开这里。”

“对，我的看法也是这样。”诃额仑附和了孛儿帖的意见。

于是铁木真推说母亲想往原来的牧地去，向札木合辞行。札木合假意挽留了几句，便让他们走了。



第六回

札木合残忍煮人俘
铁木真大度收猛将

良禽择木而栖。铁木真与札木合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铁木真一走，原属札木合的部众有不少人跟着铁木真走了。札木合本来就心胸狭窄，现在见此情况，怎么会不生气呢？

铁木真离开札木合之后，部众人员迅速增多，不几年的工夫便增至数万人。这，使自命不凡的札木合感到了威胁，于是有意寻衅，伺机向铁木真发动攻击。

导火线是札木合的弟弟塔合察儿。他了解哥哥对铁木真不满，便无事生非，带着一帮人去抢铁木真部族的马匹。谁知弄巧成拙，不但马匹未抢到手，塔合察儿本人也被铁木真手下的部将射死。这一来，札木合有了进攻的借口，他打着为弟弟报仇的旗号，约请了与铁木真有世仇的泰赤乌族和塔塔儿族，联合向铁木真进攻。

札木合的人马分成十三部向铁木真杀来，史称“十三翼之战”。铁木真也将自己的部众分作十三支，分头迎战。其中第一支是他母亲率领，第二支是铁木真亲自率领，再加上有其他名将跟随，起初倒也与敌人杀得难解难分，不分胜败。但是，毕竟众寡悬殊太大，时间一长，铁木真的部族



有点儿支撑不住了。铁木真为了迅速结束战斗，冲在最前面，企图凭着自己的勇敢将敌人吓退。谁知欲速则不达，敌人营垒中放来一箭，正中他的坐骑。那马疼痛难忍，“咴”的一声前腿立起一丈多高，差点儿将铁木真掀落下来。铁木真知道事情不好，勒一勒马缰，掉转了马头。那马真是一匹能征惯战的好马，竟然能忍着疼痛跑下来。

铁木真败下阵来，众人便也跟着向后跑。其他各支见铁木真这支败阵，也无心恋战，回马收兵。此时，札木合的军队乘势杀了过来。铁木真率众逃入一条狭窄的山谷中。谷口很窄，博尔术等名将守在那里，札木合的军队急切攻打不下。看看日薄西山，札木合只得暂且收兵，准备明日再战。

札木合打了胜仗，得意忘形，当晚点起篝火，大喝庆功酒。火光通明，如同白昼。札木合命人找来七十口大锅，将没有逃脱被俘的铁木真的部众，一个个脱得精光，扔在锅里，添上水，活活地煮死。看着翻腾的锅水，札木合哈哈大笑。这时，札木合忽然想起自己手下的一员战将，他的名字叫只儿豁阿歹，今天就是他射中了铁木真的坐骑，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札木合想重重地赏赐他，于是叫道：

“只儿豁阿歹！”

连叫几声，无人答应；派人去找，也找不着。这个立了大功的人到哪里去了呢？

再说铁木真率众退入峡谷之后，便将博尔术等将领叫来，共同商议下一步如何行动。有的主张死守谷口，使敌人进不来，相持时间一长，敌人人多，给养接济不上，便会自动退兵；有的主张连夜突围出去，趁着黑夜逃往他处，自己在这一带地理熟悉，敌人定然撵不上，反正以少战多，久





战不利，能避开时要避开；有的主张乘敌人不备，突然出击，也许还能反败为胜。铁木真认为都有道理，一时下不了决心。

正在这时，守卫在谷口的士兵押来一个年轻人。此人二十左右年纪，眉宇间露着一股英气。铁木真一见便有三分喜爱，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有事要见您，可把谷口的不让进，说是要绑我，我就让他们绑着来了。”

“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

“我是札木合的战将。今天两军阵上，你的战马就是我射伤的。”

“啊！”铁木真有些紧张。

“数年前，您和我们部族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我对您就有些敬佩。不过，当时太小，生活不能自主，所以您走时未能随着您。今天射伤您的坐骑，那是两军作战各为其主，我想您是会理解的。今晚，札木合开庆功会，将你们部族被俘的人活活煮了七十大锅。像这样残忍凶狠的人怎么能服众？怎么能成就大业？所以，我决然离开他，来投奔您。您如果记仇，就杀掉我，因为您今天的失败，就是我那一箭；如果您收留我，我愿为您永远效劳，因为我认定您是一位英雄，将来我蒙古族的大汗之位一定是您的。”

“好样的！”铁木真激动地走过去，为这年轻人解缚，并亲切地问道：“年轻的英雄，你叫什么名字？”

“只儿豁阿歹。”

“我给你改个名字好吗？”

“改名？”

“是啊！我给你改个名叫‘哲别’吧，这名字有纪念意义。你为什么投奔我？我为什么收留你？全在这个名字上。”

“好吧，谢谢！”

年轻人激动地跪了下去，铁木真急忙将他扶起来。“哲别”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箭”。从此，只儿豁阿歹就改名哲别了。

铁木真收留哲别之后，就让他参加正在召开的会议，并且询问他的意见。哲别见铁木真对自己如此信任，便认真思索，并反问道：

“你们的打算是什么呢？”

铁木真把刚才议论的几个方案说了。哲别又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道：

“依我看，突围逃跑不好，作战全凭士气，一次丧了士气，十次也难补偿，除了万不得已，逃跑都是下策。我觉得，另外两个方案可以合起来去进行。也就是今天晚上暂时不出去反击，因为敌人士气正高，且兵力数倍于我，不是反击的时候；拖他几天之后，待敌疲惫之时，再行反击，才是上策。”

众人都同意哲别的意见，于是就这样制订了作战方案。

第二天，札木合发动多次攻击，由于博尔术等名将和合撒儿等神箭手守护在谷口，屡屡失败。气得札木合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就这样，一连三天，掳掠不到粮食和牲畜，札木合的联军渐渐失去了元气。特别是约请来的泰赤乌族和塔塔儿族的士兵，更是无心战斗，四散到山中去打猎寻食。

铁木真瞅准机会，率众从峡谷中冲出。札木合措手不及，骑上马跑了。士兵见主帅跑去，自然也跟着跑。来不及跑的当了俘虏。铁木真不杀他们，收为部众。这些人又主动去召唤那些随札木合逃跑的人，于是又有



不少人来到铁木真的帐下。此番战后，铁木真的部族又有了一次大发展，势力已经可以与比较大的克烈部族匹敌了。

一个人的成功，要靠才能，也要靠机会。数年后，铁木真又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机会。前面说过，塔塔儿族曾经将铁木真的叔祖俺巴该绑送给金朝皇帝，处以极刑，因此，两个部族结下了世仇。塔塔儿族从此受到了金朝皇帝的器重。但是，这器重并没有给塔塔儿部族带来好处，只是作战的时候常常调他们的士兵去配合。时间一长，塔塔儿人觉得附属于金朝很不合算，于是跟金朝翻了脸，在一次作战后，塔塔儿人在金兵回师的时候，抢掠了金兵的不少财物。金朝的皇帝非常愤怒，派大将完颜襄兴兵问罪。

这完颜襄老谋深算，他知道铁木真与塔塔儿人是世仇，于是便派使者到铁木真这里，约请铁木真同时出兵。铁木真知道这是一个图发展的绝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铁木真恐怕自己的力量不行，又去约请了王罕。不过，约请王罕的时候，借口是要报世仇。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只要有发展的机会，谁也不会白白地放过，王罕自然也是满口答应。

南边有金朝的部队，北边有铁木真和王罕的联军，塔塔儿人哪有不败之理。塔塔儿人这次败得非常惨，而铁木真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为他以后统一蒙古各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战后，铁木真得到金朝皇帝的赏赐，还被封了官。什么官不官的，铁木真倒不在乎，铁木真想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力量。他认为，现在能与自己匹敌的只有王罕领导的克烈部族了。王罕是与自己父亲同时的人，比自己大着许多。如果能与他团结好，待王罕去世之后，这广袤的大漠统治者自然就是自己了。于是，他决定与王罕结为秦晋之好，以巩固两

个部族间的友好关系。他派使者向王罕请求将女儿抄儿伯姬嫁给自己长子术赤，并且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女儿火阿真伯姬许配给王罕之孙秃撒合。但是，却被王罕拒绝了。

什么原因呢？原来是王罕听了札木合的话。札木合被打败之后，曾经跑到王罕那里，对王罕说：

“您可要当心啊，不能跟铁木真太亲近了，那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想当年我们帮他报了篾儿乞人的夺妻之仇，事后我还让他跟我同住了一年多，可他临走的时候竟把我的部众也带走了，实在太没良心了。他现在对您表示尊敬，实际上是想借您的力量发展自己。一旦他的力量大了，连你也会吃掉的。不信，您就走着瞧吧。”

王罕听后，十分恼怒，拍着桌子，说：“铁木真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曾多次帮助过我；铁木真本人也从来没有违反过我的意志，你这样胡说八道，安的是什么心？快给我出去！”

“好，好，我出去。您不听我的话，到将来就会后悔的。”札木合说着站起身来，“老伯保重，小侄去了。”

在一边的王罕的长子桑昆，急忙将札木合拉住，并对王罕说道：

“父亲！汉人有句话，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札木合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防一防别人也是应该的嘛！”

“嗯……”王罕本是个平庸的人，他捋着胡子深思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铁木真派使者来求婚，王罕怎能允婚呢？使者回去向铁木真回报了出使经过，铁木真非常气恼，他不知道这段公案，想不出王罕拒婚究竟是为了什么。正当铁木真百思不得其解之际，王罕派来了使者，这位使者又带了使人意料不到的消息。他说：

“我主王罕，经过反复考虑，与家人反复商议，觉得拒绝您的求婚实在是太不应该。您父在日，曾多次援助我主；您父去后，我们两个部族又多次互相帮助。我主决定允下婚事，请您明日到我部赴宴，共同商议一下婚事该如何操办。”

一席话把铁木真说愣了，他反复琢磨，不知这到底是什么。最后，他终于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克烈部原是大部，王罕瞧不起我铁木真，因此不愿与我结亲；如今我打败了札木合，又消灭了塔塔儿，势力已非昔比，因此，王罕经过反复衡量后又允婚了。想到这里，铁木真满脸堆笑，重重地赏了来使，说道：

“罕父对我如此厚爱，我铁木真明日就去赴宴。”

第二天，铁木真带了十几个随从，骑了十几匹快马，往克烈部飞驰而去。将到克烈部驻地的时候，一个老人站在路中间拦住去路。铁木真轻轻一磕马肚，一提缰绳，那马微微一偏身子，绕过老人，继续前进。后面的十几匹马也跟着绕过去。可是，那老者却在后面喊起来了：

“小主人！”

铁木真听得真切，这声音如此耳熟，会是谁呢？于是，勒住马头，停了下来。那老人跑了过来，说道：

“小主人，连老奴也不认识了吗？”

“啊，是爹爹！”铁木真看清楚了，原来是自己的老家臣蒙力克。他父亲死的时候曾经嘱托他像对父亲一样对待这个老臣，所以他一直叫这位老臣“爹爹”。

铁木真翻身下马，拉住老人的手，问道：

“爹爹，您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我哪儿也不去，专在这大路上等你。”

“专门等我？什么事？”

“此处不是讲话的地方，到我的帐篷里再给你细说。”

“好吧。”

众人随蒙古克走了约莫一里路的光景，便到了老人的帐篷里。老人给每人倒了一碗马奶，然后问道：

“你们是往王罕那里去吧？”

“对。”

“是去商议通婚事的吧？”

“对。”

“不能去了。”

“为什么？”

“那是阴谋。”

“阴谋？”

“对。是札木合与桑昆的阴谋。起初，王罕不同意，后来在这两个坏家伙的怂恿下也同意了。他们怕你将来的势力大了对他们不利，先下手为强，准备在宴会上将你杀死。”

“此话可真？”铁木真紧张起来。

“怎么不真，是王罕家的一个牧马人出来对我说的。他知道我原是你的家臣，所以来告诉我，让我想法通知你。”

“啊，那牧马人可真是个好人。”

“一个人只要多做好事，就会有好人帮助你。孩子，你要记住！”

“是，多谢爹爹教诲。”



“事不宜迟，你们赶快往回跑吧。”

铁木真不再说什么，率领那十几个人翻身上马，又向来路奔驰而去。



第七回

札木合死麻袋之中
铁木真就大汗之位



桑昆在札木合的唆使下，摆下了鸿门宴。这二人自以为得计，喜滋滋地坐在那里谈天说地，单等铁木真的到来。王罕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在帐内踱来踱去。他知道铁木真绝非等闲之辈，桑昆绝不是他的对手；就是自己，也不能不甘拜下风，承认略逊一筹。自己先拒婚再允婚，铁木真能一点儿也不怀疑吗？即使不怀疑，如约赴宴，在宴会上动起手来的时候，他手下的猛将个个武艺高强，且是不要命的，谁胜谁负，那很难说，王罕越想越有点儿害怕，越害怕越坐立不安，步子也就越踱越快。桑昆看见父亲焦躁不安的样子，说道：

“父亲！你是怎么啦？怎么沉不住气啦？”

“你懂个啥！铁木真不一定来，你这回闯下大祸了。”

“父亲！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即使铁木真不来，跟他翻脸，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打就是了嘛！”

“老伯！”札木合插话了，“桑昆兄的话也不无道理。您是我们草原上名望最高、力量最强的汗，这是有目共睹的。铁木真取得的胜利，扳着指头数一数，哪一次不是在您的帮助之下。虽然他现在有了几万人，但比



起您来总还是差得多。再说，小侄虽然被他打败过，但并未一败涂地，还有一些人马嘛！我是最听老伯的话的。老伯可以想一想，老伯哪次约我出兵我推辞过？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对付一个铁木真，那成什么问题呀！如果老伯犹豫不决，待铁木真羽毛丰满之后，可就威胁老伯的地位了。”

别看札木合打仗不怎么样，嘴皮子倒蛮灵活，一席话说得王罕无言答对。王罕本是个没主见的人， he 觉得札木合的话在情入理，不管将来是否成功，都得硬着头皮去做。于是，下了杀掉铁木真的决心。

再说王罕派往铁木真处的使者本是个机灵鬼儿，他恐怕走后铁木真有什么变化，便派他的副手留在那里，探听铁木真的情况，以便及时回去报告。那副手亲眼见铁木真率十多骑出发了，仗着自己地理熟悉，抄近路回去报信。当那副手回来的时候，王罕刚刚最后下了决心。于是一阵紧张，又做了一次擒杀铁木真的部署。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不知是何缘故。又派那副手飞马去探，回报说铁木真等又打马回去了。

来了，又回去了，看来是人家看出了破绽。破绽在哪里呢？王罕百思不得其解。这时，桑昆又发话了：

“爹爹，现在已是骑虎难下了。一不做，二不休，乘铁木真尚未准备，先下手为强，我们发兵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于是王罕与札木合的联军向铁木真杀来了。

铁木真知道自己不去赴宴，王罕肯定要怪罪，说不定会兴兵来犯。所以，回去后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将大多数部众撤走，只留少数人马诱敌。这少数人马由神箭手合撒儿带领，埋伏在王罕大军必经的路上，待王罕大军到来的时候，一声令下，万箭齐发，走在前面的纷纷落马，顿时大乱。

合撒儿乘乱大杀一阵，然后呼哨一声，打马离去。

王罕与札木合的联军受此一惊，锐气顿减，前进的速度慢了许多。待到铁木真的宿营地的时候，铁木真早就率领部队撤走了。撤往哪里去了呢？王罕一边扎营休息，一边派出探马哨探铁木真的下落。谁知营盘尚未扎稳，铁木真的一队骑兵杀来。这队骑兵虽只有二百多人，但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木华黎等名将全在其中，他们打马闯营，逢人便杀，见人就砍，像流星似的忽地过去，不知去向。

这一来，王罕被激怒了，他到处寻找铁木真的下落，决心要与他决一死战。但是，铁木真仗着地理熟悉，东藏西躲，就是不与王罕照面。如此这般，四五日后，王罕被拖得筋疲力尽。

札木合本想借助王罕的实力来消灭自己的劲敌铁木真，最好是他们两败俱伤，自己来收渔人之利，所以他只嘴里喊得凶，实际作战老是缩在后面。时间一长，王罕与桑昆父子对札木合不满起来。札木合见王罕不能取胜铁木真，也想溜了。联军之间出现了裂痕。

正在这个时候，铁木真手下的年轻将领哲别，率领一帮人马，绕到王罕大营的后面，向王罕发起攻击。桑昆认得哲别，不过，他还以为哲别是札木合的部将，不知道已经归了铁木真。于是叫着哲别的原名喊道：

“只儿豁阿歹，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哲别笑笑，“实话告诉你说吧，我家首领札木合已经暗中与他的朋友铁木真讲和了，今天派我来取你父子的人头。也是我做事不密，被你知道了。来吧，没说的，我们战它个三十回合。”说着挺枪就刺。

桑昆接着，二马盘旋，厮杀起来。约莫战斗十数个回合，哲别打马佯败，乘其不备，回马一箭，射中桑昆左臂，也不回头，率众离去。桑昆忍



着伤痛败下阵来，对王罕一说，气得王罕差点儿昏过去。他想，原来这个札木合并不是个好东西！王罕瞪着他那双牛蛋眼，撅着他那把小胡子，不再去找铁木真，把全部人马掉转头向札木合杀来。事有凑巧，这时札木合正想率部离去，刚刚准备停当，见大部队杀来，还以为是王罕败阵，铁木真追来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率众落荒而去。王罕见札木合逃跑，越发认定哲别的话是实，自己后悔不已。

其实，这都是木华黎帮助铁木真巧设的离间计。铁木真见王罕中计，札木合逃走，便也杀了出来。王罕与桑昆仓促应战，被铁木真逼到一条山沟里团团围了起来。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王罕父子乘夜突围出去。突围以后，父子二人也失散了：王罕一直往西北，桑昆一直往西南。王罕最后到了乃蛮族的地盘（游牧于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乃蛮与克烈族本是世仇，边将把王罕捉住交给乃蛮族的首领太阳罕，太阳罕将王罕杀了。桑昆逃到今天的新疆库车，当时是突厥族的驻地，结果也被杀掉了。从此，克烈族退出历史舞台，铁木真的势力越发大了。

乃蛮部族的首领太阳罕，雄霸四方，看着中部和东部的蒙古各族的混战，想在各族皆筋疲力尽之时，出来收拾残局。如今，中部和东部一个个被铁木真打败，铁木真的势力已经大于自己，于是太阳罕坐不住了。他派一名叫卓忽难的使者去约会汪古部，对铁木真进行南北夹击。

汪古部位置就在那蒙古部的最南面，它离金朝最近，向来不与其他各部相争。汪古部为了讨好铁木真，不但拒绝了太阳罕的联盟要求，还把他的使者卓忽难绑送给铁木真处理。铁木真非常高兴，赏了汪古部两千多匹好马，去掉了后顾之忧，决定向乃蛮族发动攻击。

铁木真探得太阳罕是个爱说大话且又胆小如鼠的人，于是把进攻的阵

势排列得非常威武。

前锋是有名的“四狗”：忽必来、哲别、者勒蔑、速不台。狗的概念，蒙古族与汉族不同。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打猎是主要的谋生手段，而猎狗在打猎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经常把能征惯战的将领比为“狗”。这四员战将率领四支小分队，齐头并进，来到阵前，一字排开，煞是威武。

接着是能征惯战的“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这四人分别由红、黄、蓝、白四面大旗前引，弓箭手、刀枪手两边簇拥，如疾风，似闪电，飞驰而来。来到阵前，雁翅似的展开，扎下营栅。

最后是主帅铁木真。龙形虎背，燕颌虬髯，铁盔铁甲，乌马钢枪，一面黑色大纛旗迎风招展，真个是大将风度，八面威风。他来到阵前，居中扎下大帐。

太阳罕的大营扎在杭爱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下，他本人却躲在杭爱山上观阵。他一见铁木真的阵势，便吓得连说话也结巴起来了。

札木合与王罕组织联军失败以后，便带着部众来投太阳罕。本想靠太阳罕的力量重整旗鼓，谁知这个太阳罕原是一个熊包。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又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投奔太阳罕的还有篾儿乞和塔塔儿的残部，见札木合走了，也纷纷离去。与铁木真对敌的只剩下乃蛮一个部族了。

不过，太阳罕虽然昏庸无能，他的妻子古儿别速却是个精明的人，他的儿子古出鲁克也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将领对他也是忠心耿耿。因此，初次交锋，互有胜败。铁木真不得不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研究破敌方略。

当天夜里，铁木真的营中忽然出现呐喊声，接着是燃起一片熊熊大



火，远远望去，火光中人来人往，有骑马的，也有徒步的；有拿枪的，也有带箭的。乃蛮人认为铁木真要发动进攻，于是人人披挂起来，弓上弦，刀出鞘，准备厮杀。可是，等了一会儿，火光灭了，呐喊声停了，大地寂静一片。铁木真根本没有进攻的意思。于是，乃蛮士兵又滚鞍下马，坐在地上，准备休息。可是尚未入睡，火光和呐喊声又起，乃蛮人再次进入戒备状态。如此这般反复了四五次，东方已经发亮了。

第二天，铁木真将全部的弓箭手布在第一线，扎着个防御的架子，全无一点儿进攻的意思。太阳罕的儿子古出鲁克是乃蛮部的前线最高指挥将领，他不知道铁木真玩的是什么战术，便派了一个老练的间谍混进敌营打探。间谍很快回来，敌情打探得非常明白，原来这是木华黎使的计，想用这种手段使敌方疲劳，然后出其不意地进攻。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古出鲁克探得铁木真的情况，心里有数了。第二天夜里，任凭铁木真营中呐喊、燃火，古出鲁克一动也不动，让他的士兵照样睡大觉。第三天夜里，又是如此，古出鲁克心中好笑：我是主，你是宾；你是远道而来，我是在家门口作战。等你折腾个五六天之后，人困马乏了，我则出其不意地打你个措手不及。这就叫将计就计。古出鲁克越想越得意，他觉得自己比那个人称足智多谋的木华黎还要高上一筹。

谁知这正中了木华黎的计。第四天夜里，当呐喊声响起、火光出现的时候，不再是疑兵，而是真正的攻击。古出鲁克措手不及，仓促应战，结果大败，首领太阳罕战死，太阳罕的妻子古儿别速被俘，古出鲁克本人则像一条丧家之犬，落荒而去，逃向远方。从此，乃蛮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铁木真的霸主地位更加巩固了。

再说札木合自从与铁木真交战失败之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像个没有窝的兔子，这儿窜窜，那儿跑跑，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少。待到乃蛮族被消灭的消息传出之后，跟随他的人越发少了，都知道和铁木真作对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是札木合还不知悔改，每天还在说大话，对自己的部下仍然滥施淫威。于是，有几个亲信商量了一下，把札木合绑起来送给铁木真。

铁木真的部将见札木合被绑来，一个个欢呼雀跃。可是，铁木真心里却很不平静。他想，一个部族首领，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待自己的部属，会落到札木合的下场，这个教训应该记取。不过，反过来，作为一个部属，在自己的主人失意的时候出卖主人，却不是好人。将这样的人留下来，总是个祸根。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传下来，铁木真指着那几个绑送札木合的人吼道：

“这几个出卖主子的奴才，统统与我拉出去砍了！”

众人见铁木真如此盛怒，岂敢怠慢，这几个人立刻死于刀下。接着，铁木真又出人意料地走到札木合面前，亲自解开绑着他的绳索，说道：

“札木合，我的朋友，我的好哥哥！你有恩于我，我时刻不敢忘。可是，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与我作对，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如果你能回心转意，我们仍是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札木合有些后悔了。但，这个傲慢的人，他不愿意说出屈服的话。于是，长叹一声，说道：

“不要多说了，铁木真。天上不能同时有两个太阳，这就是我对你的回答。如果你还念及友情的话，能让我不出血地去死，就非常感谢你了。”

“好吧！”铁木真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就让你按照你的愿望升天



吧。”

说完，命令将札木合装入麻袋中勒死。

铁木真的这一手实在厉害：一来表达了自己重视友情；二来也使那些存二心的人不敢轻易背叛自己。

札木合死后，与铁木真对立的篾儿乞、泰赤乌的残部很快便被消灭，整个蒙古民族被铁木真统一了。公元 1206 年，在斡难河畔（今蒙古国鄂嫩河，斡难河源为蒙古族早期世居之地）举行大会，四十四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即位之后，就秣马厉兵，开始了向外扩张。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北方的其他小部族及西方的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求好，成吉思汗一一接待，并把好几个女儿嫁到这些小部族中去。能够与蒙古对敌的只有西夏、金和南宋了。南宋太远，自然该在第二步进取。金和西夏，该先攻哪一个呢？成吉思汗召集自己的部将商议。商议的结果是先攻西夏。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北方党项族的拓跋思恭率军入援李唐王朝，被封为夏州（在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夏国公，赐姓李。五代时期，拓拔思恭后人任定难军（治夏州）节度使，控扼夏州等地。赵宋初期，采取的是对外媾和政策，李元昊乘机招兵买马，大量扩充势力，并于公元1038年正式建立西夏国。从此，北宋与西夏经常有战争发生。金兴之后，赵宋王朝被赶到南方，西夏的主要作战对手变成了金。不过，当时金朝正在旺盛时期，西夏战它不过，渐渐衰落下来，只是金朝的主攻对象是南宋，因此西夏得以保存下来。夏仁宗赵仁孝时期，西夏内讧，金朝皇帝派兵支持赵仁孝，稳住了局面，从此西夏听命于金，实际上成了金的附属国。

赵仁孝死后，他的儿子赵纯佑嗣位，可是他的弟弟赵安全要抢位子，



于是西夏内部又闹腾起来，赵安全取得了胜利。这样一个本来就很弱小、附属于他人的国家，又经过变乱，很自然地便被成吉思汗选为进攻的对象。

成吉思汗大封功臣之后，便发兵攻打西夏。西夏靠蒙古一方的重镇是兀刺海，夏主派自己的长子为帅，高令公为副帅，率兵守卫兀刺海城。蒙古兵一到城下，高令公出城迎战。蒙古兵的先锋是猛将哲别，他见了高令公并不答话，举枪就刺。高令公举刀来迎，“当”的一声，刀枪相撞，哲别若无其事，高令公的手腕已经软麻不支了。高令公勉强战了三五回合败下阵去，哲别飞马赶来，一枪刺中高令公坐骑的臀部，那马疼痛难忍，后腿向上一踢，将高令公掀下马来。士卒上去，将这位副帅绑了个结实。

在城楼上观战的主帅是夏主赵安全的大儿子，他见副帅如此容易地便被敌人捉去，自知不是对手，便在夜晚悄悄开了城门逃去。第二天，军中不见了主帅，城里一片混乱，哪里还有心思守卫。混乱中，有一个名叫明威的将军说道：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身为将领的，此时不出战，更待何时。打开东门，末将不才，愿与蒙古军一决雌雄！”

几句话倒真把人们镇住了，甚至有人竟然把希望寄托到他那里，于是大开东门，让明威率部出击。谁知这个明威大话倒很能说，实际上比高令公还差着许多，哲别只刺了一枪，他便招架不住，打马败回城来。蒙古军紧追不舍，城门关闭不及，于是大队人马拥进城来。可怜兀刺海城中的百姓被蒙古军杀掉许多。

蒙古军掠过兀刺海之后，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赵安全见蒙古军铺天盖地而来，心中非常慌乱，他一面派人向金朝求援，一面组织众人守城。



远水不解近渴，金兵一时半刻是来不了的。不过，守城的军士凭着城池的坚固，倒也打退了蒙古军的数次进攻。

成吉思汗见久攻不下，心里有点儿急躁，于是骑马巡视，想找一个容易突破的地方。兴庆府就是今天宁夏的银川市，黄河从它的城外流过。成吉思汗想引黄河水灌城，迫使西夏投降。可是，适得其反，兴庆府城内的地势比城外高，水没引到城内，倒将城外的蒙古军淹得不亦乐乎。成吉思汗无法，只得暂时撤军。不过，就此无功而回，他是不甘心的。于是，派了一个文臣到城中去下书，书中写道：

“我蒙古大汗成吉思汗诏谕西夏国主赵安全：金邦本是我蒙古帝国的世仇，我大汗发誓要将它灭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西夏附属金国，实属助纣为虐，所以本大汗兴师问罪。如若夏主能弃暗投明，从此脱离金朝，臣服蒙古，本大汗将不咎既往。何去何从，任凭选择，限期三日，不得违误。”

赵安全见有此缓和的余地，岂有不臣服的道理，于是派使送去珍珠器物，还将亲生爱女察合送给成吉思汗做妾。成吉思汗得到美女宝物，便班师回程。

赵安全跟成吉思汗结好之后，自以为有了仗恃，同时又埋怨蒙古军围攻兴庆府时金兵不来救援，于是出兵攻打金国的葭州（今陕西佳县）。金朝虽然已开始走下坡路，但打一个小小的西夏还是不成问题的，葭州守将庆山奴一个冲锋，便将赵安全的军队赶跑了四五十里。赵安全吃了亏，派使到成吉思汗那里去诉苦。正好成吉思汗准备攻金，于是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答应替西夏主赵安全出气。

夏使刚刚退去，又来了金朝的使者，金使是来颁诏的。前面说过，成

吉思汗曾经配合金朝消灭了塔塔儿，事后还被金朝皇帝封了官。此后，金朝皇帝有了什么大事，总要颁诏到他这里。过去皇帝来了诏书，成吉思汗还装模作样地去接一接，如今自己成了大汗，根本不把金朝皇帝的诏书看在眼里了。他让金朝的使者进来，身子欠也不欠，指着旁边的一把椅子，说：

“坐吧！”

金朝使者捧着诏书，正等着成吉思汗跪接，见他这个模样，便想发作。但又一想，这是人家的地盘，为此搭上自己的小命不值得。于是咽了一口气，坐下，将诏书递过去。

成吉思汗接过诏书，连看也不看，问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玩意儿？”皇帝的诏书，像话吗！金使哭笑不得，勉强答道：“新君继位，颁诏布告天下。”

“哦，金朝的皇帝又换了谁啦？”

“原来的卫王完颜永济。”

“哈哈哈哈！”成吉思汗大笑起来，“我当是何人，原来是这个熊包！完颜永济这个人我是见过的，嘴歪眼斜，骨瘦如柴，简直像阎王殿上站班的小鬼儿。让这种人当皇帝，金朝要不亡国才怪呢！”

金使再也忍受不住了，说道：“你本是大金的臣子，如此犯上，成何体统？”

“什么大金的臣子？我是大金的仇人。我家祖爷爷被金人害死，我永世难忘。我帮助金主打塔塔儿，那是因为塔塔儿与我有杀父之仇。封我为金朝的官，谁稀罕！要不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非把你这个使者的脑袋揪下来不可。别坐在那儿，滚吧！”



金使只得狼狈退下。

金使走后，成吉思汗乘着秋高马肥之际，发兵杀入关内。此次进军，成吉思汗有意要让自己的儿子们锻炼锻炼，所以把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统统带在身边，随中军行动。前锋还是那个猛将哲别。

金主完颜永济听说蒙古军杀来，便派招讨使完颜承裕，率领 40 万大军，出屯野狐岭（一名扼胡岭，在今河北万全县西北）防御成吉思汗。这野狐岭本是金国的西北要塞，地势险峻，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完颜承裕一直是守卫京城的武官，很少出外到边关打仗，此次奉旨御敌，便想大露一手。大军一到野狐岭，便布阵摆垒，大有大打一场的意思。

完颜承裕部下有一个将领名叫石抹明安，他曾经与蒙古军交过手，于是劝谏道：

“主帅！蒙古军士气正盛，我们应该避一避它的锐气。依末将看，不如固守不出，待敌军筋疲力尽之后，再行出击，方能取胜……”

“此理不通！”完颜承裕一挥手，打断石抹明安的话，“我带 40 万大军，以逸待劳，难道锐气反不如它！什么‘固守不出，待敌军筋疲力尽’，全是些怕死鬼的遁词。你是国家武将，说出如此话来，依律就该杀头。本帅宽大为怀，饶你这次。今命你为前部先锋，于野狐岭十里之外安营扎寨，待蒙古军到立功赎罪。”

这完颜承裕也真糊涂得可以，派一个不愿打的将领为前部先锋，还要让人家“立功赎罪”。石抹明安一气之下，投降了成吉思汗，然后领着蒙古军连夜悄悄地绕到野狐岭内，突然发动攻击。完颜承裕根本想不到他的先锋会投敌，更想不到敌人会从屁股后杀来，一时慌了手脚，指挥失灵，

只好夺路跑了。

蒙古军乘胜追击，大军直逼居庸关（一名军都山，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居庸关是长城上的重要关口，是金朝中都（今北京城西南隅）的门户。先锋哲别来到居庸关后，发动了猛烈攻击。金兵的守关将士也不含糊，磙木礌石齐下，蒙古军不得不退去。兵败如山倒，蒙古军看来也不例外。居庸关上的守将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败退的蒙古兵拖枪拽棒，马疲旗倒，不成样子。并且，退了两三里路，还不见有援兵接应，于是那些稀稀拉拉的败兵便坐在山沟里掏出随身带的干粮充饥。守关将领估计，这一定是大部队还未到，这几个蒙古兵求功心切，自不量力地先来攻关。趁此机会冲下关去，定能捡点儿便宜，说不定还能因此升他两级。于是，便带着守关士卒冲了下来。谁知这正中了哲别的疑兵之计，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好的蒙古军一起杀出，居庸关的守将再想回去可是办不到了，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

蒙古军攻破居庸关之后，大军兵临中都城下。这时，中都城内乱作一团，有主张跑的，有主张打的，有主张投降的，还有主张杀掉败军之将来重整军纪的。那些打败仗的将领们恐怕自己掉头，先下手为强，他们杀掉了皇帝完颜永济，另立了完颜珣（xún，旬）。完颜珣自然不敢再议杀掉败将之事，一心一意准备南迁汴梁（今河南开封市）。

成吉思汗对金之中都围而不攻，任凭他们内部乱去。蒙古军一漫东南掠去，先后攻下了金的九十余座城池，使中都变成了一座失援的孤城。这时，成吉思汗派了一个使者去往中都给完颜珣下书：

“现在，山东、河北各郡县已归我所有了。你一个小小的中都，只要我一声令下，便能踏为平地。不过，你身为天子，看来天是不保佑你了。”



如果我再进军中都，对你也就太不仁慈了。所以劝你赔罪议和。如果你能照我的意思办，我就回北方了，南方的生活我还过不惯呢……”

金主完颜珣捧着成吉思汗的来书，不知如何是好。丞相完颜承晖说道：

“看来，上天如今还在护佑着蒙古小儿，我们不如让步。待他撤军之后，我们再来想法补救吧。”

就这样，完颜珣赔了蒙古军三千匹好马，还有不少的金帛玉器，另外，又把完颜永济的女儿冒充自己的女儿送给成吉思汗做妾。成吉思汗撤兵北去。

成吉思汗一撤军，完颜珣便命太子完颜守忠为中都留守，完颜承晖为都元帅，驻守中都。完颜珣带着六官迁往汴梁去了。

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成吉思汗非常生气。他本是一个马上皇帝，掳掠之后，只要你表示臣服，他便退去，并不认真地争夺地盘。完颜珣一迁都，成吉思汗认为自己是受骗了，既然议和，何必迁都，看来自己中了人家的缓兵之计。于是，再次发兵，二次杀向中都。

留守中都的金太子完颜守忠听说蒙古军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向完颜承晖交代了一下，自己也跑往汴梁去了。完颜承晖一方面向汴梁告急，请求援兵；一方面组织力量，坚守城池。蒙古军急切攻打不下，又听说汴梁派来了援兵，便留少数部队围着中都，大部队去迎战援兵。

双方在霸州（今河北霸县）相遇。

金主派来的大将名叫李英，他是一个酒葫芦，每天都要喝得酩酊大醉。与蒙古军对垒之后，仍不断酒。这天刚刚喝得兴浓，蒙古军大将木华黎前来叫阵。守阵脚的小校急忙报入大帐。李英一听，醉眼圆睁，仗着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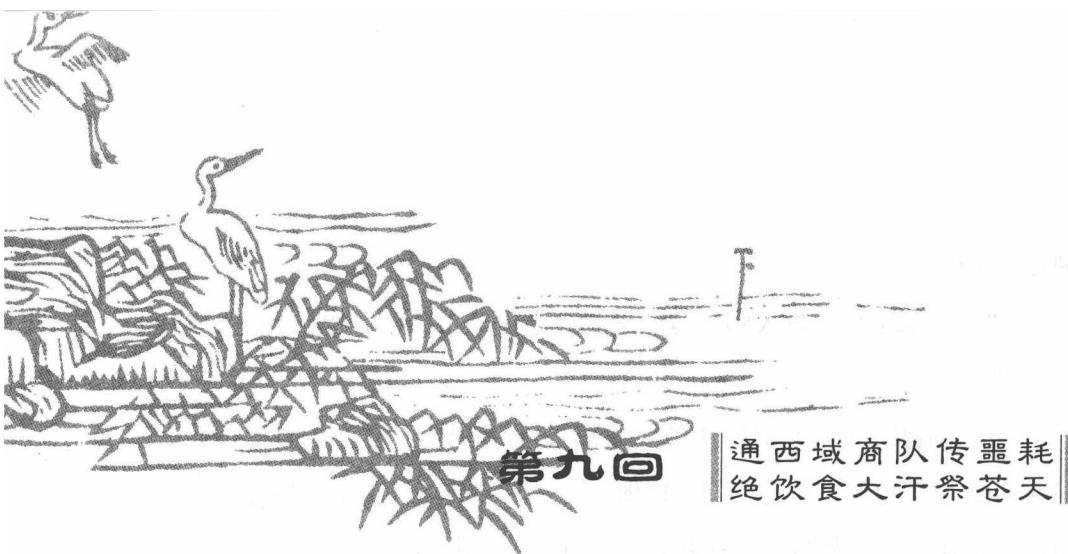
胆，吼道：

“这个木华黎，真大胆，竟敢来我这老虎头上搔痒。巴图鲁，拉马，抬刀！”

“巴图鲁”即《元史》中的“拔都”，意为勇士。“巴图鲁”们听见主帅叫，岂敢怠慢，拉马抬刀，扶他上马。李英骑在马上歪歪扭扭上阵冲杀。别说醉成这个模样，即使好好的李英也不是木华黎的对手，只一个回合便跌落马下，蒙古军的马蹄过去，就将他踩成了肉泥。

金兵霸州一败，中都成了空城。留守中都的完颜承晖见事不好，写了一封遗书，自尽了。他的副手抹撲尽忠丢下中都不管，连夜带着一帮亲信，也奔汴梁去了。

成吉思汗率军进入中都，坐在金朝皇帝的龙椅上哈哈大笑。然后，将宫中的金银财宝及嫔妃等尽数掠去，留木华黎镇守中都，继续攻城略地，自己带着几个儿子和猛将哲别、速不台等回国去了。



第九回

通西域商队传噩耗
绝饮食大汗祭苍天

成吉思汗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屈指算来，征西夏、取中都，先后费了六七年的时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按照自然规律，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过，这个想征服世界的一代天骄，并没有终止自己的欲望，公元1218年他又派了一个商队到西域去，准备用珠宝和药材换回些粮食和战马，然后向金朝再次发动进攻，夺得天下。

这个商队共有五百人，赶了五百匹大骆驼，一路向西行去。这天，到了中亚阿姆河（上、中游大部为苏联同阿富汗界河）下游的一个国家——花刺子模边境。边境上有一座城池名叫讹答刺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领队的让众人卸下货物，在城外等着，自己带着一个伴当，拿着大汗给的通关文牒，进城办理过境手续。

讹答刺城的守将名叫亦纳勒赤黑，他接过文牒，瞟了一眼，顺手放在一边，然后对蒙古的商人说道：

“你们两个先出城去，在城外老老实实地等着，待一会儿我去看一下你们都带了些什么。”

“是。”蒙古商人退了出来。

商队的领队出城以后向众人说，人家要检查，一时半刻走不了，大家先吃点儿东西等着吧。于是，众人纷纷解开干粮袋，取出水瓢，大吃大喝起来。

不久，从城里开出来一队士兵，众人立刻抹了抹嘴，站起来准备欢迎。不想，见城里来的士兵后面接着又出来一队，接着又出来一队……先后出来了五队，最后押队的是亦纳勒赤黑。蒙古商人有点儿纳闷：不放心检查检查本是常情；但，何必来这么多人呢？

蒙古商人还没想出来个所以然，只听亦纳勒赤黑一声令下，军队挥舞着战刀向他们冲来了。这些手无寸铁、只拿着干粮水瓢的商人，哪有反抗的力量，一个个都做了俘虏。原来讹答刺城的守将亦纳勒赤黑把这些人当成间谍处理了。是误会呢，还是为了抢掠这批货物而故意这样做呢？那只 有亦纳勒赤黑本人心里明白。

这五百个商人被拉到一片空地上，亦纳勒赤黑命令他们一律向东跪下。那五队士兵，每队一百名，一个人牵着一个俘虏，一点儿也不少。这五百士兵，手执五百把鬼头大刀，在这五百个俘虏的脖子上比来画去。商人们吓得狼哭鬼号，亦纳勒赤黑高兴得哈哈大笑。忽然，亦纳勒赤黑停住笑声，下了命令：

“杀！”

一个“杀”字出口，五百把鬼头刀“忽”地砍去。不过，地下只滚了四百九十九颗人头，还有一颗长在脖子上，这个侥幸未死的就是那个领队。这个领队虽说未死，可也吓得不省人事，软瘫在地上。亦纳勒赤黑走过来踢了他几脚，他才苏醒过来。亦纳勒赤黑奸笑着对他说道：

“你的命大，便宜了你，留你个人头回去给你们的大汗报信吧。”



说着又照他的屁股上踢了几脚，放掉了。这位商队领队捡了一条性命，哪有不赶快跑的道理。于是，不管天阴下雨，不论白天黑夜，一直向东跑去。

却说成吉思汗坐在自己的大帐里，周围站着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这四个儿子如今已是四条大汉，一个个膀阔腰圆，威风凛凛，成吉思汗看着十分得意。忽然，他拍拍自己的坐椅，问道：

“知道这是什么吗？”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父亲的问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不回答又怕父亲怪罪，于是小儿子拖雷大着胆子答道：

“这不是金朝皇帝的宝座吗？前几年，打开中都，父亲命人专门取回来的……”

“记得就好。”没等拖雷说完，成吉思汗便把话接过去，“如今，金朝的小皇帝逃到了汴梁。那汴梁原是宋朝皇帝的京城，听说里面有个龙厅，龙厅里有把龙椅，坐着比这把椅子还要舒服呢。”

莽撞的二儿子察合台撸一撸袖子，大声说道：“打到汴梁去，把龙椅搬回来，让父亲坐坐。”

深沉的三儿子窝阔台微微一笑：“易如反掌。只要父亲发兵，准能如愿。”

“是的，我很快就要发兵了。”成吉思汗蛮有把握地说，“等商队换回西域的良马来，我就发兵取汴梁。”

正说着，一名侍卫进帐报告：“大汗，往西域通商的人回来了。”

“好！”成吉思汗拍一下椅子的扶手，站起来，“快让进来见我。”

“是！”

不一会儿，侍卫将那个侥幸逃命的商队领队带进来了。只见他衣衫褴褛，满身灰尘，胡子扎煞着，十分狼狈，跪在地上向成吉思汗行礼。

“啊！”成吉思汗吃了一惊，疑惑地看着他问，“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大汗！呜呜呜……”那人哭起来了。

“男子汉大丈夫，哭的什么？”成吉思汗不耐烦了，“快讲！”

“是……”那人如此这般讲了事情的经过。

“可恶！”成吉思汗听了以后，离开宝座，在大帐中来回踱起步来，“欺侮到我的头上了。你先下去歇息，我决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的！”

“是。”那商人颤抖着退出去。

成吉思汗皱着眉头反复思索，他想立即向花刺子模兴兵问罪；但南方的金兵尚未消灭，夺取中原毕竟比攻打花刺子模重要得多。于是，他长出了一口气，命令道：

“唤马合木前来见我。”

“是！”一卫士应声跑出帐外。

马合木原是西域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西域各国先后与蒙古通好，民间也有了往来。马合木是个商人，他东来蒙古之后，见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帝国兴旺发达，便定居下来。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成吉思汗手下当了官。凡是往西域各国去办什么事，成吉思汗总要派他。

不一会儿，马合木来到。这时候，成吉思汗的激动情绪已过，他早又坐到宝座上了。马合木向他行过君臣礼后问道：



“大汗，宣小人进帐，有何吩咐？”

“西方的花刺子模国对我不敬，竟敢夺我财物，杀我商人。你是个回教徒，而花刺子模正是一个信奉回教的国家。所以，我派你为使者前去交涉，向他们国王陈述利害，让他们赔偿损失，惩治肇事者。不然，”成吉思汗大手一挥，“本大汗就对他们不客气了。”

“是。我一定完成大汗给的任务。”

“还有……到那里，一定要有大国风度。我的使臣，决不能给我丢脸。”

“是，大汗！小人知道，给大汗办事，可以掉头，不可以丢脸。”

“另外，你再选四个人跟你一块去，在路上也好有个关照。”

“是。谢大汗关心。”

“好，准备去吧，越快越好。”

“是。小的稍事准备，即刻起程。”

马合木带了四个伴当，一行五人，上了通往花刺子模国的大路。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止一日，来到花刺子模国的首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亞烏爾根奇）。

马合木一行来到皇宫门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将公文交守宫门的侍卫官看过。那侍卫官让他们稍候，自己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侍卫官从宫内出来，传达国王的命令道：

“我家君主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无暇接见外使，请找个馆驿暂住，等候诏命。”

马合木问道：“国王的会议什么时间才能结束？”

“那是国王的事，我怎么知道！”

那侍卫官说完此话，傲慢地抬着头，任凭你再问什么也不答话了。马合木一气，从腰里抽出宝剑，带着四个随从，冲入宫去。那侍卫官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喘着大气在后面跟着。

却说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与大臣们议事，侍卫官进来报告说来了蒙古帝国的使者，他便有些吃惊。讹答刺城的事他已经知道，他知道东方的那个成吉思汗不会就此罢休。可是，那里的守将亦纳勒赤黑是他后母宠爱的娘家侄儿，平时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国王放在眼里，他对此事也无可奈何。如今，蒙古使者真的来了，怎么办呢？摩诃末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让侍卫官先把使者们支开。可是，这五位使者非但不走，还挺着宝剑闯了进来，一个个昂首挺胸，不可一世的样子。只听马合木厉声说道：

“西方大国的君主！我们是东方大国成吉思汗的使者，前来向您提醒一件事：我们按照两国的协议，派了一个五百人的商队前来贸易，却被你们杀害了。我大汗认为，你们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是背信弃义……”

“住口！”国王摩诃末听他们说话如此难听，便吼起来了，“那是我手下人做的事，并不是我的命令，你怎么能怪在我的身上，对我如此讲话！”

“那好，”马合木把宝剑插入鞘中，“既然不是大王的命令，那责任自然不在大王，小的失礼，尚请大王见谅。不过，大王是一国之主，将破坏两国邦交的肇事者交出来，赔偿我国的损失，总是应该做到的吧。”

“这个……”国王摩诃末一时无法回答，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能交出他。”

“如果大王不交出肇事者，不是有意与我大蒙古帝国为敌，便是对自



己的臣属驾驭不了。既然如此，任何言辞都是多余的了，那就请您准备打仗吧！”

马合木说完，领着自己的伴当，转身欲走。这时，国王摩诃末呆若木鸡，不知该如何处理。倒是国王身边的一个大臣吼道：

“他如此无礼，竟敢威胁我们的君主，来人啊，杀死他！”

这个大臣一吼，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蒙受了凌辱，于是恼羞成怒，命令将马合木杀死。武士们将马合木绑起来，命令他跪下。可是，勇敢的马合木坚决不跪，站着被砍了头。

另外四个伴当虽然免于一死，但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烧光了他们的胡须。

这四个伴当回国向成吉思汗报告了出使的经过，差一点儿把好胜的成吉思汗气死。想不到西方的一个小小的花刺子模国，竟敢对他这个名扬四海的大汗如此无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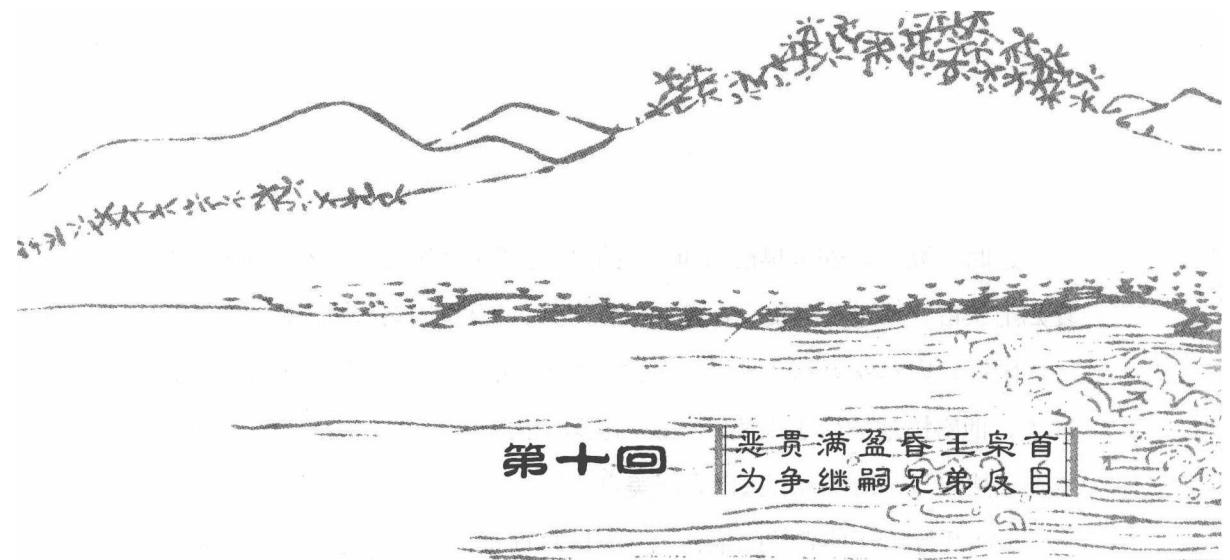
成吉思汗流着眼泪，嘴里念叨着“我的勇敢的马合木”，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一步，念一句，一直登到不儿罕山的山顶。他摘下帽子，脱下袍子，向苍天行了大礼。然后，跪在山顶上，不吃一粒米，不喝一滴水，一连三天，嘴里念念有词地向上天祈祷，请求老天爷保佑。

从不儿罕山下来以后，成吉思汗下了决心。除留下木华黎继续向金发动进攻外，自己要亲率大军去西征花刺子模。

但是，当时蒙古与花刺子模之间还有一个大国，那就是西辽。西辽和花刺子模有友好关系，若要攻打花刺子模，西辽必定要从中掣肘，所以非先打西辽不可。让谁去打西辽呢？成吉思汗想利用西夏的力量。于是，派使者去通知西夏主向西辽进军。

这时，夏主赵安全早已逝世，在位的是夏神宗李遵顼（xū，须）。西夏归附蒙古，不过是赵安全在世的权宜之计，哪里能够认真服从。到了下一代国主，自然就更不认账了。不过，蒙古到底是大国，李遵顼不敢太不敬了，他盛情地招待了来使，推说自己现在是国穷、兵弱、马瘦、粮缺，实在无法出兵，请使者回去向大汗美言几句。

成吉思汗听了使者的回报，也并不认真计较，因为他对西夏能不能打过西辽就很不放心，于是，改派自己的得力大将哲别前去征伐西辽。



第十回

恶贯满盈昏王枭首
为争继嗣兄弟反目

西辽本是辽的继续。辽，原是与北宋对峙的大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后来，女真族兴起建立金国，金与宋联合夹攻辽，于公元 1125 年将它灭掉。就在辽国被灭亡的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见大势已去，知道再坚持在原来的地方非覆灭不可，于是率领自己的亲信部属向西迁移，谋求新的立足之地。他们来到我国今天的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部一带，在那里建立了国家，史称西辽，也有称它“黑契丹”或“哈刺契丹”的，都城设在虎思斡耳朵（在今中亚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

耶律大石建立西辽的时候，这里全是些未开化的零星部族，比较起来，西辽国力相当强大。再加上金与宋的连年征战，蒙古部族的内部争夺，没有人顾得上这块偏僻的地方，因此，西辽得以迅速地发展，不仅周围的小国，就连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比较大的花剌子模也向它纳贡称臣。但是，到了耶律直鲁古的手里却出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前面我们说过，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之前，曾经与乃蛮部族打过一次大仗，结果是乃蛮首领太阳罕战死，太阳罕的儿子古出鲁克向西逃去。当

时，成吉思汗也曾派大将哲别去追杀，但是没有追上。因为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全蒙古，追不上也就算了，所以古出鲁克得以跑到西辽。

古出鲁克逃到西辽的时候，辽主直鲁古年纪已经大了，神志已经有点儿不清了。再加上古出鲁克很会说话，这个老国王喜欢起这个年轻人来。他想，乃蛮本是蒙古的一个比较大的部族，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后也许还能打回去；我现在若收留了他，将来一定会对我报答，到那时我大辽朝又可以逞逞当年的威风了。于是，对古出鲁克非常信任，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

谁知这个古出鲁克却是个以怨报德的小人，他取得直鲁古的信任以后，便假称回东方去收聚自己的残部，以便将来打回去。直鲁古自然是满口答应。古出鲁克东去之后，果然收集了不少乃蛮士兵。不过，他的目的不仅是将来打回去，更重要的是先夺了直鲁古的权。

乃蛮部族的士兵逃到西辽的人数越来越多，古出鲁克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是他开始图谋不轨，发动了武装政变。他先暗中派使臣去见花刺子模国王，要求帮他政变，成功后割给它一部分土地。在那个你争我夺的年代，只要能占到便宜，哪有不干的道理。于是，花刺子模也出了兵。古出鲁克在内，花刺子模在外，内外夹击，直鲁古哪里还能招架得住。不过，契丹贵族们不甘心自己建立的政权落入他人之手，少不得也要摆摆战场。结果是直鲁古战败被抓，古出鲁克夺得了政权。虽然古出鲁克并没有杀死直鲁古，还假惺惺地把他作为老丈人看待，每天还岳父长、岳父短地问安，但这位岳父心里的气却永远难平，不到一年，便气死了。

这事发生在公元 1211 年，待哲别于公元 1218 年征西辽的时候，从历史学的角度说西辽已经灭亡六七年了。不过，为了叙述方便，同时古出鲁

克并未建立其他国家，姑且这样讲就是了。

却说古出鲁克夺取政权之后，西辽的政权从契丹族的手里转到了乃蛮人的手里。这一来，就产生了民族矛盾。再加上古出鲁克是一个外表文质彬彬，内心却非常残暴的家伙。这里的人原来有两种信仰，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有的信奉佛教。因为古出鲁克娶了一个妃子，那妃子信奉佛教，经常对他说佛教如何好，回教如何不好，于是他又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全国人一律得信仰佛教，不得再信仰伊斯兰教，否则，予以严厉制裁。这一来又引起了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把一个好端端的西辽搞得乌烟瘴气，社会一片混乱，人民怨声载道。

蒙古军抓住了敌人的内部矛盾，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四出宣传，广贴布告，言明蒙古军此来只是为了追剿古出鲁克和他的乃蛮残部，对西辽的广大居民绝不伤害，并且主张信仰自由，信仰佛教也可以，信仰伊斯兰教也可以，都信仰也可以，都不信仰还可以。乃蛮族在西辽只是极少数。广大的伊斯兰教徒，原来西辽的文臣武将听说蒙古军的宗旨后，认为是解放自己于水火中的天兵，天天盼望早点儿到来。

却说哲别率领两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西辽境界，来到一个名叫柯散城（今塔什干东南卡散）的地方。柯散城的守将名叫曷思麦里，原是西辽国王直鲁吉的部下，他对古出鲁克的所作所为早已恨之人骨。他在城楼上看见开来的蒙古军军容整齐，士气旺盛，一不抢掠财物，二不滥杀无辜，像是仁义之师。于是，未动一刀一枪，曷思麦里便下令开城投降了。

曷思麦里是西辽颇有影响的大将，他的投降对整个西辽震动很大。能如此顺利地取下柯散城，也实出哲别意料之外。他热情地对待曷思麦里，

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前部先锋。曷思麦里不仅武艺超群，还有一副好口才，进军攻城，有他做先锋，真是势如破竹，有些城池不动一刀一枪便归顺了蒙古。

蒙古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便打到了西辽的都城虎思斡耳朵。

古出鲁克本是成吉思汗的手下败将，他尤其怕的就是哲别。想当年兵败逃跑的时候，哲别曾一箭射伤了他的左耳朵，至今左耳朵还少着一块。也算他的命大，要是再正一点儿，他早就见阎王了。他听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杀来，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忙忙如丧家之犬，带着乃蛮士兵离开都城，落荒而逃。乃蛮士兵边走边有人掉队，最后走到一个名叫撒里黑昆的地方，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他们实在饿极了，便向当地的百姓求些饭食吃。有一个年轻人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军不像军，民不像民，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啊？”

古出鲁克怕出意外，不敢说实话，支支吾吾地答道：“我们是……是打猎的。”

“打猎的？怎么没见你们带猎狗啊？”

“这……”

古出鲁克正不知如何回答，一个老者出面解了围：“你这个年轻人老问什么。他们准是打猎迷了路，连猎狗也丢了。看饿的这个样子，我们还是赶快给他们弄点儿吃的吧。”

古出鲁克急忙接话道：“对，对，这位老者说得真对。到底是年纪大了，知得多，见得广。众位可怜可怜，给弄点儿吃的吧。”

老者说：“我们这里太穷了，任何一家人也管不了你们这么多人吃



饭。这么办吧，你们把人分散开，一家一个，怎么样？”

“好，好！”众人忙不迭地齐声答应。

于是，那老者把他们一家一个安顿好，最后把古出鲁克领到自己家里。老者命孩子们搬来桌椅，放上饭菜，侍候古出鲁克坐下，请他就餐。虽然是家常便饭，但古出鲁克已经急不可耐，见了饭菜，就急忙伸手去端。可是，当他刚刚伸出手去，两只有力的大手忽地从后面扳住了他的两只胳膊，并且很快地反剪到背后，用绳子绑了起来。这意外的一惊，倒使古出鲁克不再觉得饿了。不过，更难受的滋味儿来了，那就是“疼”。

古出鲁克像杀猪似的号叫着，紧接着，号叫声也从其他人家传出来。原来他的喽啰们也受到了同等的“待遇”。

不久，曷思麦里追踪到这里，百姓们将古出鲁克献出。这个作恶多端、忘恩负义的家伙，连同他的走卒们，都做了刀下之鬼。

哲别将胜利的消息报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听了自然非常高兴。时间进入了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二十万大军向花剌子模杀去。

成吉思汗后妃算起来共有好几个，除孛儿帖以外，较知名的还有也速干皇后、也遂皇后和忽兰皇后。此次西征，成吉思汗决定只带忽兰皇后同去，其他后妃全部留在草原上的斡耳朵（宫帐）。

后妃多，子女自然也就多。除了孛儿帖生的子女称为嫡出外，其他的一律称为庶出。按说，接班人只能从嫡出的儿子中选择。以上说到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就是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出儿子，此次出征，全部带着。

此时，孛儿帖皇后已经去世。出征之前，也遂皇后拉着成吉思汗的衣襟说道：

“大汗，有一件大事，您想过没有？”

“什么事？”成吉思汗问道。

“大汗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可是，这几个孩子谁是继承人，您尚未确立。此次西征，出师万里。自古道，兵凶将危，大汗若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要引起混乱？不知这样的大事，大汗想过没有。如今，孛儿帖姐姐已经谢世，妾以为有责任提请大汗考虑。”

“好，好哇！”成吉思汗感动地拉住也遂皇后的手，说，“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幸亏你来提起，要不然，我可真的忘了。”

于是，随即召集四个儿子到自己的大帐中来，商议立储之事。他首先征询长子术赤的意见。长子当立，这本是帝王之家的老规矩。可是，自己正是长子，没法提出这样的话，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父王！”术赤没有开口，二儿子察合台抢先说了话，“您如果要选那个篾儿乞种人的儿子做您的继承人的话，我们是决不甘心居于他的下面的……”

术赤听了以后，大怒道：“你少胡说八道，你这个家伙，除了会拼命以外，还有什么能耐！我们两个来比射箭，如果你胜了我，我就把我的大拇指剁掉；咱们两个来比刺杀，如果你胜了我，我便跪下向你磕头，永远不再起来。有胆量的，请！”

术赤说着抽出宝剑就要格斗，察合台也急忙拔出宝剑来。

为什么察合台一提篾儿乞种人的儿子，术赤便如此愤怒呢？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成吉思汗战胜乃蛮部之后，曾经扫荡过篾儿乞族人的残余，在那一次战斗中，俘虏了篾儿乞族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子。术赤很喜欢射箭，听说脱黑脱阿的儿子是个神箭手，便命他射给自己看。那孩子取过弓



箭来，轻轻一拉，弓如满月，稍一瞄准，那箭“嗖”的一声飞去，不偏不倚，正中靶心。接着又搭上第二支箭，再次射去，正中第一支箭的箭杆，并将第一支箭的箭杆劈为两半，又中靶心。

术赤是个比较敦厚的人。他很爱才，不愿意把这个孩子杀掉。于是，向成吉思汗报告，要求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但是，成吉思汗想，这孩子不是个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他又如此有本领，留着他早晚是个祸患，不如杀了干净。所以，未准术赤之请，把这孩子杀掉了。

察合台是个比较刚毅的人物，办什么事总爱干净麻利。他平时就瞧不起大哥那婆婆妈妈的样子。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便给大哥起了个诨名，叫“篾儿乞种人的儿子”。平日背地里说说，术赤听不见，也就算了。今日当面说出来，术赤自然就要发怒了。

其实，术赤发怒的内涵与察合台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术赤想到的是自己的母亲被篾儿乞人抢去的那件事。听说母亲被篾儿乞人抢去，回来生的自己。这件事术赤本人自然毫无责任，不过他总不愿让别人提起，别人一提，他总像吃了一个苍蝇似的恶心。

再说成吉思汗见两个儿子都拔出宝剑来，大喊一声：“住手！”然后走到察合台面前，厉声喝道：“术赤是我亲生的儿子，你胡说什么，简直是一张臭嘴！”

显然，成吉思汗也想到了孛儿帖被掳去的那件事。不过，他心里明白，孛儿帖被掳之前就身怀有孕，在篾儿乞部也不到一个月，回来便生下术赤，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纵然如此，他也不愿提这件事。察合台一提，他便有点儿怒不可遏了。

成吉思汗一发脾气，察合台也意识到了。他心里觉得好笑，想不到自

己的一句话引动了这二位的肝火。特别是当他听到父亲说“术赤是我的亲生儿子”，越发觉得好笑，心里说：你急什么呀，我知道是你的亲生儿子。他恐怕自己的笑脸被父亲看出来，急忙低下头去，说道：

“是，孩儿错了。不过，父亲，我认为三弟窝阔台做继承人合适，他比我们几个都强得多。”

成吉思汗想：大儿子敦厚，但缺乏雷厉风行的刚毅性格，在这天下纷争的年代，难成大事。二儿子刚毅，但缺乏虚怀若谷的大将风度。四儿子拖雷虽然精明，但年纪太小，若定为继承人，恐难服众。看来，只有老三窝阔台合适了。

于是，又走到术赤身边问道：

“术赤，你同意你的三弟作为我们的继承人吗？”

术赤心里虽然不愿意，但当着父亲的面，也不好说什么，于是便点了点头。

“你呢？拖雷！”成吉思汗又问小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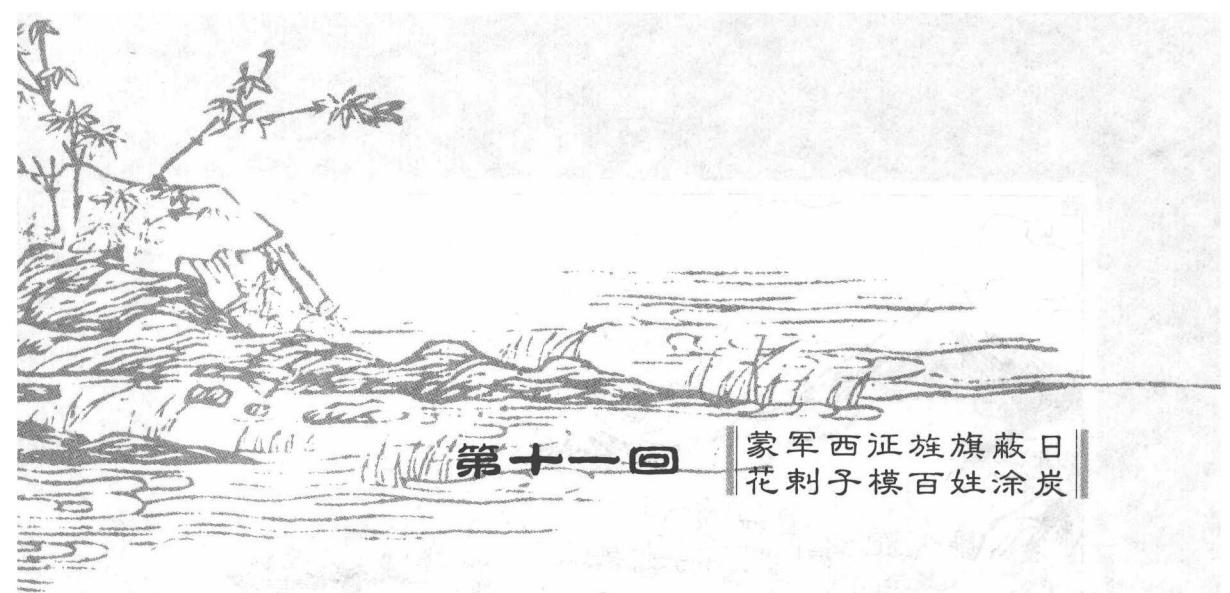
老四拖雷知道，无论怎么也轮不到自己，乐得做个人情：“父亲，你看谁行，就是谁！”

“好，就这样吧！”立嗣问题就这样戏剧性地作了结论。成吉思汗环视儿子们一眼，又来回踱了几步，接着说道，“世界是这样的广阔，江河是如此的众多，只要我们能征服世界，攻占外国，将来你们都会有大量的土地，众多的百姓。我的儿子，必须是驰骋沙场的盖世雄才，我不喜欢那些只会捧着祖宗留下来的饭碗舔碗边儿的窝囊废！”

也不知是被父亲的话感动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儿子们互相看了看，不由得同时挺了挺胸脯，连术赤和察合台的眼光也不那么互相仇视



了。成吉思汗大手一挥，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回去好好准备。明天一早，向花刺子模进军！”



第十一回

蒙军西征旌旗蔽日
花刺子模百姓涂炭

公元 1219 年秋天，成吉思汗亲率二十万大军，战马嘶鸣，旌旗蔽日，杀向花刺子模。由于西辽的覆灭，蒙古军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很快便到了讹答刺城下。花刺子模国的讹答刺城守将亦纳勒赤黑知道蒙古军此来是为了报杀害商队之仇的，一旦城破，自己定要身首异处，因而防守非常认真，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同时，还派人往都城去稟报国王摩诃末。

花刺子模有两个都城，旧都玉龙杰赤，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除这两个都城以外，最大、最繁荣的是不花刺城（今中亚布哈拉）。国王如今就住在这个不花刺城里。当他接到讹答刺城的战报之后，惶惶然不可终日，是战是逃，始终拿不定主意。

当时，花刺子模国有军队四十万，还有威武的大象队，再加上是在家门口打仗，地理情况熟悉，抵御二十万蒙古军，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大军压境，各打各的小算盘，所以战斗力就很弱了。

摩诃末的长子名叫札兰丁，是一个热血男儿，他得到名将帖木儿灭里



的支持，一再表示愿意率领一支军队抵御蒙古军的入侵。但，摩诃末一直不准他的请求，并且还说他们不识时务。就这样拉着架子，等着挨打。

这一来，苦坏了讹答刺城的守将亦纳勒赤黑，他纵有三头六臂，怎奈寡不敌众，终于城破被俘，做了成吉思汗的刀下之鬼。打开讹答刺城之后，成吉思汗分兵三路：长子术赤率军攻锡尔河（今中亚细亚大河）下游；大将阿刺黑攻锡尔河上游；自己带着二儿子察合台、三儿子窝阔台、四儿子拖雷向不花刺城进军。

消息传到不花刺城，摩诃末急忙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付办法。

一个主张逃跑的大臣说：“敌人刚打下讹答刺城，气焰正盛，与他硬拼，肯定吃亏。臣以为，他们自远方而来，肯定不服水土。只要避其锐气，就会把他们拖垮。待那时，我们只要稍一反击，就准能取胜。所以……”

名将帖木儿灭里打断那人的话：“一派胡言！对待老虎，只有想办法把它打死才是正理。躲避，只能助长老虎的气势。说什么把他们拖垮，那本是懦夫的胡言乱语。”

“打仗不能光凭勇气啊！”国王摩诃末把话接过去，“暂时避一下，待到蒙古军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出击，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作战策略嘛！哪能都作为懦夫看待呢！”

逃跑派急忙应声附和：“对，对，陛下言之有理！”

王子札兰丁气愤地站起来，说道：“如果大军不上战场，要军队何用？如果大军不上战场，父王的威名何在？”

“你……”摩诃末指着儿子说不出话来。

“父王！”札兰丁继续说，“我们应当东进锡尔河畔，在那里摆下战



场，凭着锡尔河之险，与侵略者决一死战，要不然……”

“不！”摩诃末气急败坏，不讲理了，“我是国王，我说了算数。你是我的儿子，必须跟着我走。我现在决定：撤往阿姆河南岸！”

就这样，当敌人尚未到来的时候，摩诃末便丢下不花刺城跑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对百姓装着出征的样子，并且把名将帖木儿灭里派往锡尔河上游的忽毡城（原苏联列宁纳巴德）去守御。

帖木儿灭里到忽毡城不久，蒙古军大将阿刺黑便率兵打来了。八万蒙古军把小小的忽毡城团团围住，真个是水泄不通。但是，守卫在城中的帖木儿灭里毫无惧色，粉碎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进攻。

蒙古军攻打多日不下，便采用了一种残忍的作战方法，他们从四处抓来大批的花刺子模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逼迫他们攻城，蒙古军则跟在他们后面。如果谁不前进，蒙古军便用刀剑砍死。这里面自然有不少是守城士兵的亲人。守城的士兵见是自己的亲人上来，不忍心用箭射杀他们，军心渐渐有些动摇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帖木儿灭里忽然登上城垣，向士兵们喊道：

“我们当然不能射杀自己的亲人。不过，也决不能做蒙古军的俘虏。有血性的跟我突围出去，越过自己的亲人，去杀他们后面的侵略者。”

说罢，首先跳下城去。接着，不少士兵纷纷突出。被强迫在前面掩护蒙古军进攻的老百姓见自己的军队冲出城来，迅速闪开了一条大路。帖木儿灭里带领战士们，如饿虎扑羊似的冲向敌群之中。蒙古军被帖木儿灭里这一手搞得张皇失措，受了很大损失。待到看清帖木儿灭里不过只有一千多人，正要组织围剿时，帖木儿灭里已经带着这些突围的士兵退到锡尔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去到了。

帖木儿灭里不愧为花剌子模国的名将，他早就把这锡尔河中心的小岛作为自己的最后防守阵地。在这里，他不仅存有大量的粮食和箭矢，还准备了12艘大战船和数十只小船，船身上涂满黏泥和蜡，这样，既不怕敌人的箭矢，也不怕敌人的火攻。就这样，又坚持了许多日子。

但是，他们坚守的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孤岛，而蒙古军却越来越多，还弄来了非常多的战船，准备对这孤岛发动强攻。帖木儿灭里知道再坚持下去，必将全军覆没，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士兵们悄悄地登上大小船只，从水路向锡尔河的下游而去。第二天清晨，蒙古军发现后，急忙驾船来追，但为时已晚。

可惜像帖木儿灭里这样的战将，在花剌子模国太少了。这时，进军锡尔河下游的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却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占领了锡尔河下游的各城市。他听说阿刺黑在上游遇到了帖木儿灭里，久攻不克，恐怕时间长了，帖木儿灭里会从上游突围下来，便在锡尔河下游用船连接成一架浮桥，挡住帖木儿灭里的去路。

帖木儿灭里正率战船顺锡尔河下行，忽见前面隐隐约约有浮桥拦路，知道事情不妙。他立即命令士兵将船靠岸，然后舍舟登陆，把队伍转移到一片草原上。他们实在太疲乏了，刚一坐下，便呼呼睡去。

就在他们熟睡的时候，蒙古军悄悄地围了上来。帖木儿灭里首先惊醒，忽地跳起。接着，士兵们也惊醒起来，急忙抄起武器。他们奋力抵抗，企图突围。但，已经来不及了。一场血战，只有几个人随帖木儿灭里突了出来，其余的尽皆壮烈牺牲。

蒙古军对突围出来的这几个人也不放过，仍然紧追不舍。帖木儿灭里为了避免被蒙古军聚歼，便让跟随自己突围出来的士兵分头向不同的方向



逃跑。于是，敌人也不得不分头追趕。最后，追趕帖木儿灭里的只有三个蒙古兵了，而这时帖木儿灭里恰恰还剩有三支箭。他隐蔽在一块大石后面，瞧得真切，箭无虚发，三支箭射杀死了三个蒙古兵，帖木儿灭里终于逃出虎口。

再说成吉思汗到达不花刺城的时候，摩诃末已经逃走了。成吉思汗派哲别和速不台两员大将去追摩诃末，自己亲自指挥打不花刺城。

此时，守卫不花刺城的士兵尚有两万余众。不过，将领们见国王逃去，个个无心坚守，只想逃跑。于是，在成吉思汗围城三日之后的那个夜晚，两万守军便突出城来，骄傲的蒙古军想不到守军还敢连夜出城，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见花刺子模的军队出来，还认为是来搞夜袭的，于是慌忙后退，一时乱了阵脚，溃不成军。因此，花刺子模军队得以顺利突围，一漫西南跑了。蒙古军清醒过来，便在后面紧追不舍。花刺子模的军队正向前跑着，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就是阿姆河。他们到处寻找渡船，但是一只也找不到。原来前几天国王逃跑时，唯恐以后蒙古兵追过河来，把渡船全销毁了。不久，蒙古军的追兵赶到，这支只知道逃跑的队伍被全部消灭了。

成吉思汗占领不花刺城之后，对花刺子模人进行了大屠杀。接着，便向花刺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进军。守卫撒麻耳干的花刺子模军队尚有四万人，另外还有二十只战象。不过，他们比不花刺城的守军更糟，蒙古军刚刚兵临城下，便有不少将领和士兵携眷出降。不久，他们又派出法官、僧侣到成吉思汗营中去谈投降条件。得到成吉思汗的允许后，他们便自动地献出城池。不过，成吉思汗进城之后，对他们并不比对其他地方的花刺子模人更客气些。看来，那些对侵略者屈膝的人大抵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回头再说昏庸无能的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他逃出不花刺城不久，成吉思汗便派哲别和速不台追来了。摩诃末逃啊，逃啊，最后逃到了宽田吉思海（也就是今天的里海）的一个小岛上。哲别和速不台追到海边，因为没有战船，只得兵分两路，沿宽田吉思海的海岸包抄过去。

摩诃末年岁已大，加上受惊吓，以及宽田吉思海荒岛上的生活条件太差，这个奢侈腐化的国王得了重病。一无医，二无药，想吃点儿什么也办不到。这时，他才明白了，一旦失去了权力，那个滋味儿是多么难受啊！他有点儿痛悔了，痛悔自己不该不听长子札兰丁的话。一味地逃跑，致使落得如此下场。他把三个儿子都叫到身边，亲自把传国宝剑给长子札兰丁系上，然后悲伤地对孩子们说道：

“你们一定要听大哥的话，同心协力，来恢复我花剌子模的失地啊！”

“父王放心！”札兰丁说，“我们一定把侵略军赶出去。”

接受了传国宝剑，就等于继承了王位。老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在传剑不久便死去了。新花剌子模国王札兰丁带着剩余的人马离开宽田吉思海的荒岛，回到旧都玉龙杰赤。这时，名将帖木儿灭里也回到了这里。君臣二人，同心协力，准备迎击侵略者。

成吉思汗听说札兰丁和帖木儿灭里回到了玉龙杰赤，便派长子术赤和次子察合台联合率军前去攻打。前面说过，术赤和察合台本来就有矛盾。因继嗣之事二人差一点儿火并，让他们联合作战，没有不坏事的。再加上札兰丁和帖木儿灭里都是有勇有谋的人，所以花剌子模军队的几个反攻，便把蒙古军赶过了锡尔河以东。

可是，正当札兰丁要向蒙古军继续追击的时候，花剌子模统治集团起了内讧。原来札兰丁的后母想让自己的亲儿子斡刺思黑继承王位。摩诃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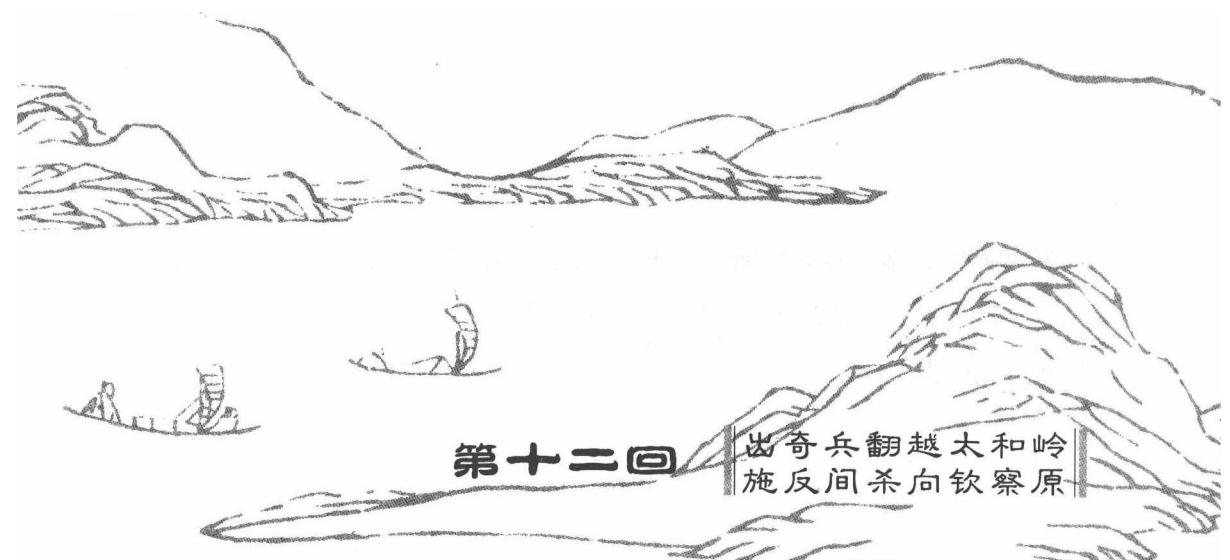
在世的时候，她便利用摩诃末对自己的宠爱，挑唆着废掉了札兰丁的王储地位，另立自己的儿子斡刺思黑为王储。现在，由于蒙古军的侵入，札兰丁继承了王位，她自然是耿耿于怀的。再加上她还怕战胜蒙古军之后，札兰丁不与自己善罢甘休。先下手为强，她乘札兰丁在外作战之机，挑动支持自己的将领发动政变，然后秘密派出部队去阴谋杀害札兰丁。札兰丁腹背受敌，情况非常危险。幸而札兰丁的消息灵通，免于遭难，只带了三百人，与帖木儿灭里一起，逃到了呼罗珊（今阿姆河以南，在阿富汗境内）。

札兰丁和帖木儿灭里逃走以后，蒙古军又返回玉龙杰赤城。这时，玉龙杰赤城的守卫力量自然弱了许多。不过，由于术赤和察合台的意见分歧，察合台主张火攻，术赤坚决反对，所以迟迟攻打不下。原来术赤知道自己不能继承大汗之位了，便想留在花剌子模一带称王，为此，他坚决反对火攻，以免玉龙杰赤遭到巨大的破坏。

成吉思汗见大儿子和二儿子又在斗气了，便派三儿子窝阔台来当攻打玉龙杰赤的最高统帅。窝阔台处世比较圆滑，他既不得罪大哥，也不得罪二哥，改火攻为水攻。他扒开阿姆河，将河水灌入玉龙杰赤城中，终于夺取了这座城池。

再说札兰丁虽然有勇有谋，怎奈父亲给自己留下的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统治集团内部又钩心斗角，庶母还处处想谋害自己，所以很难组织一支像样的反攻队伍。再加上成吉思汗紧追不舍，使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每日东逃西跑，从未有喘息的机会。他边跑边打，边打边跑，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单枪匹马被逼到一个悬崖上。这悬崖下面便是波涛翻滚的印度河。眼看着成吉思汗的追兵逼了上来，宁死不当俘虏的札兰丁纵身一跃，连人带马落入印度河中。幸亏马会游泳，再加上札兰

丁骑术高明，他一直紧握缰绳，牢牢地伏在马背上，得以顺利地泅渡过去。在印度河的彼岸，札兰丁还勒转马头，向成吉思汗挥手了挥手，然后从容地飞马而去。



第十二回

奇兵翻越太和岭
施反间杀向钦察原

前面说过，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奉命追赶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至宽田吉思海，由于没有渡船，分兵两路，沿宽田吉思海海岸包抄过去。两路大军在宽田吉思海的西海岸会师，久等也不见花刺子模军队由海上出来。当然，花刺子模国老王摩诃末已经死在宽田吉思海的荒岛上这件事他们还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人回成吉思汗大营去请示。

此时，花刺子模国新王札兰丁也逃过印度河，在花刺子模国土上已无仗可打。成吉思汗听说太和岭北边有一个钦察草原非常富足，便命令哲别和速不台向那里进军。

太和岭是当时对外高加索山的称呼，它横亘在黑海和里海之间，是欧亚大陆的界山。要进军太和岭北面的钦察草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沿宽田吉思海海岸向北直接进攻，这条路好走，但是容易被对方察觉；另一条是翻越太和岭的崇山峻岭，这条路难走，但容易偷袭。哲别和速不台商议之后，决定走第二条道路。不过，同时也虚张声势，摆出要沿宽田吉思海向北进攻的架势来迷惑对方。

在当时，太和岭的南面有一个小部族国家叫阿哲儿拜占，即现在的阿塞拜疆。阿哲儿拜占的都城设在帖必利思，即现在的第比利斯。要想偷越太和岭，首先必须征服这个小部族国家。于是，蒙古大军兵临帖必利思城下。阿哲儿拜占的君主名叫月即伯，是个上了年纪的酒色之徒，根本不知道领兵打仗是怎么回事。蒙古大军压境，他不仅不抵抗，还派人带着玉器、衣物、马匹去对蒙古军进行犒劳。哲别和速不台本来就不想在太和岭南打大仗，于是便接受了他的礼物。这个昏庸的老王，这次倒给百姓做了件好事，使帖必利思城免于洗劫。

穿过阿哲儿拜占，蒙古大军进入了太和岭。这里果然是个险要去处，山高涧深，怪石峥嵘；草深林密，虎啸猿啼；悬崖陡峭，如刀劈斧剁；山峰耸立，如利剑穿空……身临其境，使人毛骨悚然。哲别和速不台不愧为成吉思汗手下的名将，他们沿着羊肠小道攀援而上，强将手下无弱兵，蒙古士兵也一个跟着一个鱼贯前进。

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峰，眼看就要到最高峰了。这最高峰叫厄尔布鲁士峰，海拔五千六百多米，阴风飒飒，常年积雪。哲别和速不台紧了紧腰中的战带，准备率领土卒迅速通过，忽然间峰顶响起了战鼓声。蒙古兵虽然勇敢，但这一吓也非同小可。哲别和速不台急忙命令大军隐蔽，峰顶的利箭已如飞蝗而来，霎时便有无数士兵中箭身亡；还有不少人一时慌了手脚的，虽然没有中箭，也因站立不稳而栽到深涧之中。

骄者必败，此话不假。哲别和速不台只管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岂不知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是不会一点儿风声也不露出去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方可能有的行动，所以吃了大亏。

原来太和岭北面的钦察草原上，除钦察部族外，还居住着阿速、康里



等小的部族，其中的阿速部族居住在紧靠太和岭的北麓。他们得知蒙古军要越过太和岭北来掳掠，自己首当其冲，于是派使者去向钦察部族的首领忽滩游说，说明“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要求组织联军，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者。忽滩接受了阿速部族使者的要求，派自己的弟弟玉里吉率领大军前去御敌。联军首先占领了太和岭的最高峰，以逸待劳，专等蒙古军的到来。

哲别和速不台吃了大亏，急忙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

哲别对速不台说道：“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强攻，不能后退，后退是很危险的。将军可留在这里，我率一支精兵强行登山。如果我登山得手，将军随后跟上；如果我败退下来，将军给以接应；如果我不幸遇难，将军随后上来，我们不能给大汗丢脸……”说着就要去挑选强攻突击队。

速不台上前拉住，说道：“将军勇冠三军，令人钦佩。不过，恕我直言，打仗光凭勇气是不行的。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住自己，才是我们领兵打仗人的责任。不到最后关头，拼命是划不来的！”

“唉！”哲别一跺脚，“这道理我岂能不懂。只是此时此地，不拼命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要急，慢慢想办法嘛！”速不台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钦察草原上的部族很多，部族之间多有矛盾，又常常互相攻打，我们是有机可乘的。前来阻击我们的，不知是一个部族的军队，还是几个部族的联军？如果是一个部族的军队，力量不会太大。如果是几个部族的联军，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此次联合的因素是什么，然后进行分化瓦解。我的意见，部队先隐蔽下来，待天黑之后，选拔几个善于爬山的士兵摸到敌人后面，探听出真实情况，然后再作定夺。”

哲别同意了速不台的意见。这天夜里，便选了几个士兵绕到敌后侦察情况。第二天侦察士兵回来，报告说：

“拦路的是阿速和钦察的联军。”

“这就好了！”速不台听了报告以后，兴奋地说，“我们可以使用离间计了。”

哲别接着说道：“不过，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去！”哲别的话音一落，便有人自告奋勇了。

哲别一看，原来是曷思麦里。前面说过，这曷思麦里原是西辽将领，在哲别征西辽时归顺蒙古。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哲别对他非常器重，今见他自愿前去离间敌人，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

“好，好……这正是将军立大功的好机会啊！”

当天夜里，蒙古军收拾了一些沿途抢来的珍珠玉器，在曷思麦里的带领下，绕过把守在太和岭最高峰的阿速军队，第二天来到了钦察军队玉里吉的大营。曷思麦里很会说话，他把宝物呈献给玉里吉之后，便侃侃而谈起来：

“勇敢的将军！我们的哲别将军和速不台将军派我为使者向您致意：我蒙古大军西征花刺子模，是因为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商队和使者。现在，花刺子模已被我大军摧毁，只有少数残兵败将北越太和岭逃到阿速部族这里。为此，我大汗命哲别、速不台二位将军兴师问罪。此事本来与贵国无关，不知将军为何要助阿速部族而与我大汗之神兵为敌呢？”

“常言说‘唇亡齿寒’，你们攻占阿速之后，岂有不向我进攻之理！”玉里吉反驳道。

“将军这就更错了！”曷思麦里继续说道，“冤有头，债有主，贵国



又没有窝藏花刺子模的人，与阿速部族有什么唇齿关系？什么‘唇亡齿寒’之说，全是阿速部族骗您出兵的鬼话，万不可信。实话对您说吧，我原是西辽的将领。蒙古大军攻打花刺子模从我国境路过，秋毫无犯，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同时，还让我们随军出征，论功行赏，一视同仁。大汗还说，我们原是契丹人，追祖求源，和他们本是有血缘关系的。因此，特意交代，凡是有血缘的部族，一律不准伤害。比如你们钦察部族吧，原是突厥族的后代，和蒙古族也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未进军之前，我大汗便向哲别、速不台二将军交代，若遇钦察族人，先要晓之以理；如若不听，再动之以兵。我来的目的，就是先要把道理跟您讲清楚。”

“真的？”玉里吉被说动了。

“如若不真，哲别、速不台将军何故派我携带礼物专程来致意将军呢？要知道，我们这些珍珠玉器并不是在大路上拾来的，而是抛头颅、洒热血夺来的。如果不是把你们作为兄弟看待，我们还舍不得哩！”

玉里吉瞪着眼看看明光闪闪的珍珠玉器，又闭着眼思索思索曷思麦里的话，终于受骗，把自己的军队撤走了。

阿速部族见钦察人的军队撤走，军心动摇起来。哲别和速不台乘机发动强攻，越过了太和岭，恶狠狠地扑向阿速部族。可怜小小的阿速部族，哪里是蒙古大军的对手，很快便被消灭了。紧接着，康里等附近的小部族也被蒙古大军洗劫。

却说钦察部族的玉里吉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带着曷思麦里送来的珍珠玉器正往回走，后面忽然响起了喊杀声。扭头一看，原来是蒙古大军追来了。此时玉里吉方才醒悟，急忙整顿队伍，准备抵抗。但是，队伍尚未整好，蒙古军已经冲至面前。一箭穿胸，玉里吉从马上跌下来。飞骑踏过，

玉里吉被踩为肉泥。余下的部众也都先后做了蒙古军的刀下之鬼，连玉里吉的儿子也被蒙古军砍了头。曷思麦里送来的珍珠玉器，自然又全部被夺回去。

玉里吉死难的消息传到了钦察部首领忽滩那里。忽滩知道蒙古大军必来侵犯，于是便整顿队伍，在阿斯塔拉干城严阵以待，准备与蒙古军决一雌雄。

为了察看城中虚实，速不台带领一个小分队来到城下。只见城内旌旗招展，刀枪林立，磙木礌石不计其数，知道若要强攻，恐怕一时半刻难以取胜。于是，把曷思麦里叫来，嘱咐他依计而行。

曷思麦里带领两千军兵来阿斯塔拉干城下挑战。忽滩见蒙古军不多，便派兵出城厮杀。曷思麦里非常勇敢，左冲右突，没人抵挡得住。忽滩急了，亲率大军出城。这一来，曷思麦里似乎招架不住了，卖了一个破绽，转身逃走。忽滩见曷思麦里并没有接应的军队，便大着胆子追去。谁知追着追着，忽然两翼号炮声起，原来中了蒙古军的埋伏。忽滩掉头想跑，哪里还来得及，只得硬着头皮打。蒙古军越聚越多，钦察部的人马被围在当中，真个是插翅难逃。尸堆如山，血流成河，钦察士兵越来越少了。战到日落西山，忽滩的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幸亏夜幕降临，他们对地理熟悉，才杀出重围，逃得性命。

忽滩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急急如漏网之鱼，一漫西北奔去。钦察族的西北是俄罗斯族。俄罗斯原是一个统一国家，后来分裂成十多个公国。其中南俄罗斯的伽里赤大公密赤思老是忽滩的女婿，忽滩就投奔他这里来。

密赤思老听说岳父到，急忙出外迎接。让至大厅之后，施礼问讯。忽滩拉着女婿的手哭诉了事情的经过。密赤思老听后，指着东方，狠狠地说



道：

“哼，小小的蒙古，也敢万里跋涉来我这老虎头上搔痒，真是不知高低。岳父放心，我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为您报仇。”

“好，好，但愿上天保佑你成功。”忽滩听了女婿的豪言壮语，欣慰地点了点头。

密赤思老哈哈笑了一阵，接着风趣地说道：“当然，如果不让蒙古小儿的臭血染污我们的神圣国土，也可以把他们赶到宽田吉思海里喂鲨鱼去。”

忽滩满意地笑了。

密赤思老安顿好岳父之后，便派人分赴各地，与俄罗斯各公国联系，要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蒙古侵略军。密赤思老在俄罗斯诸大公中还是比较有声望的，所以不少公国前来支援，计有乞瓦、契尔尼果夫、也烈赞等。他们公推乞瓦大公罗曼诺维奇为盟主，决定在俄罗斯境外去迎击蒙古军。

联军正要点炮起兵，蒙古来了十名使者。原来速不台还想使用挑拨离间的伎俩。那个领头的使者前些时候曾随曷思麦里去游说过玉里吉，这次他便学着曷思麦里的样子说起来：

“……因为钦察人窝藏了我大汗的仇人并拒不交出，我大汗才派哲别、速不台二位将军兴师问罪。这与贵国本来是没有关系的。现在，钦察部的罪魁祸首忽滩逃到贵国，贵国理应将他交出才是。速不台将军派我等为使者前来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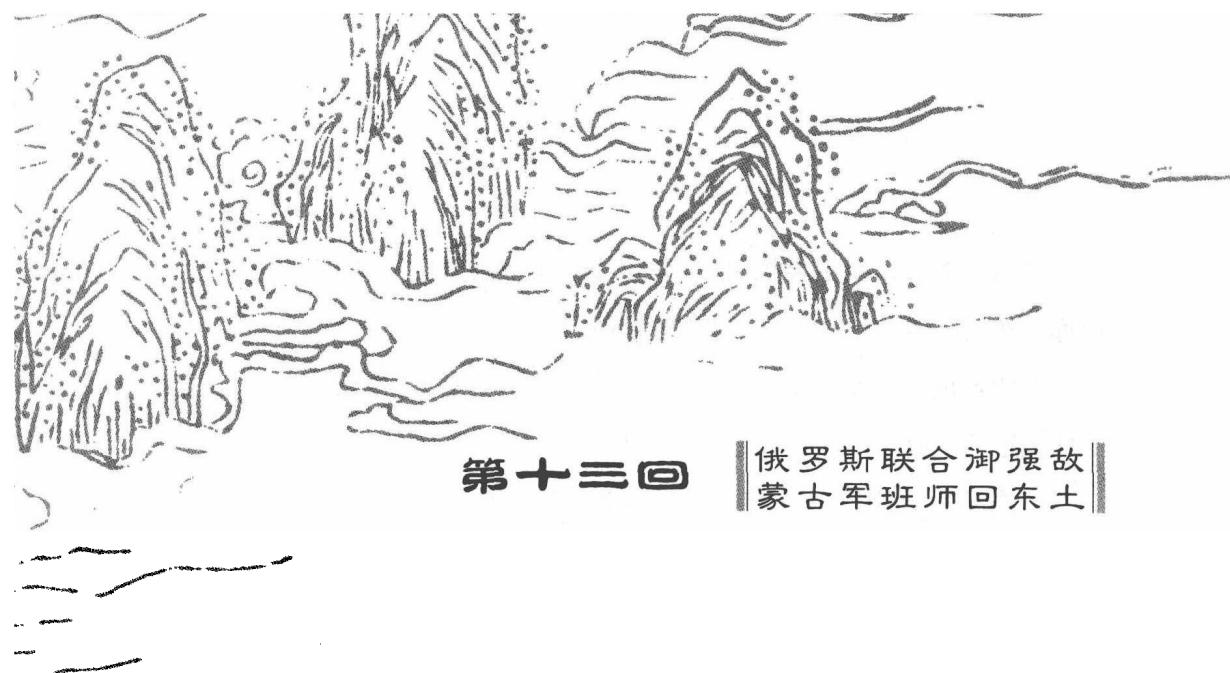
“胡扯！”没等蒙古使者说完，忽滩便喊起来了。接着转头对自己的女婿说：“我们哪里窝藏了他们大汗的什么仇人！前些日子，玉里吉就是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而送掉性命的。”

“岳父放心，我不会相信他们的，让他把话说完。”密赤思老安慰忽滩道。然后，转对蒙古使者，“你继续说。”

那使者也是个大能人儿，见他们原来是翁婿关系，知道离间不成，便强作镇定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告辞？哈哈哈……”密赤思老狞笑了一阵，“你们还想回去？哈哈，说得轻巧。来人，给我推出去斩了！”

可怜这十名使者，游说不成，全都死于非命。



第十三回

俄罗斯联合御强敌
蒙古军班师回东土

却说速不台和哲别在大军帐中迟迟不见使者回来，心中犯疑，便派出一支数十人的骑兵侦察队前去哨探。这骑兵侦察队正往前走，只见前面烟尘滚滚，勒马一看，原来是俄罗斯的大军开过来了。于是，急忙掉头逃跑。那俄罗斯军队见前面出现了蒙古骑兵，便打马追赶来。

那蒙古骑兵，逃得慢的，做了刀下之鬼；逃得快的，回营报告。哲别和速不台闻报后便在阿里吉河（今乌克兰日丹诺夫北卡里奇克河）东岸摆开阵势。俄罗斯联军进抵该河西岸，双方隔河对峙。

这时，俄罗斯各公国的军队共有八万两千人。原来被打散的钦察军队听说君主忽滩下落也聚集了一万多人。这联军的总数大约有十万人。这十万人分成南北两个大营，北大营由伽里赤大公密赤思老指挥，南大营由乞瓦大公罗曼诺维奇指挥。双方约定，从阿里吉河的上下游同时东渡，使蒙古人顾此失彼，从而打乱其部署，去获取胜利。这个战术本来是不错的。但是，由于联军的指挥不统一，分开南北营之后，不能及时联系。北营的指挥官密赤思老骄傲轻敌，再加上他为岳父报仇心切，在他派出赴南大营的联络人员尚未回来的时候，便匆忙地命令队伍东渡，与蒙古军展开了

激战。

双方从日出战到日落，不分胜败。正要收兵回营打算第二天再战的时候，蒙古军的统帅速不台忽然看到对方营中飘有钦察部族的旗帜。速不台暗自埋怨自己，只顾拼命，不认真观察。于是，迅速命令正在回营的军队转向有钦察部族旗帜的地方冲击。钦察兵本来就对蒙古军有些害怕，再加上经过一天战斗已疲惫不堪，见蒙古军专门向自己的营地冲来，纷纷惊退，乱了阵脚。刹那间，人喊马叫，乱作一团。密赤思老见蒙古军向岳父的营中杀了一个回马枪，便急忙调自己的伽里赤兵去支援。但，兵败如山倒，哪里还能收拾得住。密赤思老见败局已定，恐怕自己的军队也随之覆灭，便不再恋战，急忙退过阿里吉河。蒙古大军追过河来，跑得慢的士兵便死在了战刀之下。密赤思老也不管南大营的安危，领着剩余的残兵败将逃走了。

再说南大营的诸大公接见了密赤思老的联络人员以后，商量了一个具体渡河的时间让联络人员带回去。谁知预定的渡河时间尚未到，密赤思老已经渡过河并且打了败仗跑了。蒙古兵追不上密赤思老，便向南大营悄悄地包抄过来。待把南大营围定之后，俄罗斯联军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幸亏南大营的总指挥乞瓦大公罗曼诺维奇有战斗经验，迅速组织抵抗，才没有被蒙古军一口吃掉。

蒙古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俄罗斯联军的伤亡越来越大。但是，蒙古军也有一定的伤亡，他们看到短时间也很难把对方军队消灭掉，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速不台又用了诱降手段。他派使者到包围圈中去见罗曼诺维奇。

罗曼诺维奇正在为难，见蒙古来了使者，便接见了他。那使者说：

“尊敬的罗曼诺维奇大公阁下！我大汗的仇人是忽滩。密赤思老是忽滩的女婿，他来支援忽滩也算在情入理。可是，我们真不明白，诸位大公与忽滩有何瓜葛，与我大蒙古帝国有何仇隙，为什么要帮助他们而来与我大军为敌呢？现在，忽滩与密赤思老已被我军打垮，逃之夭夭，单撇下众位在此玩命。我哲别和速不台将军不愿让你们这些无辜之人白白受死，所以派我来向阁下致意，如果你们愿意放下武器，不再抵抗，我们将军愿放你们回去……”

罗曼诺维奇觉得这使者说话在理，便决定用投降换取自己的生命。别的几位大公自然也是同意的。于是，俄罗斯联军放下武器，大开营门，等候蒙古军前来接受投降。

蒙古军来了。但，他们并不是来接受投降的。他们挥起战刀，向放下了武器的俄罗斯联军的士兵头上砍去。那些大公们自然也没有被放回，全部做了俘虏，后来也全遭杀害。

这次大战发生在公元 1223 年 5 月。战争结束，俄罗斯军共阵亡了六个大公，军队损失了八九万，真是一次大惨败。蒙古军本想乘此胜利进入俄罗斯境，但派人向成吉思汗请示，得到的答复是班师东回。

成吉思汗为什么要班师东回呢？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随他征战的皇后忽兰由于不服水土，整天病病歪歪的，原来那张桃花脸渐渐地变成了鸭蛋皮儿。虽然仍然不失其细腻，但色泽却大大减退了。她每天吵着要回去；并且说成吉思汗如果不回去，自己单独也要回去。成吉思汗先是安慰她，再是不理她，谁知日子一久，病魔竟夺去了她那年轻的生命。这一来对成吉思汗刺激很大，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他也想到了那个“死”字。





第二，是花刺子模人的反抗。特别是有一个名叫“黑剑骑士”的，神出鬼没，常常单人独马闯进蒙古军大营，砍几颗人头，掠一些财物，扬长而去。有时不慎被围，能战则战，实在脱不了身，则挥剑将自己的头颅砍为两半，倒在血泊中。可是，不久他便又“复活”了，继续闯蒙古军的大营。

其实，这“黑剑骑士”原名“黑鹰强盗”，是一个打富济贫的侠客。他热恋着一个美丽的姑娘乔里。可是，这个乔里被昏王摩诃末看中了，抢到宫里要她做妃子。乔里宁死不从，摩诃末便将她关在一座漆黑的高塔里。“黑鹰强盗”探听出乔里被关的地点，半夜三更来救，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卫队活捉。摩诃末将“黑鹰强盗”绑在塔顶，让这一对恋人近在咫尺，却只能听到声音，不得见面，并且命令不准给“黑鹰强盗”进食，准备把他活活饿死，以此来威逼姑娘乔里就范。

好心的王子札兰丁知道了这件事，想法将守卫在那里的卫队支开，自己亲自解了“黑鹰强盗”的绑绳，并且从塔内放出姑娘乔里，让他们双双逃走。摩诃末本来要追查这件事，但因蒙古军的侵入，顾不上了。

以后，老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死去，新国王札兰丁继位。“黑鹰强盗”曾经来到札兰丁的麾下要求参军打仗。札兰丁国王觉得让他随军打仗，还没有让他单独活动作用大，便赐给他一把宝剑，说道：

“你以后不要叫‘黑鹰强盗’了，改名叫‘黑剑骑士’吧。希望你的剑今后只砍侵略者的头，不要再伤害自己的百姓。我们花刺子模遭此劫难，恐怕不是三天五日能够过去的。你还是独自闯荡去吧。”

“是，遵命！”“黑剑骑士”飞身去了。

不久，札兰丁被赶过印度河，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刺子模。于是，

“黑剑骑士”便活动起来了。“黑剑骑士”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些武艺高强的爱国志士便模仿着他的穿着，骑着同样的马，执着相似的宝剑，也跟着活动起来。“黑剑骑士”越来越多，有真的，也有假的，杀了这个，又出来了那个，弄得蒙古军惶惶不可终日，就连那以厮杀为儿戏的成吉思汗也有些头疼了，觉得待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得不偿失。

第三个原因，是东方战争的失利。前面说过，成吉思汗率师西征，留下大将木华黎经略中原。起初打得还算顺利，蒙古军旗开得胜，迅速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但是，公元1223年木华黎死了；原来山东的一支反金的农民起义队伍——红袄军转而反蒙；西夏见蒙古军开始走下坡路，不再向蒙古称臣，转而与金和好，夹攻蒙古军，致使蒙古军腹背受敌。这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真使他坐立不安。灭亡金、宋才是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占领花刺子模实在是“为捡芝麻，丢个西瓜”。

除了四儿子拖雷跟着自己，其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单独作战，另外还有些将领也是分头进军，所以，待成吉思汗通知完各路军队东回以后，时间已是公元1224年的秋天。

北方冷得早，队伍走着走着，已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乌云翻滚，大雪纷飞。劫后的中亚细亚显得格外荒凉。成吉思汗和四儿子拖雷率领的大军来到土喇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图拉河）畔。这时，土喇河水正结着厚冰。拖雷正要命令履冰过河，成吉思汗急忙制止了他：

“就在这里扎营吧。”

拖雷不了解父亲的意思，问道：“为何在这里扎营呢？”

“自我大军西征以来，你的几个哥哥离开我单独作战，平时很少见面。现在就要回到本土了，等齐了一块儿走吧。”



“好。”拖雷应了一声，转向侍卫们说道，“传令下去，就地扎营。”

一声令下，大军停止前进，在土喇河畔扯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大雪继续落着，落在帐篷顶上，帐篷恰似一个个大白馒头。雪住之后，银装素裹，倒也好看。

察合台率军最先来到，向他父亲献纳了珍贵的战利品，成吉思汗非常高兴。接着来的是窝阔台，他也向父亲献纳了珍贵的战利品，成吉思汗自然也是非常高兴。

第三批来的是速不台的军队。速不台让军队停止前进，独自一人来到成吉思汗大帐，跪下向成吉思汗行礼：

“速不台参见大汗！”

“起来，起来！”成吉思汗忙说，“将军屡立战功，回国以后，我一定重赏。”

“谢大汗！”速不台站起，随手擦了一下流在脸上的眼泪。

“啊！”成吉思汗一惊。继而一想，急忙问道：“哲别将军呢？哲别将军还没来到吗？”

“哲别将军，他，他……”速不台哭了起来，“他在回军的路上病死了。”

“啊……”

成吉思汗非常伤心。哲别是他大将中最年轻的一位，想不到也先已而死了。但，成吉思汗是很少流泪的，他只“啊”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窝阔台恐怕父亲过分悲伤，便用别的话岔开：

“大哥为什么还不来呢？”

“是呀！”众人见窝阔台说起术赤，齐声说道，“为什么还不来呢？”

“拖雷！”成吉思汗唯恐术赤也发生什么意外，叫了小儿子一声，然后吩咐道，“派人去接接你的大哥。”

“是！”拖雷应声出帐去了。

派出接术赤的人走了没多远，便迎着了术赤派来的人马，双方一块来到成吉思汗的大帐。原来术赤要求留在花剌子模，不回来了，只派一小队人马来向成吉思汗献纳贡物，并带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父亲：您的威名震慑寰宇。在您的指挥下，所向披靡，西方各国先后臣服。常言说，拓土艰难，守土也不易。儿想，我父用血汗新拓之疆土，绝不愿重落他人之手。儿臣不才，愿永驻宽田吉思海一带，为父王守此西方门户。万望父王慈悲，予以恩准……”

成吉思汗沉思了一阵，心想：术赤由于是长子而没有得到王储的地位，时常耿耿于怀。让他留在西方也好。再说，花剌子模等国虽然臣服，但若无人在那里镇守，也必然会死灰复燃。特别是那个被赶入印度河的札兰丁，听说最近又返回宽田吉思海沿岸，正在召集旧部，妄图东山再起。还有那个神出鬼没的“黑剑骑士”，如果听说札兰丁回来，岂不闹腾得更凶？札兰丁如果得到了他，简直是如虎添翼，那还了得……成吉思汗越想越觉得需要有人留在那里镇守，原来没想到这一层实在是一个疏忽。于是，收下了术赤送来的贡物，写了一封回信，批准了术赤的要求，并且还着实地夸赞了术赤几句。

成吉思汗命令各部拔寨起营，人马履过土喇河上的厚冰，晓行暮宿，回到了草原上的斡耳朵。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子孙们为争夺江山而内讧，成吉思汗把当时据有的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今巴尔喀什湖以西至咸海、里海的广大地区封给长子术赤；今阿尔泰山以西、阿姆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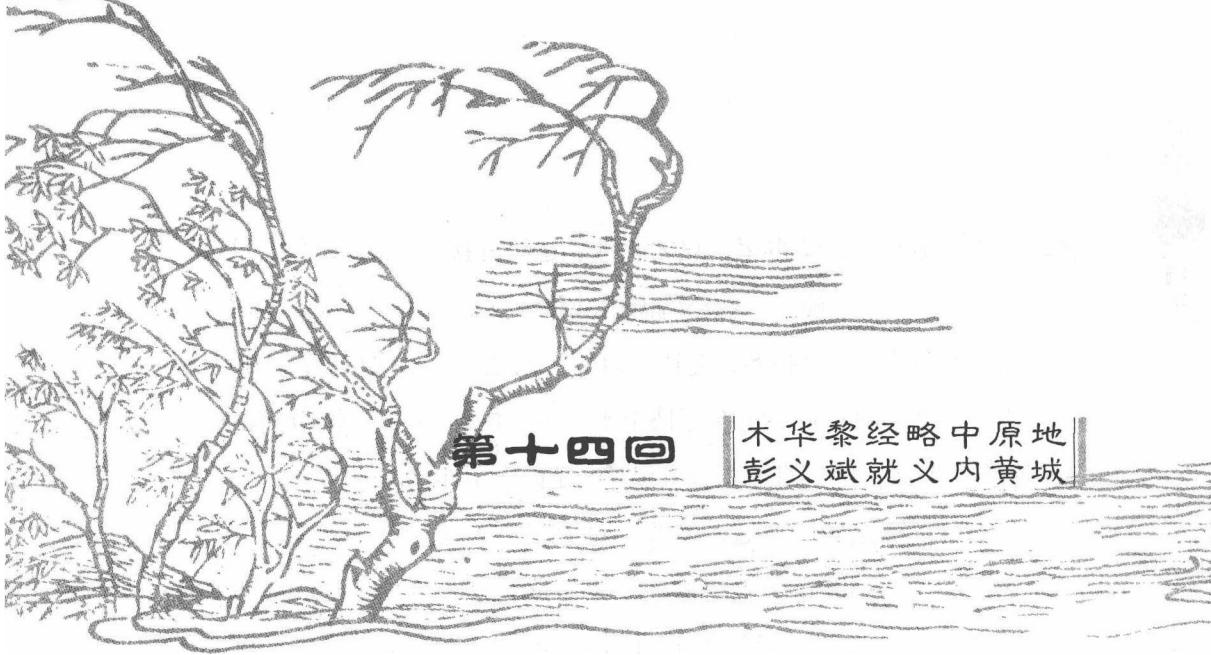
包括天山南北的西辽旧地封给次子察合台；今巴尔喀什湖以东，直至鄂毕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封给三子窝阔台；蒙古国中心地带鄂尔浑河、克鲁伦河一带，按照蒙古族的习惯，留给最小的儿子拖雷。

成吉思汗回到和林以后，也遂皇后迎出郊外，不见了忽兰皇后，禁不住问道：“我那忽兰妹妹呢？”

成吉思汗伤心地告诉她说：“忽兰已经离世了。”

也遂皇后听后，心中暗自高兴。不过，表面上仍然装着悲痛的样子，还挤出了几滴泪水。然后将成吉思汗接进宫去，侍候起居。

成吉思汗时刻惦记着木华黎在中原的作战情况。



第十四回

木华黎经略中原地
彭义斌就义内黄城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往回推几年，补叙一下木华黎经略中原的情况。

公元 1217 年秋天，成吉思汗攻破金朝中都北回的时候，便把木华黎留在中原，封他为太师国王，并且拉着他的手，说：“太行山以北，由朕亲自管理；太行山以南，交托卿了。望卿能体谅朕意，不负朕望。”

木华黎急忙磕头谢恩：“大汗重托，敢不尽心！木华黎为大汗之江山，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成吉思汗又勉励了几句，并赐给他一杆九尾白旗，让他在中原一带代自己行使一切权力，还特意向部属交代：“见了九尾白旗，就如同见了朕躬一般。”

金与蒙古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性情剽悍，行兵打仗，速度快，气势猛。但如果想长时期地入主中原，统治文化发达的汉族，没有汉族的地方武装的配合是不行的。木华黎首先看清了这个事实，所以在成吉思汗北归之后，他便着手收拢地主武装。

当时，河北有一个民间组织叫“清乐社”。清乐社的头目是史天倪和史天祥兄弟两个。这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地方利益，建立了一支地方武



装。不管是金军还是蒙古军，只要来他们这里骚扰，他们都要予以抵抗。开始，人数不多，只能打一些小的游击战和骚扰战。时间一长，人民得到了好处，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竟达一万两千人之多。不仅小的游击战、骚扰战能打，就是两军对垒也能坚持个十天半月的。再加上他们地理熟悉，人心所向，所以，他们对地方倒也起了一定的保卫作用。

木华黎了解这一情况后，便派人对史家兄弟进行招抚，许以高官厚禄。史天倪见金朝的皇帝已经逃往汴梁，这河北大片土地已归蒙古军所有，自己归顺蒙古，不但可以保护地方，还能够当官，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带着自己的人马接受了木华黎的招安。

木华黎对待史家兄弟很好，让他们随自己一起南攻汴梁。史天倪对木华黎说：

“元帅！金朝小皇帝放弃中都，迁徙汴梁，这步棋走的算是糟极啦。如果我们现在急匆匆地去攻汴梁，那也是糟极啦。”

木华黎问道：“将军的意思是……”

“元帅请想，金的发源地在北京；如果中都不守，退往北京才是正理，即使天时不济，地利、人和总是占的吧。可是，他偏偏跑往汴梁，南宋在南，我军在北，两面夹击，腹背受敌。所以，我说他这步棋走得糟得很。我军应充分利用他这步糟棋，攻打他的北京，北京孤立无援，一定指日可下。如果我们不取北京，而取汴梁，金国从汴梁、北京两下同时出兵，我军则是腹背受敌了。所以，末将以为我军现在去攻汴梁也是一着糟棋。”

“好，将军所言甚是。发兵北京！”

金朝当时的北京在现在的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大明城。当时金朝的北京

守将名叫银青，他率领大军在和托戍堡与蒙古军接战。两军刚刚接上火，守在中军的银青便拉着要跑的架势。前面作战的部将，见主帅并无誓死御敌的样子，干脆也就退了下来。蒙古军乘势一个冲锋，金兵已是溃不成军，慌忙退入北京城中。

退入北京之后，银青反而耍开了威风，他要追查首先退下来的部将的责任。部将完颜昔烈、高玉德等不服，与银青发生争执。银青要将他们处以军法，他们抽剑火拼，结果反而将银青杀死了。

银青一死，众将共推一个名叫寅答虎的为元帅。这寅答虎原来与史天祥有一面之交。木华黎便派史天祥前去攻城。寅答虎在城楼上看见来攻城的蒙古军先锋却是汉人史天祥，不知是怎么回事，史天祥便在城下说话了：

“寅答虎将军，还认得我史天祥吗？常言说，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今蒙古大汗成吉思，英武绝伦，胸怀宽大，有一代帝王之英姿。他广招天下人才，凡归顺者皆量才予职，就连史某这样的小百姓如今也给了将军的职衔。将军若能弃暗投明，定会委以重任。金朝小皇帝完颜珣胆小如鼠，如今已逃往汴梁，将军再为他拼命，值得吗？”

寅答虎一想，觉得史天祥说的不无道理。于是，下城与其他将领一商量，开城投降了。木华黎接见了他，并委以原职，仍然让他镇守北京，并命他去收降辽西各地的将领。寅答虎领命而去。其他各郡的守将见北京的守将尚且投降了，自己何必再战，于是整个辽西平原与河北连成了一大片地方。

木华黎见自己收拢汉人地方势力这一手颇有成效，便继续使用并扩大到其他部族之中。于是，义州（今辽宁义县）的契丹贵族王恂召集乡勇十



万人来归；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汉族土豪石天应杀死府官，献城来归。木华黎未动一刀一枪，队伍壮大了许多。他想用这些队伍去攻打汴梁。

可是，这时候的金朝也开始收拢地方武装了。凭着他现有的皇帝位置，委以官职，所以有些地方武装归到了金朝的统治下，如易州（今河北易县）的张柔，真定（今属河北）的武仙等都是。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局面：蒙古军与金军的作战，实际上成了地方武装与地方武装的战争。

凡是社会动乱、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物乘机兴风作浪。他们不忠于任何人，也不信任任何人，或者说只忠于他自己，只信任他自己。有兵就是将军，就是元帅，没兵什么也不是，只要能发展自己的实力，什么都干。有奶就是娘，没奶翻脸不认账，谁给我好处，我就是谁的人。实际上，这些地方势力到底是属于谁的，也很难说。

却说史天倪、史天祥兄弟，攻克金朝的北京之后，矛头转向南方。当他们路过易州的时候，张柔以结寨自保的名义，组织数千家的丁壮，挡住了史家兄弟的去路。金朝皇帝听说此事，急忙派使臣封张柔为经略使，于是张柔便成金朝皇帝的将领了。交战到张柔将要失败时，木华黎派人劝降，告诉张柔如投降他仍然可统帅自己的人马，仍然当他的经略使。于是张柔又成了蒙古军的部将了。

张柔归顺了蒙古以后，挥师南下，占据了不少州郡。这又触动了另一个地方实力人物武仙的利益。武仙起而与张柔对垒，金朝急忙派使封武仙为恒山公。于是，整个河北就是张柔和武仙这两支军在打了。

这时，木华黎腾出手来，率领史天倪、史天祥兄弟攻入山西，先后打下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绛州（今山西新绛县）等八十余城。金

朝皇帝如法炮制，先后派使臣封当地的实力人物郭文振为晋阳公，张开为上党公，胡天作为平阳公，答应他们打下的地方归他们治理。于是，这些人又把太原、平阳等重要城市夺过去了，使山西也陷入了胶着状态。

偏安在临安的南宋的小朝廷见北方打得热闹，也不甘寂寞，派使臣北上，首先收拢了活跃在山东的红袄军领袖李全，授以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之职。接着又收纳了益都的张林，东平的严实，也授予了官职。于是，山东，在名义上又归南宋所有了。

红袄军原本是一支人民起义队伍，在山东一带非常活跃。但因金朝的统治严密，发展始终不快。蒙古军入关，金朝的主要兵力被吸引去，对山东的统治放松，红袄军才有了较快的发展。蒙古与金在河北、山西胶着在一起，李全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便领着红袄军积极活动起来。正好此时南宋派人来招抚，他想打着南宋旗号，一来可得些支援，二来也名正言顺些，于是暂时归宋。可是，李全这一着棋走错了，南宋只是利用他，根本不相信他，他除了得一个虚官衔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同时，起义军的内部，由于他的归附南宋而引起分裂，其中有一个名叫彭义斌的首领便与他分道扬镳了。

再说攻入山西的木华黎见这样全面铺开战术不是办法，便收缩兵力，改为重点进攻。他率领史天倪、史天祥兄弟重回河北，帮助张柔打武仙。武仙与张柔的兵力本来不相上下，史家兄弟一来，就众寡悬殊了。史天祥用了他的老战术：先包围，后劝降，同时封官许愿。于是，武仙也成了蒙古的部将。

木华黎统一河北之后，进军山东。东平的严实、益都的张林归顺南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见南宋没给自己什么好处，蒙古军的势力又是这



么大，犯不上为南宋小朝廷卖命，于是“改换门庭”，也归顺了蒙古。木华黎未动刀兵便得了山东，高兴极了，再次挥师西征。

两次西征，顺利得很，没有费多大的劲儿，整个山西便拿下来了。然后，西渡黄河，攻入陕西，下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克蒲城（今属陕西），也是一路顺风。但，打到长安的时候，碰到了钉子。金朝镇守长安的是名将完颜合达，他是金朝皇帝的宗亲，与其他地方官不同，他知道一旦金朝覆灭，自己便全完了。因此，态度坚决，亲自登城指挥，使蒙古军屡攻不下。

木华黎见这块硬骨头不容易啃，便暂时放弃，转而进攻长安外围的凤翔。如果凤翔被攻下，长安便成了孤城，再打也就容易了。这计划本来是不错的，可是在执行中起了变化。为了能稳操胜券，木华黎派使召西夏兵配合作战，对凤翔金军东西夹攻。谁知西夏军与金军暗中联合起来夹击了木华黎。木华黎招架不住，急忙败退，东渡黄河。也不知是气的，还是累的，退到山西闻喜县的时候，木华黎死了。

木华黎死于公元 1223 年 3 月，比上回我们讲的哲别、速不台大战俄罗斯联军早两个月。可是，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传到成吉思汗那时候，与俄罗斯联军的大战早已结束。此事是成吉思汗决定班师东回的直接原因。不过，待成吉思汗 1225 年回到东土的时候，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木华黎死后，他的儿子孛鲁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成吉思汗没西征前就安排过的。孛鲁采取与他父亲同样的政策：利用地方势力为自己铺路架桥。

回头再说从红袄军中分裂出来的那位首领彭义斌，他倒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他知道，不论金、蒙古，还是南宋，谁掌权都不会对百姓

有什么好处，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造福。于是，他哪一方也不归顺，谁压他们就与谁对抗。那些穷哥们儿，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便一心一意跟着他干。

李全以自己本是红袄军的正统领袖而对彭义斌兴师问罪。结果两处的弟兄一交手，有不少人自动跑往彭义斌这边来，反戈一击，差一点儿要了李全的命。从此，红袄军的弟兄便以彭义斌为自己的领袖。李全虽然是打着红袄军的旗帜，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力量了。

彭义斌领着穷哥们儿打富济贫，掠州夺县，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就连严实、张林这样的地方军阀也对他们礼让三分。不过，从心眼儿里却恨得咬牙切齿。

彭义斌在山东站住脚跟以后，准备向河北进攻，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时，正好河北的地方实力人物武仙来红袄军这里要求联合作战。武仙不是投降蒙古了吗，怎么又到了红袄军这里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武仙投降蒙古之后，木华黎任命他为河北西路副都元帅，都元帅是史天倪。这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武仙对史天倪不服，二人常闹矛盾。木华黎在世时，这二人只是心中互不服气，木华黎一死，矛盾公开化了。有一次，史天倪下去视察部队，当视察到武仙部下占据的一个山寨的时候，那部将竟不让史天倪上去。史天倪一怒，便下令将这个山寨攻下来，并将这个部将按军法处死。武仙听说此事，怕因此祸及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主动到史天倪那里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对部属管教不严，并请史天倪第二天到自己那里宴饮。史天倪见武仙服了软，心中暗自高兴，心想到底官大一级压死人，我这个都元帅就是比你那副都元帅有权。可是，史天倪麻痹了，武仙摆的是“鸿门宴”，史天倪在宴会上被杀。



副都元帅杀了都元帅，这还了得。史天倪的弟弟史天祥兴师问罪。孛鲁自然是支持史天祥的，因此，武仙被赶出河北。

武仙被赶出家乡，茫茫然不知所归，他知道无论是投金还是投宋，只会得到个虚名，并没有实际用场。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山东的红袄军，于是来到了彭义斌这里。彭义斌接见了他，他假惺惺地带着哭腔说道：

“武某走投无路，今日投降彭义士来了。时至今日，武某方才明白，只有彭义士的路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恶毒不过帝王家，用得着你，把你当成一条猎狗，指东奔东，指西奔西，一天到晚不得安静；用不着你了，食肉寝皮。武某今日弄得无家可归，若不是跑得快，早已被蒙古小儿食肉寝皮了。彭义士若能帮我打回家去，武某愿在义士麾下当一名小卒，勇往直前，死而后已。”

彭义斌信了他的话：“我也正想攻打河北，果有此意，就请为我带路吧。”

就这样，武仙借助了彭义斌的力量打回了老家真定府。可是，红袄军离开山东，群众基础不那么好了，受到了河北的蒙古军和东平严实的夹击。武仙见敌人势大，丢下红袄军不管，又逃到汴梁投靠金朝去了。

彭义斌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艰苦作战，最后退守内黄（今属河南），不幸被俘，英勇就义。

成吉思汗回到草原的时候，彭义斌已经就义，金、蒙处于对峙状态。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成吉思汗决定先取西夏，然后再攻金。于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 1226 年，成吉思汗发动了灭夏的战争。



第十五回

蒙古军兴兵灭西夏
成吉思寿尽终军营

却说成吉思汗决定兵发西夏，也遂皇后出来拉住他，说：

“大汗西征回来，鞍马劳顿，正该好好休养些日子才是。再说，想当年您已将南方的开拓任务交与了木华黎，如今木华黎虽死，还有他的儿子孛鲁嗣位，命他前去也就是了，何劳大汗亲往呢？”

“唉！”成吉思汗长叹了一口气，拉着也遂的手，说，“我何尝不想休息休息呢。但是，木华黎死后，孛鲁年少，作战经验不足，能在河北山东一带站住脚，就算很不错了，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去征西夏呢？我若不趁有生之年将西夏、大金、南宋统统征服，即使死了，也难瞑目啊！”

也遂趁势靠在成吉思汗胸前，仰着脸看着成吉思汗，娇滴滴地说：“大汗既然决定了，我也不便执意阻拦。不过，这一次，一定得带我同去。”

“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栉风沐雨，出生入死……”成吉思汗边抚摸着她那娇嫩的脸蛋儿，边感慨地说，“忽兰比你小，跟我往西域一趟，尚且送了性命。这次把你带去，我真有点儿不放心，也舍不得呢！”

“让您一个人在外面，人家就能放心吗？”也遂娇嗔地推开成吉思汗



的手，“您知道，在您西征的年月里，我这做妻子的每天是什么滋味吗？虽然厨师也是每天山珍海味地给做，但哪里吃得下呢？这次我一定要跟去，不让去不行。”

也遂皇后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成吉思汗是被感动了。

蒙古军浩浩荡荡地由统治中心出发。成吉思汗这次骑了一匹红鬃烈马，在众武士的簇拥下走在前面。他原来骑的那匹乌骓马让也遂皇后骑着，跟在他的后面。也遂皇后是当年消灭塔塔儿时获得的，如今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不过，她看起来还很年轻，骑在乌骓马上，披着一件黑色披风，倒也还有几分英武之气。

队伍打从一座山林里经过。由于惊吓，一头野猪窜了过来。成吉思汗不慌不忙，拈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野猪咽喉。那野猪疼痛难忍，“霍”地一跳，竟跳起一丈多高，然后“通”的一声跌落地上，再也不能动弹了。成吉思汗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山回应，这笑声经久不绝。不知是被野猪的跳掷吓的，还是被成吉思汗的笑声吓的，那红鬃烈马陡然前蹄腾空。成吉思汗措手不及，被掀下马来。到底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当天晚上成吉思汗高烧，部队不得不暂时停住下来。

也遂皇后召集众将，商议如何办。众人一致的意见是暂时停止进攻。于是，也遂皇后去向成吉思汗报告，成吉思汗也不得不让步了。他说：

“暂时停止进攻可以，不过不能马上回师。如果马上回师，西夏会说我怕他们的，在此期间，派使者去向西夏主致意，让他认罪，然后把他的儿子送过来做人质。如果他胆敢不照我说的做，我即使死了也非发兵不可。”

使者奉命来到西夏国都中兴府。原来对蒙古纳贡臣服的西夏国主叫赵

安全；赵安全死后，继位的是赵遵顼（xū，须）。赵遵顼在位时，西夏的一些知名将领便主张不要臣属任何一方，一切行动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因此，当蒙古军西征时要西夏派军配合，赵遵顼竟敢拒绝。前面说过，当蒙古军主力在西域作战的时候，西夏曾与金配合攻打过蒙古军在东方的木华黎。这件事过后，赵遵顼非常害怕，他恐怕将来成吉思汗回来不肯善罢甘休，所以自己还未死，便把王位让给了儿子赵德旺。赵德旺还是一个懦弱的孩子，国家大政实权由大将们把持。

使者见了赵德旺，侃侃而谈道：“昔日，我大汗兵临城下，你们纳贡求和，情愿臣服。我大汗慈悲，准汝之请，班师回去。可是，当我军西征花剌子模，让你们出兵同往时，你们却置之不理。我大汗宽大为本，不与尔等计较，独自去了。谁知尔等变本加厉，在我大军尚在西域之时，与金军联合，攻我东方部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大汗本欲兴兵问罪，但还想给你们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如果你们能低头认罪，将太子交我带回去作为人质，则可免予涂炭之苦。如若不然，我大军一到，鸡犬不留。莫谓言之不预也！”

蒙古使者的话说完了。赵德旺吓得浑身直打哆嗦，结结巴巴连句话也说不囫囵了。站在他身后的大将阿沙敢布见他那个熊样，鼻子都气歪了。他走到蒙古使者的面前，拍着胸脯说：

“你回去转告那成吉思汗，就说俺西夏国联金攻蒙，全是我的主使。如果要厮杀，我在贺兰山（今宁夏境内）上立马恭候；要金银缎匹嘛，请他来问我手里的这把宝刀给不给；要我们的太子去做人质也行，不过他成吉思汗的太子得同时来我们这里为人质，礼尚往来嘛！我们西夏不是什么礼仪之邦，我们不会客套，也不好客，恕不招待，请回去吧！”



蒙古使者就这样被赶了出来。回到成吉思汗的大营，添油加醋地回报了一遍。好胜的成吉思汗一听，这还了得。于是，不再听任何人的劝阻，扶病上马，率大军直扑贺兰山而来。那西夏将领阿沙敢布也不含糊，他真的在这里摆下了战场，单等成吉思汗的到来。

你别看成吉思汗容易冲动，打起仗来，脑子却异常冷静。他见西夏兵士气正在旺盛之时，便按兵不动，暂时不予攻击。阿沙敢布见蒙古军扎下大营却不攻击，便反客为主，变守卫为进取，率先对蒙古军进攻。谁知蒙古军把神箭手全放在第一线，西夏兵一到，万弩齐发，逼得西夏兵不得不退回原地。停了约莫一顿饭的工夫，西夏军又发动第二次进攻，蒙古军仍然用老法子，西夏军还是没有占到便宜。阿沙敢布见两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有点儿急了，不容士兵们喘息，便急着发动第三次冲锋。可是，西夏兵的士气已经懈怠了，他们知道人家的阵营是冲不破的，不过人家也不反击，只要不进入弓箭能射到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主帅让去，少不得呐喊着去做做样子。谁知这次蒙古军改变了战术，一声喇叭响，营门大开，千军万马，如怒潮一般冲了出来，锐不可当。西夏兵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急忙夺路而逃，跑到贺兰山上的寨子里死守。逃得慢的，便做了刀下之鬼。

山寨里粮草存的倒不少，只是吃水困难。人不吃饭不行，人不喝水也不行，三天以后，西夏军支持不住了，主将阿沙敢布不得不下令突围。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下突围，谈何容易，阿沙敢布的部队十停儿损失了八停儿，只有少数兵丁落荒而去。

成吉思汗探得西夏军兵强将勇，只是国主孱弱，才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于是，决定先打其他州郡，最后再攻西夏国都中兴府。

蒙古大军先后攻下了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地，中兴府已经差不多成了一座孤城了。这时，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准备只派少数部队去打中兴府，自己率大军扫荡西夏边缘之后进攻金、宋。谁知在小小的德顺城（今宁夏隆德县）遇到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这德顺城的守将名叫马肩龙，有勇有谋。蒙古大军一到，根本没有把这个小小的城池看在眼里。他趁敌人麻痹大意之机，大开城门，突然杀出。蒙古军还未及还手，便被他砍下了许多人头。待正式组织还击，他已率众退到城中，将砍下的蒙古兵人头挂在城垛之上示威，先灭了蒙古军的士气。

第二天，蒙古军发动强攻，马肩龙亲自登城指挥，并动员百姓送水送饭，西夏军士气昂扬，蒙古军一天未能得手。傍晚时分，蒙古军的士气懈怠了，马肩龙又开城打了个突然袭击，又砍了蒙古军的不少人头。这一来，成吉思汗实在气坏了。敌疲我打是他常用的战略，现在竟被人家用同样的方法占了自己的便宜。他决定把部队分为四批，轮流攻城，不给马肩龙喘息的机会。这一来，马肩龙受不住了。

马肩龙乘着黑夜，用绳将一员战将缒下城去，让他去中兴府搬取援兵。可是，这时的中兴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夏主赵德旺，当听说阿沙敢部在贺兰山打了败仗的时候，便吓病了，从此卧床不起，直到呜呼哀哉。众人扶持他的儿子赵𪾢（xiàn，现）继位。这赵𪾢还是一个娃娃，什么也不懂。西夏的文臣武将眼见得国将不国了，便各人打各人的小算盘，不少人将财物搬到深山之中，开凿山洞，准备蒙古军来了好有个藏身之地。如此这般，哪里还能抽出兵力去解德顺之围呢？



却说马肩龙在德顺城中一直不见援兵到来，知道与城俱亡的日子到了。于是，大开城门，杀了出去。成吉思汗见他是员将才，想收降他，于是命令活捉，不得伤害。一人不要命，十人不敢动，蒙古军的部将竟近他不得。时间一长，还有两员裨将死于他的刀下。成吉思汗见活捉不成，便令弓箭手放箭，霎时间箭如飞蝗，马肩龙躲避不及，大叫一声，口吐鲜血而死。

打下德顺城之后，天气热了起来。成吉思汗由于鞍马劳顿，此次出征时又从马上摔下来一次，现在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他决定将部队开往六盘山中，避避暑气，到秋后再战。同时，派人往中兴府，劝夏主赵𪾢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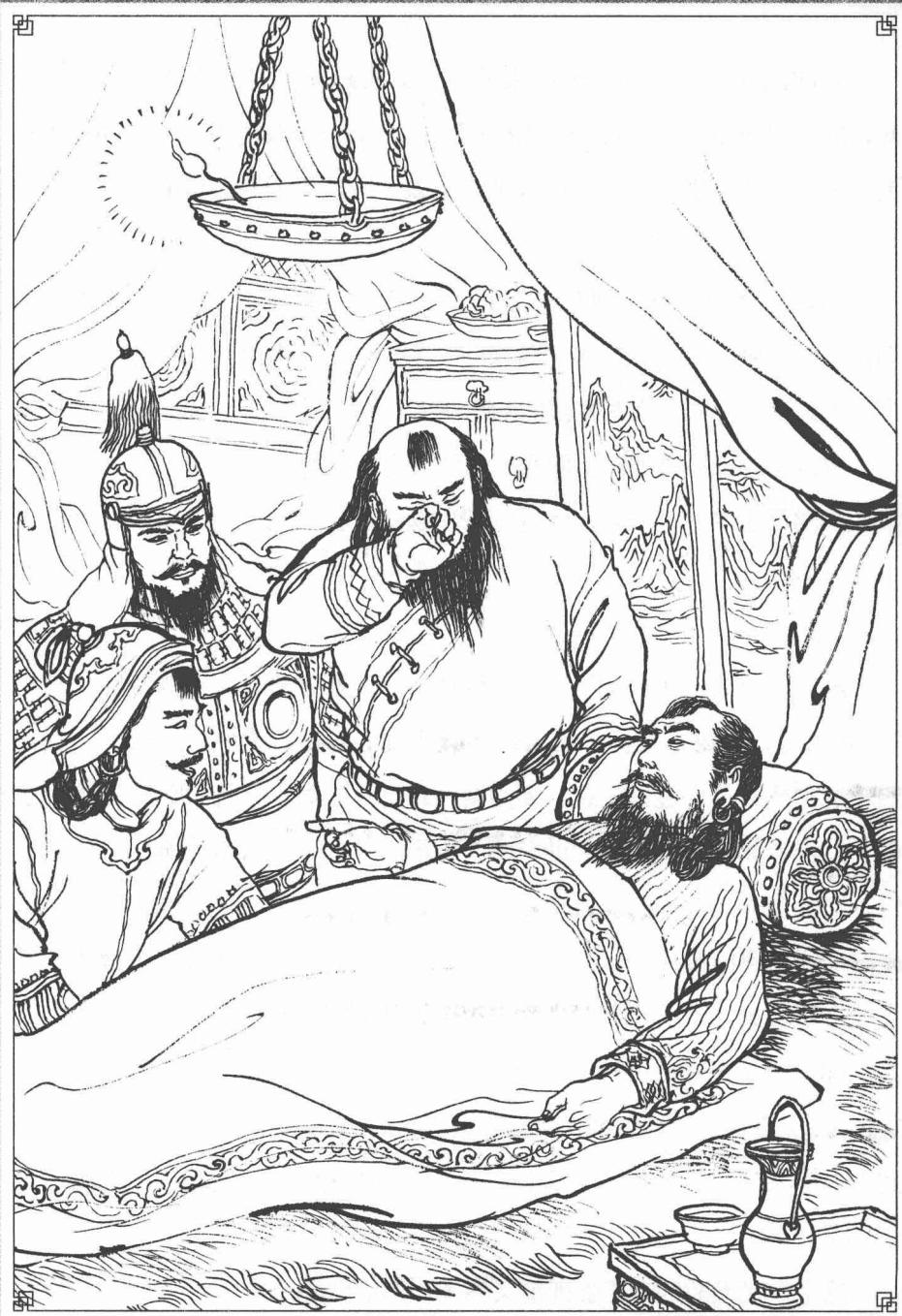
到中兴府劝降的使者尚未回来，成吉思汗病倒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哮喘不止。也遂皇后每日在榻前侍候，端汤端水，问寒问暖。随军来的医生每日前来诊视，吃了这服药，又换那服药。怎奈医治无效，成吉思汗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了，也遂皇后见原来的那一个铁打铜铸的人儿，如今成了这么个模样，止不住扑簌簌地流下泪来。成吉思汗拉着她的手，说：

“你跟我这么多年，一直待我很好，我也舍不得你。只是一个人的寿命有限，终不能常守在一起。我恐怕是不行了。你也不要过度悲哀，还有些要紧事等你做呢！”

“大汗！”也遂抹了一把眼泪，歉疚道，“还要我做什么，你就快说吧。”

“此次出征，我们的孩子全没有跟来。你要找妥善之人，骑上快马，通知他们快来，我有军国要事需向他们交代。”

“好吧！”也遂皇后立刻吩咐去了。





此次出征前，花刺子模传来凶信，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病死了。为此，成吉思汗派二子察合台前去慰问。老三窝阔台派往中原，协助李鲁与金作战；老四拖雷守在草原斡耳朵。所以，成吉思汗身边没有一个嫡出的儿子。

窝阔台离得最近，他首先赶到，接着来的是察合台，他没有接到通知，是赴花刺子模后直接奔军营来向父亲回报的。最后来的是拖雷。当三个儿子到齐的时候，出使夏都的劝降使者也回来了。夏主赵旼愿意投降。

成吉思汗强打精神对出使西夏的使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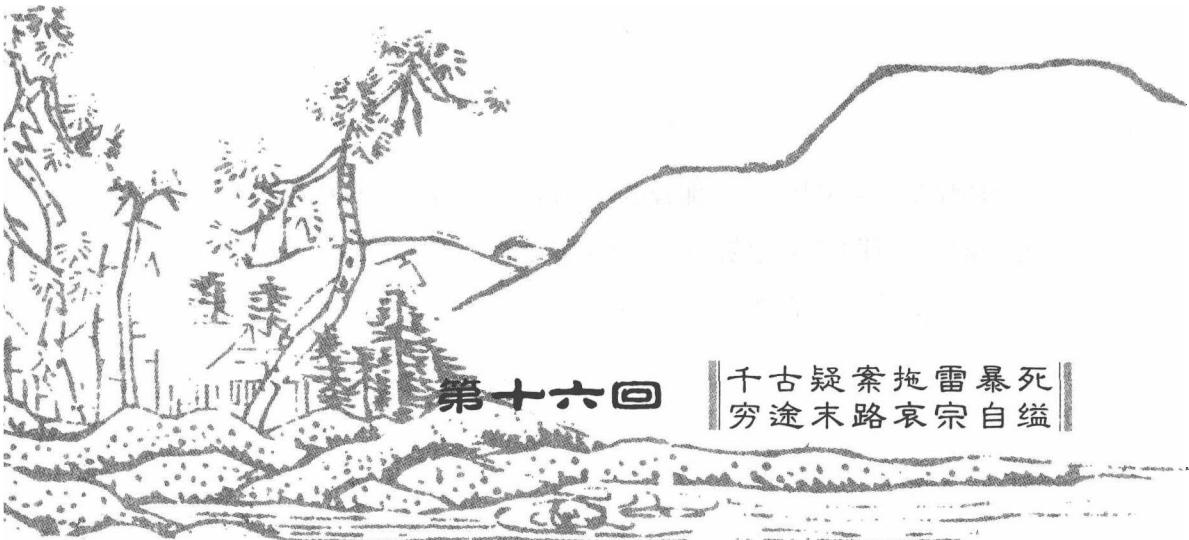
“你再往中兴府一趟，让赵旼带着传国玉玺亲自来六盘山请降。否则，本大汗不准。”

“是。”使者应了一声去了。

成吉思汗接着把孩子们叫到卧榻旁，他躺在那里，气喘喘地说道：“我死之后，要秘不发丧，千万不能让西夏人知道，他们一知道，会变卦的。这大汗之位，过去说过，要由窝阔台继承。如今，你们的大哥已经去世，察合台和拖雷一定要帮助窝阔台治国、平天下，谁都不准有二心。不过，窝阔台继汗位的时候，要召开大会，过一过选举程式，这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不能废掉。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今后我们要先联宋灭金，然后再兴兵灭宋，万不可同时用兵。你们要牢记在心。还有，我戎马一生，竟然在这小小的西夏丧了命，实在是死不瞑目。窝阔台守大营，察合台和拖雷各带一支部队，悄悄地开到中兴府城外。一旦赵旼出城来降，你们便杀进城去，与我杀他个鸡犬不留！唉！我太……太生气了！”

这个一代天骄的帝王临死前又下了一道屠城的命令。

一切都在按照成吉思汗的部署进行：赵𪾢投降被杀，西夏人民遭屠杀，窝阔台继位执行联宋攻金的战略。西夏作为一个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公元 1227 年 7 月的事。



第十六回

千古疑案施雷暴死
穷途末路哀宗自缢

却说蒙古军灭了西夏之后，留下大将速不台率一部分军队向东攻打金国，其他主力全部撤回草原。

虽然成吉思汗有遗命，大汗的位置由窝阔台接任，但还需召开贵族大会行过仪式之后才算数，而这大会的召开就困难得很。远在西方的术赤死了，他的儿子拔都嗣位，推故不来。察合台是个有勇无谋的莽撞人物，想当年为了反对大哥术赤，他才提议让三弟窝阔台作为继承人。如今大哥死了，如果挨班排队，该轮到自己了，所以他也不愿意召开会议。老四拖雷一直跟在成吉思汗身边，实力最强，对于大汗之位他也不是不想，因此态度暧昧。后来，多亏一个名叫耶律楚材的人从中撮合，窝阔台才算登上了大汗的宝座。

这耶律楚材原是辽皇族子孙，不过，在他出生之前辽国已经亡了。他三岁丧父，靠母亲的教育，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到金朝的中都任职。成吉思汗攻破中都后将他俘虏，探得他是个契丹族人，且很有学问。特别是喜欢他那飘在胸前好看的长胡须，于是，便对他说道：

“你们契丹人和他们女真人有世仇，就是他们和汉人联合才灭亡了你

们北辽大国的。你今后跟我干吧，可以为你祖宗报仇。”

“我跟你干自然可以。不过，”耶律楚材不卑不亢地说，“我原是金朝的臣子，我与金朝皇帝乃是君臣之份，没有什么世仇。所谓世仇，那是祖宗们的事。如果后世子孙都要报什么世仇的话，认真追溯起来，恐怕任何两个人都是仇人吧！”

成吉思汗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长胡子，说话倒蛮有意思的，怪不得别人都说你知识渊博呢。好，你从今以后，就跟着我吧。”

此后，耶律楚材一直跟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西征花刺子模，进军西夏，他全去了。不过，冲锋陷阵，他全无用场，所以我们在前面一直没有提到过他。

侵占西夏中兴府城的时候，大小官员都是在掳掠财物、抢夺民女，而只有耶律楚材弄了一车书和两车大黄。别人问他弄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他非常严肃地争辩道：

“财物用完就没有了，美女过几年就不美了，那才真正是没用的东西。可是，书，只要你读会了，记熟了，便永远属于你自己，任何人都抢不走，夺不去，是最有用的东西。我从书上知道，大黄能治许多病，而西夏的大黄最佳，所以取此两大车……”

众人认为他太傻太迂，不想与他多说什么，没等他说完，有人便嘻嘻哈哈地打断他：“长胡子，你准备害多少病，要这么多大黄啊？”“怕是连你那老伴儿的也准备好了吧！”“还有子孙后代的呢！”

窝阔台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他就看中了耶律楚材这个人，认为他忠于职守，知识渊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决定一旦自己掌握大权一定对这个人加以重用。成吉思汗一死，他便



将耶律楚材带在自己的身边，经常询问他一些问题。特别是他的一段话深深地印在窝阔台的心中：

“打仗不同于打猎。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对方，让对方为自己做事，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打开一地，不应该杀尽抢光，杀尽了，抢光了，那个地方便成了一片荒原，对我们就再也没有用处了；应该给那里的百姓留能够维持生活的资财，让他们繁衍生息，这样，那个地方便成了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

耶律楚材见窝阔台很听自己的意见，便尽力斡旋，促使大会快些召开。他先用激将法对拖雷说：

“您是大汗最信任的皇子，所部军队最多，实力最大。大汗驾崩之后，您迟迟不召开会议，世人都在猜测：您是不是有抢夺汗位的打算。我想，您是最忠于大汗的，绝不会有此非分之想；您是聪明的人，也不该有此非分之想，要知道大哥虽死，还有二哥察合台呢，闹起来，您能稳操胜券吗？”

接着他又去向察合台游说：“大汗死了，大汗之位迟迟未定，不知王爷有何打算？听说，当年立嗣，是大汗听了您的主张才决定的。如今，你大哥虽死，他的儿子们仍在西方，是否也有谋取汗位的企图。如不早作定夺，恐怕是夜长梦多。有人在下面说，王爷自己想做大汗，我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第一，王爷是最讲信誉的人，想当年自己提名窝阔台，今日又与他抢，岂不是言而无信！第二，论实力，你的弟弟拖雷和你的侄子拔都都要胜过你，真的抢夺起来，恐怕也难如愿以偿。”

拖雷和察合台认真思考了一下耶律楚材的话，认为颇有道理，于是便在公元 1229 年召开了大会，窝阔台正式继承汗位。

窝阔台继承汗位以后，命二哥察合台去治理自己的封地，自己与四弟拖雷兴兵伐金。当时，大将速不台正在攻打金的西部重镇凤翔，窝阔台汗便也率大军来此参战。金朝驻凤翔的守军仅仅对付一个速不台便有些招架不住，蒙古的大部队一来就更难支撑了。凤翔陷落。紧接着，长安也被攻破，金军退守潼关、黄河一线。

潼关、黄河是金朝的屏障。这里易守难攻，窝阔台与拖雷攻打多日不下。这天，拖雷对窝阔台说：

“大汗，父皇临终时，曾经教导我等，今后的战争要先联宋攻金，待金破之后再全力攻宋。如今，我们能绕道宋地，从南面攻金，打起来就容易多了。”

“哦，你准备如何做呢？”

“我的打算是：大汗率一支部队在这里继续攻打潼关。我率一支军队从宝鸡向南，翻过秦岭之后，由汉水顺流而下，攻打金的唐州（今河南唐河）和邓州（今河南邓县），然后挥师北上。当我得手之后，金兵必然从潼关撤走大部队去对我阻击，大汗便可乘机夺关。然后你我在潼关以东夹击敌军，待将敌之主力部队消灭之后，金之汴梁便可垂手而得。不过，汉水一带，如今尚是宋军把守的地区，我们得先派个使者前去借路。”

“如果宋军不借路给我们呢？”

“那，”拖雷思索了一下，“只有打了。”

“嗯，”窝阔台汗也思索了一下，“就这样决定吧。”

当时，宋朝驻汉水地区的主将是沔州（今陕西略阳县）统制张宣。拖雷派一个名叫绰布干的人为使者向张宣借路。谁知这个张宣不但不借，反而把绰布干杀了。拖雷一怒，发兵南侵，不仅度过秦岭，接着还翻过大巴



山侵入四川。在沔州的张宣见事不好，急忙调起沔州的守军也翻过大巴山去阻止蒙古军。谁知这正中了拖雷的调虎离山计，他急忙又掉头翻过大巴山，然后顺着汉水一直向东，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宋之沔州、房州（今湖北房县）、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直抵金之邓州城下。

邓州告急。在汴梁的金哀宗完颜守绪急忙调守在潼关的大将哈达率军前往邓州驰援。这一切全在拖雷的军事预料之中。窝阔台汗乘机夺取潼关，并尾随哈达，造成南北夹击的形势。窝阔台在北，拖雷在南，哈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最后退到钧州。这钧州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市，是个小丘陵地区，山不大，但地形复杂。转着打着，哈达被善于在运动中打仗的拖雷打了个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哈达见势不妙，丢下自己的部队，找了一个山洞钻了进去。群龙无首，军中失去主帅，一时间全乱了套，最后全部被歼。哈达本人也没有逃得性命，他被从山洞中搜出来杀死了。这就是有名的三峰山之战。

消灭了哈达，窝阔台认为大局已定，派大将速不台去攻汴梁，自己和拖雷北还。谁知，当时的汴梁虽是一座孤城，守军也不多，但打起来却不容易，像速不台这样的大将，竟然打了三个月也没有打下来。

原来完颜守绪还是一个比较英明的皇帝，他对待臣属比较宽宏，如果有什么失误他首先考虑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如果是自己的责任就不责怪下属。因此，文臣武将与他倒能同心同德，就是百姓也对当今万岁忠贞不贰。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窝阔台久攻不下的原因。

可是，祖宗留给完颜守绪的是一个烂摊子，他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使不上劲儿了。久战下去，没什么好下场，他不得不派使请和。窝阔台汗答应了他的要求，派一个名叫唐庆的使者进汴梁谈判媾和条件。谁知这个使者



到汴梁之后，被一个名叫申福的士兵头目杀死了。这一来，蒙古军岂肯善罢甘休，金哀宗完颜守绪不得不逃离了汴梁。

再说窝阔台汗在答应金哀宗的求和后，便收兵回国。谁知走到半路，又发生了这样的变故，于是，又勒转马头。但，就在这时，他忽然得了重病。

先是请医医治，吃一服药也不见好，吃两服药也不见效，看看日重一日，于是，又找巫师来驱病魔。那巫师披发执剑，嘴里念念有词，捣了一通鬼之后，说道：

“大汗征战多年，杀死人过多，其中有当死的，也有不当死的。当死的，阎王爷收去，自然不在话下。那些不当死的，阎王爷不收，他们便流浪四方，成了冤鬼。这些冤鬼，到山上，山神得管；到平原，土地爷得管；到江河，河伯得管。由于冤魂过多，当地的山神、土地、河伯管不胜管，于是联合奏于天神，天神发怒，要拘大汗去问。”

“如此说来，朕这病是没救了。”窝阔台汗少气无力地问。

“至少得有一个亲王代大汗去向天神请罪！”巫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窝阔台汗听了以后，命人去把拖雷叫来。内侍臣搬来一把椅子，请拖雷坐在窝阔台的病榻旁。坐定之后，拖雷问道：

“大汗唤臣，有何教谕？”

“四弟！”窝阔台凄然地说，“我这病是不行的了。”

自窝阔台继汗位之后，兄弟间已是君臣名分。拖雷听窝阔台又叫自己“四弟”，很是感动，急忙应道：“三哥偶染小疾，三五日就会好的，何出此言？”

窝阔台汗说道：“方才巫师为我祈祷，上天怪罪，定要拘我；若我不

去，说除非亲王代我才行。现在随军的亲王只有四弟你，可军中无我尚可，无你是万万不行的。所以为兄只好将你叫来，安置一下，我去之后，吾弟要……”

不容窝阔台说完，拖雷便发言道：“既然小弟能代，义不容辞。三哥是一国之主，万万少不得。”说着，不容窝阔台答话，便转向内侍臣发话：“快去叫巫师来。”

巫师被叫来之后，拖雷向他说，自己愿代大汗到天神那里领罪，请巫师转告天神。那巫师又是一阵念念有词，不知怎么搞的，像变魔术似的，从袖子里取出一杯酒，然后递给拖雷，说道：

“王爷将此酒饮下，即可往天神那里领命了。”

拖雷接过酒来，什么话也没说，一饮而尽。只觉得头重脚轻，四肢无力，舌根发硬，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窝阔台让人将拖雷抬回去。天神对拖雷说了些什么话，拖雷没讲，没出几天便死去了，不过，窝阔台倒真的病情好转，不久就痊愈了。

对于这件事，史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这是窝阔台的阴谋，他怕拖雷的势力超过自己，便设此骗局将拖雷害死。有的说，这是拖雷的愚忠，他认为能代君领罪是最大的光荣。有的说，窝阔台和拖雷都是愚昧的，他们实际上是被那个巫师愚弄了。哪种看法对，至今尚是疑案。

却说窝阔台听说使臣唐庆等被金兵杀死，又命速不台回师攻打汴梁。待速不台再次率军到汴梁的时候，金哀宗耶律守绪已经走了。留下的大将名叫崔立。崔立听说速不台大军又来，便将留在汴梁的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单氏以及其他王爷全部绑起来，送给速不台，献城投降。

再说金哀宗完颜守绪退出汴梁之后，先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接



着又跑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再往南就是南宋的地盘了。金哀宗知道，要想挽救灭亡的命运，东山再起，如今只有取得南宋支持这一条路了。于是，派使者出使南宋。

当时，南宋是理宗赵昀（yún，韵）在位。这金使本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他对宋理宗说道：“我主自继位以来，一直对贵国保持友好关系，十年来从未和贵国打过仗，而把矛头始终对准蒙古。因为我主知道，蒙古小儿侵略成性，先后并吞了北方和西方四十个国家，数年前又灭掉西夏，现又掉头对我大金进攻。若我大金一亡，下一步就是贵国了。阁下乃大国明主，‘唇亡齿寒’的道理自然是不必再讲的，敬请三思。”

宋理宗让他退下，暂在驿馆安歇，听候通知。可是宋理宗尚未三思出结果来，蒙古的使臣王檝（jí，疾）也来了。这一位也长了一个三寸不烂之舌，他得知金国的使者尚未走，在讲出了自己的条件之后，又针对此事刺了一下宋理宗的神经：

“不才听说，金朝使者大概在不久前前来此游说，如今还没有走。金朝说话是否算数，阁下想必记得清楚。想当年，他们与贵国约定联合攻辽，破辽后平分秋色。可是，事实如何呢？前一年辽亡，第二年便攻进汴梁，俘虏了贵国的徽、钦二帝，迫使贵国不得不由汴梁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城来……”

这一来，触及了赵宋王朝的痛处，宋蒙决定联合攻金。破金之后，将河南之地归还赵宋，今后两国友好，互不侵犯。蒙古军派去攻打蔡州的将领叫察罕，宋军派去攻打蔡州的将领叫孟珙。蒙古兵攻打北面，宋兵攻打南面。金哀宗完颜守绪见大势已去，自己不愿当俘虏，便在自己住的房梁上悬了一根绳子，上吊死了。此事发生在公元1234年。



第十七回

中亚人民揭竿起义
王族长子二次西征

却说蒙古与宋联合攻破蔡州灭掉大金之后，蒙古军主将察罕先是和宋军主将孟珙平分秋色，共同商定以蔡州为界，蒙古人守北，宋人守南，互不再犯。可是，不久，宋不愿意了，欲收复河南之地，因为蒙古使臣王檝说过灭金之后河南归宋的话。蒙古自然也不愿意，河南指的地区大得很，既然两军的主将确定以蔡州为界，宋军就不得再向北伸展势力。于是，又打了起来。不过，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大打。这是因为，从宋的方面来说，没有大的力量发起大的攻击；从蒙古方面来说，当时术赤后裔的封地中亚细亚一带人民起义，蒙古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又第二次西征去了。

蒙古军第一次西征的时候，总共才二十万人。西征时死掉不少，成吉思汗班师又带回去大部分。这样一来，留在中亚细亚的蒙古人就为数不多了。少数蒙古人怎样统治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多的人口呢？蒙古人只有利用原来的统治者和一些僧侣贵族。于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就是双重大山：一重是本族统治者，一重是蒙古统治者。这双重的压迫，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按当时的规定，牲畜是征税百分之一，



粮食是征税十分之一。但在这双重压迫之下，人民付出的租税要比这高出数倍。另外，蒙古统治者为了长久统治，还大兴土木。因此，劳役频繁，人民为此而死亡者更比比皆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以不花刺城为中心，爆发了中亚人民大起义。起义的首领是一个制筛子的匠人，名叫马合木。他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号召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团结起来，将异教徒蒙古人赶跑。他们经常一哄而入富豪之家，将粮食和财物抢夺过来，分配给穷人们享用。因此，队伍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蒙古人和伊斯兰贵族也曾联合起来对马合木镇压，但常常被马合木的信徒打得大败而回。这原因有两个：一是，马合木的信徒多是穷人，力量本来就大；二是，马合木还进行迷信宣传，“我们的军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家看得见的，另一部分是大家看不见的，也就是安拉派来的天兵。有天兵相助，我们一定会所向无敌。”“安拉”是伊斯兰教崇拜的最高神灵，有安拉护佑，他们什么也不怕，勇敢得很。

前面说过，成吉思汗西征回师的时候，术赤要求留在西方。术赤死后，他的二儿子拔都继承了他的位置。拔都的哥哥名叫斡儿答，这兄弟二人关系很好，斡儿答自认为才能不如弟弟，所以主动让弟弟嗣位。不过，拔都的能力虽然强，怎奈幅员太大，兵力太小，局面一直稳定不下来。于是不得不向窝阔台汗要求发动第二次西征。

这第二次西征，史学家称为“长子西征”。也就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长子联合西征。他们是：术赤的次子拔都因承袭父亲的封地，算作长子；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拖雷的长子蒙哥。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拔都，实际上的前线指挥官是老将速不台。蒙古大军一到，

马合木的起义军很快便被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到底只是一些乌合之众，缺乏作战经验，而所谓的安拉派来的神兵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在平定了原花刺子模一带起义之后，蒙古军又第二次侵入了钦察草原。不过，这次的进军路线不再是由宽田吉思海以西翻越太和岭，而改为从宽田吉思海北面渡札牙黑河（乌拉尔河）直接进入钦察草原。

蒙古军此次西征是自公元 1235 年开始，来到钦察草原已是 1237 年了。自从 1223 年速不台和哲别第一次侵入钦察草原，到现在整整十四个年头了。如今，钦察部族的首领仍然是十四年前的忽滩。那次迦勒迦河兵败之后，忽滩侥幸逃得性命。蒙古军东撤之后，他又重返旧地，招兵买马，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国力逐渐强盛。特别是他们国家近几年出了一个青年将领，名叫八赤蛮。此人膀阔腰圆，膂（lǚ，吕）力过人，是一员虎将。同时有胆有识，足智多谋，是一个理想的帅才。在八赤蛮的统领下，钦察部族的军队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却说蒙古大军压境，国王忽滩着了慌。他是当年被吓怕了的，如何不慌呢。他把八赤蛮找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将军！蒙古人又……又打来了，你看怎……怎么办呢？”

八赤蛮说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末将领兵御敌也就是了……”

“将军！”忽滩打断了八赤蛮的话，“这蒙古兵可是非同小可啊！十四年前，我是领教过了。那时你还小，不知道他们的厉害。你可一定要小心在意，不可轻敌啊！”

“末将记住就是。”八赤蛮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继续说，“这样吧，为了预防万一，大王率全国不能征战的臣民后撤，我率能征惯战的健儿前



去迎敌，您看如何？”

“如此甚好！”忽滩巴不得八赤蛮说出这句话。

鏖（áo，敖）战开始。

钦察草原像一潭死水，静得怕人。天上没有炊烟，地上没有狗吠，人们都撤走了。八赤蛮率领着钦察大军埋伏在路旁，等候蒙古侵略者的到来。

再说蒙古大军的前线指挥官速不台率部浩浩荡荡地向钦察草原开来。这个颇负盛名的老成持重的将领，因为用十四年前的老皇历看问题，不把钦察人看在眼里，所以，一待大军开进表面上异常平静的钦察草原时，便非常轻敌麻痹，认为钦察人早已逃跑净尽了。

谁知这种表面的平静却似黄河那样，水面之下隐伏着巨大的旋涡。当蒙古大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钦察人的埋伏圈时，只听一声号炮，八赤蛮一马当先，率部冲入蒙古军中，挥起大刀东砍西杀。蒙古军措手不及，士兵的头颅如砍瓜切菜一般，有的被砍掉半个，有的被整个砍掉，在地上乱滚。机灵点儿的，逃得性命，拨马而回。

善于打别人埋伏的速不台被别人打了埋伏，心中十分懊恼。但，事已至此，也毫无办法。急忙稳住阵脚，扎下营栅，与八赤蛮的部队对峙起来。速不台派出一员裨将率一小队士兵出营搦战。那裨将打马出营，来到一块空地上。八赤蛮见对阵有人出营，便亲率一小队兵士迎了出来。二马相交，双方厮杀起来。战不到三个回合，八赤蛮忽地转过马头。那蒙古裨将以为八赤蛮要跑，便打马来追。八赤蛮猛地勒住了马缰绳，那战马急地闪在一边。蒙古裨将留马不住，冲了过来。八赤蛮待两个马头并齐的时候，拦腰将那裨将提溜过来，然后猛地一扔，掼在地上。可怜那蒙古裨

将，刹那间被马蹄踏为肉饼。

八赤蛮乘胜向蒙古军的营栅冲来。老将速不台有了前面的教训，不敢怠慢，亲自提刀纵马迎了出来。八赤蛮见来者是一位须眉老将，便不放在眼里，举刀就砍。速不台举刀相迎。两把战刀在空中相碰，只听“当啷”一声，两个人的虎口都被震得发麻，不由地同时在心中盘算：“来者不善！”这二人，一个是宝刀不老，一个是后生可畏，正是棋逢敌手，战至天黑，不分胜败，各自收兵回营。

八赤蛮回营之后，奖励作战有功的将士，命令他们好好休息，准备明日再战，按下不提。

再说老将速不台回营之后，头脑清醒过来，暗自叹息，想不到事隔十几年，钦察人中出了这么一个英武之才，看来这次西征是不会像上次那样顺利了。正叹息间，侍卫来报，蒙哥率领的第二批人马到了。速不台迅速出营，将蒙哥迎入大帐，陈述今日作战情况。

蒙哥听了以后说：“既如此，那钦察人必定也是筋疲力尽，老将军何不趁此机会连夜劫营呢？”

“好！”一句话提醒了速不台，“兵贵神速，立即行动！”

于是，速不台和蒙哥各带本部人马，兵分两路，一路在左，一路在右，连夜向八赤蛮大营摸去。八赤蛮的军队正在睡大觉，蒙古军突然杀了出来，急忙仓促应战，牺牲很大。八赤蛮浑身是血，杀出重围，单人独马逃到了宽田吉思海的一个海岛上。

这个海岛离北岸很近，南风时海水上涨，有水相隔。北风时海水下泄，便与岸边连接起来。八赤蛮身上负了好几处伤，藏在一个山洞里，一个钦察族的老太婆每当落水的时候给他往洞里送吃的。速不台和蒙哥见八



赤蛮跑了，便派人四处搜索。搜索的人发现那老太婆从海上出来，便把她抓来审问。起初，她还不肯说。但经不住蒙古军的威吓，最后说了实话。英勇的八赤蛮因而被俘。

速不台和蒙哥听说逮住了八赤蛮，非常高兴，命令将他押进大帐。八赤蛮虽然被反剪了两手，但仍然挺着胸脯，笔直地站着。蒙哥见他满脸不服气的样子，问道：

“你现在已成了我大蒙古帝国的俘虏，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什么可说，只求一死！”

“你跪下吧！”蒙哥冷笑一声，“你跪下，我就免你一死！”

“哼！”八赤蛮也冷笑一声，“我是人，不是骆驼，从来是不下跪的，就是死也是站着死！”

蒙哥见八赤蛮不肯屈服，便下令把他杀掉。这时，钦察国王已率众逃往马札儿（即今匈牙利），再没有什么抵抗力量了，蒙古军遂占领了钦察草原。

钦察草原的西北是俄罗斯族。公元 1223 年，蒙古侵略军虽然在迦勒迦河打败了俄罗斯和钦察人的联军，但那次作战是在钦察境内。俄罗斯境内，蒙古军队尚未到过。

时间虽然过去了十四年，但俄罗斯族仍然是处在混乱之中，你争我夺，没有统一的首领。当时，表面上北方属弗拉基米尔大公攸利第二领导，南方属基辅大公牙罗思刺弗哀领导，这是两兄弟，相处还比较好。但是，除这两位大公以外，还有许多的小公国，他们两个实际上是没有力量领导全俄罗斯的。

这次，蒙古军先向北俄罗斯进军，很快地灭亡了也烈赞和莫尔多两个

小公国之后，大军进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直扑北俄罗斯名城莫斯科。

莫斯科城的守将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攸利第二的长孙。他见蒙古军来势凶猛，便准备了非常多的防御器械，坚守城池。速不台大军兵临城下，架云梯进行强攻。但被俄罗斯军一次次打退下来，不得成功。速不台一怒，从一个士兵手里夺过一条长绳子，将一端结了一个活套扣，然后举着盾牌，跑至城垣下面，用手一甩，不偏不倚，那活套扣正好套在一个城垛上。速不台迅速爬上城墙，杀掉了附近的守城敌兵。蒙古军不少士兵也学着主将的样子，攀缘上城墙。俄罗斯军见事不好，退下城去。登城的蒙古士兵打开城门，大军一拥而进。莫斯科城顿时乱成一团，攸利第二的长孙被俘。

蒙古军占领莫斯科之后，便向首府弗拉基米尔城进军。

弗拉基米尔大公攸利第二听说蒙古人攻占了莫斯科，俘虏了自己的长孙，并向弗拉基米尔城杀来，急忙调兵遣将，布置应敌办法。他先派一员猛将带领一个小分队，绕开蒙古军，往南俄罗斯的基辅城向自己的弟弟基辅大公牙罗思刺弗哀求援；接着，命令自己的儿子务赛服洛特带领一部分将士守卫弗拉基米尔城；最后，自己亲率大军撤至北面的昔迪河畔。

攸利第二的战略部署还是蛮不错的。他留下弗拉基米尔城让蒙古军攻打，自己驻扎在城的北面，一旦基辅大公的援军从南方来，他便迅速配合，从南北两面再把围攻弗拉基米尔的蒙古军包围起来。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层作战的形势：俄罗斯军在中心，第二层是蒙古军，最外一层又是俄罗斯军。如果形势能按攸利第二的估计发展，俄罗斯南北夹攻，里应外合，蒙古军是非败不可的。

但是，形势的发展却与攸利第二的估计大不相同。当求援的人马还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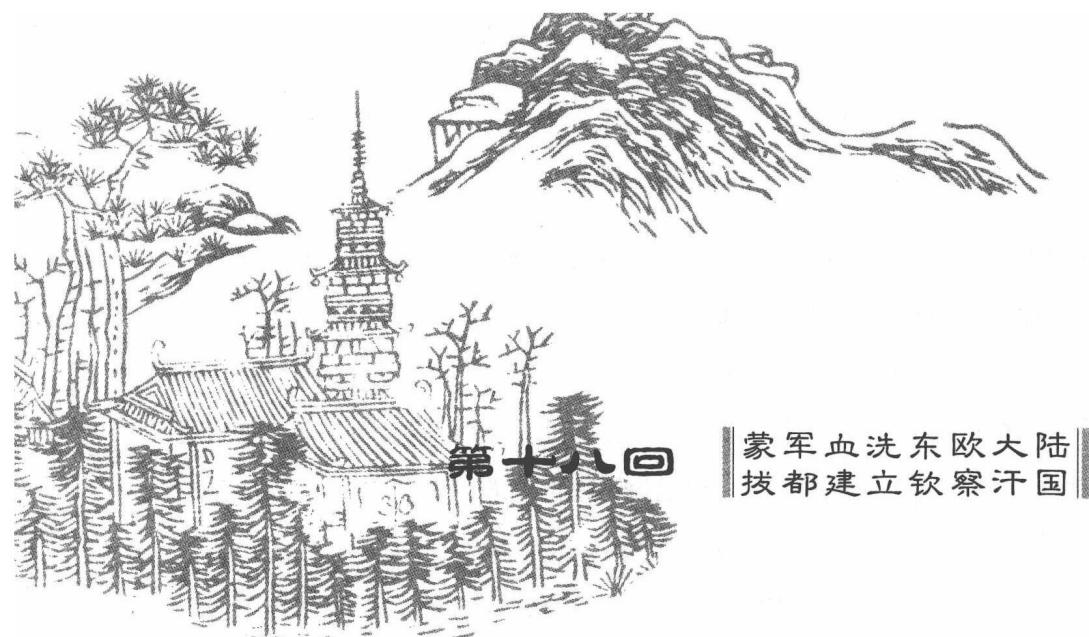
到基辅城的时候，蒙古军已经摧垮了弗拉基米尔周围的小城池，使弗拉基米尔成了一座孤城。当基辅大公的北援部队还未出兵的时候，蒙古军便来到了弗拉基米尔城下。

蒙古人把攸利第二的长孙押到弗拉基米尔城下，让他喊话，劝守城的军队投降。城上的士兵迅速报与守将务赛服洛特。因为攸利第二不在城中，务赛服洛特不敢做主，拒绝投降。蒙古军便把攸利第二的长孙杀了，然后下令攻城。

激战了七天七夜，弗拉基米尔城终于被蒙古军攻破了。俄罗斯守军退到一座大教堂里，依险顽守，蒙古军久攻不下。速不台一怒，下令焚烧，霎时火光熊熊，烈焰冲天，守军全部烧死其中。

驻扎在普迪河畔的攸利第二见基辅大公的军队还没有影子，弗拉基米尔城已危在旦夕，只得回兵来救。这时，蒙古军已经攻克了弗拉基米尔，正要去追击他呢。双方的军队在路上相遇。毕竟力量悬殊太大，攸利第二不是对手，蒙古军一冲锋，攸利第二的军队便乱了阵脚，攸利第二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坠死马下。

蒙古军继续北进，直达俄罗斯最北部的边境。由于再往前进全是森林和沼泽地了，蒙古军才折回来，准备去攻打南俄罗斯。正在这时，蒙古大汗窝阔台来了命令，只让拔都自己留下，贵由、蒙哥、拜答儿等速速回国。



|| 蒙军血洗东欧大陆
拔都建立钦察汗国 ||

长子西征正在顺利进行，为什么贵由、蒙哥等忽然被调回去了呢？这是因为，此次西征，拔都虽然名义上是统帅，但其他几房的子孙却各自为政，并不太听他的话。而拔都其人又处处摆着一副主帅的架子，这就更使人不满。有一次开庆功会，人尚未坐齐，拔都便首先喝起酒来，为此贵由非常生气，当即离席而去。为这事他们分别派人到大汗窝阔台那里去告状。远在万里之外的窝阔台难以了解究竟，干脆把贵由、蒙哥他们调回去算了。蒙哥、贵由认为新征服的地方离拔都的封地近，对自己好处不大，何必为他人卖力，早就想回去了。拔都恐怕他们在战后与自己平分果实，也早就想让他们离开。所以，窝阔台的诏命一到，他们双方心里都很舒畅。

贵由、蒙哥一走，进攻南俄罗斯的战争就要由拔都一人来完成了。所可喜者，老将速不台仍留在这里。

拐回头再说南俄罗斯的基辅大公牙罗思刺弗哀，在接到哥哥北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攸利第二的求援信后，稍事准备，便亲率大军北上。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蒙古军的战术又是速战速决，等他开到弗拉基米尔城



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洗劫过了。蒙古军是以掳掠为主。所以每打开一地，掳掠之后，便挥师他去，并不占领。特别是蒙哥、贵由回师之后，剩下拔都自己，当然就更没有占据城池的必要和力量了。这时，蒙古军已向南俄罗斯进发了，只是由于行军路线不同，南俄罗斯的军队并没有与它相遇。由于哥哥和他的子孙都死了，自己也不愿再劳师动众往南俄罗斯去与蒙古军争斗，基辅大公牙罗思刺弗哀便在这里驻扎下来。

与此同时，牙罗思刺弗哀的基辅城被一个名叫米海勒的酋长占领了。前面说过，当时的俄罗斯各部族之间是时常在争斗着的。米海勒本是占据契尔尼果夫的小公国领导人，他趁基辅大公北上之机占领了基辅城。什么小公大公，地盘大了就成了大公。这样一来，拔都和速不台向南俄罗斯进军，实际上就是在与米海勒打仗了。

蒙古军进入南俄罗斯之后，仍然采取扫清外围据点的战略，先攻打基辅周围的小城池。进军非常顺利，只在契尔尼果夫城受到了一些阻挠。契尔尼果夫城的守将听说蒙古军到来，一不用磙木礌石，二不用弓弩箭矢，而是别出心裁地让士兵们烧了很多开水准备着。蒙古军挥舞着盾牌前来进攻，但城上毫无动静。蒙古军以为敌人被吓怕了，不敢动弹，于是便大意起来，纷纷抢先攀登。于是，刚刚爬了一半，一声令下，开水从城头泼下来，把蒙古军烫得喊爹叫娘，坠落城下。死的虽然不多，但伤的却不少。

契尔尼果夫城的守将见此开水防御法奏效，非常高兴，便犒赏三军，并命令继续烧开水。蒙古军的老将速不台见自己的军队败了一阵，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这算什么战术啊，真是少见！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别管什么战术，能打胜仗就行。敌人既然有此战术，就得认真对待。速不台经过考虑，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命令突击

部队分为一、二两队。第一突击队的士兵，每人用一张硬牛皮做一个大的防护器具顶在头上，目的不在攻城，只在吸引敌人泼开水。一旦敌人准备的开水泼完，再烧还来不及的时候，第二突击队的士兵便猛突上去。

这个战术果然管用，契尔尼果夫城很快便被打下来了。蒙古军继续前进，兵抵基辅城外。基辅城外有一条帖尼博尔河，现在叫第聂伯河，滚滚的河水挡住了蒙古大军的去路。蒙古军正在筹措过河船只的时候，占据在基辅城的米海勒已经在河对岸摆下了阵势。拔都见强渡不成，便派使者过河去，招降米海勒。米海勒不仅不降，还把拔都的使者杀了。这下，拔都非常生气，他立刻拔出宝剑，命令道：

“传令下去，泅水强渡！”

“是！”传令官应了一声，就要出帐。

“慢！”老将速不台止住传令官，然后慢慢踱到拔都面前说道：“两军交战，可不能意气用事啊！这基辅孤城，早晚要落入我手，何必操之过急呢！”

“好吧，”拔都长出了一口气，“命令部队在河东岸扎营。”

蒙古军在帖尼博尔河东岸扎下大营，双方对峙起来。到了年底，河水上涨，蒙古军履冰杀过河去。米海勒见蒙古军来势凶猛，非常恐慌，便把大将德米特尔找来，说道：

“你在这里好好守城，我往孛烈儿（即今波兰）去借兵。不然，恐怕我们不是人家的对手。”

“你只管去吧，”德米特尔是员猛将，他非常自信，“我一定等您的援兵到来。”

国与国借兵并不是容易的事。人家借给不借给，恐怕是借给的可能性



小，不借给的可能性大。所以，米海勒连家眷全带走了，果然，孛烈儿不愿发兵，米海勒也就不敢再回基辅城。这一来，基辅城只有德米特尔在苦战了。

德米特尔果然英勇，他率众一连打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但是，由于众寡悬殊，基辅城到底还是被攻破了。城破之后，他仍坚持巷战，直到负伤被俘。在拔都面前，他不低头，不下跪，不说话，昂首挺胸，只求一死。可是，这次拔都却被德米特尔的忠贞勇敢所感动，不但不杀他，还给他优厚的待遇。拔都的举动也感动了德米特尔，他向拔都讲了米海勒的去向，并建议去打孛烈儿，自己愿为向导。打孛烈儿，原来就在拔都的计划之内，他自然接受了德米特尔的建议。

这时钦察部族的首领忽滩在八赤蛮死后几经辗转已经逃到了马札儿。蒙古军便以讨伐忽滩和米海勒为借口，于公元 1241 年，兵分两支，同时侵入了孛烈儿和马札儿。进攻孛烈儿的主帅是速不台，他的儿子兀良合台为先锋；进攻马札儿的主帅是拔都，先锋是勇将八哈秃。

先说进攻孛烈儿的一路。当时孛烈儿有好几个部族。战争一起来，共推亨利希为主帅。亨利希把全部军队分为五军，第一批一个军，遇到敌人后顶住，等待后面的援军；第二批三个军，其中一个军补充到第一批的那个军里作战。另外两个军分别从左、右两方包抄敌人的两翼；第三批一个军，是中军，亨利希亲自指挥，机动作战。

却说第一批的一个军遇上了蒙古军的先锋兀良合台，双方摆开战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第二批的三个军赶到，按原来的计划分头行动。这时，兀良合台忽然鸣锣收兵，向后急退。正面的两个军紧追不舍。转过一两个山头，兀良合台忽然不见了。这两个孛烈儿军在这一条山沟里转来转

去，就是找不着蒙古军在哪里。这时，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夜幕已开始降临。这两个军的指挥官正想撤兵，左边忽然来了一支军队，不容分说，便厮杀起来；接着，右边也来了一支军队，不容分说，又厮杀起来。杀着杀着，双方都觉得不大对头，一搭话，原来全是孛烈儿军，是自己在打自己。

原来这是兀良合台的一计。他事先熟悉了这里的地形，同时又探得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所以，一入这条沟，兀良合台便把自己的部队分为两小部分，一路向左，一路向右，只要遇到敌人，回头就跑。孛烈儿的左军和右军见了蒙古军的小部队，以为是被正面军队打败溃逃出来的，便奋起追击，结果也被引到那条山沟里自己跟自己打了起来。

在孛烈儿军自己跟自己厮打的时候，速不台的大军在兀良合台的先头部队引导下，悄悄占领制高点，坐山观虎斗。待孛烈儿军醒悟过来准备撤出这条山沟的时候，一声号炮，四周的山上同时举起火把，同时大块小块的石头像饺子似的滚落下来，孛烈儿军十停儿被砸死了六七停儿。接着又是一个冲锋，活着的又大部被砍了头，只有少数人逃了回去。

亨利希原来接到了前面部队的胜利战报，正扬扬得意地前进，一见败兵退了回来，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掉转头就想跑去。但，哪里还能逃得了，兀良合台直奔而来，亨利希说声不好，还没来得及招架，便被从马上劈了下来。主帅一死，士兵像没头苍蝇一样，这儿撞撞，那儿撞撞，结果是全军覆没。蒙古军打扫战场，劫掠了不少战马和器物，只是不见了米海勒。

回头再说拔都向马札儿的进攻。

当时，马札儿国王叫别刺四世。忽滩逃到他这里来，带了三四万人，



别刺四世认为是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心里非常高兴。此人骄傲自大，根本没把蒙古军看在眼里。他听说蒙古军来攻，便派一支队伍砍伐了一些树木，横七竖八地放在山间的小路上，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蒙古大军的进军。这位国王简直天真得很，蒙古军一把大火便将挡在小路上的树木烧成灰烬，队伍很快地便越过了这座山。

这一来，马札儿国王慌了手脚，他急忙派大将乌孤岭前去抵敌。乌孤岭是员猛将，但是有勇无谋。只见他身先士卒冲入蒙古军中。蒙古兵见乌孤岭冲来，便向后退去。乌孤岭乘胜猛打穷追，前面来到一块沼泽地。这时，一声炮响，蒙古军四下杀来，将马札儿军截为两段，然后分别包围起来。原来刚才的蒙古兵是诱敌部队，这里埋伏的才是大军。乌孤岭左冲右突，侥幸冲出重围，逃得性命。但是，他的部下则做了蒙古军的刀下鬼。

乌孤岭大败而回，引起马札儿国王的惊恐，他认为这都是收留忽滩造成的恶果，于是便把忽滩杀了，派使者带着忽滩的头到拔都的大营里去谢罪，请求蒙古军退兵。殊不知蒙古军索要忽滩本是借口，掳掠马札儿才是本意。拔都收下人头，却不退兵。

马札儿国王被逼无奈，只得决一死战了。他召集了军事会议，有一个将领建议说：

“蒙古军节节胜利，非常骄傲。常言说，骄兵必败，我们何不乘此机会给他来一个偷袭呢！”

“嗯，有理。”别刺四世同意了这个将军的意见。

当天夜里，天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马札儿军队悄悄地向蒙古的军营中袭杀而来。拔都根本没有想到白天还向他来求和的军队在夜间竟敢对他偷袭，一时措手不及，被马札儿军一阵冲杀，吃了大亏，拔都急忙率领残

部边打边退，忽然见前面出现一条河流，一条长桥横卧波上。拔都正想退过桥去，一看桥那头也出现了军队。拔都见腹背受敌，情知不好，便命八哈秃组织敢死队抢桥。谁知桥那边来的不是马札儿军，却是速不台的军队，他们平定了孛烈儿之后来到了这里。拔都受了一场虚惊。

拔都将速不台迎入大帐，说了一下马札儿的战斗经过。速不台听后说：

“先把队伍拉到河这边来，布阵待敌。等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作定夺。”

这条河叫撒岳河。蒙古军在东，马札儿军在西，隔河排下战场。

撒岳河上游水浅，并且有桥，马札儿防守较严；下游水深，并且没桥，马札儿防守较松。于是，速不台建议，兵分两路。拔都率一路，由上游佯装涉水和抢桥的样子，把马札儿的主力吸引过来。速不台率军由下游结筏偷渡，抄马札儿军的后路，两下夹击。

次日黎明，依计而行。拔都的人马佯装夺桥，发起攻击。别刺四世急忙派重兵防守。谁知拔都手下那位先锋官八哈秃，是个听说打仗就不要命的家伙，真的冲锋绝不含糊，要叫他装可装不来。一发起攻击，他便认真起来，勇往直前，冲向桥头。敌人乱箭射来，他也不回头。他所带的突击手见他上去，也只得跟着上去。后面的部队见突击队过桥，岂能站着不动，于是也涌过桥去。八哈秃身上中了十多支箭，看上去像个刺猬一样。冲过桥之后，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而死。

拔都见自己的爱将八哈秃牺牲，便不管速不台到了没有，与马札儿军大打起来。两军势均力敌，不分胜败，都死了不少人。不久，速不台下游偷渡成功，绕到了马札儿军的后面，猛打猛杀，这才取得了胜利。



结束战斗之后，拔都余怒未息，责备速不台道：“你的行动为什么这样迟缓？为此，勇敢的八哈秃也被乱箭射死了！”

“请您冷静一些，”速不台不慌不忙地说，“我们约定的是双方同时进攻。我还没有到，您这里便强攻起来。幸亏我在下游偷渡还比较顺利，不然，将会有更大的损失，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您想一想，这责任在谁身上！”

拔都看了看这位六十四岁的老将，见他那严肃而镇定的神色，心里非常惭愧，急忙改口说道：“老将军，是我错了！”

“不要说了。打仗要紧，请您继续下令进军吧！”

蒙古军继续前进，很快席卷了马札儿。时间进入公元 1241 年，窝阔台汗的死讯传到这里，让拔都回东方开会，第二次西征结束。拔都知道开会是为了选举新汗。反正轮不到自己，他不感兴趣，拒不回去。于是，在公元 1243 年，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的下游建了一个萨莱城，以此为都，正式建立了钦察汗国。



前面说过，成吉思汗立嗣，因为选定的不是长子术赤，而是三子窝阔台，便在黄金家族的各支系中埋下了矛盾的种子。窝阔台当政时，拖雷死得蹊跷，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

拖雷也有四位虎子：老大蒙哥，老二木哥，老三旭烈兀，老四忽必烈（为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这四个人都不是那省油的灯，父亲一死，他们便要闹事。因为他们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她制止了孩子们的冒失行为。

窝阔台心中有鬼，他想试一下拖雷的儿子们的反应，便诏命原属拖雷指挥的三千军兵归自己指挥。这一下，拖雷的儿子们更不愿意了，特别是那个麦秸火脾气的木哥，一蹦三跳地对母亲说：

“这明明是削我家兵权，母亲若再要让他，我这肚子就要炸了！”

木哥和旭烈兀虽不是唆鲁禾帖尼亲生，但这两个庶子对她却很是尊重。唆鲁禾帖尼一听，大声喝道：

“懂得什么？大汗乃一国之主，一切军队全归他所有，就是调你去服役，你也得老老实实地前去。什么削我兵权，简直是胡说八道。还不住



嘴！”

这位唆鲁禾帖尼是像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一类的人物，她教子很严，孩子们都不敢违抗她的意旨。这件事就又被压下去了。

窝阔台放心了。他让长子们西征之后，自己留在和林享乐起来，修和林城，筑万安宫，建迎驾殿，大兴土木；广采美女，封为嫔妃，后宫佳丽多达数百人。他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听听唱歌，看看跳舞，玩玩女人，身体很快衰弱下去。老臣耶律楚材的话，他再也听不进去了。如今最信任的是佞臣奥都刺合蛮。这奥都刺合蛮原是西域的一个商人，能说会道，善于钻营，最后竟混到了窝阔台身边，做了近臣。此人最大的长处就是会玩儿。窝阔台离了他，酒喝不痛快，玩也玩不痛快。

一次，窝阔台酒醉方醒，旁边站着耶律楚材，手里拿着一个铁玩意儿，边上都烂了，不知是什么东西。窝阔台问道：

“卿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盛酒用的酒槽。”耶律楚材回答。

“酒槽？”窝阔台莫名其妙地问，“你拿它干什么？想让朕赐你点儿御酒吗？”

“不是。是想让陛下看一看。”

窝阔台顺手接过来：“这不是个普通的酒槽吗，并且边儿上已经烂了，有什么好看的。”

“愚臣不知，这酒槽何以会烂？”

“你今天是怎么啦？”窝阔台简直不知道耶律楚材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不是酒腐蚀的吗！”

“万岁明鉴！如此坚硬之铸铁，酒尚能将它腐蚀，力量可谓大矣！一





个人如果一天到晚泡在酒中，恐怕……”

绕这么大的圈儿，原来正题在这里。窝阔台实在想发一通脾气，但见这位老臣一副认真的神气，又想起他过去的功劳，便改口说道：

“卿对朕一片忠心，良言相劝，实堪嘉奖。朕今后记着就是。”

“如此，愚臣谢罪了！”说着，耶律楚材退了出去。

耶律楚材刚出宫去，奥都刺合蛮来了。他说他又寻来了一种好酒，是和林城新开张的一家小酒店自酿的。这家小酒店的主人是南方迁来的汉人，当垆(lú, 卢)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妞，他也一并带来了。窝阔台听得眉飞色舞，但想起来方才耶律楚材的谏劝，又皱起眉来：

“刚才，中书令耶律楚材进宫劝朕，我答应他今后少饮酒的。”

“大汗是一国之君，他耶律楚材官再大也不过一臣，只有君管臣，哪有臣管君的道理！”

“你不懂！”窝阔台说，“历史上有名的君主都是要从谏如流的。唐朝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就怕他的臣子魏征，玩个鸟儿，打个猎，还得背着魏征呢。”

对于这些历史上的事，奥都刺合蛮是一窍不通。不过，既然皇上这么说，自然也该跟着捧场：“陛下懂得多，说话自然不错。如今正是秋末冬初，我们何不也出去打猎，在打猎时尽兴地喝他几天，免得被中书令指责。”

“嗯，”窝阔台动心了，“这个办法倒好！”

第二天，窝阔台果然带着一批亲信出外打猎了。白天跑跑，跑累了就停下玩玩；夜里喝喝，喝醉了就看看跳舞……真是神仙一般的生活。不过，这样的生活对窝阔台来说是最后一次了。一天夜里，他饮酒到下半夜

才睡。第二天天明，他没起来；该吃早饭了，他没起来；到吃中午饭了，他还没起来。侍卫们大着胆子进到行帐一看，原来他已经病得不会说话了。不多时，便呜呼哀哉了。

窝阔台生前曾经指定他的一个名叫失烈门的孙子为继承人。这是他的第三个儿子阔出的儿子，如今年纪尚小。窝阔台之所以指定这个孩子为继承人，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其二可能是自以为能活七八十岁，那时这孩子正在年轻力壮之时。谁知他五十六岁便死了，把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交给一个娃娃怎能叫人放心。于是乃马真皇后改变了他的遗嘱，改为让长子贵由继承。可是，如今贵由尚在西征的归途中，乃马真皇后便临朝称制。

窝阔台汗是公元 1241 年死的，他的长子贵由是公元 1243 年回到和林的。贵由回到和林之后，乃马真皇后便通知召开大会，准备正式选贵由为汗。但是，在萨莱城建立了钦察汗国的拔都，推托有病，一直不来参加会议。他是长门长孙，他若不到场，会议便没法召开。因此一直拖到 1246 年。

乃马真皇后很会笼络人。在她执政的几年里，有不少人都想争夺汗位，但都先后被她拉拢而放弃原来的打算。她清楚地看到，拖雷的四个孩子是她的孩子贵由的政敌，贵由能不能继承汗位，这四个孩子的态度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她特意讨好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在她的要求下，唆鲁禾帖尼同意了在没有拔都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大会，贵由终于继承了汗位。

贵由继位不久，乃马真皇后便病了。大概是几年来操劳过度吧，乃马真一病不起，很快便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她把贵由叫到身边，嘱咐道：



“孩子，看来我是不行了。我一死无更多的牵挂，只担心你的汗位能否保得稳。而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远在西方的拔都，我儿，你要好自为之啊！”

“母亲尽管放心，”贵由说，“儿心里有数！”

贵由继汗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 1247 年，贵由派大将野里知吉带去原花刺子模地区统领的军队。按说，那里该属拔都的钦察汗国来管辖。贵由说拔都的萨莱城在原来的钦察草原一带，离那里太远，不容易管理，而那里的百姓又经常闹事，所以得另派驻军。这自然是表面文章，明眼人一看，谁都知道这是在钳制拔都的力量。

又过了一年，公元 1248 年，贵由说自己在西方打了几年仗，到东方来反而不适应了，最近身体不舒服，想到西方去疗养一下，于是，便离开和林，率师西行了。

却说在和林的唆鲁禾帖尼，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心里也常常翻江倒海。拖雷暴死，她也常常耿耿于怀。她之所以对乃马真表示恭顺，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如今乃马真已死，贵由与拔都剑拔弩张，看来要有一场好斗。她决定在这场斗争中支持拔都，来吐一吐胸中的怨气。于是，她在贵由西行之后，便派了一个心腹，骑了匹快马，日夜兼程，去向拔都报信，请拔都早做准备。

拔都得信，急忙召集众兄弟商量应付办法。拔都有一个弟弟，名叫昔班，此人血气方刚，颇有孤胆。他说道：

“诸位兄长在家秣马厉兵，准备厮杀，小弟去迎他一迎，先探探虚实再说。”

“好吧，这倒是个万全之法。”拔都同意了昔班的意见，“不过，一

定要小心！”

“什么小心不小心，”昔班满不在乎，“大不了把脑袋赔上。我办事图痛快，不喜欢婆婆妈妈的。”

贵由从东向西，昔班由西向东，二人在一个叫横相乙儿（今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的地方相遇。贵由见了昔班，不禁一愣，问道：

“你这是准备上哪儿去啊？”

“奉了我家兄长将令，特来迎接大汗。”

“哦，你们听谁说我要来啊？”

“大汗乃一国之主，一言天下知，这样兴师动众西来，我等怎么不知呢？所以，我家兄长除派我来恭迎，还在萨莱城为大汗准备了一座非常华丽的行宫呢！”

“罢了，罢了。朕只不过到西方来疗养疗养，说不定来到这儿停几天就回去了。在没有接到诏命之前，不必做什么准备。”

“备而无患嘛！”昔班说了一句双关语。

贵由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是，却不敢发作，因为他知道对方是个玩命的角色，闹起来常常是左手提头，右手提刀。拼过你，就砍了你的头；拼不过，就把头扔给你。贵由为了表示亲热，请他同席喝了酒，晚上还留他在自己的大帐中同宿。可是，第二天早起，这两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吸。

这又是一桩历史疑案。有的说，是两个人酒后搏斗，互相杀死了对方，可是身上未见伤处。有的说，一方让另一方喝了毒酒，但何以自己也同时死去呢？

贵由一死，拔都活跃起来。原来他一直托病拒绝参加选汗大会，如今



他反以长门长孙的身份主动邀集召开选汗大会，真是判若两人。唆鲁禾帖尼知道这次选汗肯定对自己有利，便派长子蒙哥带着众兄弟前往。与此相反，此次拒绝参加会议的换成了窝阔台和察合台两支系的诸王。不过，在新汗未选出前，皇后海迷失暂时监国，她不得不派个代表前往。

海迷失皇后派去的代表名叫八刺，此人机灵善辩。会议一开始，他便抢着发言，妄图让会议按照自己的意旨去进行。他说道：

“窝阔台汗在世时，曾指定其孙失烈门为大汗继承人。如今，海迷失皇后正领着他处理国家事务，聪明敏睿，很有才干。我想，众位一定同意他为我们的新汗吧！”

八刺的话音刚落，忽必烈便站起来吼道：“既然如此，窝阔台汗逝世时为什么不让失烈门继位呢？”

八刺答道：“那时失烈门年纪太小，国家不能没有长君，所以才让贵由嗣汗位。如今，他已长大了嘛！”

此时大将速不台已死，他的儿子兀良合台来开会，他接着八刺的话说：“我同意八刺的看法，一个国家要想昌盛，不能没有长君。那失烈门虽然又长了几岁，但仍然是个娃娃，才不足以治国，德不足以服众。依我看，真正德高望重、文武兼备的，是我们的老大哥拔都，我同意他为我国的新汗。”

一席话说得会场活跃起来。拔都立即站起来推辞道：“我不行，我不行……”

拔都的推辞是客套，也是真心。说是客套，这样能表示自己的谦虚；说是真心，拔都也知道自己的势力不如拖雷系大，自己当大汗少不了也要引起众多的麻烦，不如待在自己的钦察汗国里自在。忽必烈乘机把话接

过去：

“既然大哥不愿当，您说谁合适，您推举一个，我们全听您的。”

众人齐声说道：“对！”

“我的意见嘛，”拔都环顾了一周，最后把眼光落在蒙哥身上，“是蒙哥。”

众人表示同意。蒙哥少不得也要推辞一下，但心里却异常兴奋。这时，只有八刺坐不住了，他颤着声音说道：

“放着先汗的遗嘱不遵，另选他人，是对先汗的不忠啊！”

蒙哥的二弟木哥说道：“算了吧。要说不忠，你们早就不忠过了。”

旭烈兀跟着吼道：“要是窝阔台汗的话算数，他也曾说过我们的大哥将来可以继承汗位。说这话的时候我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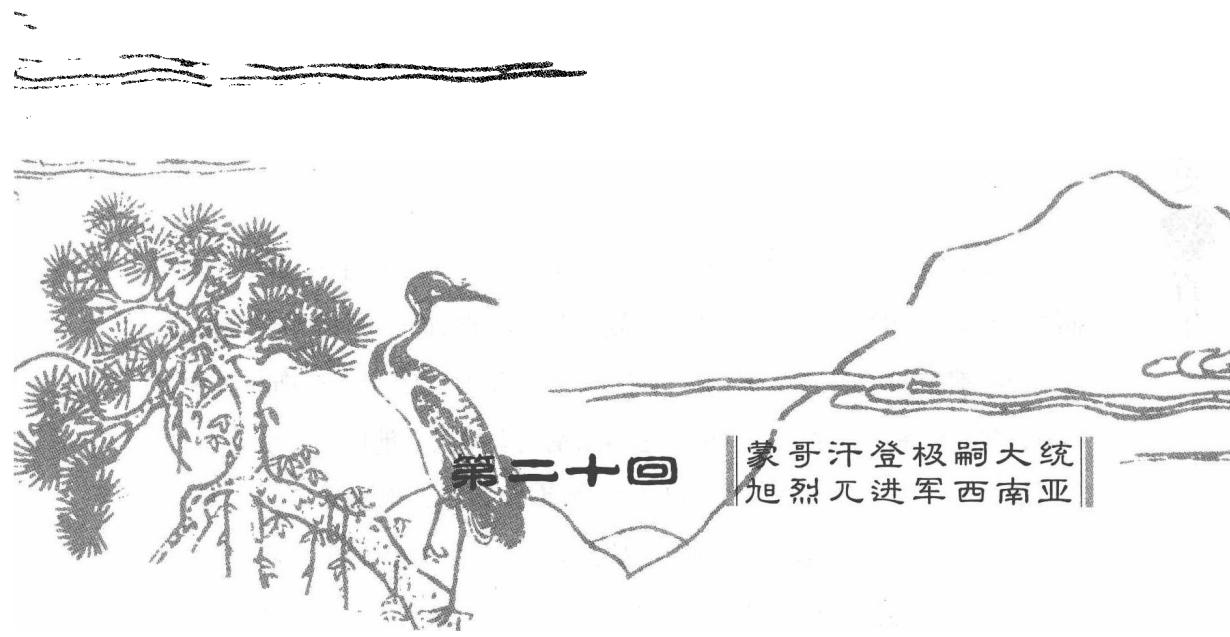
反正窝阔台汗如今早已死去，死无对证，旭烈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八刺也无法反驳，就这样做了结论。不过，消息传出去，窝阔台和察合台两个支系不予承认，他们说会议不在蒙古的本土召开，所选的新汗不算数。拔都等考虑到自己和拖雷系的势力，肯定要比窝阔台与察合台的势力大，即使到本土去选，也肯定要占上风，于是便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别儿哥和脱哈铁木儿率领大军护送蒙哥回和林，重新召开选汗大会。窝阔台和察合台两支系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人家，仍然拒绝参加，为此又拖了一年多。

贵由是公元 1248 年死的。拔都召开的选汗大会是在 1249 年。直到 1251 年，才在仍然没有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的参加下，强行通过蒙哥为汗。他们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原来在西方选举不予承认，如今改在本土，再不承认是没有道理的；第二，从前选贵由为汗时术赤系没人参加就



算数，如今仍然要算数。

从此，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里。蒙哥为了镇压异己，大开杀戒，黄金家族内部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



第二十回

蒙哥汗登极嗣大统
旭烈兀进军西南亚

蒙哥汗继位之后，窝阔台和察合台系的子孙不甘心失败，他们明的斗不过受术赤系支持的拖雷系，就在暗中行动。于是，窝阔台的那位想继承汗位而未得逞的孙子失烈门和另一个孙子脑忽与察合台的孙子也孙脱联合起来，表面上向蒙哥汗表示恭贺，暗中准备下手。谁知蒙哥早就防备着他们呢，还在路上已被蒙哥的探事人探出了真情，一人宫便被绑了起来。最后全部被镇压，连支持他们的海迷失皇后也被装在麻袋中扔到河里溺死。

蒙哥处理了自己的政敌之后，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忽必烈率领向南宋进军，另一路由旭烈兀率领向西南亚进军。

西南亚泛指宽田吉思海以南的国家。第一次远征的时候，哲别和速不台追击老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曾到过这里，成吉思汗和拖雷追击新花刺子模国王札兰丁也到过这里。这里的地形复杂，山高沟深，城堡多建在半山腰，易守难攻。因此，无论是哲别和速不台，还是成吉思汗和拖雷，都没有占领过这里，只是过过而已。那么，如今，蒙哥汗为什么想征服这个地区呢？这除了扩展疆土这个总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那就是郭侃发明了一种火药枪。



郭侃是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爷爷叫郭宝玉，父亲叫郭德海。他们都精通天文、地理，能领兵打仗，还爱研究兵器的制作。爷爷郭宝玉和父亲郭德海都参加过成吉思汗发动的第一次西征。当时郭宝玉在拖雷军中，郭德海在哲别军中，都到过宽田吉思海以南这个地区。他们并不是不想对这里掠夺，甚至长期占领，关键是难以攻取。为此，郭家父子回到东土后，便着手研究一种能攻克高山堡垒的武器。不过，他们还没有研究成功就去世了。郭侃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志，终于研究成功了。公元1252年，也就是蒙哥继汗位的第二年，郭侃把自己研制成功的新武器送到和林。

这是一种火炮，能平射也能曲射，平射能打半里左右，约为今天的二至三百米；曲射能打二三十丈高，约为今天的一百米。这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值得一提。但是，在那个时候，简直是了不起的大发明。蒙哥汗高兴极了，他亲自召见了郭侃：

“卿能造出如此神奇的火炮，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这全是托大汗的洪福！”郭侃很会说话。

“朕准备开拓新土，派皇弟旭烈兀去征服宽田吉思海以南各国，想派你同去，不知卿可愿意？”

“大汗诏命，岂敢不从？即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避。”

“好！”蒙哥汗竟然下了自己的座位，走到郭侃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说看，你认为仗该怎么打？”

“运筹帷幄，有元帅在；布阵对局，有大将在。我只在军中做过偏将，这些都不敢妄言。我只说一件小事，那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军队要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是很少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勇猛的武士，开起山来不如一个普通的石匠；一个善谋的将军，搭起桥来不如

一个普通的木匠。宽田吉思海以南各国我没有去过，但听我祖父和父亲说过，军队在那里打仗往往因为山上没路、河上没桥而不得不退去。如果军中带上一些匠作人员，这个缺陷不就弥补上了吗？”

“好，太好啦！”蒙哥汗非常激动，“你再说下去。”

“另外，臣以为随军要多带些军医，不但能治将领的病，士兵有病也要有人治。”

“对。还有什么？”

“大汗纳谏如流，臣今日斗胆妄言，别的想不起什么了。”

“好，好，以后想起再说。”

郭侃到和林时是秋天。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 1253 年，旭烈兀率领的西征部队正式从和林出发。这次出发不仅郭侃跟去了，还随军带了一千多名工匠。

这次用兵的第一个目标是宽田吉思海以南的木刺夷。这是一个信奉回教的国家，在今天的伊朗西部。这里地势险阻，城堡坚固，打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作为主帅的旭烈兀却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他只派勇将怯的不花率一万两千人进攻，自己留在后面等候佳音。

却说怯的不花率军进入木刺夷国土，起初还比较顺利，凭着蒙古军的锐气，加上郭侃的火炮，接连攻下了几座城堡。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有些城堡离地面很高，郭侃的火炮根本够不着。特别是吉儿都苦堡一战，损兵折将，蒙古军大伤了元气。

吉儿都苦堡建在山坡上，离地面足有三里高，郭侃的火炮轰击不到。怯的不花虽然身先士卒，多次发动仰攻，怎奈城堡上戒备森严，居高临下，蒙古军多次被磙木礌石打退下来。怯的不花屡攻不下，只好采取围困



手段，让一个名叫布里的将军留在这里，自己亲率大部队去攻打周围的城堡。待周围的城堡打下来之后，这里便成了一座孤城，守军也定被拖得疲惫不堪。那时如果再发动强攻，肯定能稳操胜券。郭侃的火炮既然在这里发挥不了威力，便随军调往别处。

谁知怯的不花的行动被守卫吉儿都苦堡的木刺夷军队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在山上看见蒙古军的大炮撤走，便知有了较大的调动。派侦察人员哨探，把实情全探听了去。凭着他们地理熟悉，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向蒙古军发动了突然袭击。留在这里的蒙古将领布里骄傲轻敌，麻痹大意，他根本想不到被围攻的木刺夷军队还敢反击。急切中抄起武器，已经来不及了。左冲右突，士兵死伤大半，布里本人也被砍落马下，死于非命。

怯的不花闻讯，急忙挥师来救。但，木刺夷士兵已经唱着凯歌，又退回吉儿都苦堡严阵以待了。怯的不花计算了一下时间，来到木刺夷已经一年多了。师老无功，还损兵折将，若再坚持下去，恐怕就很难向主帅交代了。于是，不得不写了一份报告，派人给旭烈兀送去，请求增派援军。

旭烈兀接到怯的不花的报告，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这小小的木刺夷竟然如此棘手呢！看来，得认真对付一下了！”

旭烈兀认真研究了怯的不花的作战经过，制订了新的战争策略，决定文武并举：文的是派出间谍向敌人诱降；武的是全力以赴，大军压境。

却说蒙古军的间谍混进了木刺夷的首都阿拉模忒，很快与木刺夷的上层分子接触，了解到王室内部的矛盾，火上浇油，使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原来木刺夷的国王名叫阿拉爱丁。他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并且常年多病，但是病而不死，一直占据着国王的宝座。王子兀鲁兀早就想继位

了，只是父亲不死，干急没办法。蒙古间谍混进木刺夷之后，买通了一个大臣，这大臣暗中去拜见王子兀鲁兀，悄悄地说道：

“王子殿下，你不是很想登王位吗？我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王子急切地问。

“国王有一个贴身侍卫，名叫哈三。”那大臣把话音放得更低些，“此人是个酒鬼。只要你给他钱，他什么都敢干……”

“你的意思是？”

“让他……”那大臣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这王位不就是您的了吗？”

“如果以后事情败露了呢？”

“我还有善后的办法……”那大臣的声音越发低了。

王子兀鲁兀听完那大臣的善后办法，觉得可行，便点头同意了。那大臣去找国王的侍卫哈三，向他叙述了王子的打算和对他的报酬。哈三虽然爱喝酒，但也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说道：

“刺杀国王，这还了得，我还要不要命呢？”

“这，你尽可放心。国王一死，王子就是国王，他会开脱你的。只要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准保没事。”

“那，要我怎么做呢？”

“杀死国王以后，王子假装把你逮起来。王子问你为什么刺杀国王，你就说：‘国王年迈昏庸，无缘无故责罚臣属，已经不能料理国家大事了，还不将王位让与王子……我实在看不惯，所以他刺死。’我在旁边帮你说话，说你是为国家着想，请王子原谅。王子顺水推舟，准了我的人情，将你释放。这出戏也就算演完了，今后你就可以天天什么事也不做，



自由自在地喝酒了。”

哈三答应了。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国王被刺杀；王子兀鲁兀将哈三逮起来，问他为什么杀国王，哈三毫不畏惧地把那大臣教的话说了出来……但是，再往下，却与原来的计划不同了。那大臣并没有为他讲情，王子兀鲁兀命令其他侍卫砍下了他那颗爱喝酒的头。这，就叫做杀人灭口。

老王阿拉爱丁被刺，新王兀鲁兀继位的消息传到旭烈兀的耳朵里。他知道自己的计谋成功了，仰面哈哈大笑一阵，然后大手一挥，下了命令：

“进军！”

公元 1256 年，旭烈兀亲率大军，第二次踏上了木刺夷的国土。木刺夷由于刚刚发生过政变，力量大不如以前怯的不花率军来的那次了。再加上蒙古军这次来得比上次多几倍，很多城堡相继失陷。

新王兀鲁兀为躲避蒙古军的锋芒，将首都由阿拉模忒迁往梅斤迭司堡。可是，兀鲁兀立脚未稳，蒙古兵已追到梅斤迭司堡城下。是战是降，兀鲁兀一时拿不定主意：战吧，怕打不过人家；降吧，怕保不住自己的命。正在这个时候，旭烈兀派来了使者，敦促兀鲁兀投降，答应保全他的性命。兀鲁兀把使者打发走，请使者回去告诉旭烈兀主帅，稍事准备之后即出城请降。

使者走后，天空忽然下起大雪来。兀鲁兀看着那漫天飞雪，又产生了幻想：真是上天有眼，把城外的蒙古军冻跑才好呢！这雪一连下了好几天，蒙古的将领也有些支持不住了，纷纷要求退兵。但是，主帅旭烈兀却毫不动摇，坚持围城。数日之后，雪霁天晴，旭烈兀骑在一匹枣红马上，耀武扬威，亲自指挥攻城。郭侃的大炮也发挥了威力，轰隆隆地响个不

停。蒙古军人喊马嘶，像潮水般涌来。兀鲁兀站在城墙上向下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看来，苍天不佑，蒙古军是冻不跑了。万般无奈，只得开城投降了。

旭烈兀热情地接待了他，说：“我们大蒙古帝国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既然你投降了，我们就保证不杀你，将来还让你当国王。”

兀鲁兀赶忙回答：“元帅宽宏大量，恩重如山，我兀鲁兀与木刺夷臣民将永志不忘，从此归顺上国，永不反叛。”

“不过，”旭烈兀顿了一顿，接着说，“你虽然投降了，但贵国尚有不少城堡在负隅顽抗。按说，还要请您写一道手谕，命令他们平毁工事，接纳我大军进城，才能表明你的投降是一片真心。”

“这是自然，我马上写。”

兀鲁兀说完便写了一道手谕，派使者分赴各个尚未停止抵抗的城堡。那些城堡中的军队见国王已经投降了，自己还打什么呢！于是纷纷放下武器。就这样，蒙古人未动刀枪又占领了许多城堡。木刺夷全部被征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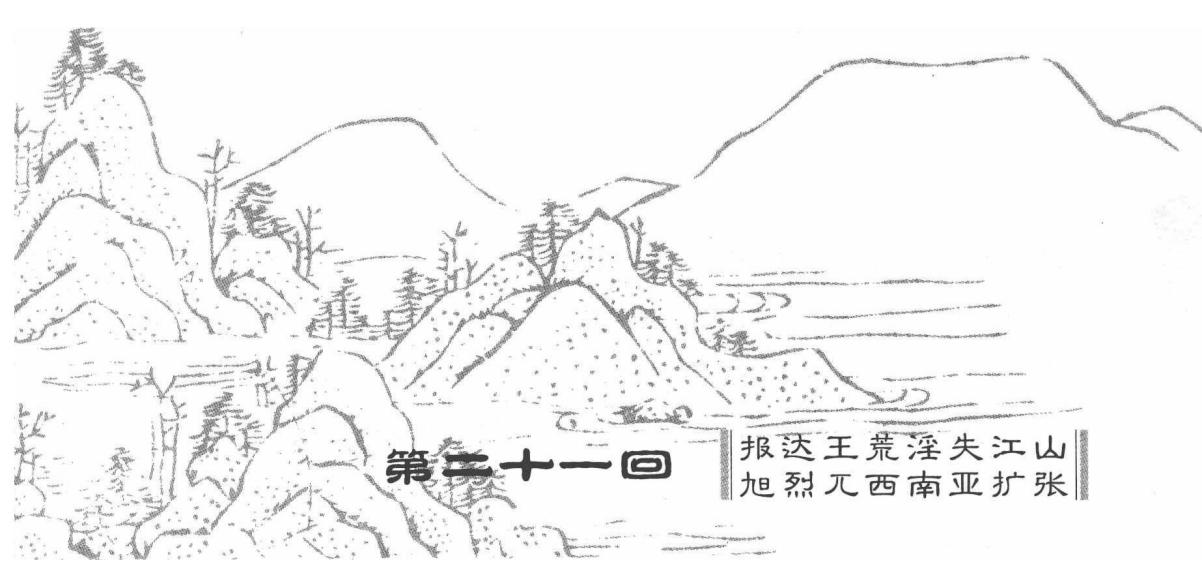
不过旭烈兀并没有让兀鲁兀为国王，他说这事自己不能做主，得让大汗蒙哥点头才行。于是，他派一队军兵，将兀鲁兀和他的大臣送往东方交蒙哥汗处理。蒙哥汗没有接见他们，但是传出话来，让兀鲁兀回国继续执政。兀鲁兀高兴极了，带着自己的一班文臣武将兴冲冲地往回走。但是，当他们走过一个山口的时候，山上忽然下来一股蒙面强盗，不容分说，便将兀鲁兀一行全部杀掉了。

你道这蒙面强盗是何人？原来却是蒙哥派来的人。“鸟无头不飞”。杀掉头头，是统治被侵略者的最好办法。兀鲁兀的下场，就是那些甘心做



亡国奴的下场！

旭烈兀平定木刺夷之后，接着又继续向前进军了。



第二十一回

报达王荒淫失江山
旭烈兀西南扩疆土

旭烈兀剪灭木刺夷之后，大军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侵入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是一个古国，因为首都在报达（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所以又以“报达”为国名。这时的国王名叫木司塔辛，他已是这个王朝的第三十七世君主了。

木司塔辛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家伙，他酷爱音乐舞蹈，一会儿不听听唱歌，看看跳舞，就要头痛。所以，国事一概不管，朝廷中的事交给宰相哀倍克处理，宫里边的事交给贴身大臣谟牙代丁去办。但是，这两位却与他很不一心。

当时，在报达国内流行一种十叶教，教徒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讲道。国王木司塔辛不信这个教，便派一队亲兵把这些教徒们抓来，杀的杀，打的打，驱散了他们。他的贴身大臣谟牙代丁是十叶教徒，为此事对木司塔辛恨之人骨。可是，木司塔辛并不知道谟牙代丁是十叶教徒，对他仍然十分信任，宫中的大事小情都委托他去办理。你想，这能不坏事吗？

旭烈兀大军一入报达国境，谟牙代丁便以为报仇的机会到了。他立即派人与旭烈兀联系，表示愿做向导，为蒙古军引路。但是，旭烈兀恐怕这



是对方的诱敌之计，不敢轻信，予以拒绝。谟牙代丁见旭烈兀对自己不信任，便立即回书一封，上面详细地叙述了报达的山川形势、兵力部署，并提供了进军路线。旭烈兀按照谟牙代丁提供的进军路线进攻，果然非常顺利。这才相信了谟牙代丁的投降诚意，派间谍赴报达与他联系，让他进行活动，伺机作为内应。

宰相哀倍克是个比较正派的人，他对国王木司塔辛的行为不满。作为一国之主，哪有一不问军、二不问政、三不问官、四不问民，每天只会吃喝玩乐的道理呢！他早就想把这个国王废掉，另立新君。

谟牙代丁和哀倍克虽然都对国王不满。但一个是恨，一个是怨；一个希望外族打进来，一个希望换一个能料理国事的国王。其本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两个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经常在国王木司塔辛的面前互相揭露对方的阴谋。要是一个有头脑的国王，早就应该引起警惕了。可是，这个木司塔辛却非常自信，他认为他的臣子绝不能不忠于他，对他们的互相揭露全不相信，并且还批评他们两个，说是在一个国家里谋事，要互相团结，不要互相说坏话。弄得二人啼笑皆非。时间一长，干脆也不向他说什么了。

一天，国王木司塔辛正坐在富丽堂皇的王宫内看歌舞。鼓声“咚咚”，弦声“铮铮”，一队身披透明黑纱的女郎踩着鼓点，随着旋律，翩翩起舞。那窈窕的身姿，那迷人的舞步，简直使木司塔辛看呆了。这时，宰相哀倍克进来禀道：

“陛下，请您耽搁一下。”

“什么事？”木司塔辛并不回头，两眼仍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婀娜起舞的黑色女郎。

哀倍克提高声音说：“陛下，蒙古军打来了。”

“啊！”国王有点儿吃惊了。但，继而一想，又摇了一下头。“嗯，不会的。蒙古军虽然强悍，但打木刺夷那样的小国还差不多，打我们这样的大国是不行的。你不要轻信谣传。看你每天忙成这个样子，也真难为你了。来，跟我一块看跳舞吧。”

“陛下！”哀倍克有点儿急了，“真的，我们有好多城堡已经失守了。”

国王木司塔辛也急了，“即使是真的，又怎么样？我不是说过了，朝廷中的大事全由你处理，你去找总督们商量一下，看派谁前去迎敌也就是了。你一直在我这里纠缠不休，难道是想让我这个国王亲自去冲锋陷阵吗？”说完，便又把注意力转移到黑纱女郎身上。

宰相哀倍克无法，只得悻悻而退。

几天以后，蒙古军派来了使者。那使者非常傲慢，并不下跪，从怀里取出一封书信，递了过去。国王木司塔辛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大蒙古帝国征西大元帅旭烈兀晓谕报达国王木司塔辛：

我国军队，为讨叛逆，先后征服了许多国家。不想这些国家的残渣余孽先后逃亡报达，被你们收留。因此，特来兴兵问罪。若能拆毁城堡，伏首投降，可保你的王位。如若顽抗，天兵到时，鸡犬不留！

木司塔辛看完，对谋牙代丁和哀倍克说：“都有哪些国家的人跑到我们这里了？把他们交给蒙古军，让蒙古军回去吧！”

谋牙代丁说：“臣只在宫中办事，对这些全不知情，陛下还是问宰相吧。”



哀倍克道：“陛下，我们何曾隐藏了他们的什么仇人，使者这样说，只不过是迫使我们投降的借口。”

“可恶，可恶！”木司塔辛忽地愤怒起来，“我放弃仙乐般的音乐不听，放弃迷人的舞蹈不看，心想你是东方大国的使者，特意出来亲自迎接，谁知你竟敢对我撒谎，实在太不像话。来人，把这使者推出去杀了。”

“慢！”卫士们正要动手，谟牙代丁上前制止了他们。然后转对国王说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还是让他回去吧。”

“好吧。”国王木司塔辛的气稍平了些，说道，“留他一条狗命，让他回去向旭烈兀报告，就说我讲的：立即撤兵，放汝回去；如若继续冒险前进，有来无回！”

那使者被赶出报达，自回营去。木司塔辛非常自负地对群臣说道：

“我们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气魄。你们看我，几句话便把那使者的气焰压了下去，老老实实地连大气也不敢出。好，你们商量商量，看如何跟蒙古兵打。后宫还有舞蹈在等着我看，我得赶快回去。”说着就要起驾。

哀倍克急忙说道：“我们国家太平日久，平时很少战备，如果真的打起来，军粮供应不上呢？”

“供应不上？向百姓去征嘛！要是人手不够，把谟牙代丁也留给你。就让他专管征粮的事好了。唉，什么事儿都得问我，我要是死了，你这个宰相可怎么当哟！”

宰相哀倍克哭笑不得，嘴里答应着“是”，看着国王起驾往后宫去了。然后派大将素里曼沙率兵前去迎敌，谟牙代丁督运粮草。

素里曼沙是报达的一员名将，他占据一个险要关口，静待蒙古兵到来。两军接火之后，素里曼沙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由于那个督运粮

草的谟牙代丁实际上已是蒙古军的奸细，粮草迟迟接济不上，致使素里曼沙不得不败退下来。

突破了素里曼沙的防线，蒙古军浩浩荡荡地向报达城杀来。宰相哀倍克被迫亲自出马，率军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摆开阵势，以逸待劳，阻击敌人。

旭烈兀探得宰相哀倍克亲率大军前来抵抗，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大将贝住率领，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偷渡；一路由大将怯的不花率领，在底格里斯河下游偷渡；自己率中军正面进攻。

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有一座小城，名叫牙库拔城，哀倍克的军队就守卫在这里。蒙古军兵临城下，发动了数次进攻，都被哀倍克的军队打败。可是，这时，在上游偷渡的贝住获得了成功，底格里斯河以西出现了蒙古军。哀倍克见势不好，慌忙丢掉牙库拔城，引军西渡，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蒙古军展开一场鏖战。

哀倍克勇猛异常，贝住也不示弱，只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三日以后，贝住渐渐抵敌不住，向底格里斯河上游败去。哀倍克穷追不舍。两军沿底格里斯河边走边打。一天夜里，哀倍克的军营扎在一个低洼的地方，这一下被蒙古军钻了空子。贝住命令自己的士兵连夜挖了一条壕沟通向报达军的宿营地。第二天黎明前，扒开底格里斯河的河堤，河水向报达军队的大营滚滚流去。哀倍克措手不及，淹死了不少士兵，报达军几乎全军覆没。哀倍克只领着少数军兵逃回报达城。接着，下游偷渡的怯的不花和统帅中军的旭烈兀也都渡过了底格里斯河，三路大军会师，把个报达城团团围住。

再说报达国王木司塔辛。等他确知蒙古军杀来之后，原来的气魄没有



了，歌舞也暂时停止了。不过，他并不想法调兵遣将，积极御敌，而是整天躲在清真寺里，祈祷真主保佑。他嘴里念念有词，请真主向蒙古军降下六灾：一、不出太阳；二、不下雨；三、发生风暴；四、发生地震；五、闹灾荒；六、流行瘟疫。可是，他的真主并没有显灵，而蒙古军却越来越近，报达城完全成了一座孤城。

底格里斯河直通报达城下。郭侃的大炮架在战船上，从上游向报达驶来。“轰”的一声，报达城被轰塌一角。正跪在真主面前祈祷的报达国王木司塔辛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贴身大臣谟牙代丁跑来说：

“陛下，您听见了吧？刚才那响声是蒙古军的大炮。大炮啊，何其了得，只一下，一个城角和上面的守护军兵全不见了。陛下，如果再不当机立断，蒙古军一打进来可就全完了。”

“去吧，去吧，你去蒙古军中，告诉他们，就说我要求投降。”

谟牙代丁领命，迅速来到蒙古军中，丑角表功似的向旭烈兀叙述了自己怎样劝木司塔辛投降的经过。可是，旭烈兀并不热情，看了他一眼，冷冰冰地命令道：

“让国王木司塔辛自己来！”

“是！”谟牙代丁又忙不迭地返回报达城中。

不久，国王木司塔辛亲自出城来降。旭烈兀命令他写一道手谕，让手下打开城门，停止抵抗，把蒙古大军迎进去。木司塔辛一一照办。报达城的守军接到国王的手谕，便大开城门，蒙古军一拥而进。

旭烈兀进入王宫，往国王的宝座上一坐，命令将木司塔辛和他的大臣们全部带来。卫士们把他们押来之后，旭烈兀向木司塔辛说道：

“你——知罪吗？”

“元帅！”木司塔辛战战兢兢地躬身施礼，说道，“我是有罪。不过，元帅不是说过，只要我开城投降，可保我的王位吗？……我一定戴罪立功。”

“哈哈！”旭烈兀乜斜着眼冷笑一声，“你还想做国王啊？”

“元帅，您不知道，我生下来就是王子，长大了就是国王。要是不让我做国王，会把我饿死的，或者会急死的……”

“这，你倒不必担心，你今后不会挨饿，也不会着急的。我马上就送你去见你们的真主。”

“啊！”木司塔辛吓成了一摊泥，他坐在地上哀求道：“大帅，如果您真不能原谅我，请让我沐浴之后，再去见我们的真主吧。”

“这也不必了！”旭烈兀大手一挥，“既然你的真主保佑不了你，你又何必对它如此恭敬呢！来人！”

“喳！”众武士一齐应道。

“统统与我推出去，杀！”

木司塔辛和他的文武大臣统统被推了出去，只有谟牙代丁站着不动。卫士们知道此人为蒙古军出了不少力，自然不去动他。他也认为自己最聪明、最识时务。他看着自己的国王和同僚被推出去杀头，抿着嘴角直笑。他心中有一个美丽的幻境，这幻境是一座王宫，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他自己。旭烈兀冷冷地看他一眼，向卫士们问道：

“这个家伙，为什么不推出去？”

谟牙代丁以为自己的后面还站着一个人，便回头向后看了一下。旭烈兀吼道：

“看什么？说的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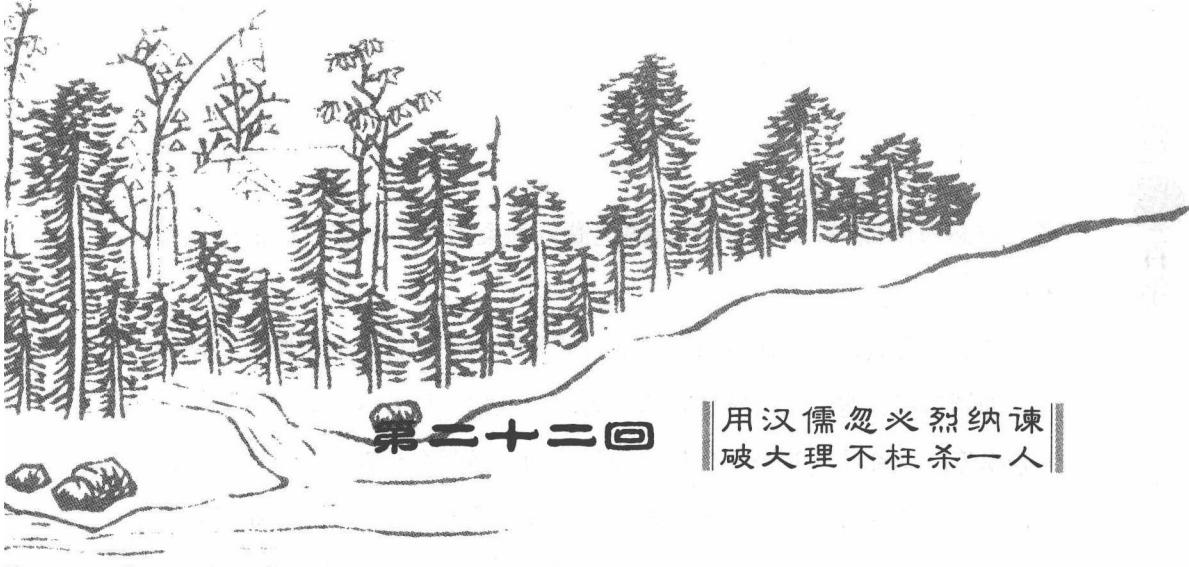


“啊！” 谟牙代丁心里一惊，急忙跪下，“大帅，我，我……”

“你？哼，对你的国家和国君既如此不忠，我要你何用？推出去！”

“喳！” 卫士们应声将这个卖国奸贼也推了出去。

蒙古军又继续向西南进发，侵入叙利亚，进逼埃及。但是，在埃及国王马穆鲁克的积极抵抗之下，蒙古军被打得大败，连大将怯的不花也战死了。蒙古军不得不停止在西南亚的扩张了。



第二十二回

用汉儒忽必烈纳谏
破大理不枉杀一人

在灭金之后，大蒙古帝国的头等任务就是征服南宋。所以蒙哥汗在公元 1251 年夺取汗位后，立即派四弟忽必烈驻守漠南，准备向南宋发动进攻。

在拖雷的儿子中忽必烈是佼佼者，在成吉思汗的孙子中也是佼佼者。他兴趣广泛，能文能武，孝敬父母，团结兄弟，没人不说他好。蒙哥汗派他驻守漠南，他深知这样的任务重大。所以，他饱览历代兴衰史，从中发现了这样的真理：只能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如今，打仗的任务虽然还不小，但治天下的任务已经摆到面前，打而不治，打下来的天下又有何用呢？可是，在当时的蒙古贵族中，骁勇之将俯拾皆是，治国之才却几乎没有。怎么办呢？看来只有到文化发达的汉人中去寻觅治国之才了。那么，汉人是不是跟自己一心呢？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推心置腹，就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从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入主中原，不就用了很多汉族名臣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忽必烈首先找到已经当了和尚的刘秉忠。刘秉忠少有奇才，饱读诗书，但生长在那个混乱年代，所学无所用，便出家当了和



尚。忽必烈请他来，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刘秉忠也不客套，侃侃而谈起来：

“治国之道，首先在于治官，文官莫大于相，武官莫大于帅。相率百官，帅领三军，这二人自然是要慎重选取的。但，只有这二人却不行，因为若事无巨细都让他两个管，都让他两个问，他两个也管不了问不了。因此，还必须有各级官员，一级有弊便影响全局，不能不慎。特别是郡县一级，直接与百姓接触，更应慎之又慎。翻开历史看一看，那揭竿举事者，多在郡县之长声名狼藉之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就是治民。民有刁民、顺民之分，而顺民居多。刁民要绳之以法，顺民要晓之以理。要大力发展教育，使百姓知理，百姓知理则原来的刁民也会变成顺民；要减轻刑罚，刑罚过重则原来的顺民也会逼成刁民。再次就是治政。国家的一切政策应以百姓的利益为前提。如现在百姓向国家缴纳租谷，有些州郡的边缘地区，需要跑老远才能到州郡的仓库之处，但离临近的州郡仓库却很近。都是国家的仓库，让百姓就近缴纳有什么不可呢？这看起来是件微小的事，但却给百姓带来不应有的劳苦……”

刘秉忠接着还说了好多，把个忽必烈给听迷了，止不住拉着刘秉忠的手说：

“你就留在我的军营中，我给你个职务……”

“我在这里停几天可以，”刘秉忠不等忽必烈说完便把话接过去，“至于职务嘛，不必了。王爷看我这身打扮……”

忽必烈看了看刘秉忠的光头，又看了看他身上那又宽又大的和尚服，禁不住笑了一笑，然后说道：“先生既然不愿受职，也就算了。以先生这样的大贤，必定知道当今的济世之才隐于何处，能否替我引荐两位呢？”

“王爷如果能礼贤下士，当今的济世之才还是不少的，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市）的姚枢就是个了不得的人物。王爷若能将他请来，胜似和尚数倍呢！”

忽必烈果然到辉州去把姚枢请了来。这姚枢是窝阔台汗伐金时被起用的，后来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当时的燕京行台是牙鲁瓦赤，此人喜受贿赂，并把所受贿赂分给自己的部下，姚枢自然也有一份。可是，姚枢不仅拒不收受，还劝牙鲁瓦赤不该这样做。牙鲁瓦赤认为他这人太不识好歹，非常生气。姚枢为此，便辞官不做，隐居辉州教书。

凡是名士，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喜畅谈，不客套，所以，当忽必烈询问如何治国的时候，姚枢也是侃侃而谈：

“治国必先治人，治人必先治己。谁如果能做到以下八条，他就能把国治好：第一，要修身，自己的道德品质要高尚；第二，要力学，自己要多知多懂，能使人信服；第三，要尊贤，有比自己道德高尚的，有比自己知识渊博的，要虚心学习；第四，要亲亲，做什么事，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第五，要畏天，时刻要考虑上天的惩罚，不要做坏事；第六，要爱民，百姓是水，自己是船，水能载船，也能覆船，不爱民非败不可；第七，要好善，多做好事，不要把人逼到绝路；第八，要远佞，近墨者黑，永远不要让奸佞之人接近你。”

姚枢所讲八条，除了第五条是荒诞的，其余七条确系至理名言。但由于那时候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人们还挺讲迷信的，所以，忽必烈听后，全接受了。只见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好，太好了！姚先生之议真是字字珠玑。来，盛摆宴席，庆贺姚先生的到来。”

霎时间，宴席摆好，众人一一落座，传杯递觥，狂饮起来。正喝得高



兴，大汗来了诏旨，忽必烈急忙离席去接。众人不知是什么事，暂时停止吃喝，屏声息气地等着。一会儿，忽必烈春风满面地进来，向大家转述了诏旨的内容，原来是命他做好准备，准备进军，并将漠南的土地及今后新开拓的领土都封给他。这里的所有军队都归他指挥。众人为此欢呼起来，宴会进入高潮。但，那位姚枢先生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连酒也喝得少多了。

这一切都被忽必烈看在眼里，散席之后，他特意到姚枢的住处问道：

“今天席上，我宣布过大汗诏旨之后，先生闷闷不乐，不知为何？”

“王爷！当今蒙古帝国的版图虽大，但真正能称得起富庶的地方，只有汉地，大汗把它封给了王爷。今后要征服的赵宋之地也是一片锦绣江山，大汗又预封给了王爷。那么，大汗本人要什么呢？时间一长，大汗会不会后悔，他人会不会到大汗那里搬弄是非呢？如果到时大汗要收回封地，王爷是给还是不给呢？”

“对，先生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依先生之见呢？”

“愚以为，王爷只接受统军之命，辞去封地之赏，方是明智之举。”

“好，就照先生说的办。”

第二天，忽必烈写了一封回书，交来使带回去。书中的大意是：

“天下乃大汗之天下，疆土乃大汗之疆土。大汗将疆土封给臣子，乃是大汗的恩德。不过，作为臣子，有衣食之取也就够了，过多的封地实不敢取，也不当取。因此，为臣能奉诏统军，已感幸甚；所赐封土，归还大汗，为臣谨领大汗之恩德……”

蒙哥汗看了忽必烈的回书，对他越发信任了。公元 1252 年，命他率军攻取大理，以便对南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大理国是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都城在今天云南大理县，国土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和四川的西南部。它建国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待忽必烈征讨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忽必烈的进军路线是取道甘肃，进西藏，然后兵分三路，直取大理。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如今已是老将了，他带着自己的儿子阿术指挥西路军。东路军的指挥是抄合和也只烈。中路军由忽必烈任总指挥。三路大军都很顺利，很快进入大理国境。

却说当时的大理国王名叫段兴智，此人软弱无能，名义上是国王，事实上是个傀儡，大权被高祥、高和两兄弟把持着。段兴智听说蒙古军打来，惶惶然不可终日。他把高家兄弟召来，问道：

“蒙古军大兵压境，二位爱卿如何御敌呢？”

高和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会有办法的。”

高祥认为和这位熊包没有什么可说的，出言不逊地道：

“陛下只管当您的国王就是了，御敌之事自有我兄弟处理。”

“如此，就难为卿等了。”

再说，忽必烈的大军渡过金沙江后，便派玉律术、王君候、王鉴三人作为使者到大理国的首都大理城去向大理国王劝降。然后，放慢进攻速度，信马由缰地向前进发。忽必烈向后看了看，刘秉忠和姚枢跟在自己后面，二人并辔前进。忽必烈勒了一下马头，等二人上来，自己夹在中间，向姚枢问道：

“先生，如今无事，能否讲个故事让我听听？我听先生讲故事，简直是入迷了。”

“王爷要听什么故事？”姚枢问。



“自然是历史故事，最好是打仗的。”

“好。”姚枢不紧不慢地说，“打仗这事儿，有时有道理，有时没道理。比如，宋太祖打南唐，就讲不出道理，只好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反正我要当皇帝，你就不能再当皇帝，你要当皇帝，我就要打你。道理就这么简单。”

“哈哈哈！”忽必烈大笑一阵，“有趣，有趣。先生谈吐不凡，真是入骨三分！”

“不过，赵匡胤之所以能统一天下，并不只是在他能打仗，还在于他知道为什么打仗，打仗的目的在于征服人心，所以千万不能枉杀无辜。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打开南唐，对敌方采取的政策是，只要放下武器，一个不杀。所以，南唐的国都金陵城内，大街小巷，人来车往，店门照常开，生意照样做，好像没经过战争一样。为此，数百年来，一直传为佳话。”

忽必烈是个聪明的人，听姚枢讲这个故事，便知是在谏劝自己不要随便杀人。于是，当即对姚枢说：“我这次打开大理，一定像曹彬一样，绝不枉杀一人。”

“王爷如此圣明，大理百姓三生有幸啊！”

再说玉律术等三人来到大理之后，向段兴智陈述利害：“我大汗兴仁义之师，派他的亲兄弟忽必烈率军来征大理，王师所指，望风披靡，不久就将来到大理城下。我家王爷以仁治天下，四海黎民，谁不翘首相望。如今，赵宋王朝昏庸无能，民不聊生，亡国之日不远了。贵国臣属于它，到时树倒猢狲散就晚了。良鸟择林而栖，望您审时度势，慎重选择。若能归顺我大蒙古帝国，联合攻宋，宋亡之后，共享富贵，才是上策。否则，一旦城破池毁，玉石俱焚，后悔就来不及了。尚望三思。”

段兴智早已吓得没了主意，他看看站在两边的高家兄弟，问道：“爱卿有何高见？”

高祥早已气得眼珠凸起，呼呼喘着粗气，他上前一步，指着玉律术的鼻子说：“你们什么蒙古大军，全是一些乌合之众，是一些未开化的草野之鬼。我大理建国已有三百余载，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有何错处。尔等跋山涉水，不远万里，犯我疆土，杀我百姓，实乃不仁不义之举，竟然还称什么仁义之师，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我劝尔等速速退兵；否则，大理城下就是尔等的坟墓。”

玉律术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国王段兴智唯恐把事情闹僵，急忙说道：“上使先回驿馆休息，明日再议。”

高祥、高和兄弟回到家里计议。

高祥说：“听口气，我主有意求和。一旦议和，我们这里就成了蒙古军进攻赵宋的战场了。那样，我兄弟就不能坐享清福了。如果跟蒙古军拼一下，胜败还不一定。即使失败，也不过像被蒙古军占领一样。如果能胜，我兄弟乘势夺取王位，从此这大理国就是我们弟兄的了。”

高和说：“我跟大哥想到一块儿了。不过，那段兴智如今毕竟是国之主，他如果坚持投降，我们也没办法。”

高祥说：“这有何难，杀掉来使，断其退路！”

高和说：“对，这一来段兴智想和，蒙古人也不跟他和了。”

这天夜里，高祥、高和率领家奴，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了玉律术等三个蒙古使臣。

公元 1253 年农历十二月，忽必烈率大军到了大理城下。高和领兵迎战。蒙古军首先出阵的是大将也古。高和与也古的武艺不相上下，打得难



解难分，从中午战到日落西山，渐渐地，双方都觉得体力不支了。这时，蒙古军的另一员大将拔突儿打马上来，对也古吼道：“将军让开，让我也战他几个回合。”这一来，高和招架不住了，急忙拨马回头，妄图逃进城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将拔突儿飞马赶上，一刀将高和劈为两半，跌落马下。大理军见主将身死，顿时四散奔逃。

蒙古军进入大理城中，四处寻找自己的使者不见，最后在驿馆找到了三人的尸体。忽必烈实在气炸了肺，他拍着桌子吼道：

“将大理人，不分老幼，不论性别，不管哪行哪业，统统杀光，为死者报仇！”

刘秉忠看见形势严重，急忙上前规劝道：“王爷！姚枢先生讲的曹彬征南唐的故事，您还记得吗？我记得，您曾说过您要效法曹彬呢！”

忽必烈听后，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刘秉忠说：“多谢先生提起，要不然我就铸成大错了。”然后转身对侍卫们说：“晓谕大理百姓，除高祥之外，不枉杀一人，市不易肆，一仍旧业。”

布告出来，大理百姓欢腾雀跃，鸣放鞭炮，犹如过年过节一样。只是那高祥并未逮着，他乘乱逃跑了。



却说高祥在城楼上观战，当他看见自己的弟弟高和被蒙古军斩落马下的时候，急忙从城楼上爬下来。趁着混乱，带着自己的亲兵，一直往正东跑，跑到了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在姚州喘息未定，蒙古军便追来了。

原来刀劈高和之后，也古和拔突儿两员大将争着夺城，忽略了敌军可能逃跑这件事。待进城找不到高祥，问及百姓，才知道往姚州方向逃跑了。于是，马不停蹄地追来。

高祥听说蒙古军追来，心里直纳闷儿：我往姚州来，只带了不多的几百人，蒙古军缘何就知道了呢？再说，蒙古军攻下大理，照说应该抢掠一番，犒劳一下将士，然后再发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缘何这么快就追来了呢？看来，北方来的这支蒙古军真是一群怪物。不过，这姚州的城池虽小，却也坚固，蒙古追兵，想也不会太多。凭着我的这几百亲兵，再加上这姚州的守卒，如果能守住此城，这大理国的江山，今后就是我的了。弟弟高和已经战死，大理城破之后段兴智肯定被杀，这国王的宝座，看来是非我莫属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哩！

高祥想到这里，心情轻松了些，他迈步登上城头，看一看蒙古军来了

多少。这一看不要紧，差一点儿把高祥吓得从城头上掉下来。来的蒙古军不但多，领兵的大将还正是杀死自己弟弟的那两位。高祥勉强慰问了守城士兵几句，下得城来。此时天色已晚，看来，今天蒙古军是不会发起攻击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趁着夜幕降临，再逃跑吧。

当天夜里，高祥把姚州的守将找来，对他说：“今晚，蒙古军大概不至于登城。将军率原姚州守城将士上城值巡，高举火把，把蒙古军的主力吸引去。我率这数百亲兵，从另一个方向悄悄出城抄他们的后路，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也许能够就此解围。不然，到明日蒙古军大肆进攻起来，我们是守不住的。”

姚州守将答道：“敢不遵命！”说着，带领自己的士兵登城，面对蒙古军最多的方向守卫，举起火把，敲起战鼓。蒙古军认为大理军要连夜出击，真的被吸引过来不少。高祥率领自己的亲兵，从城墙的偏僻处悄悄缒下城，连夜向东逃去。一气跑了二十余里，方才在一个山村里停下休息。

再说姚州守将折腾了半宿，并不见敌营有什么动静，不知是何缘故。下城看看，高祥已经带领他的亲兵走了。再上城擂了两遍鼓，仍未见动静，便疲沓了。最后，干脆不让士兵擂鼓了，除了值巡的以外，其他人一律休息，准备明日大战。蒙古军见大理兵光擂鼓不出阵，以为是在使用疑兵计，便也只留下一些值巡士兵，其他人休息，准备明天大战。第二天拉开战幕之后，城外仍不见高祥和他的亲兵，这时姚州守将方才知道高祥已经跑了。这守将自知不是蒙古军的对手，便开城投降了。

不过，这次高祥并没有逃脱。蒙古军有了上次的经验，预先在各要路口埋下伏兵，待高祥正在庆幸自己再一次逃脱虎口的时候，将他活捉了。也古将高祥带回大理，忽必烈命令将他斩首示众。



回头再说那位大理国王段兴智。你别看他治国无术，逃跑倒颇有方。大理城被攻破的时候，他乘乱化装成普通老百姓混出城去。他没带军队，只带几个亲随，所以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一直向正东，走到善阐（今天的昆明）才留住脚步。擒贼擒王，不捉住他是不行的。于是，忽必烈派兀良合台父子去攻打善阐。善阐的城池不如姚州，更不如大理，兀良合台一个冲锋，便攻了进去。不过，一清查俘虏，段兴智又不见了，原来他又化装成老百姓混在人们中间了。不过，这一次蒙古兵有了经验，他们在未搜查出段兴智之前，不准当地的百姓们活动。这一来，段兴智跑不脱了，他在一个山洞中被揪了出来。

兀良合台把段兴智带往大理，请求忽必烈处理。忽必烈说：

“他是一国之主，应交给大汗处理才是。”

于是，派专骑将段兴智押往和林，去见蒙哥汗。忽必烈从被俘的大理国的朝臣那里得知，国王段兴智原来是有归降之意的，只是由于高祥弟兄的威逼，才不敢说出投降的话。并且，杀害蒙古使者也全是高家弟兄的主意，段兴智并无责任。忽必烈将以上情况如实写明，请蒙哥汗定夺。蒙哥汗据此将段兴智放回，让他继续当大理国王。

征服大理以后，忽必烈将兀良合台父子留在大理，继续征服尚未归服的州郡，自己统帅大军北归，等待蒙哥汗的下一个进军命令。可是，忽必烈一回到关中，便发觉情况有点儿异常，仔细一打听，原来大汗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派了一个以近臣阿兰答儿为首的钩考局来追究查办。

这钩考局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忽必烈在关中的文臣武将逐个审查，以莫须有的罪名定案。并且，扬言除了刘黑马、史天泽二人报大汗批处外，其他要一律就地斩首。

忽必烈一回到关中，便有不少官员和家属向忽必烈反映此事。他非常生气，对来反映情况的人说道：“我马上返回和林，向大汗质问此事。”

众人走后，姚枢问道：“王爷，您想过没有，大汗为什么如此呢？”

“我正是不解此意，望先生明示。”

“王爷可曾记得愚臣劝您辞退封地的事情？”

“记得，记得。”

“那时我就考虑大汗以后可能要有此举，只是不曾明说。”

“却是为何？”

“王爷！您的为人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但，这尘世上的人心却并非全如王爷。王爷文韬武略，威望素著，这就会引起某些人的莫名嫉妒。如果他们在大汗面前说你的坏话，说天下人只知有忽必烈，不知有蒙哥汗，大汗将会怎样想？如果他们更进一步说你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大汗又当怎么想？”

“嗯，有理！”忽必烈思考着点点头。

“所以，以愚臣之见，王爷应当回和林见大汗。但不必质问，也无须辩驳，甚至全当没这回事更好。”

“那钩考局之事……”

“只要王爷回去，并且连家眷也带回去，作长住下去的打算，大汗便会自动地下令将钩考局撤销。”

“这……”

“王爷请想：大汗不放心的就是您，您回去了，说明您没有二心，大汗还要钩考局何用！”

“嗯，是这么个道理。”



忽必烈采纳姚枢的意见，将大部队留在关中，只带数百亲兵，连同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回到和林。蒙哥汗也是个聪明人，他听说忽必烈回朝，便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在行完君臣大礼之后，蒙哥汗特地在后宫设下家宴，为忽必烈接风。席上，蒙哥汗问道：

“四弟，你怎么丢下军队，自己回和林来了，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

“大汗……”

“这是家宴，”蒙哥汗说，“叫我大哥！”

“大哥！”忽必烈一声“大哥”呼唤，眼眶里便溢满泪水，只是强忍着没让流出来。“军队本是大汗的军队，我只不过代大汗暂时统领而已，我不在还有其他将领，不妨事的。我之所以回和林，一来是我想大哥了；二来是妻子儿女们在南方生活不惯，想回到北方来，今后我再出征就不带他们了，让他们留在和林，免得打仗时碍手碍脚的。至于事先没向大哥禀报，那是因为事急……哦，哦，我急着回来，归心似箭，路途又远，来回太耽搁时日，并且那传话的人也不知能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不能，所以我就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尚希大哥谅解！”

“四弟！”蒙哥汗的眼眶里也溢出了泪水，“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是，是实话啊。”

“没有骗大哥吗？”

“没，没有啊！”

蒙哥汗站起身来，走到忽必烈身旁，拍着他的肩膀，说：“四弟，你刚才说的‘事急’，怕不是‘急着回来’的意思吧？”

“大哥！”忽必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大哥明鉴，忽必烈之心，唯天可表！”

“四弟！”蒙哥汗也哭了起来，“我冤枉了你，我偏听偏信，你能原谅你这个浑哥哥吗？”

“大哥！”忽必烈泣不成声了。

一场误会就这样消除了。蒙哥汗立即诏命撤销设在关中的钩考局。兄弟二人促膝畅谈，计划今后如何征战。忽必烈恐怕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便向蒙哥汗建议道：

“小弟从大理北归时，大理国已基本平定。大哥大仁大慈，放段兴智回去继续为王。他定能协助我们留在那里的大将兀良合台，很快将大理全境平服。今后，我们的主要对手就是赵宋了。我们的首都和林距赵宋之国土太远，大哥在这里指挥不便，我们想回来报告、请示个事情也不便。因此，小弟愚见，不如在漠南另造一处皇宫，大哥住在那里。”

“我也有这样的意思。”蒙哥汗应道：“四弟可有中意的地方吗？”

“有。”忽必烈答道，“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的东面有一条滦水，滦水的北面有一个地方名叫龙冈（又名卧龙山，在今内蒙古多伦县北），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若能在那建一处宫殿，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好。”蒙哥汗同意了，“那就麻烦你为我操心了。”

忽必烈出宫之后，立即派刘秉忠监工，开始营造官室，不久，一座新城建成。这里且按下不说。

却说大理国王段兴智回到大理之后，对蒙古大汗蒙哥真是感恩戴德。不杀头，已出他意料之外；还让他当国王，更是连想也不敢想。他从此跟蒙古帝国一心一德，帮助在这里的大将兀良合台绥靖地方。有些州郡接到他的命令，便停止抵抗，减少了兀良合台的不少征战之苦。

不过，大理国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部族平时就不听段兴

智的指挥，所以段兴智的命令在某些地方只是废纸一张，废话一句。因此，兀良合台父子仍然不得不攻城略地，攀艰历险。一直打了整整两年，原来的大理国土上才勉强可以算是平静了。但是，兀良合台麾下的士兵已减少了十之七八。

兀良合台将大理平靖的消息报与蒙哥汗。蒙哥汗认为时机已到，便在和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兴兵伐宋。忽必烈带着姚枢参加了这次会议。蒙哥汗听忽必烈介绍过姚枢的才识，便特意提名问道：

“姚先生对此次征战有何看法？”

姚枢不亢不卑地答道：“我军过去多次攻宋，但只是掳掠而已，马上去马上来，秋天去春天来，我去之时，地入我手；我走之后，复归于敌。因此，百姓以我为敌，反以敌为国。如果我们每占一地，就屯兵驻守，设官治民，以民养军，那么这块土地就归入我大蒙古帝国的版图了。如果再次对敌人发起攻击，距离也近了许多，兵士则可免去许多奔波之苦。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好！”蒙哥汗说，“听卿谈吐，果然不凡。此次进军，一定要照姚先生说的办，不仅要攻取，还要有名有实地占领。”

接着，蒙哥汗分配了此次的攻伐任务。兀良合台率已在大理的蒙古军由南向北打，为南路军。塔察儿率东路军直抵江淮，目标是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市）。蒙哥汗自率西路军，绕道关中，进抵四川，然后顺江而下，与东路军塔察儿和南路军兀良合台在襄樊至长沙一线会师，直捣南宋的京城临安。分配完任务之后，蒙哥汗看了一眼忽必烈，说：

“四弟鞍马劳顿，这一回让你歇一歇。”

众将领命而去，忽必烈也悻悻地回府。姚枢见忽必烈满脸愁云，问

道：

“王爷大概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了吧？”

“正是，”忽必烈直率地说，“大汗此次不派我统兵，是否仍对我有不放心之处啊？”

“非也，非也！”姚枢肯定地答道。

“那，为什么……”

“大汗这是在赌气。他在告诉人们，你看我蒙哥也是能领兵打仗的，我打起仗来也并不比忽必烈逊色。”

“大哥在军中的威望原来就比我强得多呢！从前，他跟着祖父和父亲打过不少好仗。我又没说过他打仗不如我，他又何必与我赌什么气呢？”

“哈哈哈！”姚枢笑过一阵，说：“他虽然当了大汗，但仍然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些人，有时就会有点儿莫名其妙地赌气。至于追其原因嘛，谁也说不清楚。”

“也罢！”忽必烈勉强笑笑，“趁此机会多读点儿书吧。”

“多读点儿书自然是好的。”姚枢狡黠地一笑，“不过，您读书的时间不会太多，大汗会很快调您上战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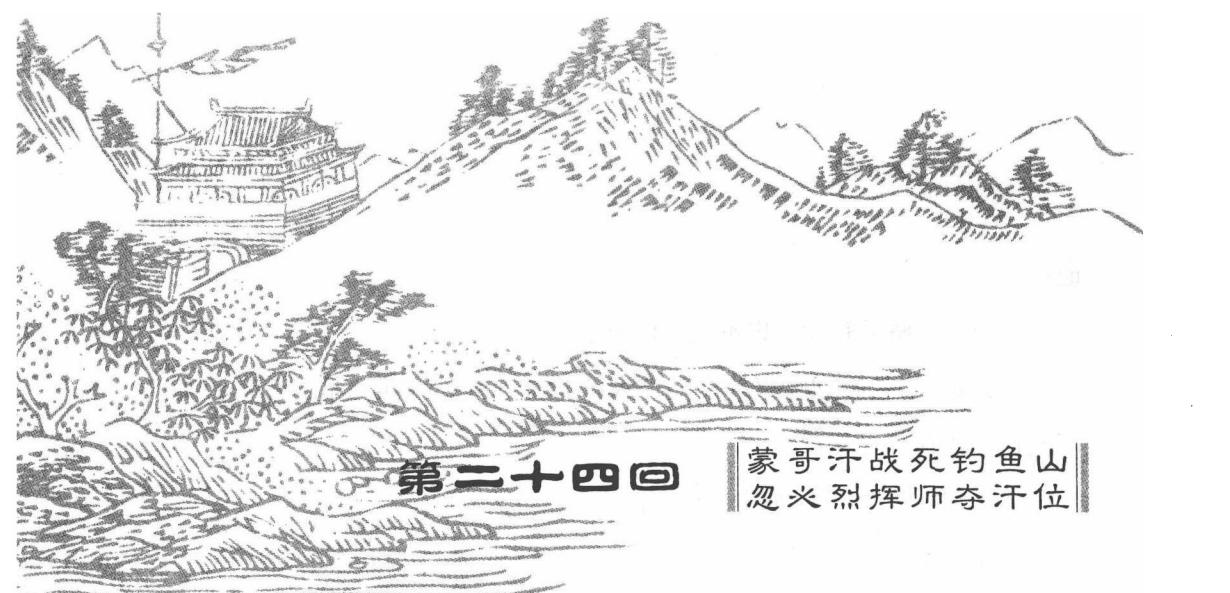
“何以见得？”

“姚某的猜测而已。自己也说不清楚。”

“好。忽必烈拭目以待，看先生是否猜中。”

“好！”

二人相视而笑。



第二十四回

蒙哥汗战死钓鱼山
忽必烈挥师夺汗位

却说蒙哥汗率西路军，经六盘山、大散关等处进抵四川。在蒙哥汗的大军未到之前，原住关中的蒙古军大将纽璘、刘黑马等便先入四川，攻城略地，打了不少胜仗。所以，蒙哥汗一路顺风，非常得意。可是，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城下，他碰见了硬骨头。

宋朝的合州守将名叫王坚。此人作战骁勇，且有韬略，蒙古军与他一交手，便先吃了一个败仗。蒙哥汗为此召集众将，让大家出谋划策，如何攻取。将佐中有一个不久前才投降过来的宋将名叫晋国宝。他出列奏道：

“大汗！臣自归顺大汗以来，未立寸功，实感惭愧。合州守将王坚与臣有旧。臣愿以三寸不烂之舌去说那王坚归降，不知大汗以为可否？”

蒙哥汗听后尚未说话，随征来的二弟穆哥便在蒙哥汗的耳旁小声说道：“新降之将，断可不信。若互为表里，里应外合，我军会吃亏的。”但蒙哥汗没有听穆哥的话，他有他的打算：如今晋国宝在蒙古军中只是一员裨将，只有冲锋陷阵的份儿，没有调兵遣将之权，里应外合是谈不上的。大不了晋国宝到合州城中不再出来，协助王坚与我军为敌，那也无关大局，多一员将与少一员将也不在话下。于是他摇了摇头算是对穆哥的答

复，然后转对晋国宝说道：

“将军如果能说服那王坚归降，这合州之战当数头功。即刻准备去吧！”

“是。谢大汗器重！”

晋国宝单枪匹马来到合州城下，向守城的士兵喊道：“把你们的主帅王坚将军请出来，我有要事告他。”

守城的将士下去不久，王坚便出现在城头，他见晋国宝只身到此，问道：

“国宝，你这是从何而来呀？”

“坚兄，快开城门，让我进去，我有要事相告。”

“两军对垒，城门开合不便，我用绳子拉你上来吧。”

“也好。”

王坚扔下来一根绳子。晋国宝拉住绳子一端，王坚拉住另一端。二人一齐用力，晋国宝很快便攀上城，那匹马就暂时留在城外。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二人携手下城，步入王坚的大帐之中。

合州地形险要，当嘉陵江与涪江的汇合处，蒙古军吃了败仗之后，不敢在就近扎营，便后退了十数里。因此，王坚以为晋国宝是从其他州郡来，便问道：

“国宝，你们那里战事如何？”

“唉！”晋国宝长叹一声，“坚兄一心为朝廷，死守这小小的合州，对外界不闻不问。如今，这整个四川，全成了蒙古帝国的版图了，合州已成了小小的孤城。”

“不会吧。不久前，我还接到四川制置使吕文德将军的命令，让我在



此死守，他将率大军沿嘉陵江北上，来此与蒙古军决战。”

“全是鬼话。那吕文德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县）之后，与蒙古军只一仗，便掉头鼠窜，如今怕已逃出三峡了。”

“唉！”这次轮到王坚叹息了，“国运不济，朝廷尽用些无用之人。”

“坚兄这话算说对了。”晋国宝一击自己的手心，站了起来，“像您这样的大将之才却只能守此小小的合州，而那些无用之辈却能身居高位，朝廷如此昏暗，令人寒心啊！良禽择木而栖，我们何必为赵宋小朝廷卖命呢？如今，大蒙古帝国……”

王坚听晋国宝的话不对头，厉声问道：“你端的从何而来？”

“实话对您说吧，”反正此话早晚得说，晋国宝摊牌了，“我现在已投顺蒙古帝国，蒙哥汗派我来劝降老兄。像老兄这样的才干，如果过去，断不会只是个小小的州郡守将……”

“住口！”王坚发怒了，“我生为大宋臣，死为大宋鬼，岂能投顺那蒙古小儿。念及我们原是好友，放你回去，与你那主子说，要想收降王坚，除非日出西山！你与我滚吧！”

王坚说着将晋国宝推出帐外，拉到城头，用绳子缒了下去。任凭晋国宝呼唤，王坚只是不理。晋国宝这一来可真为难了，在蒙哥汗面前吹得横圆，来合州城却没有办成事，回去如何交代呢？跑吧，到处都是兵，整个四川成了一个大战场，跑得了吗？即使跑得了，往哪里跑呢？蒙古军把自己视为逃兵，宋军把自己视为叛将，真个是走投无路啊！晋国宝幻想着王坚改变主意，拉着他那匹坐骑，一步一回首地缓缓前行。

忽然，合州城门开了一条缝，一匹马从中跃出，直追晋国宝而来。原来真是王坚追出来了。晋国宝心中非常高兴，拱手问道：

“王兄，您这是……”

“城外不是讲话之处。进城之后，我还有话对你说。”

“好，好。”

二人说着，同时勒马回城，城门又随即关闭。一进城门，王坚怒吼一声：“绑了！”刹那间过来数名虎背熊腰的士兵，将晋国宝五花大绑，绑了个结实。然后集合自己的所有将士，在演武场上将晋国宝砍了头颅，然后对众宣誓道：

“谁今后若敢投降蒙古小儿，晋国宝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我王坚若有背叛朝廷的行为，众位也可以砍下我的头颅！”

众人见主将如此，便也纷纷表态：“永随将军，决不负朝廷！”

原来王坚放走晋国宝之后，便有些后悔。自己虽然坚决不动摇，但晋国宝此行也不会不涣散部分军心。于是，决定杀掉晋国宝，以警告那些不坚定者。

却说蒙哥汗在军营中迟迟不见晋国宝回来，便派间谍到合州城外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在城门楼上挂着晋国宝的人头，便回去如实向蒙哥汗回报。蒙哥汗见劝降失败，便发动强攻。合州军民，团结一致，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竟使这个小小的城池在数十倍于自己的兵力攻击下，坚持六个月而岿然不动。

蒙哥汗一进入四川，便派人与南、东两路军联系。六个月之后，派往两处的人都回来了：南路军进展顺利，已经攻到长沙；东路军进展不大，尚被阻在大胜关以北。大胜关在现在的河南省罗山县以南，离主攻的目的地襄樊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而东路军总指挥塔察儿仍然以掠夺财物为主，他实际上一个城池也未真正取得。蒙哥汗听了非常生气，便撤了塔察儿的



职，诏命忽必烈代他去统领东路军。

忽必烈在开平接到蒙哥汗的诏命，便让自己的妻子和长子驻守开平，自己带着亲兵和谋士，日夜兼程，来到东路军的作战前线。塔察儿将军权交给忽必烈后自去不提。

且说忽必烈接过军权之后，立即宣布命令：“今后行军打仗，任何人不得随意杀人，枉杀无辜者，偿命；不准随意抢劫财物，拦路抢劫者，杖笞。”

但是，跟着塔察儿抢劫惯了的士兵根本不把这命令当回事儿。一次，忽必烈的一个文书出外，见一个蒙古兵正在抢劫一个商人的财物。那文书上前说道：

“忽必烈殿下有令，不准任意抢劫他人财物，你怎么竟敢……”

那蒙古兵一看这文书是个汉人，便一百个瞧不起的样子，鼻子眼儿里哼了一声，打断那文书的话，说：“你一个汉人，殿下瞧得起你，让你跟着写写画画，你就自以为得了不得了，竟然管到我的头上了。哼，甭说抢一个汉人，就是杀死一个汉人又当怎样？”说着，竟举刀将那个商人劈死了。然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那文书回去向忽必烈如实禀报。忽必烈便层层追查，查出那个杀人的蒙古兵，当众杀了他的头，并褒扬了这个汉人文书。从此，违犯军纪的现象便不再出现了。

整顿过军纪之后，蒙古军向前挺进，再次来到大胜关下。塔察儿曾来过这里几次，结果全被打退了。所以，大胜关守将对蒙古军的再次攻关并不放在心上，但是，战斗一发起，蒙古军的先锋官郑鼎赤膊上阵，挥舞着大刀，直杀上来。守关将士拉弓放箭，箭如飞蝗般射来，可是竟被这郑鼎

拨落地上，没有一支能射中他的身躯。结果，第一道关口被他夺去。

这大胜关自下至上共有三道关口。宋军退至第二道关口之后，不得不小心对待了。蒙古军再次发动进攻，可是，关上磙木礌石齐下，一时难以得手。郑鼎一怒，再次扔掉外衣，准备强攻。但，天气已晚，忽必烈唯恐吃亏，丧了元气，命令暂时休兵，埋锅造饭，准备第二天再攻。

却说宋军守将见此次进攻与过去的几次进攻迥然不同，便派出间谍连夜下山打听，原来是蒙古军更换了主帅。忽必烈的名字是宋兵听了就有点儿害怕的，长期坚持下去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在关上虚设了一些旗帜，作为疑兵，真正的守关将士连夜弃关逃跑了。

第二天吃罢早饭，蒙古军再次发动进攻，关上毫无动静，冲上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空营。忽必烈命令大部队过关，追踪而去。按忽必烈的作战计划是先打过长江去，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江南，一路沿江北，向上游攻打，与上游蒙哥汗率领的西路军和兀良合台从大理进拔的南路军会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从哪里过江好呢？忽必烈一时选择不出最佳地点。

可是，正在此时，他获得了一个情报。这提供情报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宋朝沿江制置司的一张布告。这“沿江制置司”是总管长江防务的一个机关，它的布告的大意是：最近在蒙古军中的一个宋朝间谍探得蒙古军的作战路线是取道黄陂，从阳逻堡过江攻鄂州（今湖北武昌），望当地守军密切注意，好生防范。其实，这全是一片鬼话，蒙古军的行动，忽必烈会不知道？这张布告正说明，从阳逻堡过江比较容易，因此，宋朝的沿江制置司编出如此的谎话让守卫在这里的宋军提高警惕。宋朝守军是否因此而提高警惕不得而知。忽必烈却从中获得了重要情报。他大手一挥，



命令道：

“兵发阳逻堡！”

阳逻堡在长江的北岸。这里长江曲折，港汊很多，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因此水势缓慢，容易攻取。蒙古军一鼓作气，便突破了宋军的江北防线，占领了阳逻堡。宋军退到长江南岸。不过，宋军南逃时将大小船只统统带了过去。水势虽缓，没有船只还是不行的。于是，忽必烈命令到湖湾港汊中去搜集船只。结果是收获不大，只搜集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打渔船。这小小的打渔船，显然不是南宋大战船的对手，忽必烈犯了愁。

一天夜里，乌云沉沉，天黑得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一场暴风雨将临。忽必烈正在大帐沉思，部将董文炳进帐禀报：

“殿下，今夜晚可是个进攻的好机会啊！”

“哦，”忽必烈有些诧异，“如此漆黑之夜，能行吗？”

“末将来以为可以。”董文炳满有信心地答道，“第一，今晚天色不好，敌人防范不严；第二，对面看不见人，不易被敌人发觉；第三，一旦敌人发觉之后，我船小灵活，敌船大粗笨，在黑夜中交手，他们占不了便宜。”

“好，”忽必烈来了精神，“请将军速作准备，我们乘夜偷渡。”

“末将来时已与弟弟文用、文忠商议好，将军郑鼎也愿随我弟兄一起去，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殿下命令，便可出发。”

“好！”忽必烈激动地抓住对方的手，“此次渡江，将军应是头功！”

二十多只打渔船，每只上坐三五个或七八个蒙古兵，郑鼎与董文炳坐的两只在最前面，乘着黑夜，向江的南岸驶去。果然，江南岸的宋军放松了戒备，待发现蒙古军冲来慌忙应战时，董文炳的弟弟已飞身跳上宋军的战船，一连砍倒了十几个睡眼蒙眬、刚刚抄起武器的宋兵。其他人也如



法炮制，很快夺得了十几只战船。宋兵不知蒙古兵过来多少，有的弃了战船逃上岸去。蒙古兵将夺得的战船开回北岸，忽必烈率大军杀了过来。宋兵抵敌不住，退到鄂州城中。

第二天，忽必烈命王冲道、李宗杰去鄂州城招降。但是，鄂州守将张胜根本不让他们进城，并且还将王冲道射下马来。张胜将城门打开一条缝，打马出来，将王冲道擒拿进去。李宗杰撒马逃跑，侥幸逃命。回报忽必烈，忽必烈见说降不成，便将鄂州城团团围住。

回头再说西路军的主帅蒙哥汗。他在合州城碰见王坚这根硬骨头，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便亲自率部攻击。王坚在城楼上居高临下，看得真切。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位就是蒙哥汗，但看那气派，知道绝非一般将领，于是命令将士专打此人。结果，一块飞石击中了蒙哥汗的头部，使蒙哥汗差一点儿落下马来。蒙哥汗回到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县东）营中，卧床不起，不久便死去了。

随军的亲王木哥立即派人通知和林，同时也通知东线的忽必烈和南线的兀良合台。

忽必烈刚刚把鄂州城围住，蒙哥汗的死讯便传来了。蒙哥汗死得突然，生前没有确定继嗣。忽必烈的谋士劝他暂时罢兵，回师北上，争夺汗位，不然，汗位旁落，就麻烦了。忽必烈也有这个意思。但鄂州城刚刚围住，也不愿就此拉倒。正在此时，南宋来了使者，要求媾和。媾和的条件是：蒙古军撤往江北，从此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白银二十万两、丝绢二十万匹。

忽必烈接受了对方的请求，撤离鄂州，挥师北上，去争夺汗位。



第二十五回

亲兄亲弟同室操戈
南皇北汗互争雌雄

蒙哥汗离开和林时，把和林留给阿里不哥镇守。这阿里不哥是拖雷的第七个儿子，也就是蒙哥汗的七弟。蒙哥汗的死讯传到和林之后，阿里不哥在阿兰答儿的支持下，积极谋取汗位。

前面说过，在忽必烈征大理的时候，蒙哥汗曾经对他产生过怀疑，派这位阿兰答儿成立了钩考局，对忽必烈的文官武将进行审查，审查的结果几乎要全部斩首。后来，由于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谏劝，主动率妻子儿女回和林，才罢了钩考局，阿兰答儿也调了回来。蒙哥汗一死，最有资格继承汗位的将是忽必烈。阿兰答儿认为，如果忽必烈继承了汗位，自己是要吃亏的，所以大力唆使阿里不哥去争夺。

除了阿兰答儿以外，支持阿里不哥的还有窝阔台的后裔阿速带和察合台的后裔阿鲁忽。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窝阔台与察合台的后裔便耿耿于怀，而最使他们忌恨的是蒙哥汗和忽必烈。如今，蒙哥已死，如果再能阻止忽必烈继承汗位，使阿里不哥登上大汗宝座，他们也就算舒出了胸中的一口怨气。

蒙哥汗的死讯传到和林的时候，忽必烈尚在鄂州未回。阿兰答儿认为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建议阿里不哥赶快派兵占领开平，这样可以迫使忽必烈就范。阿里不哥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且把占领开平的任务交给了他。阿兰答儿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支持阿里不哥，但同时也不愿意太得罪忽必烈。所以，他对于执行这个任务却不积极。但是，建议是自己提的，也无法改嘴，只得硬着头皮去了。

忽必烈的妻子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她听说阿兰答儿率军来开平，便推测来者不善。于是与她的儿子真金商议防御之策，同时派使臣去质问阿兰答儿。使臣在距开平一百多里的地方与阿兰答儿的军队相遇，问道：

“大人率兵来开平，是为何故？”

“这是亲王阿里不哥的命令。蒙哥汗离开和林时让阿里不哥镇守和林；如今蒙哥汗已经归天，阿里不哥就是我蒙古帝国的最高统帅，他命令我来，我岂敢不来！”

使臣说：“蒙哥汗只是诏命他镇守和林，并没让他主持全国军政要务，他怎么就成了全蒙古帝国的最高统帅？如果受过蒙哥汗诏命的就是最高统帅，蒙哥汗从和林出发时曾诏命我家王爷忽必烈镇守开平，后蒙哥汗又征调我家王爷奔赴前线，王爷临走时又把镇守开平的任务交给了世子真金，如此说来，我家王爷就该是最高统帅，我家世子也该是最高统帅了，世上哪有这么多最高统帅呢？所以，我劝大人赶快回和林去，我家世子已经做好应敌准备，听说我家王爷也已调兵北上。如果为此引起战端，责任可就是大人您的了。”

阿兰答儿无言以对。又想，争夺汗位本是他们弟兄间的事，自己犯不上为此去玩儿命，便暂时驻扎下来。后来，听说忽必烈果然率师北上，便起兵返回和林。

蒙哥汗是公元 1259 年农历七月死的，待忽必烈返回开平的时候已是 1260 年的农历三月份了。忽必烈一到开平，便在支持自己的王族和谋士的劝进下，不再召开什么选汗的会议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且，还仿照汉人的制度，建立年号为中统。因为忽必烈死后的庙号是世祖，所以历史上称他为世祖皇帝。

与忽必烈即皇帝位的同时，他的七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了大汗位。当时，忽必烈的主要势力在中原，阿里不哥大汗的势力在漠北。二人都清楚地知道，要想战胜对方，必须夺得关右地区，于是双方都将主要兵力放在那里。所谓关右，即函谷关以西，包括今天的陕甘宁一带。

阿里不哥派到关右的主帅是浑都海，主要战将有霍鲁海和刘太平。大营设在六盘山。忽必烈派到关右的主帅是廉希宪，主要战将有刘黑马、高鹏霄等。大营设在京兆，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

浑都海的大军由六盘山大营出发，向京兆进犯；廉希宪的大军由京兆大营出发，向六盘山进击。双方的军队在路上相遇。廉希宪军中的老将刘黑马首先冲出阵来，浑都海军中的刘太平拍马迎敌。这刘太平原来做过忽必烈的部将，刘黑马是认得的，于是厉声喝道：

“叛臣逆子！尔过去在皇上麾下为将，皇上待尔不薄。如今皇上新登大位，尔不但不思图报，反而兴兵来犯，真是罪不容诛。念及尔乃鲁莽之辈，不辨忠奸，不是主谋，原是胁从，只要下马投降，便可赦尔不死。若敢道半个不字，今日便是尔的死期。何去何从，速速选择！”

那刘太平本是个莽汉子，打起仗来只会哇呀呀乱叫，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他听了刘黑马的一顿训斥，火冒三丈，吼道：“老匹夫！洒家却不与你拌嘴。看枪！”说着便一枪刺来。



正是会者不忙，只见刘黑马轻轻一闪，刘太平便刺了个空。刘太平收马不住，冲了过去。刘黑马背后一刀，只听“忽”的一声，刘太平匆忙伏在马上，头盔已被掠在地上。刘太平见事不好，不敢恋战，兜了一个圈子，妄想逃回本阵。但刘黑马哪肯放过，他旋风一般地赶上，从背后轻轻一提，将刘太平提了过来，回到本阵，摔在地上。

在对阵观望的霍鲁海见刘太平被擒，知道大事不好，令旗一挥，妄图逃去。在一旁瞭阵的高鹏霄眼明手快，拍马舞刀截住霍鲁海的去路。霍鲁海被逼无奈，只得勉强应战，不过，他逃跑心切，精力分散，枪法混乱，只有招架之力。高鹏霄看出对方的破绽，虚晃一枪，霍鲁海侧身一躲，另一边露出空档。高鹏霄一枪扎在霍鲁海的坐骑上，那战马疼痛难忍，腾空直立，将霍鲁海掀于马下。七八个步卒上来，将他捆了个结实。

廉希宪亲自审问了霍鲁海。从霍鲁海的口供里得知，浑都海已经约好驻守在成都的大将密里火者，也准备起兵叛乱。密里火者握有重兵，蒙哥汗带往四川作战的部队，几乎有一半在他的麾下。如果密里火者反叛，从成都杀到关中来，自己就要南北受敌了。看来非得赶快除掉密里火者不可。可是，像密里火者这样的大将，自己是无权处理的。等到向皇上禀报，再取得皇上的诏命，恐怕为时已晚了。廉希宪思考再三，最后下了决心：假传圣旨。他把猛将刘黑马找来，说道：

“我最近接到皇上诏旨，说镇守在成都的密里火者已经与浑都海勾结，密谋反叛。只是惧怕部属不跟他一心，尚未敢树起反旗。皇上命我等迅速将此叛逆除去。我想，似此重大的机密任务，除了将军，再找不出第二个能完成的人来。所以……”

刘黑马是个急性子，他打断了廉希宪的话：“既然皇上有诏旨，主帅

就不要客套了。如何行事，请快吩咐吧。要是去晚了，你我还吃罪不起呢！”

廉希宪布置了具体做法。刘黑马带十几名亲兵往成都飞马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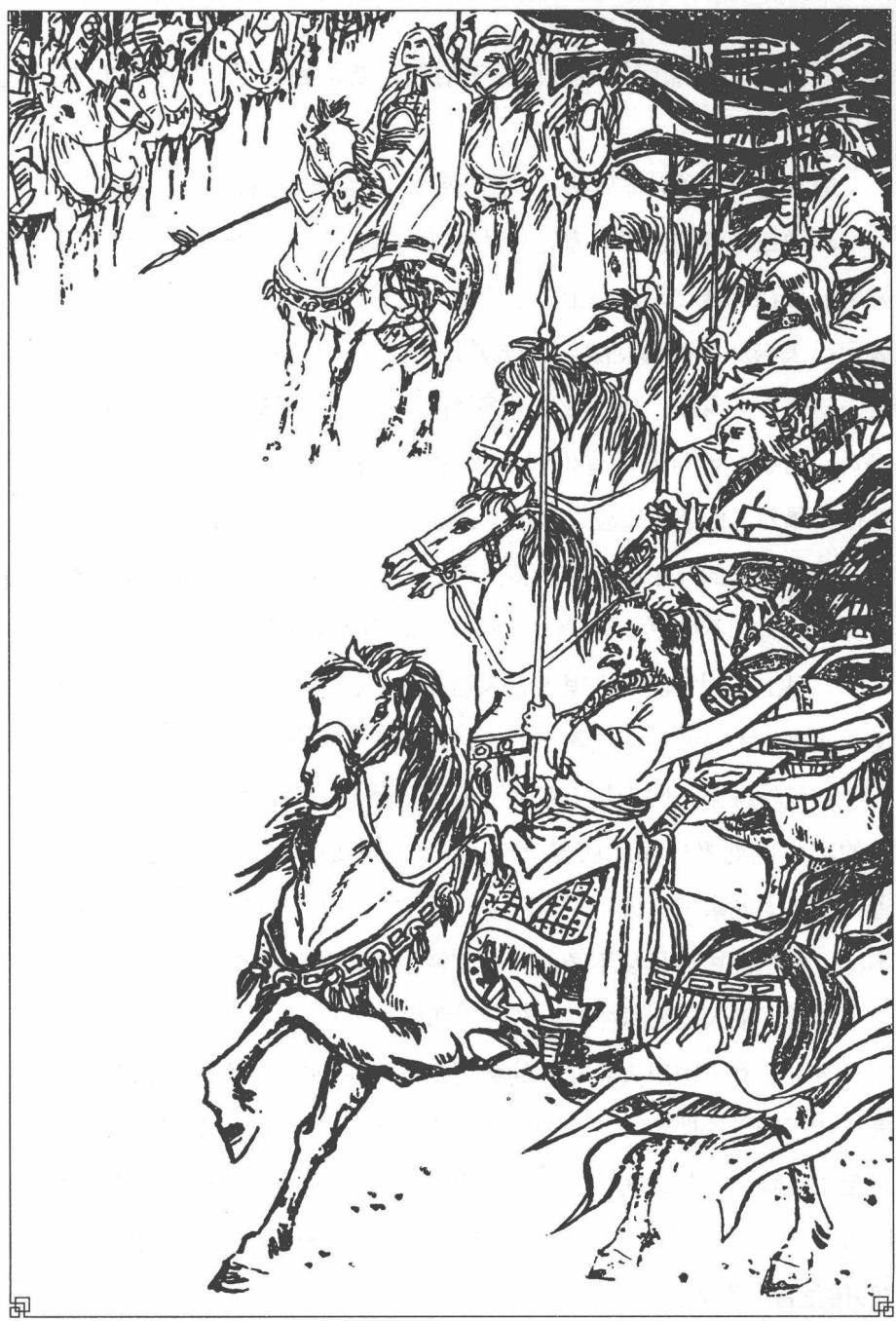
却说在成都的密里火者，果然如廉希宪所料，他是惧怕部属不服尚未摊牌。正在犹豫之时，皇上来了诏命，让他出营去接。他想，可能是皇上调自己去与那浑都海交战。这样更好，待与浑都海交手之后，反戈回师，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也可减少许多风险。因此，整顿仪容，兴冲冲地出营接旨。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跪着去接圣旨的时候，刘黑马“忽”地抽出佩刀，他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人头已经落在地上了。

密里火者的儿子和亲兵亲将见杀了自己的主帅，纷纷抽出刀来准备格斗。刘黑马却不慌不忙地将佩刀入鞘，挥了挥手中的诏书，说道：

“皇上圣明，已知密里火者勾结浑都海，密谋造反。刘某奉诏前来除逆。此事与大家无关。应各守本分，听候皇上调遣。”

刘黑马说罢，向十几个亲兵一招手，翻身上马，回去复命了。密里火者的部将见刘黑马如此从容镇定，认为诏书是真的，有的便埋怨密里火者，这么大的事情不该不对自己说。其实，刘黑马也认为诏书是真的，要不然，他这位猛将是装不像的，只有密里火者的儿子有点儿怀疑，他写了一个奏折，派人星夜送往皇上忽必烈那里。

忽必烈看了密里火者儿子的奏折，说刘黑马传诏将他的父亲杀了，问皇上知不知道这件事。忽必烈一时被弄昏了头，不知道船在哪里弯着，暂时无法回复。不久，廉希宪的奏折也来了，上面详细叙述了杀密里火者的原因和经过，并且说明了来不及等待诏命的道理。最后，请求皇上治他“假传圣旨”之罪。



忽必烈反复斟酌，觉得廉希宪的做法是对的，于是下诏褒奖了他：“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卿之举是符合古圣先贤的遗训的。”同时也给密里火者的儿子下了诏书：“杀汝父是朕之诏命。”这件事也就如此这般地平息下去。

廉希宪得到皇上的褒奖之后，办事更果断了，他命令向盘踞在六盘山中的浑都海发动总攻。在此之前，浑都海得知自己的两员大将刘太平和霍鲁海双双被俘，响应自己准备起事的密里火者也被杀了头，知道情况不妙，便离开六盘山向西退去。待到廉希宪的军队开到六盘山的时候，浑都海已经不在了。

阿里不哥在和林听说浑都海在关右战败的消息后，为挽救败局，又派阿兰答儿前来增援。阿兰答儿与浑都海会师之后，军威大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廉希宪的部将有些丧失了必胜的信心，要求暂时退兵。但，廉希宪不同意，他坚持把仗打下去。同时，将阿兰答儿来增援浑都海的消息写成奏折，呈报忽必烈。忽必烈看了奏折之后，决定自己御驾亲征和林，以此配合廉希宪的作战。

在和林的阿里不哥把重兵派往关右去了，他听说忽必烈御驾亲征来了，知道不是敌手，便退出和林逃往谦州（元属岭北行中书省，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克穆河与克穆契克河畔）。消息传到阿兰答儿和浑都海的军中，这两位大将慌了手脚，主子已经被赶跑了，自己还有什么干头呢？消息传到廉希宪的军营，士气为之大振。

打仗全凭士气，这一来浑都海与阿兰答儿的军队处在被动的地位。在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与廉希宪的部队在一个名叫耀碑谷的地方遭遇。廉希宪的部将汪良臣趁着黑夜冲入浑都海与阿兰答儿军的中部，将该军分为



两截。浑都海与阿兰答儿分别向两个方向逃跑，最后双双被围，做了俘虏，枭首示众。从此，阿里不哥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彻底打垮了。

逃到谦州的阿里不哥唯恐忽必烈大军来追，便来了一个缓兵之计，派一个使者到和林，向忽必烈认罪，表示愿意投降。忽必烈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原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全受谋士们左右。如今，阿兰答儿和浑都海既然兵败身死，这位弟弟见前途无望，因而不得不来投降。于是，对来使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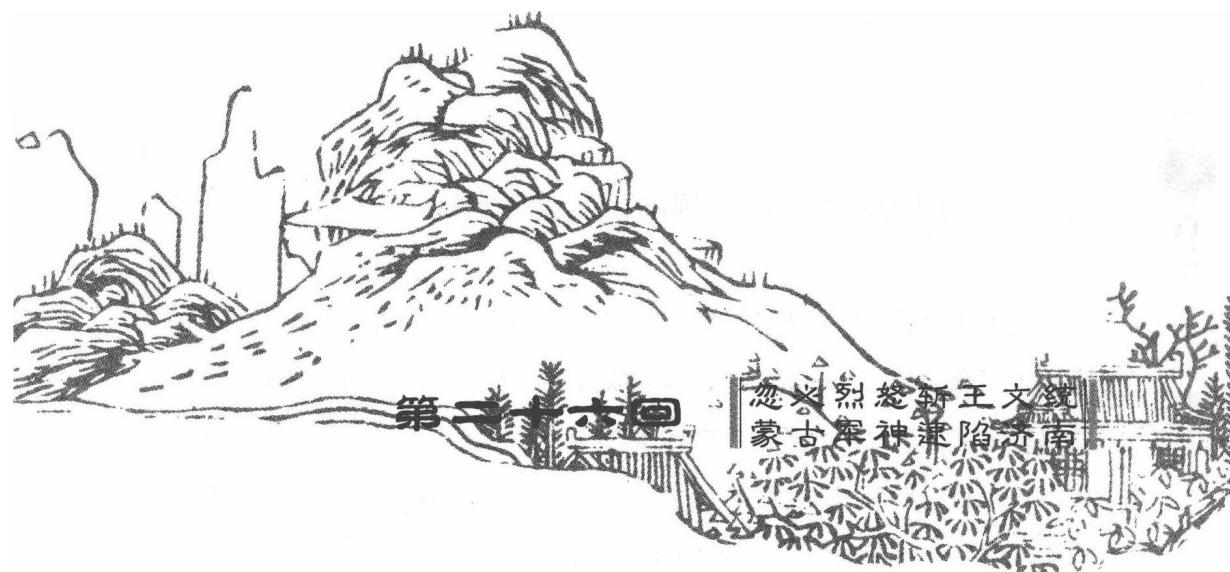
“你回到谦州，告诉吾弟，就说朕念及他年少无知，原谅他这一回，让他赶快回来见我。”

“是。”使者奉命去了。

忽必烈打发走阿里不哥的使者之后，留亦孙哥镇守和林，自己带一部分军队回到开平，等候阿里不哥前来领罪。可是，左等右等，阿里不哥也不来。这才知道这个弟弟用了缓兵之计。不过，他认为这个弟弟终究不是成大器的人物，所以并未放在心里。

再说阿里不哥在谦州待了一年，养得马肥膘壮，自以为有了资本，便发兵南下。他为了麻痹亦孙哥，说是来投降的。亦孙哥没有准备，被他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和林又被他夺去。阿里不哥继续南下，妄图打下开平。忽必烈再次被迫御驾亲征，两军在昔木土脑儿相遇。只一仗，阿里不哥的大将合丹火儿赤便被砍落马下，阿里不哥不得不再次北逃。忽必烈也不追赶，让他去了。

阿里不哥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少，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指望，长此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于是，在公元 1264 年农历七月，真的来开平投顺了忽必烈。忽必烈原谅了他，但却将他的谋士全部杀了。



忽必烈重用汉人，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确有一技之长，他都录用。但是，却不能对他反叛，谁如果反叛他，他便对谁不客气。如果是蒙古贵族中的成员反叛他，他能得饶人处便饶人。像前回说的阿里不哥，逃跑了，他不再追；认输了，他便宽宥(yòu，右)。但是，汉人则不行，他非置你于死地不可。

在阿里不哥叛乱的末期，盘踞在山东的汉将李璮也举起了叛旗，忽必烈便毫不客气地将其镇压下去。

李璮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红袄军头领李全的儿子。李全先投宋，后反宋投蒙，在与宋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当时，谁有兵谁就是元帅，谁就是将军。所以，李全一死，李璮便接替了他的位置。

这李璮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论文韬武略的本事，也只平平。但是，无论是北方的蒙，还是南方的宋，他全瞧不起。他对谁都是三心二意，自己妄图称孤道寡。

当时山东益都地方有一个不得志的文人名叫王文统，他看出了李璮的野心，便主动跑来向他出谋划策。李璮非常高兴，留王文统做幕府，并让

儿子李彥简拜他为师。王文统则把女儿嫁给李璮，从此二人成了翁婿关系。

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夺得皇帝宝座，王文统认为有机可乘，便劝李璮将儿子李彥简送往开平做人质，以便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当时归降蒙古军的汉将常常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京城做人质，表示自己永远归顺再不反叛的决心。忽必烈正在用人之际，见山东的实力人物李璮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做人质，自然分外高兴，当即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

送李彥简进京的人就是王文统。忽必烈接见了他。这王文统本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把忽必烈吹捧得浑身上下舒舒服坦。忽必烈问他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刘秉忠、廉希宪亦赞誉王文统。于是，忽必烈便留他在朝中做了平章政事。这平章政事是宰辅大臣，官位相当高，权力也相当大。从此，这翁婿二人，一个在朝，一个在外，干起不可告人的勾当来。

李璮经常在外谎报军情。如有一次，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最近，臣抓获一名南宋来的奸细，经过审问，得知南宋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攻打我涟水（今属江苏）一带。臣立即派探事人赴敌处探听真伪，回报说那奸细所供属实，如今宋军的战船已开赴射阳湖（在今江苏北部里运河与串场河之间），不日即将进犯。为保我主十万江山，臣除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外，尚须修筑城堑壕池。请皇上诏示。”

这样的大事，皇上岂能不批准。于是，李璮骗得了不少建筑费。停一段时间，他又上一奏折，说“由于加固了城池，将士们的勇敢，同时托陛下的洪福，来犯的宋军已被打退了”。忽必烈正忙着与阿里不哥交战，哪里顾得上查问这情报的虚实。于是，李璮又得了一笔犒劳费。

忽必烈到漠北去征讨阿里不哥，王文统认为时机已到，便让在京城做

人质的李彥简回山东，告诉他的父亲，速速起兵。

当时，李璮的大营扎在益都。这益都地面上有一个蒙古的退休老臣名叫王磐。王磐平日没事，爱到李璮的大营中坐坐，二人谈得很是投机。刚愎自用的人，往往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总以为地球是围绕着他转的，只有他去捉弄人，别人不会也不敢捉弄他。李璮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向王磐说了，并且要求得他的帮助。王磐表面上夸赞他有志气，有能力，将来定能成功。但是回家以后，便骑了一匹快马连夜进京告密去了。

前面说过，忽必烈征和林，阿里不哥北逃之后，他便回师开平。当王磐来到开平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回来。他听了王磐的报告，立即将王文统唤来，厉声问道：

“王文统，你可知罪？”

“陛下！”王文统扑通跪下，“愚臣愚昧，请陛下明示。”

“在朕北征阿里不哥期间，你与你在山东的女婿李璮搞了些什么勾当？”

王文统情知隐瞒不住，便巧饰道：“李璮那厮妄图篡逆，来信约愚臣在京城之内与他配合起事。愚臣已经给他回了书，说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暂时将他稳住。陛下回师之后，愚臣正准备禀报此事，陛下便问起来了。愚臣对陛下的一片忠心，唯天可表。李璮那厮果有谋逆之心，请皇上速速发兵平叛。”

“嘿嘿！”忽必烈冷笑一声，“你倒很会说话！”

“皇上明鉴！”王文统磕头不迭。

正在此时，内侍臣又送来三封信，都是李璮写给王文统的。内容大意是：“遵照岳父之嘱，女婿已准备就绪，请速定具体起事日期。”忽必烈



将信摔到王文统的面前。王文统拾起一看，知道一切都完了，登时吓成了一摊泥。

忽必烈斩了王文统和他的儿子王蕡（ráo，饶），诏告天下，兴兵伐李璮。李璮闻讯，便正式在山东树起反旗。忽必烈召集群臣，商议讨伐李璮的策略，姚枢发言道：

“欲定我之策略，须知敌之行动。”

“对！”忽必烈说，“那么，卿以为李璮那厮将会如何行动呢？”

“臣以为李璮有三步棋走。第一步，从水路进军，迅速攻打燕京，然后北据居庸关，阻我王师前进。此乃上策。第二步，与南宋联合，进可攻，退可守，得手时骚扰一下，不得手时退避三舍。此乃中策。第三步，占据济南，等候他事先联系好的准备一起叛乱的地方势力同时起兵，扰乱天下，最后拥护他称王称帝。此是下策。”

姚枢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忽必烈急着问道：“卿以为李璮那厮会取何策呢？”

“下策！”姚枢肯定地回答，“李璮那厮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认为凡是答应与他一起叛变的人都与他一心不贰。岂不知，那些人全是一些不忠不义之徒，有便宜就上，没便宜就走。李璮占据济南，犹如瓮中之鳖。我应针锋相对，立即发兵去济南。我天兵一到，济南肯定是座无援的孤城，他的那些狐朋狗党绝不会去救，我们便可瓮中捉鳖了。”

“好！”忽必烈下了决心，“兵贵神速，立刻发兵！”

此次派去平叛的主帅是丞相史天泽和亲王哈必赤。正如姚枢的分析，蒙古军一到济南，便将济南城团团围住，周围郡县根本没有人来支援，李璮真的成了瓮中之鳖。亲王哈必赤见战事如此顺利得手，便要发动强攻。

丞相史天泽制止了他：

“王爷，不可造次！李璮虽然被困在内，但兵多将广，城内广有积蓄，急切恐怕攻打不下。”

“依丞相之见呢？”哈必赤问道。

“依愚之见，先困他一两个月，截断城内与城外的交通，待城内粮尽兵疲之时，我们再发动总攻，肯定会取得胜利。”

“好！”哈必赤同意了史天泽的意见。

却说李璮在济南树起反旗，本想一呼百应，这天下很快就要归己了。谁知久久不见各地的动静。最后蒙古军兵临城下，却只是围而不打。眼看着城内的存粮一天天少下去，将士们也越来越没精神了，李璮这才着了慌。他命令部队向外突围，但哪里能突得动，都先后被阻截回来。

这一来，李璮知道得认真对付了。他沿城墙巡视了一遍，觉得在城西突围较好。这里地势平旷，部队容易施展开，大概正是因为这吧，这里的蒙军阵地前面挖了一道沟。他想，如果能量一下这条沟的宽度，建造一些木桥，让突击士兵通过，从这里突出去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天夜里，李璮悄悄地用绳子从西城缒下去两个士兵，让他们摸到敌营的壕沟里去丈量壕沟的宽度。这两个士兵拿了一根绳子，一个扯住一头，很快便丈量回来，向李璮复命。李璮便据此宽度让木匠打造木桥。为了迷惑敌人，在打造木桥期间，李璮还对其他地方发动佯攻，以麻痹城西的敌军。

木桥打造好了。李璮的叛军大开西门，抬着木桥向城西的蒙古军阵地冲来。可是，大出人之外，木桥往壕沟上一放，扑通、扑通全掉到壕沟里，原来桥造得太短了。前面抬桥的士兵见木桥掉在壕沟里，扭头想往回

跑。但，后面的突击队已经上来，并不知道木桥掉在壕沟里。你推我拥，顿时乱成一团。这时，埋伏在壕沟里的蒙古兵冲杀出来，李璮的叛军被杀得血流成河，头颅乱滚。只有少数人逃回城中。李璮急命关上城门。可怜那两个丈量壕沟宽度的士兵被李璮砍了头。

城西的蒙古军前线指挥叫张弘范。在木华黎经略中原的时候，我们说过，河北有个地方势力的头头名叫张柔，后来投归了蒙古军。这张弘范就是张柔的儿子。张柔打仗有个特点，他不爱占据有利的地势。他说，地势不好，可以促使自己随时戒备；兵士也会以死相拼；敌人也可能麻痹，便于我军用计。张弘范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城西地区的敌人容易突围，别人都不愿意守在这里，而他却主动要求，当然主帅就给了他。

李璮在建造木桥期间，对其他地方佯攻，独独不攻这里，正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引起了张弘范的警惕。张弘范知道自己的阵地没有什么障碍物，唯一能阻挡敌人的就是挖的那条壕沟。敌人要想通过壕沟，必定得造木桥。两国交战，使用间谍是常有的事，自己阵地上的壕沟宽度很可能被对方的间谍探知。因此，有必要加宽一下。于是，趁着黑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施了工。张弘范的估测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所以他们打了胜仗。

李璮突围不成，便死守待援。但是，他跟谁都不一心，谁跟他也不一心，有谁来援助他呢？时间一长，军粮吃完，把士兵分到老百姓家里吃饭；再往后，吃战马，甚至有人吃人的。

与此同时，蒙古军又展开攻心战，每天在城下喊话：“李璮反叛，是贼子奸臣。众将士受其蒙蔽，本来是无罪的。只要不助纣为虐，皇上一律开恩赦免，除李璮一人外，只要投降一律不杀。眼下大军压境，兵临城

下，指日可破。皇上宏怀，不忍无辜涂炭，特一再晓谕。且莫狐疑不决，自取绝路！”

这一手果然厉害。起初，有些胆大的士兵跳下城去投降，蒙古兵盛情招待他们，还让他们拿着馒头肉块到城下边吃边向城内劝降。守城的士兵饥肠辘辘，趁当官儿的不在，便纷纷往城下跳。之后，当官儿的也有跳城投降的。最后，李璮最信任的一位田都帅也跳城投降了。

田都帅的投降对济南城的守军震动很大，李璮也确知自己的末日到了。他提着宝剑来到后庭，两眼红红的像要吃人的样子。妻子急忙上前迎接，问道：

“老爷，您这是怎么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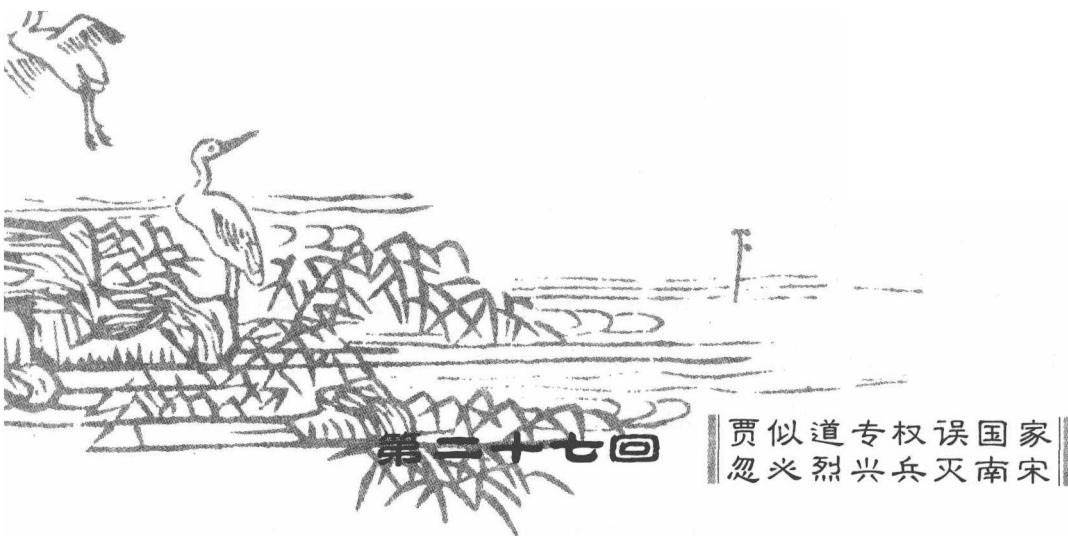
李璮也不答话，举起宝剑劈胸刺去。妻子“啊”的一声惨叫，倒在血泊中，蹬了两下腿，紧接着便断了气。两房妾见事不好，抽身向外跑，李璮赶上，背后一剑，一妾登时丧命，像墙倒似的栽在门口，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内。李璮踏着死妾的尸体过去，追赶另一妾。那妾逃到自己的卧室急忙关上门。李璮过去一脚将门踢倒，将屋里的那个妾压在门板底下。李璮掀开门板，宝剑向下往那妾的肚子上扎去，鲜血顺着剑口向外漫流。

李璮杀了一妻二妾，又杀了女儿，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大明湖边。他要了一只小舟，独自一人向湖心划去，他想沉身湖底，了此一生。这时，守城的士兵已经打开城门，让蒙古兵进来了。蒙古兵乘船追来。李璮用宝剑将船底劈开，湖水从船底漫上来，小船向湖底沉去。李璮狂笑着随船往下沉。这个刚愎自用的人临死还在自我欣赏：看我李璮，死也死个英雄的样子。可是，沉着沉着，船不向下沉了。原来天旱水浅，湖水还不到一人



深。蒙古军的船只划来，将他活捉了去。

亲王哈必赤与丞相史天泽联合发出命令，将李璮斩首示众。从此，北方渐趋平静，忽必烈要集中兵力攻打南宋了。



且说公元 1259 年，忽必烈围攻鄂城。南宋派右丞相贾似道去援助，结果是贾似道屈膝求和，订了一个“鄂州之盟”，答应每年向蒙古军进贡白银二十万两、丝绢二十万匹。

这个贾似道本是一个花花公子，自幼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后来，由于他的姐姐入宫做了宋理宗赵昀的妃子，受到理宗宠爱，他便一步登天，做了大官。宋理宗在位日久，年岁已高，蒙古军打鄂州时，他已当了三十五年的皇帝。老皇帝心血来潮，竟让这么一位花花公子出去打仗，怎能不丧权辱国呢！

却说忽必烈北撤时，留下一个部将名叫张杰，让他通知在长沙的兀良合台迅速北上，回师开平。张杰便在长江上建了一座浮桥，以便兀良合台大军到时迅速通过。

这事被宋军中一个名叫刘整的将军看出了破绽，他到大营去找贾似道。贾似道不在大营，守营的将士们说，他一般不在大营，每日多在后营，让刘整到后营去找。刘整找到后营，见主帅正趴在地上跟两个姬妾斗蛐蛐。刘整强忍住笑容，叫道：



“大人！”

贾似道抬头一看，见是刘整，便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向两个姬妾挥挥手：“你们两个先上一边去，我有军务大事要与刘将军商议。”两个姬妾撇撇嘴去了。贾似道让刘整坐下，问道：

“刘将军来找贾某有何贵干？”

“大人！蒙古兵原来不愿意与我媾和，以后又愿意了。订盟之后，不等我方履行条件，便急急撤兵北去。这里面，大人以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刘整提出了问题。

贾似道每天只知道跟姬妾们玩耍，对于这些他哪里知道。不过，花花公子自有花花公子的聪明之处，油腔滑调地耍耍嘴皮子，倒是有两下子。他眨了眨小眼睛，说道：

“我是一军之主帅，对此岂能不知。刘将军既然提出来了，我倒要听听刘将军的高见与贾某的想法是否一样！”

话说到这里，刘整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全盘托出来了：“末将认为，蒙古小儿的国内必定出了大事。因此，派人四出打听。原来蒙古的大汗蒙哥已经死了，忽必烈是急着回去抢汗位呢！”

“哈哈哈！”贾似道大笑起来，小眼儿眯成了一条缝，“刘将军，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不过，你的消息晚了一步，蒙哥汗呜呼哀哉之事，我早就知道了。”

“那，大人准备如何行事呢？”

“如何行事？”贾似道挽了挽袖口，露出一副流氓相，轻轻拍了拍桌案。“哼，什么鄂州之盟，算个鸟！我根本就没向皇上禀奏，也压根儿就沒想向皇上禀奏。”

“我是说，”刘整把话接过去，“大人想不想趁此机会立一大功呢？”

“立一大功？”贾似道又眨了眨小眼睛，“刘将军，看来咱们两个又想到一块了，你先说说你的打算。”

刘整说了自己的打算。毫无打算的贾似道又是先狂笑一阵后说话：

“好，好，不谋而合，不谋而合！我正打算跟我那两个小妾斗完蛐蛐之后就派人请你来商议此事，谁知你竟先来了。好，好，不谋而合，不谋而合！就按你的计划办！”

却说兀良合台，接到忽必烈的命令后，星夜北撤，不久便来到鄂州。张杰接住，大军从浮桥上过江。但是，当部队快要过完的时候，浮桥上忽然起火，转眼间便被烧断，将一百七十多个士兵隔在江南岸。兀良合台急着进发，便把这为数不多的蒙古士兵丢下不管，大军开拔走了。蒙古军走远之后，贾似道来了精神，他命令将这一百七十多个蒙古士兵全部砍下头颅，送往临安报捷，说是自己解了鄂州之围。昏庸的宋理宗赵昀非常高兴，大大地对贾似道嘉奖了一番。从此，贾似道便掌握了军权。

其实，这计谋全出自刘整。当然，贾似道也有所修改。按刘整原来的计划，是在蒙古军北渡一半时发起攻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取个大的胜利。贾似道认为那样太危险，有百十个人头请功就足够了，所以改成如今的样子。

贾似道如愿以偿。但是，订立鄂州之盟的事，刘整及鄂州的宋将都知道。为了掩人耳目，在鄂州保卫战中立过功勋的曹世雄、白土璧被他寻找借口，流放到边远军州去，就连给他出谋划策的刘整也被他逼得投降了蒙古军。

数年之后，公元 1264 年 11 月，宋理宗赵昀逝世。在贾似道的扶持下，



赵禥（qí，奇）即位，是为度宗。这赵禥也是一个酒色之徒，他又加封贾似道为太师、卫国公，权倾朝野，就连度宗本人也称他为“师臣”。

前面说过，忽必烈于公元 1259 年与贾似道订立鄂州之盟后，并没等南宋履行盟约便回师开平。公元 1260 年 4 月，他即皇帝位之后，便派郝经为使者，到南宋去要求恪守条约。这时，贾似道刚刚“凯旋”回京，他的门客正在为他撰写战胜蒙古军的丰功伟绩。郝经一来，那可真是网包抬猪娃儿——蹄爪都露出来了。贾似道的爪牙们见势不妙，没有让蒙古使者过江，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便软禁起来了。

一禁就是六七个年头，时间进入了公元 1267 年。此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叛乱；将皇宫搬到燕京（今北京），定名大都；将原来的开平定为上都。国内大局已定了，便借口南宋扣押了自己的使者，兴兵灭宋。

此时，兀良合台年事已高，他的儿子阿术已经成了蒙古军的有名上将。忽必烈派阿术和新近因被贾似道迫害而投降蒙古军的宋将刘整统军南征，兵发襄樊。

襄樊是襄阳、樊城的合称。襄阳在汉水以南，樊城在汉水以北，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在这里驻有重兵，守将是吕文焕。

公元 1268 年，阿术与刘整率军来到襄樊。他们察看了地形，决定在汉水的上游和下游的沿河两岸修筑堡垒，并在河中心也修筑墩台与两岸堡垒联系，封锁江面，断绝襄樊守军的外援，妄图困死他们。但是，襄樊城内兵多粮足，吕文焕治军有方，上下一心，军民一心，就是困它个十年八年也莫奈其何！

公元 1269 年 2 月，忽必烈又增派史天泽和驸马忽刺率兵投入襄樊战场。史天泽到襄樊后，又在汉水的南北支流上修筑堡垒，对襄樊进行更有力的封锁。但是，仍然没有将襄樊攻打下来。因为一到雨季，汉水横溢，襄樊周围遍地是汪洋，蒙古军又不习水战，想封锁也封锁不住。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五年。

在这五年期间，襄樊军民虽然奋起抗敌，浴血奋战，使这座城池一直在宋王朝手里。但是，腐朽的宋王朝在贾似道的弄权下，也无力解襄樊之围。贾似道有个女婿，名叫范文虎，贾似道派他去救援襄樊。这个范文虎，与他的岳父一样，吃喝玩乐是里手，领兵打仗却是外行。他根本没有走到襄樊便被蒙古军打败，抱头鼠窜。后来，南宋朝廷又派大将李庭芝去救援。这李庭芝倒是一个帅才，但范文虎根子硬，恐怕李庭芝立了功显得自己不中用，便处处作梗。弄得李庭芝也施展不了自己的才能，使战争形成了胶着状态。

襄樊久攻不下，忽必烈也着了急，他下诏广泛征求破城之策。有一个名叫阿里海牙的将领上策道：

“襄阳、樊城夹汉水呈掎角之势，互相支援，所以易守难攻。如果集中兵力，先攻樊城，断其一角，然后再攻襄阳，定能取胜。”

忽必烈采纳了阿里海牙的意见，命令前敌主帅阿术先攻樊城。这时郭侃的大炮到西南亚之后，经过当地人的改革，又造成一种回回炮，威力比从前提高不少。忽必烈又派了一个名叫阿老瓦丁的炮手，带着一门威力相当大的回回炮前来参战。

攻打樊城的战斗开始了。回回炮发挥了威力，不几炮便轰塌了外城上的箭楼。阿里海牙喜得跳了起来，一马当先，向突破口冲去。但宋军并没



因此而放弃阵地，箭矢仍如飞蝗一般射来，蒙古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后军将领张弘范见前军受阻，便率部来援，但仍无进展，连张弘范本人也中箭负伤，不得不退下阵来。

樊城守军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强？原来是襄阳的守军不断通过浮桥往这里调。蒙古军虽然集中兵力打一个地方，可宋军也是集中兵力守一个地方，所以战斗的结果仍像过去一样，不分胜败。

主将阿术看出了问题，要想取胜，必须截断汉水上的浮桥。于是，集中主要兵力，分别从上下游向浮桥进攻。宋军虽勇，怎奈小小的浮桥上展不开兵力，最后终被烧断。这一来，小小的樊城经不住那么多的蒙古军轮番攻击了。结果，城被打开，主将范天顺、副将牛富浴血奋战，最后退守在一处大户人家的宅院中。这时，整个樊城守军只剩下一二百人了，可是仍不投降。阿术实在恼火，命令发动火攻。霎时间，火焰冲天，主将范天顺仰天长叹一声，悬梁自缢；副将牛富纵身跳入火中自焚。战士们一见，便也纷纷跳入火中。

樊城被攻破，驻守襄阳的宋军主帅吕文焕失去了一只臂膀，急忙派人突围求援。但，援军迟迟不见到来。

这天，吕文焕正在城头张望，忽见从蒙古军的阵地上跑过来一匹战马。吕文焕正想命令弓箭手射击，马上的人叫着自己的名字奔来了。走近一看，原来是老朋友刘整派来的人，叫唐永坚。唐永坚在城下勒马拱手，说道：

“吕将军，我们刘将军让传言：‘不成功，则成仁’是古圣先贤的名言，也是我们这做臣子的信条。但是，现如今，昏君当位，奸臣当道，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偶尔侥幸成功，也被奸臣据为己有，而自己反而要百般

受害，甚至有生命之危。刘将军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为这样的昏君、这样的奸臣去卖命，即使战死沙场，也算不得‘成仁’，只能算是愚昧，是做了千古耻笑的傻事。何去何从，望吕将军三思！”

来人的话句句打在吕文焕的心上。他虽然仍命令弓箭手放箭把唐永坚射走，但回去之后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想一想刘整的过去，想一想现在弄权的贾似道，再想一想襄阳目前的处境……终于打开了襄阳城的大门，率部投降了。

在蒙古军攻打襄樊期间的公元1271年，忽必烈将自己的蒙古国改为元朝，按照汉人的朝廷机构设立官职。公元1273年打下襄樊之后，忽必烈又于公元1274年8月派丞相伯颜为统帅，向南宋的京城临安进发。

元军沿汉水入长江，然后沿江而下。宋朝的沿途守将有的开城投降，有的与城俱亡，真是兵败如山倒。此时，南宋度宗赵禥已死，幼子赵显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恭帝。当时的恭帝只有四岁，他的祖母谢太后代他处理国务。

手握大权的贾似道见元军沿江而下，势不可当，便多次派人议和。但是，主帅伯颜一概不允，非让贾似道本人来议不行。贾似道出尔反尔惯了，他哪里敢冒这个险！于是，元军一直打到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

谢太后是理宗的皇后，贾似道的姐姐是理宗的妃子，谢太后早就对贾似道有意见。元军攻占建康之后，朝内众臣议论纷纷，都说这全是贾似道背主私自订立“鄂州之盟”后又不遵约所造成的过错。于是，谢太后便革了贾似道的宰相官职，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县西南佗城）。这个坏事做绝的贾似道，人人痛恨，众口诛之。押解贾似道往循州去的差人在半路上



便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处死了。

元军占领建康之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阿术率领，向北进攻盘踞在扬州的宋军名将李庭芝；一路伯颜自己率领，直取临安。临安告急，谢太后诏命各地军兵勤王。所谓勤王，就是各地的军队去保卫首都。但是，各地官员响应的很少，只有赣州（今属江西）的文天祥和郢州（今武汉市武昌）的张世杰。

文天祥与张世杰虽然作战勇敢，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很难阻止元军前进。公元 1275 年的年底，元军兵临临安。是守、是走、是和，宋廷君臣拿不定主意。文天祥为探察敌军的虚实，自告奋勇前往元营去与伯颜谈判。伯颜让文天祥接受投降条件，文天祥不卑不亢地说：

“要和可以，要降不行。至于你们要求赔偿之事，只要兵撤之后便可商量。如果你们非要打，我们自然也只好奉陪。如今，江淮一带尚有我柱国大将李庭芝驻守，浙、闽、广等广大地区尚在我手，终究鹿死谁手尚难预测，尚望三思。”

伯颜从文天祥的谈吐中知道此人非凡，便把他软禁起来，不让回去。文天祥极力争辩，有时甚至诟骂，怎奈伯颜并不生气，只是说“好商量，好商量”，就是不放他回去。

伯颜软禁起文天祥之后，又派人敦促宋朝君臣快降，谢太后无奈，只好奉表投降。伯颜推说自己做不得主，让宋朝幼主及大臣到大都去见皇帝忽必烈。谢太后不知到大都去是吉是凶，推说自己有病，让度宗的皇后全太后带着小皇帝赵显去了。文天祥也被同时押去。

文天祥在北上的途中逃跑，经过千辛万苦到了三山，也就是现在的福州。此时，不愿意投降的张世杰、陆秀夫等另立了一个皇帝名叫赵昱





(shì，是），也就是历史上的宋端宗。不久，元军继续南下，他们又拥着端宗赵是逃到硇洲（今广东吴川县西南硇洲岛上硇洲）。公元 1278 年端宗赵是病死，他们又拥立了度宗的另一个儿子赵昺（bìng，丙）。不久，元军的大将张弘范追来，张世杰战死；文天祥再度被俘，解到大都后遭杀害；陆秀夫背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杀。公元 1279 年 3 月，赵宋王朝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十八回

阿合马敛财招民怨
关汉卿大义斥奸贼

南宋灭亡，忽必烈统一中国，这在历史上自然是一大进步。不过，国一大，官一多，忽必烈又重赏赐，国库渐渐地入不敷出了。忽必烈想聚敛钱财，以应需要。但是，找谁去担当这一任务呢？

当时的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只会打仗，不会理财。汉人指北方的汉人，自从李璮与王文统勾结叛变以来，忽必烈已对他们不怎么信任了，并且汉人中真正有本事的多是儒家，主张“仁治”，对理财不感兴趣，甚至反对。南人，指我国南方的汉人，他们是新近被征服的，忽必烈更信不过。于是，色目人便应运而担当了理财的角色。色目人泛指当时西方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合马的花剌子模人，在蒙古军征服花剌子模之后，曾经在按陈手下做过事。按陈的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之后，阿合马随嫁过来侍候察必，结识了忽必烈。忽必烈做皇帝之后，专门委任他理财。数年之后，他由于成绩突出，竟然升了中书平章政事。此人心毒手狠，盘剥百姓，不仅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就连正直的官员也对他不满。不过，他仗着忽必烈的支持，为所欲为，成了大都一霸。有一天，这个恶霸要到“玉京书会”去看戏。



“玉京书会”是当时大都的一个表演兼创作的团体，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杨显之、韩退之、王和卿、王实甫等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珠帘秀等，都是这里的成员。他们经常在一个名叫“临安公寓”的地方聚会。公寓类似现在的宾馆，能住宿，也能就餐。公寓的老板名叫赵实，是南宋小皇帝赵显和全太后来大都投降时带来的。后来，小皇帝当了和尚，全太后当了尼姑，这赵实便在大都开了这片临安公寓。

“玉京书会”的台柱子是关汉卿，此人博学多才，当时又不能通过考试做官，所以他便把自己的才华全部投入戏剧中来。他能编也能唱，并且行当把得宽：老生、小生、老旦、小丑，除了正旦全来得。他滑稽多智，蕴藉风流，常常逗得人们捧腹大笑。这天，关汉卿正向众人讲述自己准备编写的一个剧本的内容，阿合马派人来通知他们，说阿合马今天晚上要来听他们的戏。

听戏就听戏吧，唱戏就是让人听的嘛！不过，这阿合马是个色鬼，而珠帘秀是一色艺双全的女演员，如果被阿合马打起坏主意来，那麻烦就大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难题。

韩退之说：“干脆，今晚四姐不出场。”

珠帘秀排行老四，书会的成员都称她“四姐”。众人还未置可否，赵实插话了：

“不行，不行！这样，不仅阿合马不愿意，观众也会有意见。观众掏钱来看戏，就是为了欣赏珠帘秀的风姿异采，她不出场是断断不行的。还是再想别的办法吧。”

“怎么？”关汉卿把话接过去，“难道我关汉卿的姿不风、采不异吗？我看我要一化装，反串一个正旦，也是蛮漂亮的。”说着，还模仿珠帘秀

在台上的动作，向赵实一指。

韩退之说：“汉卿，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关汉卿说：“那么，你就快说说你的高见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大家不同意嘛！”

性格沉静的王实甫说话了：“依我看，今天晚上我们演折子戏，这样可以减少四姐的出场时间。汉卿演一折《击鼓骂曹》，指桑骂槐地痛痛快快骂这个坏家伙一顿。”

“好，好得很！”关汉卿急忙接过话去，“我一定骂好！”

“你听我说完。”王实甫接着说，“四姐演《望江亭》中《谭记儿出家》一折，这一折只需穿上素净的尼姑装，也不必浓妆艳抹，又没有什么风骚的语言和动作，想也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其他随便配上两折也就是了。”

这个意见一致通过了。

演出开始了。阿合马的一张大桌子放在剧院前部的正中，阿合马坐在主位上，旁边是陪侍他看戏的官员。开场是关汉卿的《击鼓骂曹》。他双目炯炯，健步上场，念过几句旁白，便唱起来了。他越骂越激烈，调子越来越铿锵，两眼又直直地瞪着台下的阿合马，骂得阿合马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可又没有办法。

正在高潮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此人年事已高，有六十多岁的光景，穿得军不像军，民不像民，也不像官员，更不像商人。阿合马见此人进来，急忙站起来点头打招呼。那人也不客气，只“嗯”了一声，便让自己带来的一个伴当搬来一张小桌子，放在阿合马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坐在那里看起戏来。



这一来，把台上的关汉卿看呆了，他又唱了几句，便煞板退到了后台。好在那时候唱戏并无固定的唱词，全在演员临场发挥，多唱两句少唱两句倒无所谓。关汉卿一到后台，来不及卸装便拉住赵实问台下最后来的那个是什么人，是多大的官儿，为什么连个官儿样也没有？赵实说：

“他嘛，什么官儿也不是。可又是最大的官儿，人送绰号‘见官大一级’。他经常来看戏。如果这一场没有官儿在看，他便悄悄地坐在一边，因为他什么官儿也不是。如果这一场有官儿在看，他便坐在那官儿的前面，以表示他‘见官大一级’。”

关汉卿说：“你不要卖关子了，快说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吧！”

赵实慢声慢语地说：“此人名叫塔克烈，按辈数排他还是忽必烈陛下的远房叔父。他是个老兵，只能当兵，不能当将领，因为他打仗只管自己冲锋，从来不管别人。如今，年纪老了，文不能治国，武不能领兵，给他个什么官儿当当呢？忽必烈也对他发愁。大都建成之后，修了一座京都馆驿，供来京面圣的王爷及高级官员住宿，塔克烈当了这京都馆驿的主持。他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来他这里住宿的王爷、官宦都得听他安排。据说，漠北有一家王爷来京面圣，嫌安排的房子少，还打了差役人员。塔克烈便把那位王爷狠狠地揍了一顿。那王爷到忽必烈陛下那里去告状，结果反而被评个没理。从此，塔克烈便得了个‘见官大一级’的绰号，谁也不敢惹他。”

“真有意思！”

台下一阵轰动，珠帘秀饰演的谭记儿出场了。她悲悲切切地唱，不少人在台下歔欷抽泣。塔克烈听到伤心处，也陪着张着大嘴哭，并且嘟哝着：

“要是我有这么个女儿，决不让她去当尼姑，受那份儿洋罪！”

阿合马的鼻子都气歪了：一开场便被关汉卿指着骂着；好不容易盼到珠帘秀出场，又被这个老家伙搅混得看不成。

煞戏了。“玉京书会”的人都非常高兴，都认为今天的演出最成功。但是，他们的估计错了，珠帘秀并没有瞒过色鬼的眼睛。因为她是西施一般的人物，“淡妆浓抹总相宜”。她的尼姑装束使人们看了觉得更值得怜爱。第二天，阿合马派人通知“玉京书会”，晚上让珠帘秀到他的官府去演出。

这一来，众人慌了手脚。有的主张逃跑，但珠帘秀无处可逃，并且也很难逃出去。有的主张藏起来，但大都城是阿合马的势力范围，能藏得住吗？关汉卿急了：

“我今天陪四姐去。到那里如果只是要我们唱两段儿，我们就唱两段儿；如果想欺侮四姐，我就与他拼了。”

珠帘秀走到关汉卿面前，深情地说：“要拼，让我自己去拼吧，何必再赔上汉卿兄呢！”

韩退之说：“拼，拼，拼得了吗？你动不了人家一根毫毛，人家就要了你的命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关汉卿反问。

韩退之一时答不上来。还是善于思考的王实甫又想出了办法：

“去把赵实请来。他进过宫，认识的人多，兴许有办法。”

赵实很快被找了来。他听完众人的叙述之后，笑道：“众位真是在台上演什么像什么，一到台下便什么也演不成了。其实，社会也是一台戏，不能太认真了，也得演。”



关汉卿问：“你说得轻巧，怎么演呢？”

赵实说：“请昨天夜里看戏坐在阿合马前面的那位塔克烈出场，不就什么都有了。”

关汉卿仍不解地问：“他会来帮助咱们这唱戏的吗？”

赵实说：“只要让珠帘秀拜他做干爹，多恭维他几句，准行。”

王实甫仍担心地说：“如果这个塔克烈也心术不正，岂不是把四姐送入虎口了吗？”

关汉卿沉思一阵，说：“依我观察，塔克烈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听了四姐的唱，也感动得张着大嘴哭，看来还有点儿人性。事到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四姐，你准备一下，我陪你去塔克烈那里拜干爹。”

关汉卿与珠帘秀在赵实的引导下来到京都驿馆。将要进门的时候，关汉卿对珠帘秀说：“四姐，你见了塔克烈，一个劲儿地哭就行了，话由我来说。”这对珠帘秀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表演时，她能很快进入角色，更何况今日她本人就是个悲剧角色呢。

赵实把他们引荐到塔克烈面前的时候，珠帘秀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泣不成声了。塔克烈见珠帘秀跪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伤心，不知如何是好。关汉卿见时机已到，便发话道：

“俺这位妹妹，昨晚演谭记儿，听您在台下说‘要是我有这么个女儿，决不让她去当尼姑，受那份儿洋罪’，到后台后便感动得哭了半天，心想，要真有这么个爹爹该多好啊，免得受别人欺侮。俺们这做演员的，素来受人歧视，被视为下九流人物；特别是女演员，除被歧视外，还常受人凌辱，真是命如纸薄啊！这不，昨夜演出之后，阿合马见了我这妹妹，起了歹心，要我妹妹今晚到他那府里去演出，还放出风来说要收我这

妹妹为妾。我们不敢去，又不敢不去。怎么办呢？我们想起了您老人家。听说您劳苦功高，为人正直，敢打王爷，就是万岁爷也让您三分，那阿合马当然更不在话下。所以，我家妹妹不揣冒昧，前来跪在您的膝下拜干爹。您要收，您就收；您要是不收，我妹妹跪死在这也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死，死在正直人面前总比死在小人面前好。您看着办吧！”

一席话说得塔克烈也陪着珠帘秀大哭起来。关汉卿认为火候已到，对珠帘秀说：

“好妹妹，快叫爹！”

“爹！”一声撕肝裂胆的呼叫，珠帘秀抱住了塔克烈的腿。

塔克烈俯身将珠帘秀拉起来，还用袖子给她抹了抹眼泪：“孩子，别怕！有爹保护你。那个阿合马要敢动你一手指头，我把他的脑袋揪下来当尿罐儿摔！”

“为了免出意外，”关汉卿又插进话来，“还是请您老人家到‘玉京书会’去坐坐吧。”

“好，走！”

韩退之、王实甫等在“玉京书会”里坐着，悬着一颗心，不知珠帘秀此次去拜干爹是吉还是凶。终于，几个人兴冲冲地回来了。珠帘秀早已不哭了，她春风满面地向塔克烈介绍“玉京书会”的成员。塔克烈只会张着大嘴傻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家坐定之后，王实甫对赵实说：

“赵老板，请您准备一桌上等酒席，我等为四姐认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干爹表示庆贺！”

塔克烈抢着说：“这酒席钱是干爹我的！”

不到一刻工夫，酒宴摆下，传杯递盏，大家喝得都很痛快。特别是塔



克烈，珠帘秀在他旁边，叫声爹，敬杯酒，早已喝得有了八分醉意。无巧不成书，这时，阿合马又派人来催珠帘秀快过府去。塔克烈闻声出来，问道：

“什么事？”

来人一见塔克烈，心想，这老家伙来这儿干什么呢？但是，既然人家问了，也不能不答：

“阿合马大人让小人来催请珠帘秀姑娘过府去唱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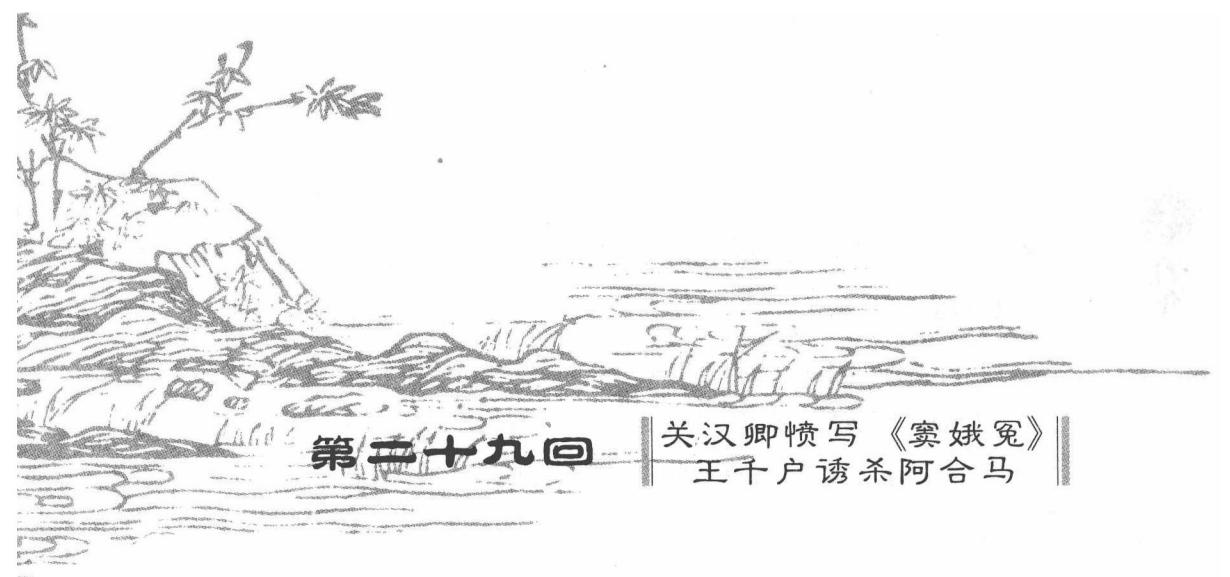
“放狗臭屁！”塔克烈的唾沫星子进了那人一脸，“珠帘秀是我的干女儿。谁要请她去唱戏，得先去对我说。他不对我说，就请，不想要他那吃饭的玩意儿啦！”

“是，是！我家大人不知珠帘秀是您老的干女儿……”

“放狗臭屁！”又是一阵唾沫星子，“我塔克烈认干女儿难道还要通知他阿合马不成？！”

“是，是！”来人见势头不对，只好唯唯退去。

众人见阿合马的来人被塔克烈赶走，都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他们笑得太早了。



第三十九回

关汉卿愤写《窦娥冤》
王千户诱杀阿合马

却说阿合马派去催珠帘秀的人回府之后，向阿合马如实回报了情况。阿合马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怪不得我昨夜去看戏，那老家伙也去，还故意坐在我的前面，原来那珠帘秀是他的干女儿。幸亏我没有把珠帘秀弄到府里，他便知道了；要是弄来以后，他才知道，这麻烦就惹大了。

但是，阿合马手下有一个差役，名叫张驴儿，他对此事有怀疑。此人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活动量相当大，整个大都的奇闻怪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像珠帘秀认塔克烈为干爹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他认为其中定有缘故。于是，他便在暗中进行察访。

事实真相很快被他访清楚了，原来珠帘秀是在阿合马通知她晚上到府演出后才去认塔克烈为干爹的。同去的是“玉京书会”的关汉卿，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张驴儿把察访结果向阿合马一说，阿合马急得直跺脚：全怪自己办事拖泥带水，要是直接派人赶一辆大车将珠帘秀拉来，岂不如愿以偿了。如今，一切都晚了，珠帘秀已经成了塔克烈的干女儿，自己真的不敢动她一手指头了。想着想着，他把怨气撒到了关汉卿身上。那天看戏，关汉卿嘴里骂曹操，两只眼睛却一直瞪着自己，事后又跟珠帘秀去认



干爹，看来这小子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得狠狠地惩治他一下。于是，向张驴儿问道：

“那关汉卿的来历，你可知道？”

“知道，知道！”张驴儿急忙回答，“他父亲是太医院的医生。这小子自小不干正事，每天在勾栏院里混，会编戏，也会演戏。”

“看来，”阿合马思考着说，“这关汉卿跟珠帘秀每天混在一起，总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事，因此处处护着她。”

“不，不，大人！”张驴儿急忙解释，“小人敢向大人打保票，这二人虽然同台演戏，一直兄妹相称，绝无苟且之事。”

“何以见得？”

“你不知道，大人！关汉卿有一个表妹，名叫赵小兰，长得比珠帘秀还胜一筹。这小子与他表妹卿卿我我，恩恩爱爱，那股劲儿就甭提有多亲热了。他们读书人有点儿傻里傻气，一生只跟一个女人好，别的女人再好他也不动心。所以，小人敢打保票！”

“嘿嘿！”阿合马冷笑了两声，从牙缝里说道，“关汉卿啊关汉卿，你坏我的好事，我也不会让你舒适！”

事后，阿合马派人到太医院找到关汉卿的父亲，让关汉卿的父亲说媒，将赵小兰说与自己为妾。关汉卿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与赵小兰相好，但他认为儿子不继承自己的事业，每天在勾栏院里鬼混是不成器，因此对这个儿子也缺乏感情。再者，阿合马官大势大，自己也惹不起。于是，便照着阿合马的吩咐去赵家说媒。赵家本是平民百姓，阿合马来要闺女岂敢不给，于是便允了婚。那时的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根本做不了主。一辆彩车便将赵小兰拉往阿合马府。

阿合马一见赵小兰长得果然比珠帘秀还胜一筹，真个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但是，赵小兰一心想的是关汉卿。虽然她被迫塞进彩车，心里却抱着以死相拼的决心。就在这个洞房花烛夜，赵小兰抽出藏在袖中的剪刀向来强占她的阿合马的喉管刺去。阿合马脑袋一偏，剪刀刺在肩膀上。阿合马“啊”的一声跳到一边，定睛一看，勾魂的美人儿已经变成索命的小鬼儿，便取下墙上挂的佩刀，向赵小兰砍去。刹那间，血染洞房，赵小兰倒在血泊中。

赵小兰之死将关汉卿的一颗心撕成了碎片儿。他像丢了三魂，失了七魄，每日里昏昏沉沉，像个木头人儿。玉京书会的成员都为他担心，尤其是珠帘秀一颗心全扑在了他身上。一天，关汉卿坐在一座亭子里发愣，珠帘秀走过来拉住他的手说：

“关兄！我知道您是为了保护我才失去了您那情深意笃的小兰。但是，死的已经不能复生，如果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小妹不才，情愿将肚子里这颗心掏出来交与关兄，来顶替小兰的位置，赎一赎我的罪孽！”

关汉卿将自己的手从珠帘秀的手中抽出来，冷冷地说：“这么说，四姐是为了可怜我关汉卿才……”

“不，不，绝不是！”珠帘秀不等关汉卿说完，便将话接过去，“我这一颗心早已是非君莫属。但，关兄是正人君子，情笃不二，有小兰在，我怎敢有非分之想。所以，此情此意一直埋在心底。今见吾兄如此悲伤，方才流露出来。”

“好妹妹！”关汉卿又拉起珠帘秀的手，“难为你对我如此真心。可是，我回报你的只是一个满是创伤的破碎之心啊。好妹妹，你不觉得吃亏



吗？”

“不，绝不！”珠帘秀肯定地回答，“我相信，我的这颗心能治愈你心中的创伤，能将碎片儿缝合。”

“好，你真好！”

关汉卿轻轻一拉，珠帘秀倒在他的怀里。往日，在舞台上，他们也演过情人，演到情密之处，只不过伸手示意罢了，今天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是真的情人了。关汉卿抚摸着珠帘秀的脸蛋儿，越看越有点像小兰，不禁问道：“如果小兰尚在，你的终身将寄托于谁呢？”

“谁？谁也不给，当尼姑去！”

“傻妹妹，我原来倒想将你跟实甫撮合在一起哩！”

“我不喜欢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儿！”

“不，不，你不完全了解他。他有时也并不是那样，你看他的《西厢记》……”

“这倒是的。我可真纳闷儿，他那种人怎么会写出《西厢记》？”

二人说着，都咯咯地笑了。

在珠帘秀的慰藉下，关汉卿失去的魂魄又回归躯体，关汉卿那颗被撕碎的心又重新缝合。关汉卿又是原来的关汉卿了，不过减少了些倜傥风流的仪表，多了点儿深沉文静的气度。朋友们劝他和珠帘秀到南方走走，一来散散心；二来了解了解各地的民情，以便丰富自己的创作。关汉卿同意了，他与珠帘秀结伴南行。

关汉卿的目的地是临安。一路上，他们走过淮安、扬州等地。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欢迎，每次演出，都是场场爆满。这时的城市已经相当繁华。五方杂处，南腔北调，说什么话的都有。三教九流，服色各异，都在

忙忙碌碌。可是，你只要与他们细谈起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件心酸的事。

关汉卿是大都人。前面说过，大都原是金朝的中都。这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起，就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在他的心目中，南方的宋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由于武力不行，才被灭亡了。能在宋王朝的国土上生活，该是一种幸福和骄傲。要不，那个被俘的文天祥，为什么忽必烈陛下对他那么好，他竟然不归降呢？文天祥就义时的场面，关汉卿看过，他感动极了，他曾经想为文天祥写个剧本。总之，关汉卿去临安，与虔诚的教徒朝圣的心理是不相上下的。

可是，到临安之后，他失望了。这里的人照样花天酒地，丝毫没有亡国灭种之恨。问一问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的回答是：那时还不如现在。老皇帝的昏庸、小皇帝的无能、贾似道的擅权、小百姓的冤情……较之现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百姓们的日子当然就更苦了。

临安之行，使关汉卿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宋也好，金也好，元也好，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身上了。如果没有贪官，百姓就不会有冤情；如果没有清官，百姓的冤情就不能昭雪。于是，他决心写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的《窦娥冤》。

《窦娥冤》的情节是：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因为欠蔡婆的债，让女儿到蔡家当童养媳。窦娥成婚两年，丈夫死去，婆媳二人在一起生活。一天，蔡婆出城要债，被债户赛卢医骗到郊外，要将她勒死。这时，张驴儿和他的父亲由此经过，蔡婆得救。张驴儿和他的父亲是两条光棍儿，张驴儿问明情况后，威逼她们婆媳嫁与他父子。蔡婆无奈，答应



了，但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为了威逼窦娥成婚，便在一碗羊肚儿汤里放上毒药，假惺惺地端给蔡婆喝。妄图毒死蔡婆之后，使窦娥无依无靠，不得不从，谁知蔡婆尚未喝，张驴儿那贪嘴的父亲抢着喝了，结果毒死的是张驴儿的父亲。张驴儿借父亲之死再次威胁窦娥，窦娥仍然不从。张驴儿便到衙门里告窦娥害死自己的父亲。贪官污吏受了张驴儿的贿赂，将窦娥判为斩刑。后来，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提刑肃政廉访使，平了这桩冤案。

《窦娥冤》写成之后，关汉卿与珠帘秀回到大都。他们是大都百姓仰慕的名演员，又在公演新剧目，所以来看戏的人特别多。这天，勾栏院里来了一个千户名叫王著。

《窦娥冤》共四折，第三折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折里窦娥被处死。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窦娥抢天呼地地唱：“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珠帘秀那悲愤铿锵的行腔敲击着每个听众的心弦，对张驴儿等恶人的憎恨无不咬牙切齿。千户王著一拳捶在桌子上：“奶奶的，这一群混账羔子！”

接下去，窦娥唱出了自己的身世：“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则落得吞声忍气空嗟怨……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珠帘秀那哀怨缠绵的行腔牵动了每个听众的心扉，一个个无不同情无辜遭难的窦娥，纷纷掏出手帕抹眼泪。千户王著张着大嘴号啕，任凭眼泪像断线的珍珠往下滴。

再接下去，窦娥被斩首了。霎时间，乌云笼罩，舞台上落下了大雪；斩柱上挂的白绸子，洒满了窦娥的鲜血。这时，千户王著跳上台去，挥臂大喊：





“为窦娥报仇！”

整个剧场被王著搅得混乱，戏演不下去了。扮演窦天章的关汉卿从后台出来，走到王著面前，施礼说道：

“王千户，我们这是演戏。下一折，我一出场就该平冤了。”

“你平冤？你能平个屁！我知道，你们唱的是谁，唱的是啥事儿。这冤你平不了，看俺王著的。”接着他转对台下的观众说道：“众位散了吧，下面的戏不唱了。俺王著今天在这儿向众位夸下海口，这窦娥的冤，俺王著是平定了，大家等着看真戏吧。”

看来，今天晚上的戏是看不成了，众人不得不嘁嘁喳喳地离去。一路上，说什么的都有。不过，大部分人认为王著有神经病，使一出好戏没有看到头。

千户王著平生疏财仗义，疾恶如仇，他看见阿合马心毒手辣，积恶无数，黎民百姓深受其害，因而发誓要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他与高和尚反复计议，决定伺机动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公元 1282 年农历 3 月，忽必烈循例离开大都去上都，太子真金随行。阿合马和枢密副使张易等留守京都。就在这时，一个秘密除去阿合马的计划在反复酝酿着，震动元朝历史的大事件就要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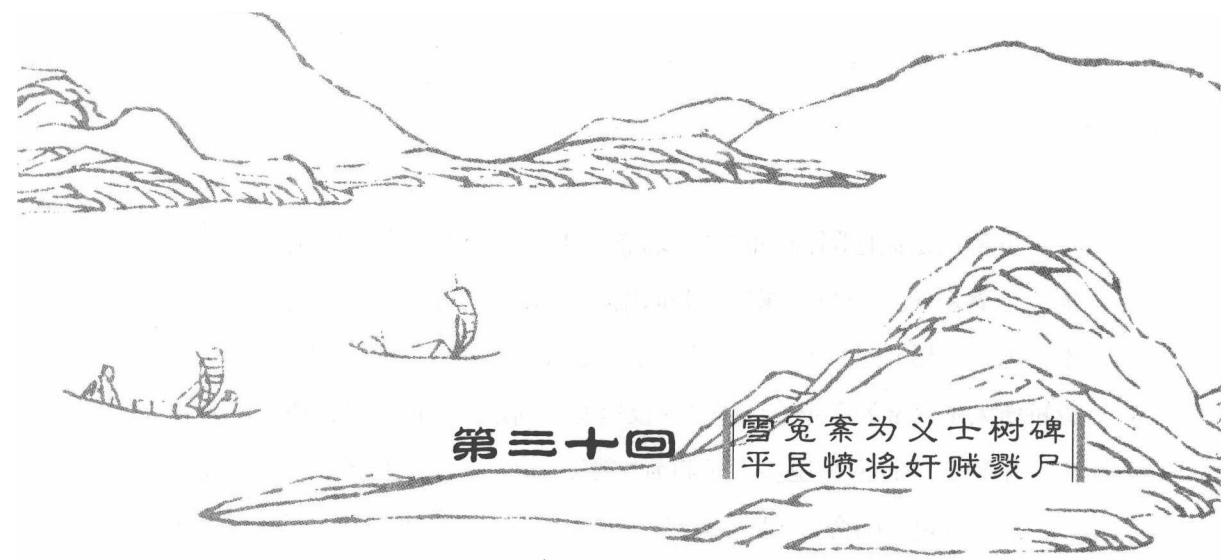
按元朝的中央机构，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中书令，此职由皇太子担任，依次挨下去是：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阿合马没把右丞相史天泽放眼里，左丞相的位置还空着，而担任平章政事职务的又只有阿合马一人，因此除了中书令真金太子之外，他就是最大的官儿了。他怕的也就是真金一人，这个皇太子比皇上还厉害，常常与他过不去。

王著正是抓住阿合马的这一弱点，决定打着太子真金的旗号来诱杀他。王著密铸了一个大铜锤，并联络八十余人，假称太子真金还京做佛事，进入京都。三月十七日，他先派二僧人到中书省窥探路线，又派崔总管矫传太子真金的命令，让张易在夜里发兵到东宫门前听候调遣。王著亲自去见阿合马，说夜里皇太子将到京都，让中书省的主要官员到宫前迎接。前边说过，阿合马平时最怕太子真金，听说真金将到，一面派遣右司郎中脱欢彻里等数骑出城远迎；一面赶忙吩咐手下人安排出迎，自己也换上新服，准备恭恭敬敬地为皇太子接风。这天夜里，天漆黑一团，凉风习习，脱欢彻里率众往城北走去，走了十多里，迎面遇到伪太子和他的随身侍从。伪太子斥责他们见到太子无礼，下令将这些人斩首。他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脑袋就搬了家。伪太子大摇大摆地进城了。深夜，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就到了东宫门前。伪太子骑着马，威风凛凛，其余的都下马站立，等待命令。阿合马听说太子来到，赶忙跑过来躬身施礼，嘴里说道：

“殿下回都，小人迎接来迟，尚望恕罪！”

伪太子嘴里吐出两个字：“该死！”

“死”字刚刚出口，王著的大铜锤忽地飞来，砸向阿合马的脑袋。刹那间，脑浆四溅，一条罪恶的生命结束。接着又杀了其同党郝祯，另一同党张惠也被囚禁起来。张易如梦初醒，发现有诈，立即大喊，留守司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汉译“宣差”。蒙、元官名）博敦赶到，他们指挥宿卫兵将伪太子击下马来，起事者溃散，一部分人被捕。王著看到已没有冲出去的可能，便挺身而出，泰然就缚。随后，逃走的高和尚也被捕。



第三十回

雪冤案为义士树碑
平民愤将奸贼戮尸

千户王著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冒太子之名杀死大臣阿合马呢？此事说来就话长了。

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次子，生于公元 1243 年，公元 1251 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镇守漠南时，真金才八岁。忽必烈重用汉儒刘秉忠、姚枢等，真金便也跟着这些汉儒们学习。他博学强记，并能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好，受到父母的夸赞。公元 1262 年，也就是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忽必烈便将真金封为燕王，让他担任中书令的要职。这年真金才十九岁。第二年，二十岁的真金又兼判枢密院事，也就是担任了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

忽必烈在李璮叛乱之前，除了重用汉儒以外，还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曾祖母诃额伦的教导，祖父成吉思汗就不会成此大业。如果没有母亲唆鲁禾帖尼的斡旋，大汗之位就不会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的手中来。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察必的审时度势，这皇帝位自己就不一定能争得到，起码不会这么容易地争到。因此，他决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真金娶一个好媳妇。

为给真金选妃，大臣先后提供了一百多位候选人，但是忽必烈全不中意，不是嫌女子粗悍无礼，就是嫌女子孱弱多病。右丞相史天泽奏道：

“陛下还记得阔阔真否？”

“记得，记得！”忽必烈急忙应道，“爱卿知否那女孩儿可曾许配人家？如果尚未许人，跟真金倒是很好的一对儿。”

“为臣迅速派人打听，报与陛下。”

“好，好，越快越好！”

这阔阔真本是弘吉刺部族的一位姑娘。前面说过，弘吉刺部出美女，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蒙哥汗的妻子忽都台、忽必烈的妻子察必都是这个部族的姑娘。这个部族的姑娘不仅美丽多姿，还温柔善良，贤淑懂事。

数年前，忽必烈在弘吉刺部族的居住区打猎，口干舌燥，带的马奶也喝完了。这时，他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在一个蒙古包外拈毛线。于是，便打马过去，说道：

“姑娘，我远行打猎至此，口渴得很，能不能给一碗马奶解解渴。”

姑娘打量了一下来人，大眼睛转了一转，说道：

“马奶倒有，只是我的父母和诸位兄长全不在家，我一个女孩儿家不便招待客人，请您谅解。”

忽必烈听姑娘说得有理，说声“如此，不打搅了”便要离去。姑娘突然又把他叫住：

“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吧。我的父母马上就会回来。您这样一走，一来会渴坏您的，也显得我这人很不懂礼貌；二来我一个女孩儿家在家，您自来自去，连我家父母也没见，别人会有非议的。”

忽必烈见女孩儿落落大方，明白事理，便翻身下马，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姑娘的父母赶着羊群回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认识忽必烈，急忙上前施礼。然后转身对女儿说：

“阔阔真！快过来见礼，这是当今万岁，你怎么让万岁站在外面，不请到帐内呢？”

阔阔真急忙过来施礼：“陛下！我不知道是您，请原谅！不过，我即使知道您是当今万岁，也应该让您在外面等我父母回来，我并没有做错事。对吗，陛下？”

“对，对，你做得对极了。”

阔阔真的父亲将忽必烈请入帐内，盛情地招待了一番。忽必烈临走的时候对阔阔真的父亲说：

“你的这位女儿又漂亮又懂事，不知哪家的孩子有福气，将来娶去做妻子呢！”

阔阔真的父亲高兴得咧着大嘴直笑，不知该如何回答。此事右丞相史天泽一直跟在身旁，今天想起，便向忽必烈提醒。史天泽得到忽必烈的许可，正要下殿派人前去打听，忽必烈又叫住他：

“卿派人前去时，可随往彩车一辆。如果阔阔真尚未出嫁，直接拉回来就是，不必再往返禀报朕了。”

史天泽见忽必烈那急不可耐的样子，微微一笑，答应了一声：“是。”

谢天谢地，阔阔真尚未嫁人，彩车将她接进宫来，与太子成婚。婚后果然是位贤妻，协助太子做了不少好事。

太子真金外有贤臣，内有贤妻，所以不仅自己生活艰苦朴素，还关心百姓的疾苦。因此，他对阿合马的聚敛钱财非常看不惯，处处想找阿合马

的岔子。只是由于如今大权尚在父亲的手里，父亲需要钱，因此重用阿合马，自己也不能把阿合马怎么样。

真金与阿合马的矛盾，忽必烈也不是不知道。从道理上讲，真金是对的，忽必烈主张以仁治天下，他知道过度地盘剥百姓对自己的江山不利。但是，在事实上，忽必烈又不得不用阿合马。如今，虽然漠南平定了。但是，漠北一带，察合台和窝阔台两系的子孙们仍然不服管辖，经常兴兵作乱，有时逼得忽必烈不得不御驾亲征。打仗，特别是到漠北那么个穷地方打仗，没有钱行吗？

从职务上讲，真金是中书令，是阿合马的顶头上司。由于阿合马得到忽必烈的支持，真金在处理政事上没法干涉阿合马。但是，在生活上，他作为上级却经常找阿合马的毛病。有一次，阿合马贪杯，喝得醉醺醺的不省人事。太子真金知道了，便派人到平章府宣阿合马来太子府议事。阿合马连站都站不稳，又不敢违命，由两个人架着趔趄着来了。

一见太子，架阿合马的两个人松开手，阿合马上前施礼。一躬尚未鞠完，阿合马便躺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真金太子上前拉起他来，照着他的脸上狠狠地给了两拳，打得他鼻口流血。然后猛地松开手，阿合马又像一堵墙似的倒在地上。真金太子又狠狠地踢上两脚，才让架他来的那两个人重新把他架走了。

第二天上朝，阿合马的脸上带着伤痕，忽必烈问他是怎么了，阿合马托辞道：

“启禀陛下，臣昨夜不慎，碰在门楣上致伤。”

在旁边的真金太子立即揭露道：“父皇！这阿合马善用谎言欺君。他脸上的伤是孩儿打的。”接着把昨天的事复述了一遍。

忽必烈问阿合马道：“太子所述可是事实？”

阿合马立即跪下禀道：“俱是事实，愚臣不该贪杯，致使太子生气，请皇上治罪。”

“起来吧！”忽必烈严肃地说道，“下次如若再贪杯误事，朕也是绝不饶过你的。”

“谢万岁！”

从此，阿合马非常惧怕真金太子，白天根本不敢喝酒。正如前边所说，王著等正是抓住这一情况，才有效地发动了事变，顺利地杀掉了阿合马。至于枢密副使张易为什么偏偏在阿合马被杀之后才发现有诈，而不是在这之前？所以有人怀疑张易和王著等本是一伙，而且此事曾得到真金太子的默许，他们全是有恃无恐，张易当场逮捕王著也是做给人看的。

其实，诱杀阿合马，《窦娥冤》的演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王著要杀掉阿合马已经下了两年的决心了。

前年，忽必烈立国初期在西北战场上立过大功的廉希宪病危，太子真金派人去看视。这位老臣便对真金的使者说道：

“回去禀报太子，老臣福薄命薄，病人膏肓，怕是难好的了，由命罢了。老臣一死无足惜，只有一事放心不下，那就是当今的朝廷之中，大奸当道，群小阿谀，误国害民。若不早除，恐生大患。太子英明，应早作决断。”

使者将廉希宪的话回禀太子。太子明知廉希宪指的是谁，但因有父皇护着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只有长叹一声了事。

这位使者认识千户王著，闲谈中谈到了这件事。王著是个急性子的人，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

“这个老贼，真是千人恨万人骂。百姓骂他加赋，官员骂他卖官。他仗着花言巧语，蒙骗圣上，为所欲为。太子怕他，是怕惹恼了万岁，将来即不了大位。大臣怕他，是怕斗不过他，将来自己反而吃亏。我王著，芝麻大小的一个官儿，蚂蚁一样的一条命儿，官掉了也没有什么可惜，命丢了也无关大局。我没什么可怕的，顶多杀头，脑袋砍了碗大的疤。我早晚非把这奸贼收拾了不可。”

阿合马被杀，在大都毕竟是头条新闻。奏章很快飞报忽必烈。阿合马是忽必烈的红人，忽必烈览报后非常震怒，当即命令枢密副使孛罗等人迅速回京，处理此事。并且交代：

“把那两个无法无天的王著和高和尚给我杀了，把那个没用的张易也给我杀了！”

真金太子听说此事，心里倒是非常高兴。不过，他不能也不敢反驳父皇的诏命，只婉转地说道：

“除皇上点名诛杀者外，其他人等一律收监。同时认真查明原委，迅速报来。”

“是。”

孛罗等人奉旨朝行夜宿，赶回大都，先将王著、高和尚、张易三个绑赴刑场。临刑前，王著面不改色，从容镇静，他环视一周，向来看斩的人们拱了拱手，朗声说道：

“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大丈夫之死，要死得其所。王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死而无怨，死得痛快！”

刽子手手起刀落，王著的人头落地，刑场上不少人欷歔流泪，还有的放声大哭。



为了不制造更大的冤案，孛罗等人按照真金太子的嘱咐，除忽必烈指名要杀的人以外，一律不杀，仅收监候审。同时派出多人去搜集了解阿合马的罪行。阿合马一死，他手下的人知道靠山已失，将来吉凶尚不可知，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好。于是，当有人来了解情况时，他们竟然能提供不少真凭实据。

忽必烈回到大都的时候，王著已被斩首。孛罗等人如实向忽必烈回报情况。忽必烈听孛罗等人说出阿合马那么多的罪恶，心里根本不相信是实。问道：

“你们所奏之事是事实吗？”

“陛下！”孛罗等人齐声答道，“微臣等纵然无知，也不敢欺骗圣上。据我们了解，那阿合马家聚敛的金银比皇家还多；他强抢的民女，现在尚有四十九人之多……”

“你们查抄阿合马的家了？”忽必烈不等孛罗等人说完，又反问道。

“没有圣上旨意，臣等斗胆，怎敢擅抄大臣之家？”

“这就是了。”忽必烈长出一口气，“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妄议人非嘛！”

“此事原是阿合马的一个用人自动供出。起先我们也不相信。后来派人一打听，果然是实，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朝中议论纷纷，都说圣上仁慈太过，被那小人蒙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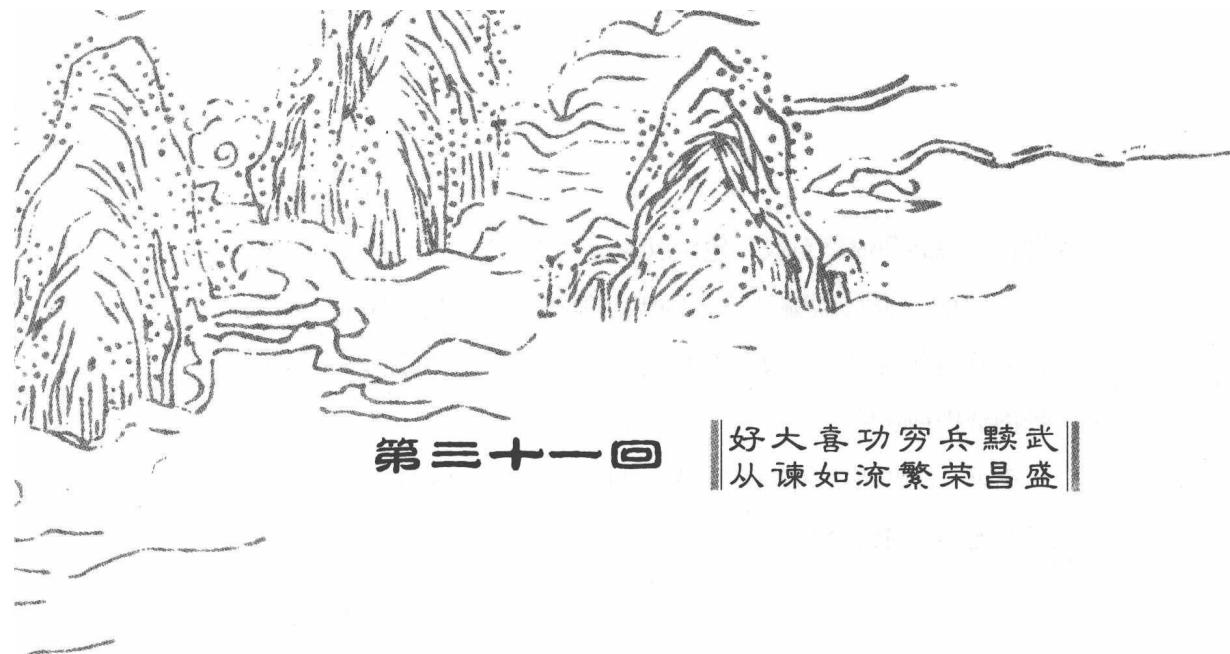
“嗯，”忽必烈有点儿动心了，“你们说的可句句是实？”

“一句不实，愿受圣上制裁！”孛罗等人的口气非常坚定。

忽必烈下了查抄阿合马家的诏旨。这一来，阿合马的罪行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些受阿合马之害的当事人，每天聚集在宫门外等着

告御状。忽必烈愤怒至极，他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旷古圣君，想不到竟被一个小小的阿合马欺骗了这么些年。他将阿合马的全家老少统统处以死刑，并且将阿合马本人又从棺材里扒出来，砍下头颅，挂在城头上示众；尸骨扔给猎狗吃掉。

王著、高和尚、张易三人得以平反。诏命树碑修墓，优抚家属。牵连入狱的无辜者统统释放。



第三十一回

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从谏如流繁荣昌盛

纵观忽必烈的一生，有功也有过。他最大的过错就是好大喜功，恨不得让全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让所有的人都喊他“万岁”。因此，就常常发动一些非正义的战争。

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即兴兵征伐高丽（今朝鲜半岛一带）。高丽臣服之后，又让高丽国王派使者去诏谕日本归顺自己。当时，日本是镰仓幕府执政，根本不听召唤。忽必烈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最大不敬，又亲自派使者去诏谕日本派使前来。可是，镰仓幕府仍然采取强硬态度，连答复也不给。忽必烈派出的信使赵良弼到日本后，连日本国王也没有见着，便被赶回来了。

这一来，忽必烈恼羞成怒，决计对日本国进行讨伐。

公元 1274 年，以唆都为都元帅，率军两万五千人，大小战船九百艘，第一次渡海侵日。船到对马海峡的对马岛便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但由于力量悬殊太大，日军守卫对马海岛的只有几千人，元军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唆都率部继续前进，目标是日本现在九州岛。还未登陆，日军战船便出来迎击，一场混战，双方都有损失。这时，海面上刮起了台风，日船迅

速驶入避风港。元军地理不熟，只得任凭台风袭击，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这儿闯闯，那儿碰碰，战船大部分被吹坏，士兵大部分被淹死。剩余的船只人员在风住之后狼狈逃回。

忽必烈决不就此罢休，七年之后，也就是公元 1281 年 6 月，他对日本发动了更大的进攻。这次进攻，兵分两路。北边一路四万人仍由唆都率领，从高丽出发，经对马岛向日本进攻。这回日本军早已有了准备，元军走到九州岛外围的志贺岛上便走不动了，困在那里。南路军由范文虎率领，军卒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出发，远涉重洋，向日本进攻。这路元军，由于航程较远，军卒又很少在大海里航行过，晕船呕吐者十有八九，尚未打仗已是疲惫不堪了。

两军会师之后，指挥官内部又是矛盾重重。唆都所率的四万人中，一半是元军，指挥官是洪茶丘；另一半是高丽军，指挥官是金方庆。洪茶丘与金方庆在元军征高丽时曾多次交手，仇怨甚深，互不服气，驴走骡不拉，整日扯皮，根本谈不上配合作战。都元帅唆都是被日本人打怕了的，他对远征日本根本缺乏信心，进攻不积极。范文虎率师十万人，论人数比唆都多一倍半。但范文虎是南宋降将，属于南人，地位低下，蒙古族的将领根本不听他的指挥。更何况他远涉重洋，来此已是头重脚轻，连站都站不稳，哪里还能指挥打仗？因此，范文虎与唆都商量，为抵御台风袭击，将战船一只只连起来，结成大战舰。先练兵修整，然后再进攻。

8 月 1 日夜晚，台风大作，波浪滔天，一层层的巨浪像一座座的小山倾倒，向元军的战舰砸来。连在一起的战船再拆也来不及了，只好任凭台风袭击。战船与战船之间是用绠索连接起来的，并没固定在一起。台风袭击，互相碰撞，撞坏了一半以上。



台风过后，洪茶丘与金方庆分别带着自己的亲兵，也不向两位都元帅告别，便乘着几只尚未碰坏的战船溜走了。

两位都元帅将部队带到一个名叫驻鹰的小岛上，把尚完整的战船挑出来，让兵士们伐木修补那些碰坏的地方。好在事先有所准备，船上带有修船的工具，兵士们便乒乒乓乓地干起来了。谁知这是那两位都帅的诡计，他们乘兵士们修船的时间，悄悄地带着自己的亲兵，坐着好船连夜逃回国去。

数万名元军战士被遗弃在小小的驻鹰岛上，恰似一个个无头苍蝇。日军乘势来击，大部分被砍去头颅，小部分被俘。在被俘的人员中，蒙古人、高丽人又全部被杀，只有少数南人被留下做奴隶。此次对日作战的十四万人，回来的只有四万人。真可谓之损失惨重。

为了让别人叫自己一声“万岁”而如此劳民伤财，如此涂炭生灵，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但是，忽必烈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他的威望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过一切的，征日之举决不能稍停。事过两年，即公元1283年，他又命令征集水兵，打造船只，准备第三次征日。

这一来可苦了江南的沿海百姓。年轻人要应征打仗，并且是九死一生。上了些年纪的要服苦役，打造船只，修缮兵器。再加上租谷赋税，真是民不聊生。造反也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任人宰割呢？于是，江南各地爆发了二百多起武装起义。其中最多的是江浙和福建沿海，最有名的起义领导人有季文龙、许夫人、陈吊眼、黄华等。其中的黄华竟然打出了南宋“祥兴”的年号。

这黄华是福建建宁人，是一个从小受苦受难的盐民。南宋灭亡之后，出于民族自尊心，他曾领导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元军打败。仔细一想，南



宋小朝廷当权时，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于是投降了元军。忽必烈的政策是，你只要归顺我，我就给你官儿当，反正他的蒙古人不多，也占不了这么大的地盘。因此，黄华当上了建宁路的总管。

不久，忽必烈二次征日失败，江南人民怨声载道。同时，宋丞相文天祥不屈被杀的消息也传到江南，结果又激发了这个盐民的民族自尊心，放弃建宁路总管的职务不干，再次举起义旗。

后院失火，忽必烈不得不停止自己的征日计划。江南不仅不能给他提供兵力和战船去征伐日本，他还得从他处调兵遣将去江南平乱。由于当时的农民起义没有正确的领导，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了。黄华的义军最后被围困在一座深山里，死伤惨重，只剩了几十个人。这数十人伐木积薪，燃起熊熊大火，然后集体跳入火中自焚，相当壮烈。但，也仅仅是壮烈而已。因为，他们打的是南宋旗号，而南宋小朝廷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太光彩的，不能唤起广大人民就不能形成燎原之势，失败自然也就是难免的了。

由于穷兵黩武，财政开支太大，忽必烈不得不启用“理财”的官。所以，在阿合马之后又出现了卢世荣、桑哥这样的祸国奸佞。

不过，这些祸国奸佞最后终被一个个地正法，并没有永久的得势。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忽必烈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能纳谏。

忽必烈即位不久，就采用刘秉忠的意见，设立了御史台。御史们的职责就是向皇帝提出大政意见，监督检查官员们的任职优劣。当时，深受忽必烈信任的阿合马就竭力反对：

“陛下！国家设立官职，或文治，或武略，或理财，或问民，总要有所事事才好。御史台的御史什么具体事都不干，每天只瞪着眼睛挑别人的

毛病，弄得他人不敢大胆为陛下尽职，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依愚臣之见，还是不设御史台为好。”

忽必烈当即批驳道：“你只要按照朕之吩咐去做，怎么就不能尽职？”

“如果陛下的吩咐，他们仍要说三道四又当如何呢？”

“自有朕来判其是非。是则从，非则改。只要卿之行事无有悖朕之意，尽可大胆去做嘛！如果没有御史台，为官的只要瞒过朕之一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才真是大患呢。”

阿合马无言答对。

在具体行动中，忽必烈只要认为对方的意见提得对，不论提的方式如何，都不挑剔，并且予以采纳，就是认为对方的意见不对，不采纳就是了，也绝不为此而向提意见者降罪。如对阿合马理财，刘秉忠、姚枢、许衡、廉希宪都提过反对意见。忽必烈不采纳。为此君臣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仍然把他们视为忠臣，委以重任。

忽必烈喜爱打猎。京城从上都开平迁到大都燕京之后，游猎不便，忽必烈让他的禁卫军长官在京城郊区开辟游猎牧场。禁卫军长官圈定了征收土地范围之后，绘了一张图请忽必烈批示。忽必烈只要御笔一批，这区域内的居民就要外迁，土地也就不再属于他们的了。当时，察必皇后在场，她认为此事不妥，但见忽必烈已经决定了的，并且禁卫军长官还在旁边，她便无法谏劝。

正在这时，刘秉忠从外面走来，看样子有什么急事要禀报。察必皇后迎出门去，劈头劈脑地问道：

“陛下要征收京郊的农田为游猎牧场，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刘秉忠答道：“不知道啊！”



“像这样的大事，你作为国家重臣，怎么连知道也不知道？”

刘秉忠非常纳闷儿，心想：今天皇后是怎么啦？皇上做事，有些通过大臣，有些不通过大臣，做大臣的哪有件件都知道的道理！于是，向皇后看了一眼，想辩驳两句。但皇后与此同时向他递了个眼色，他急忙收住要说的话，听皇后把话说下去：

“土地，在国都没有迁来之前，已经分配过了。如今，从新征收为游猎牧场，土地的主人岂不要迁往他乡，会不引起混乱，会不引出百姓们的怨气？皇上事多，日理万机，像这样的小事想不到也是有的。你们做臣子又不及时提起，陷陛下于不仁不义之中，可怎么得了哟！”

刘秉忠明白了察必皇后的意思，急忙说道：“皇后息怒。此事原来老臣本不知道，也是方才刚听说，这不是急急忙忙来向皇上进谏来了吗！”

“哦，原来刘大人就是为此而来。那，就快请进来吧。”

他们两个在外面大嚷大叫，屋内的忽必烈岂有听不见呢？刘秉忠进来参见过之后，忽必烈让他在一旁坐下，然后转对禁卫军长官说道：

“你出去吧。征收土地作游猎牧场的事不要再做了。方才，皇后与刘爱卿的谈话你可能也听到啦，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察必皇后和刘秉忠都会心地笑了。

由于忽必烈能正确地采纳臣子们的谏劝，所以他当政时期，做了不少好事，整个社会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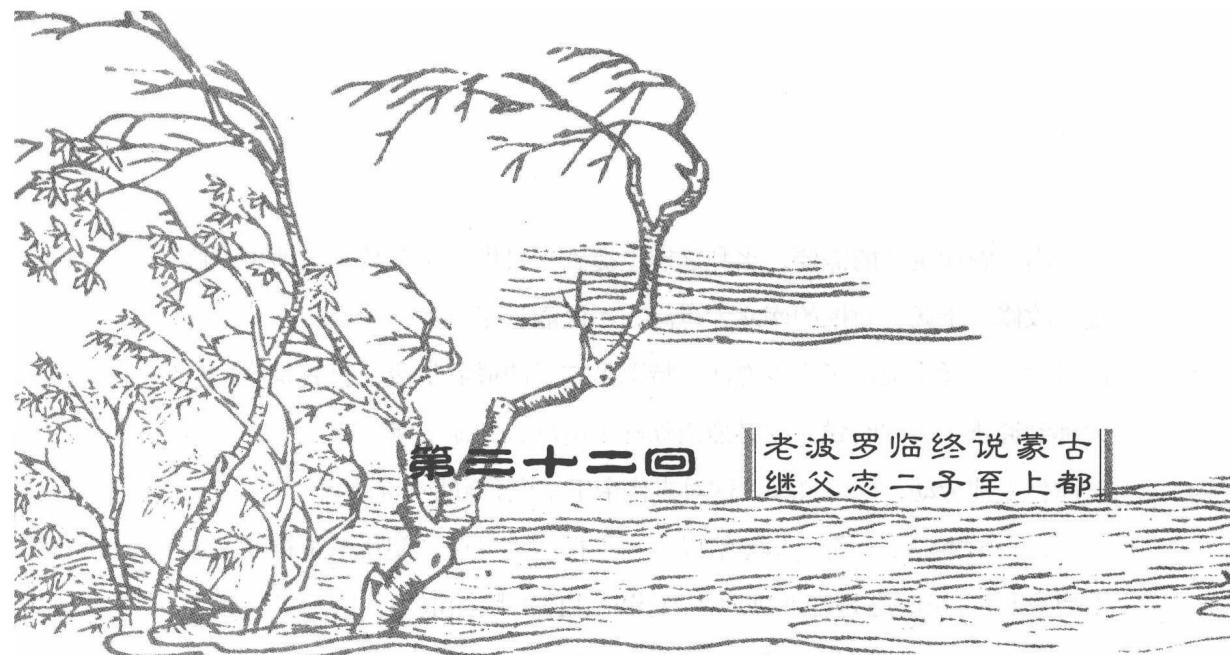
民以食为天，忽必烈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即位不久就成立了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以陈邃（suì，岁）、崔斌等八人为劝农使分赴各地考察农业生产情况，招集流民回乡生产。并且组织编写适合当时农业生产的书籍《农桑辑要》。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水利建设也提到了日程上来。特别是他下令修复、改修了隋炀帝时挖的南北大运河，不仅灌溉了沿途不少农田，为南北的运输和交通也提供了不少方便。特别是施工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修挖从大都到通州一段的时候。忽必烈亲临施工现场，并命令满朝文武大小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挖土打坝。这对古代帝王来说，真是罕有的事。

在科学事业上，忽必烈也给以大力支持。元以前，使用的是祖冲之的《大明历》。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人，当时我国的版图很小，以后扩大了不少，原来的《大明历》显然已不适用了。忽必烈诏命当时的水利、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全国建立了二十七个观测站，经过四年的辛勤劳动，编成了新历。忽必烈亲自命名这新历为《授时历》。这《授时历》推算出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四十九分十二秒，这比我们今天测量出来的，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差二十六秒。这是世界历法史上第一次推算，比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格利哥里历要早三百年。

随着农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商业、文学事业也随之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辽、金、南宋时期，真可谓之繁荣昌盛多了。

由于版图的不断扩大，由于国内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引起了远方民族的兴趣。有些人竟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往这里来，可见吸引力之大，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柯罗、叔父马菲奥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人物。



第二十二回

老波罗临终说蒙古
继父志二子至上都

话说欧洲大陆向南伸入到地中海里有两个半岛，一个叫亚平宁半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两个半岛之间的海域叫亚得里亚海。在亚得里亚海的西海岸，也就是亚平宁半岛的东部，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名叫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座水城，被誉为水上明星。相传，这里原是一些小岛，劳动人民将岛上的山石泥土削平投入水中。接近的连成一片；远些的连不成一片，中间的水就形成了河。因此，威尼斯城就以河多、船多而闻名世界。

在忽必烈当政时期，这里已是个繁华的都市了。特别是威尼斯的商人，有远见，好交游，且富有探险精神，他们的足迹甚远，很为当时和后世人所称道。

有一个姓波罗的老商人临死时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我听说东方有一个大国，名叫蒙古。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离我们这里大约有一两万里。我曾有一个夙愿，就是早晚要到那里去看看。可是，我老了，如今又如此多病，怕是难达到目的了。我死之后，你们弟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到达那个国度去。”

大儿子尼柯罗·波罗答道：“父亲放心，我们将来一定遵照您的遗嘱去做。”

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道：“父亲，您既然尚未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呢？”

“一个好的商人，”老波罗喘了一口大气，慢慢说道，“不能专凭眼见，还要用耳去听，要用脑去想。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报达，蒙古军曾经到过那里；我还到过宽田吉思海，蒙古军在那里打过仗。听说，现在蒙古在报达已经建立了伊儿汗国，在宽田吉思海的北面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听那里的人说，蒙古军是一些野蛮的人类，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但是我却不信。如果真那样，它就不可能万里征战，去征服另一个国家，因为打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充分的物资供应，这绝非一个野蛮民族所能办到的。”

老波罗说过这话不久便死去了。

尼柯罗和马菲奥弟兄两个都是急性子，他们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便商议东行了。尼柯罗说：

“马菲奥，你对父亲的遗嘱，准备怎样做呢？”

马菲奥说：“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就走。只是，嫂嫂已经有了身孕，还是等上几个月，孩子生下来之后，看看是男是女再走吧。”

尼柯罗说：“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倒是你尚未成婚。我们这做商人的，一次出海，往往不知要费多少年。还是等你结婚后再走吧。不然，年龄大了再想结婚，就不容易了。”

马菲奥说：“只要生意做得顺，只要能发财，管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哥哥如果不等嫂子分娩，我们明天就走。”



就这样，两个青年人稍事准备，丢下尚待分娩的妻子看家，上路东行。他们先乘船经亚得里亚海入地中海，转入爱琴海，穿过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黑海。沿黑海向东，到黑海东岸后登陆，经过太和岭南诸小国，来到宽田吉思海。从宽田吉思海的南面绕过去，到了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攻打过的花刺子模国的不花刺城。屈指算来，已经有万里之遥了。但是，一打听，离蒙古国本土尚有一万多里，并且全是旱路。再走下去，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弟兄二人动摇了，他们决定先在不花刺城住下来，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他们不是旅行家，是商人，是边经商边前进的，走到这里已经用了七年的时间。如果专程回去，一年半载就可到家。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向当地人了解一下情况，很少有人说好话的，仍然是说蒙古人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等。甚至还有人吓唬他们说：

“可不敢去，到那里把你逮住就让你当驱口。”

马菲奥问道：“什么是‘驱口’啊？”

那人说：“驱口就是奴隶。蒙古人让奴隶放羊，一个奴隶要放两千只，放丢了就把你杀了吃肉。像二位这样没有干过活的生意人，到那里简直是白送命。”

马菲奥动摇了，提出向回走。但是，尼柯罗提出了怀疑：“这里曾经受过蒙古军的侵略，恐怕对蒙古人有仇恨，因此多诽谤之词。你想，一个奴隶要放两千只羊，这说明他们那里的羊是多么多啊！有这么多的羊，羊肉尚且吃不完，哪里会吃人呢？显然是谎话无疑！依我看，我们还是等等，蒙古总不会没有商人到这里来，我们见见真的蒙古人便知分晓了。”

于是，弟兄二人又住下来。不久，果然来了一个蒙古商队。蒙古商人

身穿绸缎，脚蹬皮靴，骑着高头大马，驮货物的是挂着铃铛的骆驼。不花刺城人一见蒙古商队到来，都争着去跟蒙古商人做生意。这些蒙古商人有说有笑，和气非常，根本没有要吃人的样子。尼柯罗向弟弟马菲奥发出会心的一笑，心里说：“怎么样，这里的人在骗我们吧？”马菲奥也笑了一笑，跟哥哥一块凑了上去。

蒙古商人从骆驼身上取下货架，打开一看，嗬，波罗兄弟简直惊呆了：红绸、绿缎，明花、暗叶，真个是五彩缤纷；牙雕、玉雕、陶瓷、泥塑，件件是玲珑剔透；珍珠、琥珀、银镯、金链，闪烁着珠光宝气……生产这些名贵的物品的地方绝不会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波罗兄弟都暗自敬佩自己父亲的眼力。

波罗兄弟主动向蒙古商人搭话，并且请求他们回国时带自己一起走。蒙古商人欣然答应了。他们向东穿过中亚细亚，经天山北麓进入沙州，也就是今天的敦煌；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绕过河套，来到上都开平。忽必烈接见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说：

“你们如果愿意在我这里生活，我是非常欢迎的。我知道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对基督教也不反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教，都是在劝人为善，没有教人作恶的，所以我什么教都信。听说，你们基督教的最高领导人是教皇。如果，你们愿意作为我的使者带给教皇一封信，沟通东西方的联系，那我将是再高兴不过了。”

马菲奥说：“阁下！世界上难得有你这么英明的国王，什么教都信，真是了不起！”

尼柯罗说：“阁下！我们情愿做您的臣民，并听从您的差遣，去做任何事情。”



忽必烈听着这两个外国人说的恭维话，心里真似开了花，当即写了诏旨，交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全国任何地方经商，任何地方的官员都不得与他们为难。这兄弟俩在此逗留两年要求回去，忽必烈给了他们足够的路费，并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们交给教皇。

这两兄弟回到欧洲的时候，老教皇已死，新教皇尚未产生，忽必烈的信无处可送，于是便先回了自己的家——威尼斯。一来一回，整整用了十五年。

波罗兄弟走到自己的家门口，正要往里进，从院子里走出来一个少年，堵在门口，两手插在裤袋里，鼻孔向上，吹着口哨。尼柯罗禁不住问道：

“喂，你是干什么的？”

那少年看了尼柯罗一眼，出言不逊地说道：“您先生大概是从一个野蛮国度里来的吧。喂呀喂的，您这是向谁说话呀！”

马菲奥急了：“我们在问你，你站在我家门口干什么？”

“哦，有意思！”那少年眨巴眨巴大眼睛说道，“这位先生大概有神经病吧，不然定是烧酒烧浑了你的肠子。这是我的家，怎么变成你的家了？告诉你，这是我的家，我马可·波罗的家！听见没有，醉鬼？”说完，又鼻孔朝天吹起口哨来。

尼柯罗忽然想起了自己临走时，妻子肚子里尚有一个孩子，于是说道：“我猜想，你大概是尼柯罗·波罗的儿子吧？”

“对，对呀！”马可·波罗又眨了眨他那双大眼睛，“尼柯罗是我爸爸。不过，他出去经商了，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他。”

尼柯罗上前拉住马可·波罗的手，激动地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尼柯

罗啊！”

马可·波罗从尼柯罗手里抽出自己的手，说道：“您先生又开玩笑了吧。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但是我认识他，见过他的画像，英俊得很。哪像您先生的这一副尊容——胡子满脸……不，不，一脸的胡子。”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

尼柯罗无可奈何地说：“请你把你母亲请出来认一认就知道了，我真的是你的父亲。”

“我的母亲？”马可·波罗脸上现出悲伤，低声说道，“她两年前已经死了。”

“啊！”尼柯罗像疯了似的推开马可·波罗进了大门，马菲奥也跟了进去。

十五年了，房舍依旧，只是人不同了：走时家里只有妻子，现在变成了儿子。尼柯罗为妻子的早逝非常哀伤，进屋以后张着大嘴哭起来。马可·波罗也随着进来，他听尼柯罗边哭边叙述往事，和母亲跟自己说的一样，便相信眼前这位一脸胡子的中年人就是自己的爸爸了。

父子抱头痛哭之后，儿子询问父亲此次出外的经过，父亲向儿子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思想活跃的马可·波罗听后，急不可耐地说道：

“爸爸，什么时间也带我去那里玩玩该多好啊！”

叔叔马菲奥插话道：“会带你去的。我们这次回来，一来是回家看看；二来奉大元朝皇帝之命出使教廷，请教皇派一百名教士往东方传教，还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带一些圣墓前长明灯的灯油回去。等我们返回东方复命的时候，带你一块去。”

“好，好极了！”马可·波罗雀跃起来，“看来，您是一个满不错的叔



叔！”

“野小子！”马菲奥爱抚地拧了一下马可·波罗的脸蛋儿。

三年后，新教皇继位，尼柯罗兄弟向教皇呈递了大元朝皇帝的国书。教皇拆开国书一看，心里异常高兴。东方有个蒙古国，他们曾经打到欧洲来，教皇是知道的。在过去，历任教皇曾经派过使者去蒙古，指责他们杀人放火；劝他们改恶从善信奉基督教，结果，有的被赶出来，有的甚至被杀掉。如今，自己刚一即教皇位，蒙古却主动派来使者要求派教士去传教，怎能不使这位新教皇兴奋不已呢！

可是，大元帝国毕竟太遥远了，教皇不敢贸然派那么多传教士去，也没有那么多传教士敢去。最后，决定只派两名传教士带着教皇致忽必烈皇帝书与他们三人同行。

这次，他们顺着地中海一直东行，从地中海的东海岸登陆，准备先到耶路撒冷圣墓前去取长明灯的灯油。

一登陆，大部分时间都要步行。两个传教士累得呼呼直喘大气，经常落在后面。后来，又听说前面有部族在打仗，这两个传教士吓得更是走不动了。常常是马可·波罗跟叔叔马菲奥在前面走，父亲尼柯罗陪着两个传教士在后面赶。

这天，马可·波罗与马菲奥在前面走，往后看看，已经不见了另三个人的踪影，于是停下来等他们。马可·波罗抱怨地说：

“这些传教士只会唱圣歌，咿咿呀呀倒蛮好听的，到实际中全无用场。”

马菲奥说：“也难怪他们，听说前面在打仗哩！”

马可·波罗说：“打仗怕什么？你又不是交战的一方，他们会怎么样

你？再说，基督的牺牲精神哪里去了？”

马菲奥说：“你小孩子家，不要乱说。要是被他们听见，不愿跟我们去了，我们怎样回去向皇帝陛下交代呢？”

马可·波罗不服气地说：“他们不去更好，省得到东方去丢基督的脸！”

叔侄二人边说边等，等了好半天尼柯罗才追了上来，可是两个传教士不见了。马菲奥忙问那两个人上哪儿去了，尼柯罗懊恼地答道：

“他们两个不愿意再往前走，返回去了。我无论怎么劝也不行。”

“那，我们如何向忽必烈陛下复命呢？”马菲奥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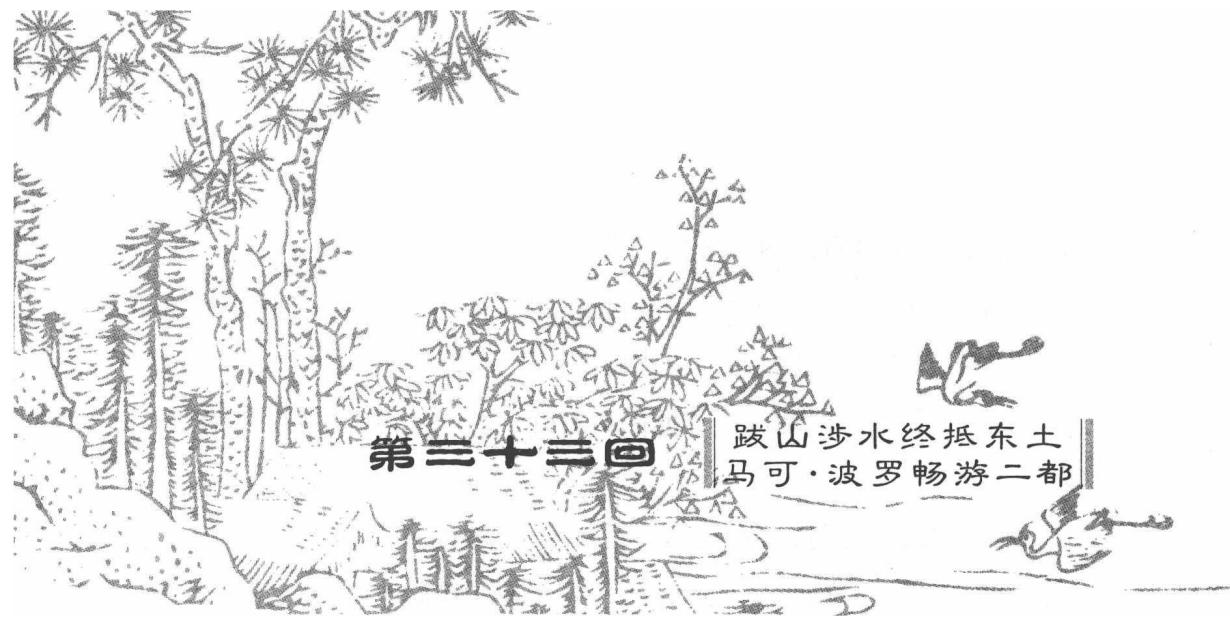
“他们把教皇的回书交给了我，我们见了忽必烈陛下只有如实相告了。”

“好，好！”马可·波罗把话接过去，“他们回去正好，省得拉后腿儿。”

“这下，我们成了双重的使者。”尼柯罗苦笑了一下，“到教廷，我们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的使者；到皇廷，我们又成了教皇的使者！”

“好，好！”马可·波罗欢呼雀跃，“双重使者。爸爸，叔叔！目标正前方，耶路撒冷，取长明灯的灯油去！”

说着，迈开大步走了。老弟兄两个对视一笑，跟了上去。



第三十三回

跋山涉水终抵东土
马可·波罗畅游二都

话说马可·波罗与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父马菲奥·波罗在摆脱了两位教士之后，速度快得多了，不久便来到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地，传说耶稣·基督死后葬在这里。圣墓前有一个长明灯，谁如果能取一些长明灯里的油回去，是国王便能保佑其国泰，是百姓便能保佑其民安。因此，凡是来过这里的，都要想法取些灯油回去；如果自己不能亲自来的，也常常托人带回一些，忽必烈就是这后一种人的一个例子。

起初，取灯油本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你只要买一些灯油，添到长明灯里，便可取一些灯油出来。到后来，管理圣墓的人发现这是一件极易敲诈别人钱财的事，便翻出许多花样来。他们说，基督曾经告诉他们，圣墓前的灯油不能乱给人，给不给，给多少，要禀知基督知道，由基督自己决定。反正基督的话只有他们能听到，他们怎么说都行。实际上就是，你给贿赂，“基督”就答应给；不给贿赂，“基督”就不给；贿赂越多，“基督”给的也越多。好在这三位是富商，钱财广有，很快便买到了不少灯油，起程上路。

耶路撒冷在阿拉伯半岛的西部，这个半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等经常在这里打仗。不过，这里地广人稀，一般人不容易遇到，即使遇到也很容易避开。所以，这三位并没有把战事放在眼里，继续走他们的路。他们先向北，进入叙利亚，然后向东进入报达。前面说过，旭烈兀西征时曾经征服过这里，郭侃用大炮打开了报达城。从这里再向东，便到了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港口霍尔木兹。尼柯罗·波罗和马菲奥·波罗回国时就是从水路坐船到这个登陆后，然后从陆上西行的，他们还想从这里返回去。可是，来这里一看，港口上没有大船，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船，根本无法远渡重洋。因此，他们决定继续北行，经过伊朗，折向东北经过阿富汗，这里已属伊儿汗国的地盘。伊儿汗国是大元帝国的宗藩之国，他们带有皇上忽必烈发给的金牌，又有罗马教皇给忽必烈皇上的信，所以每到一处，地方官和驿站倒是能很好地招待他们。只是这一带太荒凉了，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要走几天，有的要走上十几天，路上的辛苦真是无法形容。有志者，事竟成，走了三年半时间，终于到了上都开平。

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总要由大都来上都避暑。忽必烈听说自己派往外国的两位使者带着教皇的信回来了，心里非常高兴，当即接见了他们。忽必烈见又多了一位年轻人，便问：

“这个年轻人是谁？”

尼柯罗·波罗尚未说话，马可·波罗答道：“我是尼柯罗的儿子，叫马可·波罗。”

“哦，你也会说中国话？”

“是的，陛下。我一入中国领土，便开始学中国话。现在，说得还不



太好。”

“好，好，已经很好了。朕能听得懂，便是很好的明证。”

忽必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出外巡行、游猎常常带着他。他被上都的繁华迷住了，经常夸赞道：“太好啦，美极啦！”忽必烈每当他夸赞时，便说“大都比这里还要好上许多倍呢！”于是，这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巴望着去大都。

回大都的日子到了，马可·波罗随忽必烈来到了大都。大都的建筑果然比上都又宏伟华丽多了。最外面的一道城墙称外城，外城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城墙是土质夯筑，高十丈，底基宽五丈，上宽一丈半。周长一百里，每边二十五里，中间有一个城门，出进外城都得从这个门经过。

外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空地，军队驻扎在这里，除在四门设立岗哨外，夜间还得派值班部队到外城城墙上巡逻。

内城也是一座方城，周长八十里，每边二十里。东、西、南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北面有两个城门，共是十一扇门。城门上有城楼，四个城角各有一座望楼，共是十五座建筑。每座建筑中都藏有兵器供打仗时用，城门及城门楼和望楼都是用砖石砌成，其他城段是土质夯筑。无论是砖砌还是夯筑，一律涂成白色。城外也有一道护城河，河上有能启动的吊桥。每座城楼和望楼上都常驻有兵丁，负责守护及巡城。

内城以里是繁华的街道，大街小巷都是笔直笔直的，将内城界成一个个小方块。与城门直接相通的是大街，有些大街笔直得能从城的这个门望见城的那个门。如西城北面的肃清门和东城北面的光照门当中就毫无阻碍，能从这边看到那边。

皇城在内城的偏南部，也是个正方形，周长十二里，每边三里。全部

用砖石砌成，其高度与厚度和内、外城相同。皇城只在南面开有城门，并排五个门。中间的大门，平时不开，只在兴兵打仗或皇上举行大典时开一下，平时皆由四个小门出进。城墙上海每边的中间和四角修有城楼和望楼，像内城一样，是储藏武器以备打仗用的。皇上有一万两千名禁卫军，每天要有三千人在皇城内值班巡逻，定期更换。

皇城内有一个宫城，是皇上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宫城的中央有一个大厅，建筑在一个高台上面，百官对皇上朝贺，皇上接待外国使者以及举行大典全在这里。大厅的北面是皇上的后宫，皇后嫔妃都住在这里。宫城四面各有一门，南门最大，东、西门次之，北门再次之。

皇城与宫城之间是一个大园囿。假山假湖，错落有致；楼台歌榭，点缀其间；奇花异草，争芳斗艳；珍禽异兽，嬉戏追逐……真个是神仙般的境界。

马可·波罗乐不可支，一天到晚，皇宫内外，皇城内外，他到处乱跑。皇宫中的禁卫军认得他是皇帝陛下的客人，哪里敢去管他。说话之间，到了新年，皇上要在这一天大设国宴，这可又使马可·波罗大开了一次眼界。

新年这一天，所有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员，以及皇上贴身使用的各类人员都来向皇上拜年。忽必烈站在大殿的台阶上，来拜年的一律站在台下，最前面的是太子和皇子皇孙，稍后面的是各汗国的王爷，再后面是按官职大小排列的文武官员，最后面是各国的使者。按说，马可·波罗应该和他的父亲、叔叔站在最后，但忽必烈为了让这个年轻人开开眼界，特许他站在最前面，站在皇太子的旁边。

朝拜开始。丞相担任司仪，他喊道：“跪下！”所有的人一律跪下。“敬拜！”所有的人一律磕头。马可·波罗没经过训练，只是看着别人咋做



自己也跟着咋做，动作老是比他人晚一步，很不协调。特别是他跪下的时候，差一点儿把皇太子碰倒；磕头的时候，又磕到了皇太子的脚上，逗得在台阶上受礼的忽必烈也忍不住笑了。

礼拜过后，丞相喊道：“望上天保佑吾皇陛下玉体康泰、万寿无疆！”众人齐声应道：“希望，希望！”丞相又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百姓身心健康、幸福安宁！”众人再次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三次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国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众人第三次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四次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天下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众人最后应道：“希望，希望！”

四次祝贺之后，仪式结束，下面是向皇上进献贺年礼物。这时，人们向后退一段距离，让出前面的地方供献礼人通过。献礼人所献的礼物，有的用大象驮着，有的用骆驼驮着，当然也有用马驮着的。他们经过忽必烈的面前时停下来，人跪在地上，大象、骆驼、马也曲着前腿伏在地上，待忽必烈观赏之后，示意他们走时，才站起来走去。

马可·波罗正看得高兴，忽然看见一头狮子跑过来，吓得禁不住向后退缩。但，仔细一看，这狮子身上也驮有礼品，原来也是献礼的。那狮子走到忽必烈站着的台阶下，也像别的动物一样会曲着前腿伏在地上敬礼。马可·波罗禁不住想上前摸一摸它。这时，那狮子猛一回头来，吓得他急忙退回原位。他旁边的真金太子小声呵斥他道：“老实点儿，你乱跑什么！”

朝贺之后，是忽必烈大开国宴，宴请皇子皇孙、文武臣僚以及各国使节。忽必烈坐在大殿最北面的最高位置上。依次向南排，位置越来越低。忽必烈的左前方是女席，皇后的位置最高，依次向下排；右前方是男席，

皇太子的位置最高，依次向下排。大殿里排不下，排在殿外的台阶上；台阶上排不下，再排在台阶的下面。坐在最上面的忽必烈只要一抬头，便能看到整个的宴会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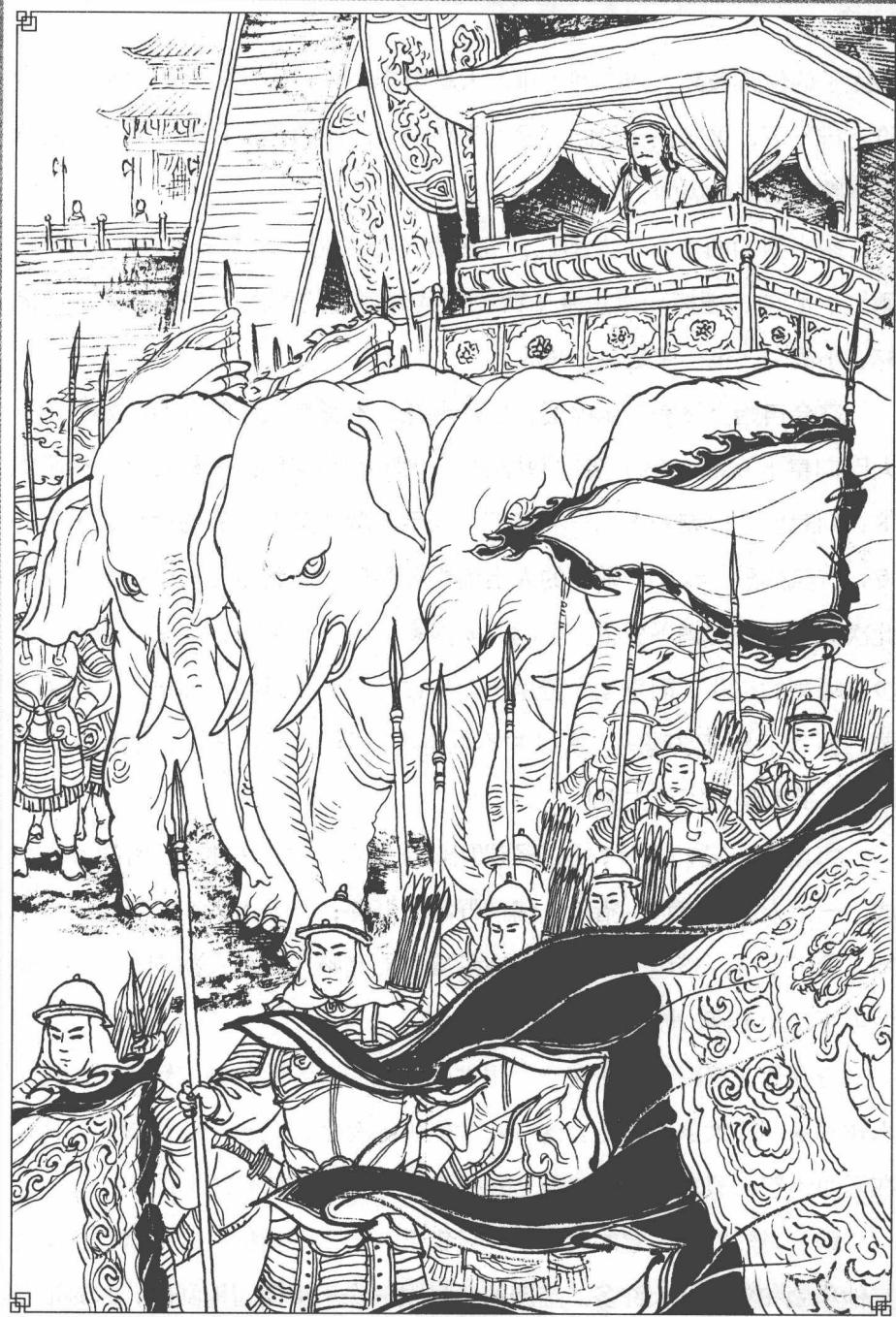
忽必烈的面前有个大酒缸，缸内有一把大勺子，案子上放有大酒杯。酒缸、酒勺、酒杯一律是金子铸成。其他各席的席面上有小酒缸、小酒杯、小酒勺，也一律是金子铸成。

宴会自始至终有音乐伴奏，乐声很低，不影响人们的说话。如果一个大臣向皇上祝酒，皇上接过酒杯之后，那大臣得迅速后退三步，然后跪下，同时所有出席的人也一齐跪下，以示恭敬。皇上饮酒的时候，乐声并发，气氛热烈。饮毕，敬酒的人上前接过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此次酒宴皇上的酒兴很浓，敬酒的人很多，跪下，起来，起来，跪下，很少有喝酒的空儿，简直是个苦差事。不过，人们都以能参加皇上的国宴为荣，原本不是来吃喝的，所以并不觉得苦。至于马可·波罗，他只认为好玩儿，简直是乐不可支呢！

每当春末夏初之际，忽必烈要出外打猎。这打猎的队伍由两万人组成。一万人放牧猎狗、猎鹰，猎捕野禽、野兽；一万人散在打猎队伍的周围，警卫安全。猎鹰五百只在天空盘旋，能遮蔽住太阳；猎狗五百条在地面奔逐，能盖满山坡。

忽必烈在狩猎时，住在一个用木头造成的高大而美丽的轿子里。这个木轿子由四匹大象抬着走。这四匹大象训练有素，走起来步伐协调，使住在里面的忽必烈好像住在地面上的房子一样，根本不觉得颠簸。

跟忽必烈住在一起的尚有十二只猎鹰，十二条猎狗。这猎鹰和猎狗比其他猎鹰和猎狗要大许多。猎鹰的两只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时刻准备



出击；猎狗的一条长舌头伸出来老长，涎水直往下掉。

在忽必烈的木轿子周围，跟着许多一同出来游猎的大官，一律骑着高头大马。如果他们发现天上有一只鹤，其他的鹰追不上，便喊道：“陛下，天上有一只鹤，请把您的鹰放出来吧。”忽必烈便让大家停止前进，将猎鹰放出来，同时打开木门向外观看。直到把那只鹤猎获之后才继续前进。

每天晚上，游到哪里算哪里，就地宿营。每当宿营的时候，四匹大象一起伏在地上，上百人喊着号子将木轿子从象背上抬下来，放在平坦的地方。安置好皇上之后，人们纷纷从马背上、骆驼背上卸下帐篷，伸开来，像一个个大蘑菇。

随忽必烈出外游猎的有少数汉人士兵，但绝大多数是蒙古族的士兵。蒙古人像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忽必烈一样，非常迷信，什么神都信，并且非常虔诚。他们至少信仰两种神，一种是天神，一种是地神。他们每次吃饭前，要先敬天神，再敬地神，然后才能自己吃。他们深信，天神会降给他们聪明才智，地神会保佑他们居家平安。特别是地神，它不像天神似的是光棍儿一条，它有妻子，还有儿子，蒙古人随身带着地神及其妻、儿的木刻或泥塑肖像，吃饭前将本顿饭最高级的菜肴先夹起来向它们的嘴里抿一下，然后才自己享用。如果这位蒙古人除天神和地神之外，再信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佛教的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吃饭前的仪式就更复杂了。

马可·波罗看得有趣，他在蒙古人祷告完吃饭的时候，拿起一个木刻的地神玩儿。威尼斯城素以雕塑镌刻著名，但这个地神的刀法之细不亚于威尼斯。他正在欣赏的时候，被“地神”的主人发觉了，上去将地神从他



手里夺过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皇上忽必烈的客人，肯定要挨一顿狠打。

皇上在外面游猎了一个多月，一来是玩腻了，二来是天气热了，于是返回大都。

回大都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又到了去上都避暑时候了。忽必烈准备再将马可·波罗带去，可是马可·波罗提出了另外的请求：

“陛下！上都，我已经去过了，不想再去了。我想到您的其他国土上去开开眼界，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忽必烈思索了一下，说：“好吧，朕最近要派一个使团到云南去，你跟着去吧。”

“好的，好的！”马可·波罗急忙回答。

“不过，”忽必烈又交代道，“到那里要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路程，要与豺狼虎豹打交道。你敢去吗？”

“敢，敢！”马可·波罗答道，“陛下，我无论与什么东西打交道，都会感到有兴趣的。”

忽必烈看着他笑了，他也看着忽必烈笑了。



第十四回

马可·波罗出使云南
艾吉阿姆驰骋漠北

话说马可·波罗随使团往云南。他们从大都出发，一漫西南，经山西，入陕西，然后翻过秦岭和大巴山来到四川。四川的西部是一片原始大森林，这里是野兽出没之处，豺狼虎豹，狮子狗熊，猿猴猩猩，什么都有。

使团在这里要走二十天之久。夜里不敢走，白天也要结队前进，并且手里拿着火把。火把原是由大竹子制成，其实也用不着制，点燃就是了。每燃到竹子的管节处便会发出嘣嘣的巨响。野兽看见火光，听见响声，大概认为是失火了，恐怕烧着自己，于是便逃向远方。

马可·波罗是皇上的客人，随使团前来，很自然地便成了保护对象。他们让他走在中间，周围有士兵守护着他。可是，他偏偏不愿在中间走，常常乘守护他的士兵不注意窜出队外，使那些士兵哭笑不得。

有一次，傍晚时分，使团在一棵大树下搭了一个帐篷准备休息，马可·波罗乘人不备一个人溜了出去。他遇见了一群猴子。这里的猴子不怎么怕人，它们见马可·波罗过来，只向后退了几步。见马可·波罗没有进攻它们的意思，便停下来与马可·波罗嬉戏。猴子爱模仿人的动作，马可·波罗拔了一株野花，高高举起来，猴子们便也纷纷去拔野花向上举；马可·



波罗将野花掐下来插在自己的帽子上，猴子们便也将野花掐下来往自己的头上插，怎奈头上没有可插的地方，野花纷纷落下来。有两只调皮的猴子发现了马可·波罗的头上与自己的头上的不同之处，于是过来抢马可·波罗的帽子。这一来，马可·波罗着慌了，他跳着躲着，猴子们跳着追着，乱成一团。

忽然，猴子们不追了，纷纷向树上爬去，并且爬到树的顶部。马可·波罗非常纳闷儿，向后一看，过来一只大黑熊。这回该马可·波罗学猴子的样了，他急忙爬到一株树上。已经爬到这株树上的两只猴子不愿让他上来，用前爪推他，抓破了他的脸。马可·波罗忍着疼痛，抱着树杈不撒手，并且用力呼喊救命。出来找他的士兵闻声赶来，才把大黑熊撵跑。从此，他再不敢一个人出来游逛了。

穿过这一片原始森林，渡过金沙江，便到了云南地界。这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这里的金子很多，沿江的沙子都能淘出金子来，因此取名金沙江。这里有一种肉特别好吃，马可·波罗不知道是什么肉，便向卖肉的询问。卖肉的回答说：

“这是蛇肉。”

“蛇肉？”马可·波罗有点儿不大相信，“蛇肉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块。”

“你不知道，”卖肉的人说，“这种蛇大得很，名字叫蟒，有水桶那么粗呢！大嘴一张，能把整个活人吞下去。”

“嗬！”马可·波罗惊奇地喊了一声，“那么，是如何捉到的呢？”

“这种蛇身体很笨重，并且怕热，白天躲在洞里不出来，晚上出来寻食，渴了到河边或湖边喝水，因此河边或湖边的沙滩上往往留下它们的印迹。捕蛇的人在它经过的印迹上埋下刀子，刀尖向上。当它第二次再从这

里经过的时候，刀尖便会划破它的肚子，于是它就死了。捕蛇者将它运到家，蛇胆制成药，蛇肉拿到市场来卖。”

马可·波罗继续追问道：“那刀子是什么样子？如果这条蛇考虑到别人可能暗害它，不从原来的印迹上经过，又如何捕得呢？”

卖肉的有点儿不耐烦了，答道：“蛇没有你聪明，原来的印迹好走，它便走，不会考虑到有人在暗害它。至于刀子什么样嘛，等会儿我卖完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块回家看看。”

马可·波罗真的耐心地等待那人将蛇肉卖完，随那人回家观看了刀子的样式，并买了一些用蛇胆制成的药。这种药可以医治狂犬咬伤及各种皮肤红肿溃疡。

此次出使云南，先后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待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皇上忽必烈也早已从上都返回大都。马可·波罗将自己买的蛇胆制成的药献给皇上。皇上非常高兴。问及出使云南的所见所闻，马可·波罗说得绘声绘色，听来非常有趣。他很有些文学天才，可以把生活中的素材按照自己的意旨加工，并且和谐自然，不留痕迹。如当他谈到在森林中遇见大黑熊往树上爬的情景时，修改成了下面的样子：

“陛下，当我回头看到大黑熊的时候，真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往树上爬；可是，我的爬树技术不高，再加上心里害怕，怎么也爬不上。这时候，已经爬上树的两只猴子伸过来两只援助的手将我拉到树杈上。我心想，到底是在忽必烈陛下的国度里，连猴子也这么懂礼貌，讲交情……但是，事实已不容许我多想，那黑熊已经来到了树下。黑熊抬起头，眯缝着小眼睛仔细打量了我一阵子。看来，它对我的出现有些迷惑不解，于是我向它解释道：‘我是忽必烈陛下的客人，从威尼斯跋山涉水而来。你看猴

子对我就如此友善，你更不应该伤害我。如果你竟然想吃掉我，那简直是极大的荒唐，上帝、佛爷、老天爷以及忽必烈陛下都会惩罚你的。’我这么一说，陛下，奇迹出现了，那大黑熊摇摇摆摆点着头走了。”说完还学着黑熊走路的样子，逗得忽必烈哈哈大笑起来。

停了一会儿，忽必烈又问道：“年轻人，你还想到哪里去，朕可以满足你。”

马可·波罗心里早已有打算，随口应道：“我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好吧！”忽必烈想了一下，说：“苏州、杭州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早就想去看一看，只是国务太忙，脱不了身。你就代朕去一下吧，把那里的奇人异事，回来对朕仔细讲讲。”

“太好啦！”马可·波罗急忙跪下磕头，“谢谢万岁！”

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威震寰宇、四海仰慕的意思吧，忽必烈让马可·波罗此次到东南去旅游，还让他兼了一个官职——扬州同知。元朝的行政编制，行省以下有路，路下有府、州、县。州里的正职叫州尹，也叫知州。同知是副职，协助州尹做些具体工作。

扬州州尹接到吏部通知，给自己派来一名外国籍的同知，心里就觉得好笑。再仔细一看通知的内容，是如果他愿意做事就给他做一些，如果不愿意做可让他随意去游，禁不住越发觉得好笑，这算一个什么官儿呢！为了试一试这位外国同僚的工作能力，这位州尹还真交给马可·波罗一个案件去问。

这是一件财产诉讼案，弟兄两个为分家不公来打官司。马可·波罗升堂问案。他先向二人要他们父亲的遗嘱，二人说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他又

问二人的代理律师为什么不出庭，二人根本不知道“代理律师”是干什么的，眨巴着眼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马可·波罗认为连律师都没有就来打官司，简直是荒唐极了，便命人把这二人轰了出去。

这位州尹看自己的这位同僚处理问题有困难，便不再分配他什么任务。马可·波罗也乐意什么也不干，他的目的是旅游，当官儿原本就不在他的愿望之中。此后，马可·波罗先后到过淮安、宝应、高邮、泰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玩了个痛快。

数年后，马可·波罗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皇上禀报此次出游的见闻。马可·波罗很健谈，用句褒话，那就是很会使用“夸张”修辞格；用句贬话，那就是“说瞎话不打草稿”。在他的描绘下，杭州是这样的：

“陛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话不错。杭州的确比天堂还要美。城内共有一百六十条大街，每条街有一万所房屋，共计有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城内河道纵横，有一千两百座桥梁。桥梁一律是拱形的，小船可以在任何一座小桥下通过。大桥的拱度可了不得，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莫说小船，大船从它下面驶过，连桅杆全不必放下来。”

“真的？”忽必烈不禁问道。

“我怎敢欺骗陛下！是真的！还有，杭州的东西特别便宜。我用在大都能买到一只鸭子的钱竟然买到了四只鸭子和两只鹅。那里的人民特别好客，我在大街上走，往往同时被几个人拉住，要求我到他们家里做客。”

“那，你在那里一定生活得很幸福了。”忽必烈插话道。

“幸福，幸福，托万岁的洪福，非常幸福。杭州的城外有一个西湖，那地方越发美丽，湖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游船，坐在上面可以游山逛景，还可以举行宴会。要不是我思念陛下，我真想常住下去呢！”



忽必烈舒心地笑了。

马可·波罗又在大都住了一段时间，忽然心血来潮，他想到战场上上去看看。这时，漠南已经没有战争，要上战场只有到漠北了。漠北还有海都在叛乱，皇子那木罕和丞相伯颜在那里征剿。忽必烈便派人将马可·波罗送往那木罕的军中。

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自从大汗之位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之后，海都一直叛乱。按亲属关系，海都是忽必烈的侄儿。忽必烈曾多次表示不咎既往，与他和好。怎奈海都仇怨甚深，并且对忽必烈也不放心，所以一直在打着仗。

马可·波罗到军中的时候，双方正在哈喇和林交战。忽必烈的军队分成两路，一路由皇子那木罕率领，在前，引诱海都来攻；一路由丞相伯颜率领，在后，准备随时增援。海都一见那木罕率领的一支部队，便率众来攻。双方战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败。此时，都有点儿筋疲力尽了，伯颜的增援部队到了。如果用这支生力军向海都进攻，海都是准败无疑了。谁知事不机密，被海都知道了。海都连夜撤军，待第二天天明，海都的军队只剩下一支殿后的小分队了。

丞相伯颜派出一队轻骑兵，由一名裨将带着，前去追击。海都的殿后小分队见忽必烈的追军到来，并不逃跑，转过面来，稳住阵脚，阵中飞出一员将，急如流星，快如闪电，众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忽必烈军中的那位裨将已经被人家轻轻从马上提走了。追兵见事不好，纷纷退了回来。丞相伯颜在阵中看得明白，长叹一声，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马可·波罗也在阵中看见了，他问身边的一个将领，海都军中飞马过来的是谁，为什么如此勇猛。那将领答道：





“那是海都的女儿，名叫艾吉阿姆。”

“啊，原来是个女的！”马可·波罗十分惊讶。“您是不是能详细介绍介绍这位小姐的情况。”

那将领说：“等晚上休息时候再说。”

当天晚上，马可·波罗又问起艾吉阿姆来。原来不少人都知道关于她的故事。

艾吉阿姆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是“明亮的月亮”，可见这小姐长得够美的。她不仅长得美，还武艺高强，特别是力大无穷，十个八个男子汉都近她不得。正是因为这，时至今日，她连丈夫还没找到。不是别人不想娶她，而是没有一个男青年够她要求的条件。

说起来，她的条件倒也挺简单，那就是谁如果能摔跤摔胜她，她便嫁给谁。但是，如果摔不胜她，得输掉一百匹马。海都是窝阔台的后裔，他所管辖的地区称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周围有不少小国家，那些小国家的王孙公子纷纷牵着一百匹马来试。结果一个一个被摔在地上，输掉马匹，悻悻然而去。艾吉阿姆整整赢了一万匹马，说明已经有一百人败在她的手下了。

这时，来了一个自负的王子，他牵来一千匹马，扬言若不取胜愿将一千匹马输去。这位王子是仪表堂堂，海都和海都的妻子都看上了，他们把女儿叫来，劝她输掉，要不然，再找这么好的丈夫就找不到了。艾吉阿姆偷眼看了那王子一眼，也动了心，点头答应了父母的要求。

比赛开始。艾吉阿姆想与王子过上两三个回合，然后再佯装失败。可是，一交手，那王子便使出全身解数，差一点儿将艾吉阿姆摔倒。这一来，艾吉阿姆生气了，忘记一切，与那王子扑打起来。这还真是棋逢敌

手，将遇良才，两人竟然斗了一个时辰。但到后来，那王子的身体渐渐不支，终被摔倒在地。

王子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什么话也没说，丢下赶来的一千匹马，跨上自己的坐骑，飞奔而去。海都在后面呼唤，那王子连头也不回。从此，再没有人敢来比试了，艾吉阿姆也就找不着丈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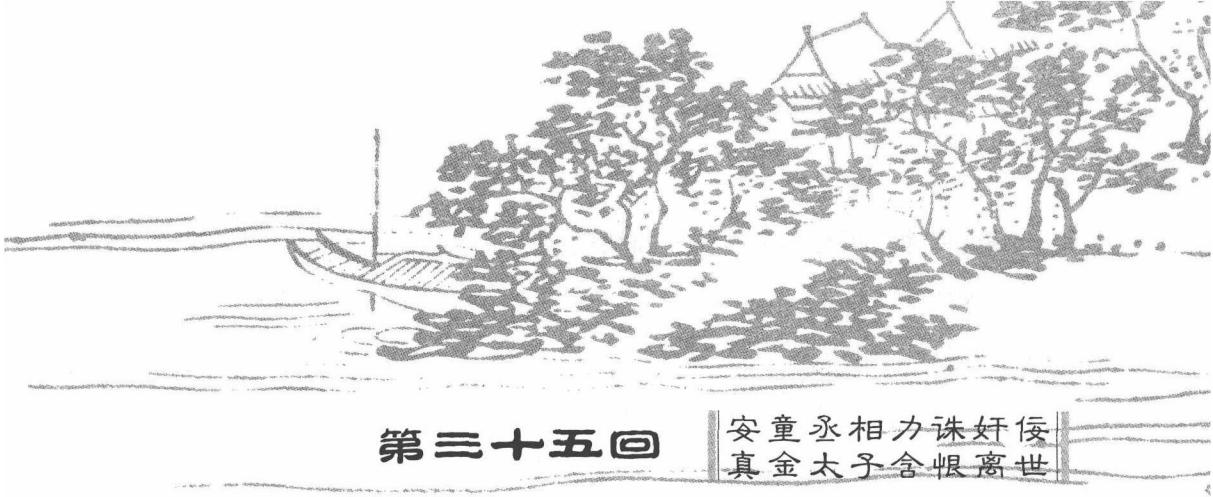
马可·波罗听完有关艾吉阿姆的故事，哈哈笑道：“如果是我，准能将这位小姐娶到手。”

有人问道：“怎么，你善摔跤？”

“不，不！”马可·波罗解释道，“爱情不是摔跤能得来的。如果我见了那位小姐，我便跪在她的面前，说道：‘尊敬的小姐！我虽然不会摔跤，但是我非常爱你，爱到了发疯的程度。今天，我跪在你面前求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就请踢我一脚吧，那对我将是莫大幸福，纵然踢死，也死而无憾！’那小姐感动，就会答应的。”

众人听后，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正在此时，京都来了使者，送来皇上忽必烈诏命，让马可·波罗迅速返回大都。



第三十五回

安童丞相力诛奸佞
真金太子含恨离世

书接上回。

原来忽必烈要把一个名叫阔阔真的公主嫁往伊儿汗国，准备让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护送前去。同时允许他们送完公主之后回国看看。

马可·波罗一行这次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从今天的福建泉州市上船，一路南行，穿过台湾海峡，驶过南海；折西穿过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入波斯湾。前后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才到了伊儿汗国。将公主送到目的地之后，他们又西行，到威尼斯又历时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威尼斯出发算起，到回到威尼斯为止，前后整整二十六年，十五岁的马可·波罗已经四十一岁了。

回国的第三年，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了战争。马可·波罗参加了这次战争，在一次海战中失败被俘，被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闲着没事，正好和他同关在一间牢房里的犯人还有小说家鲁思梯谦。他讲着，鲁思梯谦记录，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讲和，马可·波罗被释放出来，他的《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便广为流传。

当时，欧洲人真正到过东方的很少，再加上马可·波罗很会讲故事，又加上小说家鲁思梯谦的加工润色，这部书在整个欧洲影响很大。里面记

载的基本属实，但其中也有不少夸张之处。据说，当时有人对马可·波罗的记载有怀疑，劝他向上帝忏悔，承认其中说的是谎话。但是，被马可·波罗拒绝了，他肯定地说：

“我的叙述全部属实。”

放下马可·波罗不讲，回头我们再说说忽必烈的晚年。

公元 1281 年，察必皇后逝世。这年，忽必烈六十六岁。两年后，六十八岁的忽必烈又册封南必为皇后。南必皇后本是察必皇后的娘家侄女儿，此时年纪尚轻。老夫少妻，忽必烈的精神渐渐有些不支。再加上南必年轻爱管事，所以有时她要干预些朝政。南必皇后有几分聪明，再加上忽必烈对她宠爱，并且她有一两件事办得还不错，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有些事便交与她处理，自己乐得在一边享清福。时间一长，有些大事也得先通过南必，然后忽必烈才能知道。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月，有些大臣觉得别扭，看不惯。

前面说过，忽必烈善于纳谏，从没因谏劝而处分大臣的。所以，有一位南台御史便就此上了一本。大意是说：皇上年纪大了，没有精力理朝政了，可以把政权禅让给太子，自己做太上皇。让皇后干预朝政是不正确的。

御史台都事尚文见了此本之后，吓得一身冷汗。他了解忽必烈的脾气，你提什么意见都行，就是不准说忽必烈不行了。尚文将此事报给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他也吃惊不小。不过，玉昔帖木儿也决定不了该如何做，又报给中书右丞相安童。安童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决定把本章压下来，不让忽必烈知道。

飞虫过去尚有影，何况这么大的事呢？除了深居深宫的忽必烈以



外，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忽必烈的理财官阿合马被杀之后，换了一个卢世荣。卢世荣上台只四个月，便被御史台查出弊端，予以正法。如今是一个名叫答即古阿散的在暂时主持理财工作。这答即古阿散本是阿合马的余党，他对御史台的御史们恨之人骨。他认为这是搞垮御史台的好机会，弄到好处说不定连太子的地位也能动摇。这个皇太子是危险人物中的最危险者，将来他若登了皇位，自己是断断活不成的。于是，答即古阿散亲自到忽必烈那里要求去检查各机关的钱粮收支情况。实际上就是想揭出此事，只是他的职务是掌管钱粮，不便明说。

忽必烈答应了他，并且给了他一张诏书。答即古阿散带着忽必烈的诏书，首先来到御史台，要求检查。御史台都事尚文是个有心计的人，他知道答即古阿散来者不善，于是便反守为攻，说道：

“御史台乃国家机密之处，案牍不容他人随意查看。”

答即古阿散吼道：“我有皇王圣旨，你敢抗旨吗？”

尚文也不示弱：“诏命尔等钩考百司钱粮，你们可以先去别处嘛，先来御史台是何道理？”

答即古阿散狠狠地说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御史台今天指东，明天骂西，标榜自己公正廉明，却不敢让人查看，不知是何道理？”

尚文冷笑一声，说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里有揭发你的本章待处，所以不容你来查看。”

“你，你……”答即古阿散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正在此时，右丞相安童闻讯赶来。安童是木华黎的孙子，是忽必烈的

开国老臣，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丞相。阿合马当政时，曾经被排挤出京镇守边疆，阿合马被杀之后才又调回来。他是支持御史台的，因此，对答即古阿散说道：

“御史台负有督察百官之责，不仅你，就是我这个丞相也没有查看他们案卷的权力。你既然有诏命，可先往别处去。待他们将有关钱粮方面的文书整理挑选出来，你再来查看。”

安童说得入情人理，并且官居右丞相高位，答即古阿散自然无法反驳，也不敢反驳，带着自己的几个人悻悻地走了。

答即古阿散走了以后，尚文说道：“丞相，留本章不报，乃是欺君之罪；再说，此事已是满朝皆知；再加上答即古阿散从中作祟，恐怕是留也留不住的。丞相以为该如何处置呢？”

“我也正为此事发愁。”安童说，“只是尚无好主意。你可有什么高见吗？”

“丞相相问，下官不敢不说。”尚文胸有成竹地答道，“愚以为，时至今日，只有用‘先计夺谋’之法，主动向陛下禀知此事，同时弹劾答即古阿散一本。丞相素有相机行事之大才，又深得皇上信任，我想是会转换局面的。”

“嗯……”安童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事已至此，也只有这么办了。”

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一起进宫，拜见皇帝忽必烈。行过君臣之礼后，忽必烈让他们坐下。可是，这二人并不落座，仍然站在那里。忽必烈正在诧异，安童禀道：

“陛下，臣有要事相禀。”



“讲。”忽必烈简单地吐出一个字。

安童向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看了一眼，玉昔帖木儿上前一步，禀道：

“愚臣今日进宫，诚惶诚恐，有两件大事稟报英明的吾皇陛下……”

忽必烈心想，往日玉昔帖木儿稟事，没有这么啰里啰唆的，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继续听下去。

“……其一，愚臣治下有一南台御史，上了一道本章，上言陛下年事已高，可将皇位传与太子，陛下享几天清福……”

忽必烈的脸忽地一下拉长了：“这么说，二位进宫是逼朕退位的了？”

反正早晚有这么一场戏要演，右丞相安童早有思想准备，倒也不慌，躬身奏道：

“臣等不敢。再说，陛下处事英明果断，大元帝国被您治理得国泰民安，繁荣富裕，四海升平，远夷来归，臣等也不愿陛下退位。不过，台臣有表，臣等不能不报；如果不报，实有欺君之罪。”

“这么说，”忽必烈的口气有些缓和了，“卿等有何看法呢？”

“愚臣以为，”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接着说道，“该御史识浅见微，对陛下的文治武略大才全不知晓，因此写出如此荒唐的本章。实在不能再担当御史之职，已经决定夺他的官。只是夺官之后如何处置，愚臣拿不定主意。陛下从谏如流，从来未有因谏词不逊而处理台臣的先例；但此谏又非一般之不逊，似应非处理不可。是调任他职、削官为民呢？还是交刑部治罪呢？请万岁诏示。”

“唉！”忽必烈长叹一口气，“还是你们两个了解朕哟！这皇帝，也颇不易当呢！把这个御史调出御史台，再给个别的职务干干吧。”

“哎呀，万岁，吾皇万岁！”安童显出非常激动的样子，“人说伟大

人物能虚怀若谷，陛下可真是胸如烟海啊！还有可笑的呢！这位御史在本章里还指责皇后不该参与朝政。这真是对我大元帝国的历史一点儿也不了解。远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有孛儿帖皇后、也遂皇后协助大汗做过不少事；其后，乃马真皇后、海迷失皇后监过国。陛下，老臣斗胆，可要揭陛下的短处了，察必皇后在世时，不是曾数次制止过陛下不该做的事吗？！如今，南必皇后聪慧过人，协助陛下处理些朝政，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看来，这个御史真是人们常说的井底之蛙。陛下认为愚臣的话对吗？”

玉昔帖木儿与安童，一唱一和，把个忽必烈逗乐了。他哈哈笑过一阵，说道：“不要再说这个井底之蛙了。卿等不是有两件大事要奏吗，另一件是什么呢？”

玉昔帖木儿答道：“御史台收到不少本章，弹劾答即古阿散等贪赃枉法，借理财之名中饱私囊。只是，万岁如今正当用人之际，不知此事当不当追究，所以先稟知右丞相安童大人。丞相以为应稟告陛下知道，所以……”

不等玉昔帖木儿说完，安童便把话接过去：“陛下！我对御史大夫一再说过，陛下用人理财，是要理国家之财，决不容许将财理到私人的腰包里去。你看看陛下的吃穿用度，看一看皇后的吃穿用度，历代帝王之家哪有如此简朴的。陛下最恨的就是贪赃枉法，阿合马被戮，卢世荣杀头，不是很好的例证吗！可是，御史大夫一直犹豫不决。陛下，你亲自对他说说吧。”

忽必烈道：“对，丞相的话对。只是一定要有真凭实据，不可望风捉影，现在的理财人才颇不易找呢！”

玉昔帖木儿道：“证据已有，只是尚须拘本人对质。”



“那是自然。如此大事，不对质还行？”

“这回你可该放心了吧？”安童笑着对玉昔帖木儿说，“你这位御史大夫啊，有时也太婆婆妈妈的了。”

安童与玉昔帖木儿拜别忽必烈退出宫去，在宫门外遇见答即古阿散。答即古阿散见此二人，心里先是一惊，但躲已来不及，只好上前招呼。安童问他到哪里去，他说进宫向万岁复旨，稟报钩考钱粮的情况。安童说：

“可曾发现异常？”

“倒也未曾。只是御史台不容查看，不知其中有何隐私。”

“其中隐私，方才御史大夫已向陛下稟过，里面有弹劾你的本章。陛下已诏命你前往御史台对质，若质对清楚，自然容你查看。现在，你就随御史大夫去吧。”

“啊！”答即古阿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说话也结巴起来，“我……我……总得先向陛下复旨啊！”

“好吧，我随你去！”安童又返回宫中。

有安童跟着，答即古阿散心中怦怦直跳，一见忽必烈，他便跪在地上哭诉道：“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御史台想威逼陛下让位与太子，怕我知道，所以对微臣下了毒手，要拘拿为臣拷问……”

忽必烈尚未开言，安童说话了：“你在胡说些什么啊！万岁英明盖世，万民仰慕，谁敢威逼万岁，谁又能威逼得了万岁呢！不就是有那么个糊涂的御史写了一个糊涂的本章吗，此事御史大夫已经稟明万岁，万岁也根本不把这样的小事挂在心里。你知道与否有什么关系，为何怕你知道？御史台收有弹劾你的本章，照理也应让你去对质。如果你没有不法之事，质对明白也就是了。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我倒怀疑那弹劾的本章是实

了。如果自己已确实有罪，早早向陛下请罪，尚可得到赦宥；如果自己无罪，就应该理直气壮，不要这副样子。”说完，嘿嘿一笑，然后转对忽必烈道：“陛下……”

忽必烈说：“对，丞相的话对。你不必害怕，没有真凭实据，朕是不会信的。”

“谢万岁！”答即古阿散无奈，只得跟丞相安童退出宫去，前往御史台对质。

狗改不了吃屎，贪财的人总是嗜财如命。虽然有阿合马、卢世荣前车之覆，答即古阿散并未取得后车之鉴，他与阿合马、卢世荣一样，被推上了断头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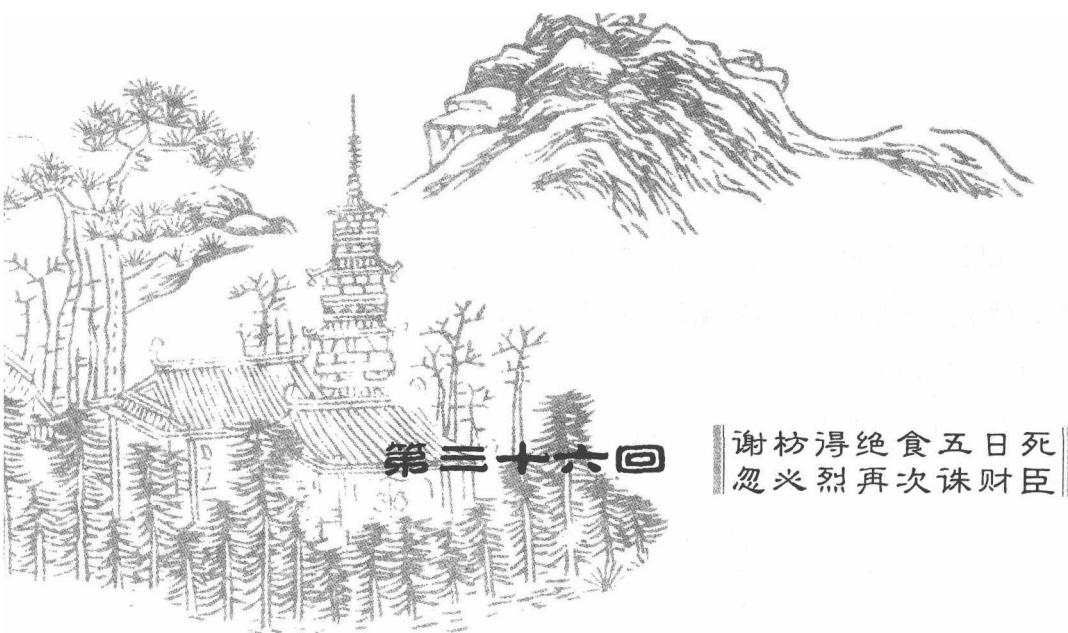
这一风波本来该就此平息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宽怀大度呢，还是为了试一试太子对自己的忠诚，忽必烈把太子召进宫，说道：

“皇儿！为父如今年事已高，我儿的年纪也已不小。有一御史劝朕将皇位让给你，不知你可有此意。如若果有此意，朕不久将行禅让大礼！”

“父皇！”真金太子急忙跪在地上，“父皇英明，胜过孩儿十百千倍，有父皇在位，天下生灵有幸。孩儿宁代父死，也决不能接受什么禅位！”

“好，好，起来吧！”忽必烈说道，“不愿意就算了，不必如此。”

前面说过，皇太子真金是自幼受儒家的熏陶，他认为对君不忠是大逆不道。前些日子，他就听说过有御史动本要让皇上禅位给他，自己恐怕父皇怀疑此事是由自己唆使。今天父皇召见，他心里就忐忑不安。进宫一见，果然问的正是此事。虽然真金太子早有思想准备，皇上忽必烈也没怪罪他，但他却从此惊吓出一身病来，久治不愈，到这年年底竟然死去了。



真金太子之死给忽必烈的刺激很大。不久，右丞相安童也死了，忽必烈又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

老皇帝忽必烈非常自信，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的英明国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令他气恼的是，在自己这样英明的皇帝治下，却没有一个至善至美的良臣。会治国的有，如刘秉忠、姚枢等，可是他们不会理财。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财政收入怎么行呢？会理财的阿合马、卢世荣又是奸贪之徒，他们不只为国理财，还把财理到他们家里，实在可恶。自己的皇族对自己倒是忠心，可惜的是只会打仗，不会治国。新归降的汉人、南人官吏，听他们讲起治国的本领来，那真是头头是道。但，他们缺少的却是忠心。他们能背弃自己的皇上而投顺自己，将来也会背弃自己去投顺他人。这些人，是只能利用，不能信任。不然，将来定会吃他们的亏。汉人与南人中倒也有忠于自己的帝王的，像文天祥，为了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皇上，竟然能不要自己的命。可惜，这样的人又不能为我所用。

“唉！”忽必烈想着想着，不禁长叹了一声。

其实，忽必烈想的只是一面理，用句哲学术语说，就是没有辩证地去

看问题。如果文天祥背弃他的小皇帝而归顺你忽必烈，你又要责他不忠，不信任他了。所以，忽必烈所求之至善至美的良臣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想到了文天祥，忽必烈估计像他这样的人物在江南恐怕还有，如果能把他们请出来为自己做事，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于是，他派御史程文海到江南求贤。

程文海原来也是南宋的臣子，他到江南之后，很快访得了一二十位社会名流，有叶李、张伯淳、赵孟頫等，其中赵孟頫还是南宋皇族的宗室。忽必烈召见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安置到集贤院。

程文海在向忽必烈禀报工作时说道：“陛下！江南名士，可以说差不多悉数被臣请了来。伊等感圣上之德，无不倾心愿归。只有一个谢枋（fāng，方）得不识时务，不愿意来。”

“哦！”忽必烈急忙问道，“谢枋得是什么人，你详细说说。”

谢枋得是江西弋阳人，南宋的江西招谕史。因弹劾权臣贾似道，被投入狱中。后，贾似道被诛，他才从狱中放出来。蒙古军打到信州（今江西上饶市西北）的时候，谢枋得是信州的主帅，他率领全家妻儿老小登城抗敌，使蒙古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蒙古军将地道挖到信州的北门之下，放进炸药，将城楼轰塌，方才冲了进去。谢枋得居家老小皆战死，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

南宋灭亡之后，谢枋得流落到福建建阳，在一座驿桥边以代人测字为生。那里的大人小孩都对他很尊敬，仍然称他谢侍御。

忽必烈听完程文海对谢枋得的介绍之后，沉吟半晌，问道：“卿可知，朝廷中有谁与谢枋得交谊最厚。”

程文海说：“若论交谊，当数留梦炎。他们是同科进士。留梦炎是第



一名，谢枋得的名次靠后一些。”

忽必烈把留梦炎召来，让他写封信去招谢枋得。留梦炎是南宋大臣中第一批归顺忽必烈的。他投元后一直没有立过什么功，有此机会，他自然是高兴得了不得，急忙应道：

“陛下放心！谢枋得与臣是莫逆之交。臣书信一到，准能即刻来归。过去，臣实不知其流落何方，若知尚在建阳，早就将他招来了。”

忽必烈半信半疑，点了点头，说了个“好”字，便让他下殿去了。留梦炎虽然在金殿夸下海口，但谢枋得肯不肯来，他也并没多大的把握。不过，谢枋得既然时至今日尚在人间，说明来的可能还是有的。于是，他急忙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建阳。

下书人骑着一匹快马，星夜奔驰，很快便到了建阳。谢枋得也不难寻，一问就有人知，一找便找着。只是谢枋得看了留梦炎的书信之后，“嘿嘿”一笑，提笔写了一封回书，让下书人带回，谢枋得进不进京，下书人本无责任，所以他也不便苦劝，带着谢枋得的回书，又星夜奔回来了。

留梦炎见自己派去的人只带回来书信一封，谢枋得本人并没有来，便知道情况不妙。打开书信一看，更使他无地自容。书信的大意是：“……大宋的灭亡原因很多，‘士不知耻’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像您这样的文章魁首、士林班头尚且认敌为友，视贼如父，其他人就更可见了……”

这样的书信内容，留梦炎怎么好意思让忽必烈看呢？但是，忽必烈又偏偏常常念及此事，多次询问。留梦炎无法，只有硬着头皮把谢枋得的回信交了上去。忽必烈一见，对谢枋得更加敬重，诏命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陈天佑，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谢枋得请到京都来。

天佑假托测字算卦之名把谢枋得引诱到自己的府中，多方劝谕，可谢枋得只是不听。弄得天佑急了，气愤地说道：

“你既然为你的小朝廷如此忠心，就应该为它而死。你如今尚活在世上，说明你的忠心也有限。不要假正经了，识时务些吧。”

谢枋得冷笑了一声，答道：“忠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不一定都要死。如果都死了，亡国灭种之恨有谁传给后代呢？所以，一个人除非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并不一定非死不可！”

天佑无话可说了。但是，忽必烈交的任务又非完成不可。于是，他把谢枋得扣留下，强行塞在轿子里，派一个名叫郭洪的人押往大都。临走时交代：

“把这个姓谢的交给皇上，要活的。如果此人半路死掉，你也甭想再活下去了。”

谢枋得简直气愤极了，他开始了绝食。无论郭洪怎么劝，他总是滴水不进。郭洪心里害怕极了，恐怕自己的这条命也随着谢枋得的那条命一块儿完。这天他们来到一座州城，这里的知州是郭洪的一个老朋友。郭洪把自己的担心告给老朋友，请求给想一想办法。这位老朋友倒是一位有识之士，他三言两语便教给郭洪一个能让谢枋得吃饭的办法。郭洪按这位朋友的主意来到谢枋得的临时住室，满脸流泪地哭诉道：

“谢侍御为国一片忠心，就是一块顽石也不能不为之感动。俺郭洪也是大宋皇帝的一个子民，对谢侍御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不过，谢侍御是国家的栋梁，而郭洪只不过是个草野之人，且有老母在堂，不能随谢侍御一块去死，所以曾劝过谢侍御用膳。如今，我也想通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就随谢侍御一块去吧。明天我也不再用饭，跟谢侍御一块饿死，也



落个万世流芳。反正您一死我也活不成了。”

谢枋得看了看郭洪，不知道这个押送自己的人说话是什么意思。只听郭洪长叹一声，又继续说下去：

“谢侍御！我一死不足惜；不过，谢侍御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也太不值得。如果谢侍御能挣扎到大都，然后像文天祥文丞相那样轰轰烈烈地去死，才是死得其所，才能激励我大汉民族之正气。如果在路上默默无闻地死去，又有谁知道呢！”

这一段话，倒真刺着了谢枋得的痛处。就是啊，自己之所以活在世上，是想恢复大宋江山。不得已而死，也要能以自己的死去激励后人，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去死，的确太不值得了。于是停止绝食，随郭洪来到大都。

忽必烈接见了谢枋得，说了些仰慕的话，然后说：

“先生愿为朕做事，朕自然是不胜欢迎。如若不愿，朕也不勉强，可以在大都随便看看转转。”

谢枋得苦笑一笑，说道：“亡国之臣，愧对先君，不胜惶恐。唯有引颈就死，方是归宿。今来大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想看一看当年关押太后和文丞相的地方。若蒙依允，枋得死而无憾了。”

忽必烈认为谢枋得的请求只不过是对故主、故人的怀念，便慷慨应允了。谢枋得先来到全太后被关押的地方，哭了一通；又来到文天祥被关押的地方，哭得昏了过去。领他去的人把他抬回寓所。

谢枋得看过全太后和文天祥被关押过的地方以后，又第二次绝食。老朋友留梦炎亲自端来饭食相劝，被谢枋得打翻在地，连一句话也没说。五日以后，奄然去世。忽必烈很欣赏他对故主的忠心，派人将谢枋得的灵柩

运往他的家乡安葬。

谢枋得之死，在汉人、南人的官吏中影响很大。右赞善大夫、容城（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人刘因，借口家母年老，乞归终养，离了职。母亲去世之后，忽必烈又召他回朝，并且补给他俸禄。他把俸禄退回，声称有病，拒绝回朝。集贤学士、奉元（今陕西西安市）人杨恭懿，过去受真金太子招聘，来朝任职。真金太子死后，也推病离职回家了。再一个就是有名的许衡，谢枋得死时他已退休回家了。当他听说谢枋得绝食而死之后，把儿子们叫来说道：

“我死后，墓碑上只准写‘许衡之墓’四个字，不准镌刻官职。”

忽必烈江南求贤，本来是想寻找一些治国之才的，不想谢枋得之死引起了这一串的连锁反应。这自然是这位老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不过，那些活着的被他征召来的江南名士却也给他办了一件好事，那就是除掉了桑哥。

桑哥也是一个理财的大臣。虽然忽必烈深知理财的人大都贪赃枉法靠不住，但他却不能不用这些人。所以，在真金太子死后他又起用了桑哥。这桑哥和阿合马、卢世荣等是一丘之貉，只不过手段更隐蔽一些而已。桑哥的敛财重在江南，所以江南来的这些名士对桑哥真是恨之人骨。

江南来的名士中，有一个叫赵孟頫的，此人是赵宋的宗室，还是当时的书画名家。忽必烈对他很器重，有一次单独接见了他，问道：

“卿以为，留梦炎与叶李二人，谁的学问更好一些？”

留梦炎是早已归顺元朝的，叶李只是跟自己一块来的，赵孟頫自然要恭维留梦炎了，答道：

“留梦炎是老前辈了；叶李与臣是不相上下的人，自然比不上他老先



生了。”

“不然！”忽必烈反驳道，“一个人的学问高低不仅表现在读书多少上，还表现在能否将圣贤教导的道理在实际中使用。留梦炎、叶李与贾似道同朝为官，叶李就敢弹劾贾似道，而留梦炎却不敢。以此看来，留梦炎就不如叶李。”

赵孟頫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从忽必烈的谈话中推知忽必烈是一个能采纳谏劝的人。于是便主动地去接近御史大夫徹里，向他讲述了忽必烈诏见自己的经过，最后用“激将”的口吻说道：

“以愚看来，当今万岁是纳谏如流的一代明君。大人主持御史台，如果不能向万岁及时提出谏劝，到时恐怕难免受处分，甚至还可能受惩罚的。”

“先生所指的是……”

“大人不必明知故问。如今桑哥当权，祸国殃民，谁人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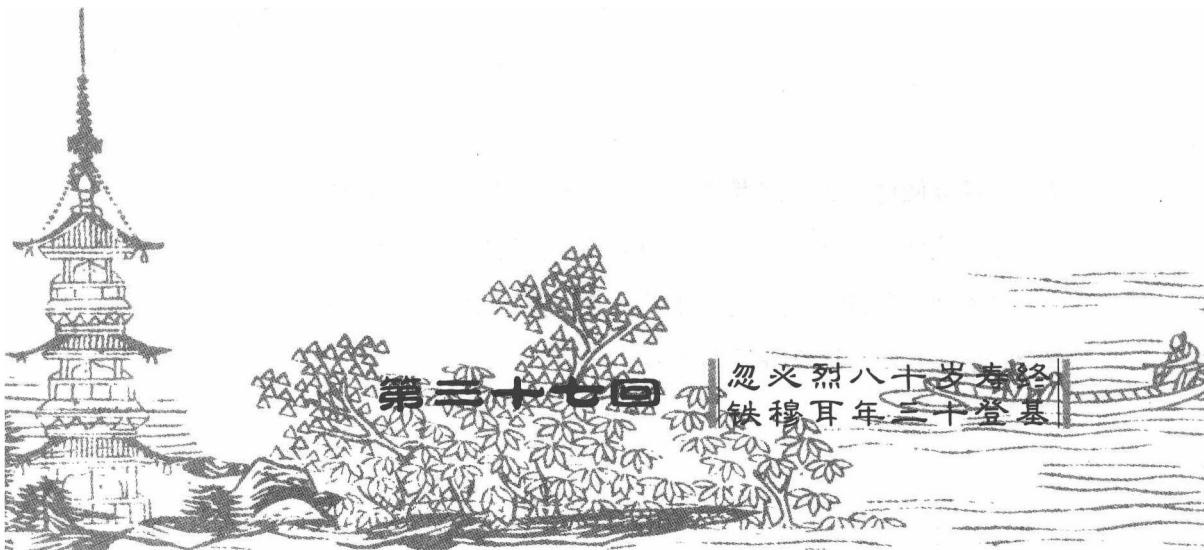
“唉！”徹里长叹了一声，“万岁能从谏如流不假，只是不愿听弹劾桑哥的本章。”

“非也。”赵孟頫反驳道，“万岁敬留梦炎不如敬叶李，敬叶李不如敬谢枋得，可见万岁最敬重的是一个‘忠’字。如果大人能以死相谏，不怕万岁的盛怒，赵某保险您能如愿以偿。”

徹里本来对桑哥也很痛恨，他还真有点儿害怕桑哥将来被别人揭露之后，万岁怪罪到自己的头上。正好这时又有了地震，迷信的忽必烈不知为什么，心中有些恐慌。于是，徹里便乘此机会向忽必烈递了一本，说忽必烈用人不当，是因为重用了桑哥才引起了上天的震怒。

忽必烈实在不愿意别人弹劾他的理财之臣。因为理财之臣纵然贪赃枉

法，但却能使他的生活过得很舒适。他佯装愤怒，说徹里诬陷大臣，还打了徹里两个嘴巴，想以此封住徹里的嘴。但这次徹里受了赵孟頫的唆使，嘴里流着血，仍跪在地上苦苦谏劝。忽必烈不得不答应对桑哥进行审查。审查的结果自然是将桑哥杀头抄家。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八十岁寿终
铁穆耳年三十登基

诛杀桑哥之后，忽必烈准备任命不忽木为右丞相。但是，不忽木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完泽，建议右丞相之职由完泽担任。忽必烈见自己的大臣能够让贤，心里很是高兴，便任命完泽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完泽原是辅佐太子的大臣。此人是个大奸臣，对谁都不得罪，所以朝廷上下，无不说他好的。由他来出任右丞相，也确是一个较好的人选，因此朝中相安无事。可是，边疆上来了战报，海都又兴兵来犯。年近八十的忽必烈实在没有力量御驾亲征了，他派真金太子的第三个儿子皇孙铁穆耳前去镇守漠北和林，同时让玉昔帖木儿辅佐前往。

玉昔帖木儿是国家的重臣，他原是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文武全才，做过御史大夫，打仗也很有一套。临出发时，玉昔帖木儿进宫去晋见皇上忽必烈，说道：

“陛下！海都猖狂漠北，陛下不能亲征，派皇孙铁穆耳前往，恐怕难服众将吧？”

“所以，朕才派你佐他同往。”

“愚臣恐怕也没有这么大的威望。依臣愚见，应该提高皇孙铁穆耳的

地位。有了地位，自然也就有了威望。”

“哦！以卿之见呢？”

“臣以为应将太子的玉玺交付皇孙铁穆耳。这样，他人就不能不服了。”

“嗯！”忽必烈思索了一会儿，“卿言也是。就按卿说的办吧。”

皇孙铁穆耳出镇漠北是公元1293年的事。第二年，忽必烈便一病不起，很快便与世长辞了，终年八十岁。

皇太子的印玺虽然在皇孙铁穆耳的手中，但忽必烈生前并未明立铁穆耳为继承人。所以，忽必烈死后，皇位该由谁继承，还要有争夺。最有资格争夺皇位的是真金太子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孙甘麻刺，他被封为晋王，在铁穆耳出镇漠北之前便已领兵在漠北打仗。争夺的结果，却是铁穆耳占了上风。

铁穆耳之所以能占上风，全赖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支持。伯颜虽然挂着丞相的职衔，但一直在领兵打仗，南宋是他灭的，漠北的不少战役是他指挥的。伯颜与玉昔帖木儿关系最好，做什么事总是互为表里。此次他们也做了一番周密的布置。

忽必烈死后，伯颜传命各王聚集上都，共议拥立新君之大事。原来已在上都的右丞张九思，每当一家王爷到来的时候，他总要率兵出城迎接。这天，皇孙铁穆耳到达时，他也照例出外迎接。当他接到铁穆耳的时候，献上玉玺一枚，上面镌刻着八个篆字，说是在路上拾到的。皇孙铁穆耳找识得篆字的人一看，上面刻的八个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来竟是一枚秦玺。

这显然是一個大骗局。秦朝建都咸阳，这上都是在蒙哥汗时才建的新

城，秦玺为何能到得这里？即使有人拿到这里，但也是珍贵得了不得，哪会随意地扔在地上？不过，假戏真唱，玉昔帖木儿将玉玺从张九思的手里接过来，捧给铁穆耳，并恭贺道：

“王爷一到上都，上天便将秦玺赐予王爷，可见王爷福分不浅，将来即大位之后，四海有幸啊！”

皇孙铁穆耳也装模作样地让人就地摆下香案，然后跪下向天祈祷，感谢上苍的恩赐。拜完之后，方才进城。

诸家王爷到齐之后，召开大会。伯颜在会上庄严地宣读老皇上忽必烈的遗诏，诏文自然是让皇孙铁穆耳即位。忽必烈已死，有无遗诏，谁又能去分辨呢？到会的王爷，一时都无话说；就是有些怀疑的，见伯颜那副气冲冲的模样，也不敢问。

玉昔帖木儿此时正站在甘麻刺的旁边，腰中挂着宝剑，冷冷地对甘麻刺说道：“王爷是诸王之长，新君即位，王爷应带头参贺，怎么却一言不发呢？莫非……”

甘麻刺见势不对，急忙退至阶下，拜道：“谨遵先皇遗训，拥立新君。吾皇万岁，万万岁！”

众王见甘麻刺首先跪拜，也纷纷退至阶下，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至此，拥立新君的闹剧结束，铁穆耳即了皇帝位，历史上称他为元成宗。

元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即位之后，即起驾还大都。大都此时正由忽必烈主持工作，他将大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单等新君到来。铁穆耳到大都之后，对忽必烈很是夸奖了一番。不过，忽必烈是个直臣，你夸也好，不夸

也好，他有什么话，都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铁穆耳基本上执行了他爷爷忽必烈在位时的政策，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他不像他爷爷那样好战，在他即位之后，停止了对安南和日本的战争，主张友好往来。这两个国家先后都派来了友好的使者。不忽木对这点是赞同的。

但是，铁穆耳在迷信上，却比他的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特别崇信西僧，也就是喇嘛僧，尊为国师，简直是言听计从。为此，不忽木非常反对。

有一次，地方上有一恶霸，抢人妻女，杀人犯罪，依律当斩。这恶霸与右丞相完泽有点儿拐弯抹角的关系。他的家人到完泽那里求情。完泽说：

“我说话不管用；再说，我也无话可说。你们最好能到国师那里去求求情，也许尚有一线希望。”

家人说：“我们如何能到得国师身边呢？”

完泽说：“这不难，你们准备一份厚礼，我给你们引荐。”

家人回去果然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完泽领他们到国师那里去。如今的国师名叫胆巴，他听完对方的要求，实际上是看了一眼送来的珍宝玉器后，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说道：

“我佛慈悲，庇佑万生，区区小事，不必悬心。回去吧！”

胆巴国师与完泽丞相一同进宫晋见皇上。皇上铁穆耳见是国师到来，急忙站起表示欢迎，并让国师坐在自己的一边，然后问道：

“国师此来，对弟子有何训教啊？”

皇上本人在佛门里也是国师的弟子。不过，胆巴国师并不敢直呼皇上



为“徒儿”。他双手合十，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开口道：

“陛下最近可有身体不适之处？”

迷信的人有个毛病，意念能生出鬼怪来。国师这样一问，皇上铁穆耳真有点儿觉得不大舒适，答道：“近些日子头有些沉。”

“这就是了。”胆巴国师胸有成竹地说，“贫僧算出陛下近日有些不适，此乃仁慈不施之过呀！如能将狱中囚犯全部放出，灾星自然能退避三舍。望陛下三思。”

胆巴国师说完便告辞走了。国师的话不能不听。可是，如果按国师的话办，忽必烈肯定又要来啰唆。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想了半天才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卿偷偷地将囚犯全部放了，不要下诏，莫让忽必烈知道。”

“是。”丞相完泽答应着退去。

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这么大的事，如何瞒哄得住，忽必烈很快便知道了，他气愤地进宫，向铁穆耳质问道：

“有功当赏，有罪当罚，这是治国的最起码的常识。如今，只凭西僧的一句话，便将罪犯一律赦免，今后谁还怕国家的法纪呢？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无法无纪，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呢！陛下，你想过没有？”

铁穆耳无言可答，只得推辞道：“卿言有理，是朕一时疏忽，做错了事。你出宫去吧，朕再下一道诏书，停止放人。”

皇上承认了错误，臣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忽必烈只得退去。铁穆耳实际上并没有下什么诏书，而是把右丞相完泽宣进宫来，质问他为什么保密工作做得这么不好，竟让忽必烈知道了。完泽啼笑皆非。心想，你自己做一做试试，看能保住秘密不？但是，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不敢直接

顶撞皇上，只嗫嗫嚅嚅地说：

“如果陛下认为不忽木在朝有些碍手碍脚，可以把他调出京城任职。”

“嗯！”铁穆耳思索了一下，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要把他调个好地方，他是个好臣呢。”

“把他调陕西行省好了，那是一个富庶的地方。”

这件事被铁穆耳的母亲弘吉刺太后知道了。这位老太后的脑子倒还清醒，她把铁穆耳叫到身边，问道：

“听说你要把平章政事不忽木调往行省去，那是为了什么？不忽木是你爷爷忽必烈陛下在世时选定的直臣，是国家的栋梁，这样的大臣不留身边，我真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

铁穆耳自幼受母亲的教诲，能当上皇帝也赖母亲之力，他对母亲的话是不敢反驳的，于是答道：“母后如果认为儿皇处理不当，收回诏命也就是了。”

“你看着办吧。你是一国之主嘛！”太后不冷不热地给了这么一句。

铁穆耳退出，不忽木仍留朝中。

弘吉刺太后在用人上是清醒的。但是，在迷信上却与她的孩子没啥两样。铁穆耳即位之后，她便让铁穆耳下诏修建五台山佛寺。五台山在山西五台县，山顶上五峰耸立，并且不生草木，远远望去，像五座台子，因而得名。这五台山佛寺整整建筑了两年，方才竣工。参加修建的民工数以万计；参加运输木材、石料的人更是不可胜数。据记载，有一次民工们到深山伐木取石，山体塌方，压死了一万多人。这消息传到监察御史李元礼的耳朵里，他气愤极了，回家后便草草上奏。他的章本尚未草就，又听说弘吉刺太后要启动銮驾，亲自往五台山去为民祈福。李元礼愤愤地说道：



“这哪里是‘为民祈福’，简直是‘向民索命’哟！”说着，将原来的本章撕碎，又重新起草。内容大意是：

五台山创建寺宇，费了不少钱财，已经弄得民不聊生。如今，又听说太后要亲自前去降香，愚臣以为万万不可。其道理有如下五条：第一，如今正当盛夏，庄稼正旺，太后出京，必然是大队人马，很难不糟蹋庄稼。民以食为天，太后能愿意让百姓受此损失吗？第二，五台山路途遥远，来回数千里，太后难免受风霜雨露的袭击，万一调养失宜，后悔就来不及了。第三，太后乃天子之母，一举一动都要有历史记载，而历史记载的目的是让后来者效法。如果今后每一大寺院建成，太后都要亲自降香，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第四，太后的一行一动都要用去许多钱财，而钱财又是来自百姓。将民脂民膏奉献给那些泥胎木偶，反说是为民祈福，岂不荒唐！第五，佛祖本应以慈悲为本，赐福予善，赐罪予恶，绝不会因供养奉献之多少而降赏罚；所以，太后只要能为民多做好事，即使不祈福，福也会降下来的，何必劳动圣体，千里迢迢去做佛事呢？

此本送到御史中丞崔彧（yù，玉）那里。崔彧一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像这样的本章，如果递上去，不仅李元礼的命保不住，恐怕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于是压下不报。

太后的銮驾逶迤（wēi yí，危移）西行，不止一日，来到五台山下。五台山属河东路。当圣驾到来的时候，河东路的大小官员俱来迎接，异口盛赞太后为民祈福之功德，只有河东廉访使王忱在一旁默默不语。弘吉刺太后见他有满腹心事，便主动问他道：

“王卿可有话要说吗？”

“太后问及，臣不敢不说。”王忱思索一阵，下了决心，“太后修此



五台山寺院，本是为民祈福。可是，太后知道吗，福尚未到，百姓已将命赔进去了。为修此庙，死了百姓数万人呢！”

太后听后，脸色一沉，半晌没有说话。众官员无不捏着一把汗，暗自埋怨这王忱太不识时务，当众人正歌功颂德的时候实在不该说出这样没有分寸的话。弘吉刺太后毕竟是通情达理的好太后，她的脸色渐渐展开，长叹了一声，说道：

“也是他们命里注定，该当如此吧。不过，可能因此而给各自的家里带来些困难。你们这些做地方官的要好好抚恤他们的家属。”

王忱还要再说什么，众官员怕他再爆出更造次的话来，便齐呼：“太后圣明！”然后，拥着銮驾上山了。



第十八回

海山镇北凯歌频传
刘深证南劳民伤财

王忱的一番话扫了弘吉刺太后的兴，不过，既然到了五台山下，也断无返回之理。于是，在众人的簇拥下，上了五台山。这五台山寺院果然建得金碧辉煌，犹如皇宫一般。大小和尚一起出来迎驾，全是崭新的袈裟，光彩夺目。看到这雄伟的建筑，看见这么多为自己念“阿弥陀佛”的和尚，弘吉刺太后暂时忘却了王忱的话，一高兴赏了众和尚数万两银子。

弘吉刺太后回到大都后，免不了要对自己此次到五台山为万民祈福讲述一番，众人也免不了对太后恭维一番。侍御史万僧认为这是一个立功讨好的好机会，便上了一本，言御史李元礼曾经上章谏阻太后此行，本章已被御史中丞崔彧压下。元成宗铁穆耳让崔彧将本章取来，见其中言辞刻薄，禁不住发怒道：“这还了得！”当即交丞相完泽和平章政事忽木将李元礼逮捕审讯。

丞相完泽老谋深算，太后到五台山时，王忱的谏词他已知晓。那王忱不仅没有受责，受害之百姓反而得到抚恤。他想，这李元礼的谏章也不比王忱的谏词严重什么，想也无妨。自己如果能支持李元礼，在历史上也可落一个直臣的美名。于是，禀道：



“万岁！太后往五台山去，臣也曾想谏劝不让前往。只是听太后说，这原是先皇帝在世时的意思，所以才没有劝止。御史李元礼不了解情况，进行谏劝，于理也是讲得通的。至于文辞上有些过激之处，那是知道陛下与太后能纳谏才敢如此说的。常言说‘君明出直臣’嘛！”

一向以直臣著称的平章政事忽木，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像这样的事，别的御史全不敢说话，只有李元礼一人敢犯颜直谏。像这样的御史，臣以为，不仅不能治罪，还应该重重地赏赐才是。”

元成宗铁穆耳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准主意的人，听二人一说，也觉得有理，便下诏将李元礼官复原职，并给以奖赏。侍御史万僧弄巧成拙，被罢了官。御史中丞崔或先被万僧参了一本，说是袒护李元礼，差一点儿治罪；后是私自压了李元礼的本章，没有及时上报，又受了责备。真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看来，脚踩两只船总是难以站稳脚的。

前面说过，元成宗铁穆耳是不喜欢打仗的，他即位之后，很多地方的战争都停了下来。但是，打仗是双方的事，你不打，别人要打你，也不能不应战。因此，有些战争，如漠北的争夺战，就一直没有停下来。

原来镇守漠北的是兼丞相职的大将伯颜。他为了支持铁穆耳夺取皇位，从漠北回来，第二年便死了。继伯颜之后镇守漠北的是亲王阔阔出。这阔阔出不善于领兵打仗，特别是不愿意主动出击，他之镇守只在一个“守”字，说得苛刻一点儿，那就是等着挨打。因此，窝阔台的后裔海都和察合台的后裔都哇，又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发动联军向阔阔出袭击了。阔阔出连日向京都告急，请求发兵助战。元成宗铁穆耳认为在漠北的军队已经不少了，关键在于主帅指挥不力，于是派海山去接替阔阔出，让阔阔出回京任职。阔阔出早就巴不得回来，海山一去，他便交割了军中的事

务，转回大都。

海山是元成宗铁穆耳的侄子，颇有大将之才。他手下有一员猛将，名叫床兀儿。这二人一到漠北便稳住了局势，双方在一个名叫铁坚古（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札布河流域）的地方摆下战场。海山将床兀儿叫到面前，问道：

“如今两军对敌，将军以为如何方能取胜？”

床兀儿答道：“用兵的方法很多，制胜的道理也很多，不过，这是元帅您的事，末将只有听您的调遣。作为部将，只要长我之锐气，灭敌之威风，总是可以取胜的。”

“好！”海山亲热地拍了拍床兀儿的肩膀，“明天交战，看将军的！”

海都与都哇依山摆下阵势，诱海山来攻。床兀儿一马当先，前来闯阵。海都先派一员部将迎敌，只三合便被床兀儿砍下马来。都哇接着也派出一员部将，也只三合又被床兀儿砍下马来。这一来海都与都哇的阵脚动摇了，纷纷向后退去。床兀儿见敌人要跑，急忙挥师追击。正在这时，元帅海山发出了收兵回营的信号，床兀儿只得率众退回。

当天夜里，海山在元帅大帐摆下宴席，为床兀儿庆功。席间，海山问道：

“今日交战，本帅鸣金收兵，将军可知道因为什么？”

“末将正是不解。”床兀儿老实地回答。

“那海都虽然连折两员战将，但是并未伤其元气，何以竟拥兵退去，恐怕其中有诈。再说，两军交战，讲的是‘棋逢敌手’。海都第一次派出的战将不是将军的敌手，第二次当派一员高明一些的，何以竟派了一员不相上下的，这岂不是故意找死吗？更可疑者，海都依山为阵，背后山峦叠



嶂、沟壑纵横，正是设伏的好地方，因此本帅认为以不追为好。”

“元帅精明，末将佩服！”床兀儿打心眼儿里敬佩自己的元帅。

一连三天，海山按兵不动，派出暗探，去侦视海都军后的山川形势。探子回报之后，海山方如此这般地部署了战斗，向海都和都哇的联军发动了总攻。

战斗开始，除海山与床兀儿外，其他将领同时带着本部人马杀向敌阵。元帅给的命令是有进无退，退后则斩。谁知这海都与都哇的联军却不经打，一个冲锋，他们便纷纷退去。众将领邀功心切，且有元帅的不准后退的命令，一个个奋力追去。追到一个死谷中，眼看都哇和海都的军队无路可走了，元军士兵胜利在望了，忽然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两边的山坡上陡地出现了众多的叛军。原来先前的只是诱敌之兵，这里埋伏的才是主力。这一来，元军慌了手脚，从打人的地位换到了挨打的地位。往后看看，谷口已被封住，想退也退不成了，只有舍命相拼了。正在混战之中，第二次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从两边的山岭上冲下来众多的元军士兵，一边是主帅海山，另一边就是猛将床兀儿。他们在其他将军追击叛军的时候，分别从两面包抄过去，到这时正式投入战斗中来。都哇与海都的叛军见势不好，依仗自己的地理熟悉，纷纷夺路逃去，死伤大半，元军大胜而回。

在这次战斗中，都哇与海都大伤了元气。都哇身负重伤，将养了半年多才好。海都气急败坏，退兵后不久便死掉了。海都的儿子察八儿继承了父亲的汗位。

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 1301 年。两年后，都哇与察八儿派使请和。元成宗铁穆耳原来就不愿意打仗，如今也已筋疲力尽，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便答应了。经过一年的谈判，达成协议，战争正式停止。从

此，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与术赤建的钦察汗国和旭烈兀建的伊儿汗国，作为大元帝国的宗藩国同时存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互相攻杀的历史正式结束。这，大概要算元成宗铁穆耳在位期间的最大功劳了。

不过，与此差不多是同时的另一次战争，也就是对八百媳妇的征伐，却劳民伤财，很不应该打。八百媳妇是西南一个土司的名字，实际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名字，只是一个绰号。传说，他娶了八百个媳妇，每个媳妇领一队人马镇守一个山寨，因此便落了这样一个绰号。

当时已经归顺的缅国发生政变，云南行省的右丞刘深想借此机会邀功，便说缅国的政变是由于八百媳妇的支持，建议发兵征剿。此时太后已死，忽必烈也已去世，大臣就剩了完泽一人。刘深是完泽的亲信，完泽说刘深的意见对，铁穆耳便同意发兵了。

刘深心想，一个边疆小地方，一定非常好打，马到成功，自己说不定因此能调到朝中去，云南这个偏僻的地方，他早就待腻了。谁知情况大大地出了刘深的意料之外，他所进军的地区山高林密，涧深崖陡，道路崎岖，怪石嶙峋，别的不说，光粮草就接济不上，民以食为天，士卒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有爬山的力气。好不容易部队开发到一个名叫水西（今贵州西北部）的地方，十停已经去了三四停。连目的地尚未到；队伍已经损失了这么多，怎样向皇上交代呢？刘深无法向皇上请求增援，也不敢请求增援；刘深无法向皇上请求退兵，也不敢请求退兵。真个是骑虎难下了。不过，这刘深还是有些歪点子哩，他决定去向当地政府要人，要马，要粮。

水西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原来的土司名叫阿那，早在忽必烈在位时期他已投顺元朝，封为水西一带总管。三年前阿那病死，他的妻



子蛇节接替了他的职务。这蛇节虽然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但精明能干，武艺高强，很受当地百姓爱戴。

刘深去征八百媳妇，要从水西路过，蛇节早已估计到了。所以，她在刘深的军队未来之前，便将马匹、粮食藏起来。当刘深派人来向她征收粮食、马匹的时候，她不卑不亢地说道：

“水西地处穷乡僻壤，人贫地薄，百姓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王爷不来周济，反要摊派马匹、粮草，这不是要俺们的命吗？请您回去，禀报您家大帅，可怜可怜俺这个穷地方，免了吧。”

这使者倒是个老实人，他回去向刘深如实作了报告，说这里的总管已死，他的妻子嗣位，百姓日子很穷，什么也缴纳不出来。刘深听后，甚是不满，不禁怒道：

“没用的东西，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信！我们没有粮食、马匹，补充不了兵员，如何前去打仗。快去叫那女总管前来见我。”

那使者尚未说话，部将马雄把话接了过去。这马雄是个莽汉，他上前跨了一步，请命道：

“让末将去将那婆娘提来如何？”

刘深当即应允：“有劳将军了。”

马雄出得帐来，骑上一匹黄膘大马，带了十名亲兵，直奔总管府而来。到了水西总管府的大门口，马雄翻身下马，众亲兵也随着下来，将坐骑胡乱拴在树上，便要往大门里闯。马雄抬眼一看，大门口站着一个女子，上穿红衣，下着红裤，腰系红色丝绦，脚蹬薄底红马靴，头扎红色围巾，鬓插一朵小红花，外披一件红色披风，粉红的脸蛋儿上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风华正茂，十分窈窕。马雄看呆了，心想，这个总管老太婆，推

三推四地说穷，穷，穷，简直是鬼话，就凭她这个丫鬟的打扮，也穷不到了。于是上前说道：

“喂，小妞儿！进去禀报你家总管蛇节老太婆，就说元帅刘深部下的大将马雄叫她出来，有话吩咐。”

“不必了！”那女子笑笑，“我就是蛇节老太婆，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马雄听说这女子就是蛇节，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暗自埋怨自己的莽撞。人家只说总管蛇节是个女的，并没有说多大岁数，自己为什么凭空就认为是老太婆呢？

“有什么吩咐啊，将军！你怎么不说话了？”蛇节开始催他了。

马雄镇静了一下自己，说道：“我家元帅征讨八百媳妇，让你们水西出马三千匹，粮三千石，为何不交？”

蛇节道：“有者出，无者不出。我已经对来派讨的使者讲清楚，如何还要啰唆？”

“说得轻巧！你也不出，他也不出，让我们数万大军喝西北风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打仗的基本常识。你们未有粮草之备，便轻易兴兵，如今又来扰民，怎能取得胜利。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长住下去，连西北风也喝不上的。我们这里只刮南风，根本不刮西北风。”

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马雄恼羞成怒，上前去抓蛇节。蛇节轻盈地一闪，马雄扑了个空，差一点儿倒在地上。马雄转过身来，咬了咬牙，瞪着一双牛眼：“啊——”的一声喊，向蛇节扑来。蛇节见他动了真格的，将披风解下扔给一个士兵，来了个凤凰单展翅，伸手接招儿。这两人便在总管门前你来我去地交起手来。



第十九回

水西蛇节宁死不屈
松江黄母造福人民

话说马雄向蛇节扑来，蛇节伸手接了一招。那马雄力大无穷，此时又在怒中，蛇节顿时感到右臂发麻。心中暗道：“不好。看来此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于是，改变战术，不再与他硬拼，只用闪挪之术消耗对方的体力。马雄来了个泰山压顶，蛇节从他的腋下钻了过去；马雄又来了个古树盘根，蛇节又从他的身上跳跃过去；马雄再来个饿虎扑食，蛇节向后一跳退出两三丈远，马雄扑到了她的脚下，她照着马雄的脖颈狠狠一掌，然后跳到了马雄身后；马雄气急败坏，来了个鹞子翻身，伸出两只铁爪抓来，蛇节一个猿跳又到了他的身后。如此这般，斗了三五十个回合之后，马雄渐渐不支，露出破绽。蛇节看得真切，一个迎风掌，劈向马雄的面门，马雄躲闪不及，“啊呀”一声，两眼冒金花，什么也看不清了，只得蹲在地上。蛇节照着他的背部给了一脚，马雄来了个狗吃屎，鼻子嘴全流血了。

士兵上前要杀马雄，被蛇节止住：“他是朝廷的命官，我们还没有造反，还是朝廷的子民，让他去吧。”

马雄哪里还走得动，四个亲兵把他抬了回去。刘深问是怎么回事，亲

兵们七嘴八舌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对蛇节描绘了一番。你别看刘深做实事没有什么本领，空想却很有“水平”。他听完亲兵们的叙述之后，心想：如果能收蛇节这样的女人为妾，打仗能保护自己，平时看看也赏心悦目，该多好啊！自己的官儿不小，蛇节又死了丈夫，一说保险成。于是，亲自带着一班人马往水西府而去。

蛇节知道，打了马雄，刘深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来兴师问罪。为了防备万一，她将水西府的大队人马撤离，只留下一小队军兵等候在这里。果然，刘深带兵来了，蛇节迎出了府门外。刘深一见蛇节的标致模样，心里便痒痒起来，但也不得不打官腔问道：

“你就是水西总管蛇节吗？”

“正是。”

“王师到此，你身为总管，为何抗命啊？”

“我已经多次说过，水西地薄人穷……”

“好，既然如此，免了也行。”刘深不等蛇节把话说完，便接了话。

蛇节认为这位元帅倒还通情达理，便说：“如果马雄将军能像元帅这样，我也不敢对他无礼的。”

“过去的事就算啦，你随我从征去吧。”

“随你从征？”

“是啊！你丈夫已经死啦，我可以收你为妾。成功之后，我带你到大都去，不比在这穷乡僻壤强！”

蛇节嘴角上挂起一丝冷笑，问道：“元帅，我配吗？”

“配，配，怎么不配？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有本事……”

“那么，元帅你配吗？”



“我，你，你说什么？”

“刘深！”蛇节柳眉倒竖，从牙缝里蹦出一串字来：“我原来只以为你是一个祸害百姓的坏蛋，原来你还是个不要脸的浑蛋！你胡思乱想些什么，也不撒泡尿照照。”

刘深想不到对方竟敢对自己如此无礼，脸顿时气得像红烧猪头一样，怒吼道：“把她给我抓起来！”

众军士一起向蛇节扑来。蛇节三纵两跳便跳出圈外。轻似风，灵似猿，带着几个士兵，打着唿哨，扬长而去。转过两个山脚，连踪影也找不着了。刘深无奈，只好败兴而回。

在水西的东南方，还有一个水东，水东的总管名叫宋隆济。宋隆济早已有造反之心，蛇节羞辱了刘深之后，便带着自己的士兵来投奔宋隆济。蛇节的到来，使宋隆济的力量大了许多，于是便树起了反旗，自立为王，然后发兵攻打贵州。

贵州也属刘深的管辖之下。他想，征剿八百媳妇尚未到达地点，跑了水西，反了水东，如果再失去贵州，朝廷怪罪下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暂时停止向八百媳妇进军，掉头去解贵州之围。这一切全在宋隆济的预料之中，他在山中摆下了一个布袋阵，然后派蛇节前去诱敌。

刘深正率军前进，前面出现了蛇节。原来她跑到这儿来了，刘深欢喜非常，挥师紧追。蛇节在前，刘深在后，东拐拐，西拐拐，把刘深引到了布袋阵中。这是一条山谷。一声炮响，两边山坡上的磙木礌石一个接一个往下砸，刘深的军兵被砸死砸伤一半。接着，士兵挥刀从两边山坡上冲下来，剩下的又被杀掉一多半，刘深的部队伤亡了百分之八十。像这样惨重的伤亡，再捂也是捂不住的。侥幸逃得性命的刘深不得不向朝廷陈述败

绩，并要求再发援军。御史们闻讯，纷纷上表弹劾刘深劳民伤财，要求严惩。但在右丞相完泽袒护下，“胜败乃兵家常事”，得以幸免。朝廷又派了两万军队，以刘国杰为帅，前去征讨宋隆济与蛇节。

刘国杰采取安抚与征讨同时并举的政策，先派使臣与蛇节议和，并答应如果停止叛乱，仍让她做水西一带的总管。蛇节叛乱，本来就是被逼出来的，她见刘国杰一片真诚，便答应了。刘国杰设宴款待了她；随她一同前往的还有原水西总管的亲弟弟阿卡。这阿卡作战勇敢，是蛇节的一只有力臂膀。少数民族中的夫妻观念不像汉族这样神圣，兄娶弟媳、弟娶嫂子的事并不鲜见。阿卡与蛇节早已有意，只是由于刘深的打搅尚未成婚。所以蛇节到哪里，阿卡总是紧跟着。

蛇节与阿卡离开刘国杰的大帐时，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走着说着，都显出非常兴奋的样子。忽然，山沟里跳出一队人马，挥舞着枪棒将他二人围了起来。二人急忙抽出腰刀，背对背靠着，沉着应敌。那队人马发动多次攻击，怎奈这二人武艺高强，不得近身。看看日落西山，围困他们的军兵渐渐有了懈意；二人同时一声呐喊，跳出圈外，在夜幕的掩护下逃脱。

蛇节非常生气，心想刘国杰这个伪君子比刘深更坏一等，不使明枪，专放暗箭，姑奶奶决不放过他。于是，当天夜里便领兵前去偷袭刘国杰的大营。其实，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刘国杰的部将并不知道元帅已经与蛇节议和，这位部将见蛇节打此经过，便对她进行了伏击。刘国杰根本不知道这桩公案，自然不会防备，结果被蛇节夜袭大营，死伤惨重。站在刘国杰的立场上，还以为这娘儿们太不讲交情，白天吃了我的宴席，晚上又来偷营，真不是东西。

蛇节偷袭刘国杰大营之后，又率众到宋隆济那里，向宋隆济讲了此次与刘国杰议和的经过。宋隆济也设宴款待了她。他几杯酒下肚说话也放肆起来：

“当他们那个臭总管干什么！朝廷一不给兵卒二不给钱粮，全靠自己谋划，何必听人摆弄。跟你宋大哥干吧，将来宋某取得了天下，我封你为皇后。”

蛇节微微一笑，嗔道：“宋大哥！看你说的什么话？喝醉了吧。”

“哈哈哈！”宋隆济大概也觉出自己的话有些造次，大笑一阵，掩饰过去。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同席而坐的阿卡吃醋了，他认为嫂子已与这位宋大哥勾搭上，而不和自己好了。一怒之下，便避席而去。蛇节与宋隆济并不知阿卡的心思，因而也没有挂在心上，由他去了。更不该的是，阿卡连夜投奔刘国杰，并作为向导带路来偷袭。黎明时分，元军忽然杀到。饮了半夜酒的宋隆济和蛇节尚在醉梦中，敌军突到，措手不及，同时做了俘虏。

阿卡到刘国杰大营之后，双方解除了误会。刘国杰把宋隆济杀了，让阿卡去解释误会，劝降蛇节。蛇节哪里肯听阿卡的劝说，她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啐道：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没有见识的奴才！为了我们，宋大哥才断了头。如今，我若苟活于世上，岂不惹万人诟骂。回去告诉刘国杰，死了劝降我的心吧！”

阿卡劝降无效，刘国杰将蛇节杀了。阿卡悔恨万分，抱着蛇节的尸体，跳入万丈深渊之中。

宋隆济与蛇节被镇压。与此同时，缅国的政变也已平息。四海之内，不再有什么战争。按理说，作为一代皇帝，该痛痛快快地享受一下了。可是，元成宗铁穆耳办不到，这个还不到四十岁的皇帝，每天病病歪歪，常常在痛苦中度过，很少有个笑脸儿。此时右丞相完泽已死，接替他的职务的是哈刺合孙；同时，又任命了一位左丞相，名叫阿忽台。宫内的事情由皇后卜鲁罕主持，就连每年的年节大宴会，铁穆耳也很少参加。各地献来的贡品，有轻便些的拿给他看，他也没有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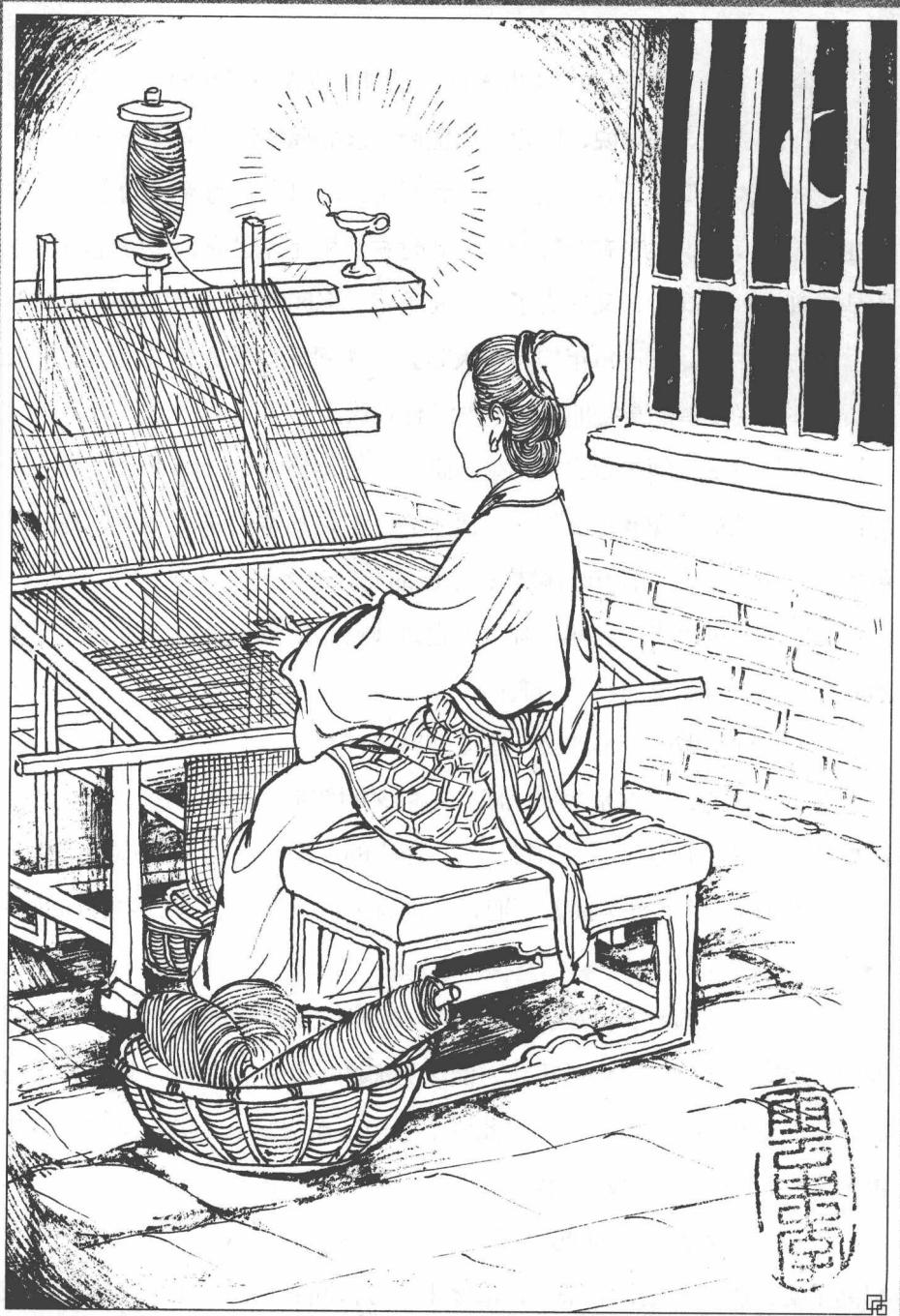
这天，左丞相阿忽台进宫向皇后献了一件贡物，是一床手工非常讲究的被褥。这被褥不像丝织品那样光滑明亮，但是却柔软厚实得多。鸭蛋青色的底，上面界着天蓝色的棋格；金色的窈窕的梅花，一枝大，一枝小，点缀其间，千姿百态，自然成趣；五色的凤凰，展翅飞翔在白云之间，像活的一样。卜鲁罕皇后看后问道：

“这是什么做的？谁的技巧这样高超？”

阿忽台答道：“这是木棉织成。木棉又叫红棉，盛产于闽、广。这床被褥是江南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县）送来的贡物，织造者名叫黄道婆。”

“黄道婆？”卜鲁罕接着问道，“她有多大岁数了，哪里学得如此手艺？”

“据松江府报称，此婆已有五六十岁年纪。远在赵宋末亡之时，十四岁的黄道婆随其父黄奎出外逃荒，流落到海南崖州。十六岁，其父黄奎病故，为埋葬父亲，卖身为奴，从此成了当地土司的奴隶。十八岁时与一男青年坐船逃跑，不幸被土司发觉追上，那男青年奋身跳入海中，生死不明，黄道婆则被劫回。从此，不再结婚，直到五十三岁时才被土司放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后来，黄道婆千辛万苦回到自己家里。她的家在松



江府的乌泥泾镇（今上海市上海县东北乌泥泾），这是一个地穷人贫的地方。黄道婆把自己从海南黎族同胞那里学来的织棉技术教给当地的百姓，并设法将黎族的踏车改制成搅车，加快了轧棉花、去棉籽的速度；把弹棉花的小竹弓改制为绳弦大弓，提高了弹棉花的功效；她又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脚踏纺车。她还大大提高了棉织水平，增添了棉织物的花色品种，提高了质量，使新生产的棉织品远销长江中下游地区。因而，当地的百姓便一天天富足起来。”

卜鲁罕皇后听了黄道婆的故事之后，很感兴趣。阿忽台出宫之后，她把被褥拿给铁穆耳看，并且叙述了黄道婆的经历。病中的皇帝铁穆耳也很感兴趣，他说：

“把这老太婆调到京城来，为朕多织些东西。”

皇上一声令，朝廷立即派使臣往松江府去调黄道婆进京。松江知府接到了圣命，不敢怠慢，亲自陪使臣往乌泥泾小镇而去。众人来到乌泥泾小镇，整个小镇像霜打了一样，家家闭户，户户锁门，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正不知是怎么回事，从镇北传来一阵哀号声，哀声之大，响彻云霄。松江知府与皇王使者出镇一看，原来是在埋人。这孝子之多，数以千计，谁家有这么多的子侄呢？松江知府有些纳闷儿，但也找不着人问，只有静等这班出殡的人回来再说。

出殡的队伍离开墓地，并未回镇，又一起向镇东的一座大祠堂里涌去，他们要在此对死者进行最后的祭奠。祠堂很小，祭奠的人太多，有些只能站在外面。松江知府与皇王使者也尾随前去，这次看清了祠堂门匾上的三个大字“黄母祠”。松江知府随便问旁边的一位年轻人道：

“这死者黄母是谁？”



“黃道婆！”年轻人回答。

“黃道婆？”松江知府有些吃惊，“黃道婆不是没有孩子吗？”

“怎么没有？”年轻人白了他一眼：“我们都是她的子女！”

松江知府碰了一鼻子灰。知道黃道婆已死，也没有办法，只是可惜失去了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皇帝的使者也只好悻悻然回京复命。不过，黃道婆即使活着，进京也没用了。因为，这使者回到京城的时候，皇帝铁穆耳已经驾崩了。



第四十回

阿难答夺位成黄粱
元武宗立弟为皇储

铁穆耳的驾崩，使宫中乱作一团。

原来，元成宗铁穆耳有两个皇后：一个名叫失怜答里，姓弘吉刺；另一个名叫卜鲁罕，姓伯岳吾。弘吉刺皇后性格静淑，不爱管闲事，她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德寿；卜鲁罕皇后性格活泼，爱管闲事，膝下无子。

铁穆耳晚年多病，内官由卜鲁罕皇后主持，大臣们启奏什么，都要经过她，她实际上已经在主持朝政了。为了免得自己死后人们争夺皇位，铁穆耳立弘吉刺皇后生的德寿为太子，成了法定继承人。可是，德寿被立为皇太子不久便死了，有人说这是当政的卜鲁罕皇后害死的，但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成了元廷的又一桩公案。皇上驾崩，没有法定的继承人，自然就难免要引起一场混乱。

在王族中，当政的卜鲁罕皇后最信任的是安西王阿难答。阿难答是铁穆耳的一位同族弟弟，卜鲁罕皇后想让他继承皇位，支持他的有左丞相阿忽台。但是右丞相哈喇哈孙反对，他想让镇守漠北的怀宁王海山继承皇位。

卜鲁罕皇后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在铁穆耳未死之前，她就估计到海

山可能要竞争皇位，所以她对海山在京城的势力事先都加以排遣，如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海山的母亲答吉便被她派到怀州去住。可是，她却没料到右丞相哈喇哈孙也是海山一伙的。

为了名正言顺，卜鲁罕皇后等计划，先由卜鲁罕听政，阿难答辅政，待时机成熟，造成既成事实后再由阿难答嗣位。但是，卜鲁罕皇后请右丞相哈喇哈孙进宫议事，他推托有病，一直不来。左丞相阿忽台等得不耐烦了，亲自往右丞相府去与哈喇哈孙商量，哈喇哈孙不得不表态：“我有病不能理事，你们看着办吧，我没有意见。”

阿忽台回宫后正准备发第一道皇后听政的诏旨，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怀州回到了京城。原来哈喇哈孙在借口卧病的当中，暗自派人到漠北去通知海山；唯恐海山路途遥远，不能如期赶来，又同时派人通知爱育黎拔力八达。怀州即今日的河南沁阳，离大都较近，所以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赶来了。

卜鲁罕皇后见爱育黎拔力八达回京，急忙召阿忽台进宫议事。这阿忽台是当时最有名气的大力士之一，除了一个名叫秃刺的王爷以外，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胸有成竹地说：

“不妨事。三月三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日，我和安西王前去祝贺，他总不能拒不接见。在会见的时候，我将他打死也就是了。”

卜鲁罕皇后颇不放心地说：“能行吗？”

常言说“艺高人胆大”，阿忽台夸下了海口：“这大都城中，我还没遇到过对手！皇后放心，错不了！”

可是，还没有到三月三日，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派人请安西王阿难答和左丞相阿忽台过府议事，说是他哥哥怀宁王海山从漠北派人来问

皇位归属问题，请他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回复。

安西王阿难答犯了疑虑，他对阿忽台说：“我们准备明天去给他祝寿，他今天便来请我们，是不是其中有诈啊？”

“没什么！”阿忽台满不在乎地说，“有诈也不怕！如果明天我们去祝寿时他们下手，我们正好也下手，满可以消灭他们一伙！看他们能奈我何？去！”

于是，阿忽台和阿难答一块去了。谁知爱育黎拔力八达果然有诈，他们一进大门，大门便被关上了，两边闪出众武士，将他们围在当中。正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阿忽台全然不惧，指东打西，卫士们顿时被他打翻七八个。他拉着阿难答正欲夺门而走，门边忽然响起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阿忽台，你往哪里走？秃刺王爷在此，拿命来吧！”

阿忽台定睛一看，原来正是秃刺。秃刺是察合台的后裔，力气胜过阿忽台。怕处有鬼，普天之下，阿忽台就怕他，可偏偏在这至关紧要之时遇见他。原来爱育黎拔力八达知道除了秃刺，别人谁也难降阿忽台，所以便把他请了来。而秃刺本人倒没有什么是非观念，谁恭维他，谁给他酒喝，他便给谁出力。

阿忽台见事不好，丢下阿难答，与秃刺打了两个回合，便准备跳墙逃跑。但是，哪里还跑得了。两手刚刚扒着墙头，两脚已被秃刺拽住。秃刺用力一拉，将阿忽台从墙上拉下来，丢翻在地。阿忽台知道再挣扎也没用了，便躺在地上不再起来。卫士们走过去像捆猪似的将他捆了个结实。阿难答在失去阿忽台的保护之后，早已被人绑住。他二人双双被砍去了头颅。杀了阿难答和阿忽台之后，爱育黎拔力八达又拥兵进宫，将卜鲁罕皇后禁锢起来。



爱育黎拔力八达得手，他的部属要求他赶快即位。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的哥哥海山镇守漠北，手握重兵，一旦与自己争衡起来，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一方面暂时推缓即位的时间，一面向母亲请教如何处理此事。

母亲答吉是个精明的女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都是她的亲生子，可是比较起来，她却更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是，她派自己的亲信康里脱脱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漠北，去向海山传达她的意思，诡称：自己曾经找阴阳先生为他兄弟占过卜，如果海山继承大位的话，国运不兴，寿命不长。谁知海山全然不听这一套，他埋怨道：

“我母亲也太没道理，怎么能信阴阳先生的胡说八道。如果再有一个阴阳先生说我们的十万江山该送给他人，难道也送给他人不成？”

康里脱脱不敢争辩，急忙回来复命。答吉一听海山如此言语，赶快再打开退堂鼓，扯起顺风旗，急忙又派康里脱脱再次去漠北，催海山赶快回京即位。自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则离开大都往北迎接。双方在上都开平见了面，爱育黎拔力八达将玉玺交与哥哥，并陈述了争夺皇位的经过。海山受众朝臣恭贺，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武宗。

元武宗海山没有费力气便登上大位，知道这全是弟弟的功劳，于是他便封自己的弟弟为太子，成了法定的接班人。儿子即皇帝位，母亲照例就是皇太后。答吉也姓弘吉刺，又是一位弘吉刺太后。不过，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下面就将她称作答吉皇太后。

元武宗海山继位以后，把元成宗铁穆耳的卜鲁罕皇后流放到东安州（今天津市廊坊西）。以后，又说她与阿难答有不干净的事，把她赐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是皇上说了算，谁也不敢去追究真假。

前面说过，海山指挥打仗还是很有一套的，但若论治国，却一窍不通。

重赏赐是忽必烈以来的老传统。但，忽必烈时国库充足，有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先后给他敛财。这三位虽然都因贪赃枉法而被处以死刑，但杀了他们之后，他们所贪之赃又归国库，所以国库一直是充裕的。铁穆耳虽然没有人给他敛财，但是有他爷爷忽必烈给他留下来的家底子，尚能应付赏赐。到了海山，他叔父铁穆耳已经把国库搞空了，他还要大肆赏赐，哪里还有钱呢。于是，他不得不学他祖爷爷忽必烈的样，也用一些理财之臣为他敛财。这些人也是阿合马一类的人物，为敛财而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

海山的母亲答吉皇太后也是崇信佛教的，她也曾兴师动众地往五台山去拜过佛。海山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为母亲建了一座兴圣宫，允许僧人到兴圣宫中去做佛事。皇宫中净是一些嫔妃才女，让大大小小的和尚随便出入，混杂一起，哪有不出事的。不久，便传出了一些不堪入耳的奇闻。

海山本人自即皇帝位之后，每天都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重用的也尽是一些能吃爱喝的无耻之徒，会踢球的马诸沙，会吹笙的沙的，都做上了平章政事。实际上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拿平章政事的俸禄而已。他的宫中有一个庞大的乐队，乐工犯法，连刑部也不得过问。他每日喝得醉醺醺的，大臣们请示报告个事情，就难得遇上个他清醒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沙不花的平章政事实在看不惯，向他谏劝道：

“陛下！您是一国之主，日理万机，责任重大，每日醉成这个模样，怎么能行呢？再说，酒色最能伤人，长此下去，陛下的身体难免受损。陛下如此不管社稷之重要，不虑个人之安危，愚臣实在悬心啊！”



海山眯着一双醉眼，也不生气，笑道：“卿言甚是。快快坐下，与朕共饮几杯。”

阿沙不花啼笑皆非，答道：“臣劝陛下少饮酒，陛下反令臣饮酒，同时又说臣言‘甚是’，颠三倒四，没有一点儿诚心。陛下的酒，臣不能喝。”

喝酒的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让人家喝人家不喝，元武宗海山的脸立刻拉了下来，准备发作。一块喝酒的众臣怕搅了他们的酒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恭维起来：

“古人云，‘君明则臣直’，看来此话不假。”

“是嘛！要不是陛下宽宏大度，臣子说话哪敢如此无礼！”

“哈哈哈哈！”海山被众人捧得大笑起来。然后转对阿沙不花说：“卿是直臣，朕重用你。从明天起，你可以行使左丞相的权力。”

阿沙不花磕头谢恩：“谢吾主万岁！不过，万岁不纳臣之愚谏，臣则不敢从命。”

“好，”海山大手一挥，“撤席！”

阿沙不花见皇上下了决心，磕头辞去。阿沙不花一走，原来喝酒的一伙中，便有一人起身向皇上敬酒：

“请万岁满饮此杯！”

海山说：“朕刚刚说过撤席，岂能再饮？”

那人说：“臣此酒是祝贺我主英明盖世得一直臣，岂能不喝？”

“那，节饮之事？”

“明天开始，想也未晚。”

“好，”海山想了一下，“就从明天开始吧。”此时侍宴的太监已经准

备撤席了，海山对他们说：“不用撤了。”然后又转对原来饮酒的一伙说：“都坐下，继续喝。”

到第二天，海山已把阿沙不花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皇上一天到晚在半晕半醉之中，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从前那样严肃了。特别是立过首功的秃刺，根本没有把海山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说：“要不是我除了阿忽台，阿难答早就即了皇帝位了，你哪能如此享福呢！”为此，元武宗海山曾经容忍了好几次。这天饮酒秃刺又说起此事。海山训斥他道：

“你有此功，朕已经赏赐过了，不是封你为越王吗？按我朝之祖制，你们只能有一个察合台王，是不能再封王的。朕格外施恩，你不能太贪得无厌了。”

秃刺一听，霍地站起来，解下腰带，扔给海山：“不就是这条腰带吗？还给你，我不要了。”说完，扬长而去。

当时，爵位由腰带来表示，王爷有王爷的腰带。海山为此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当即问道：

“似此目无君王之徒，该当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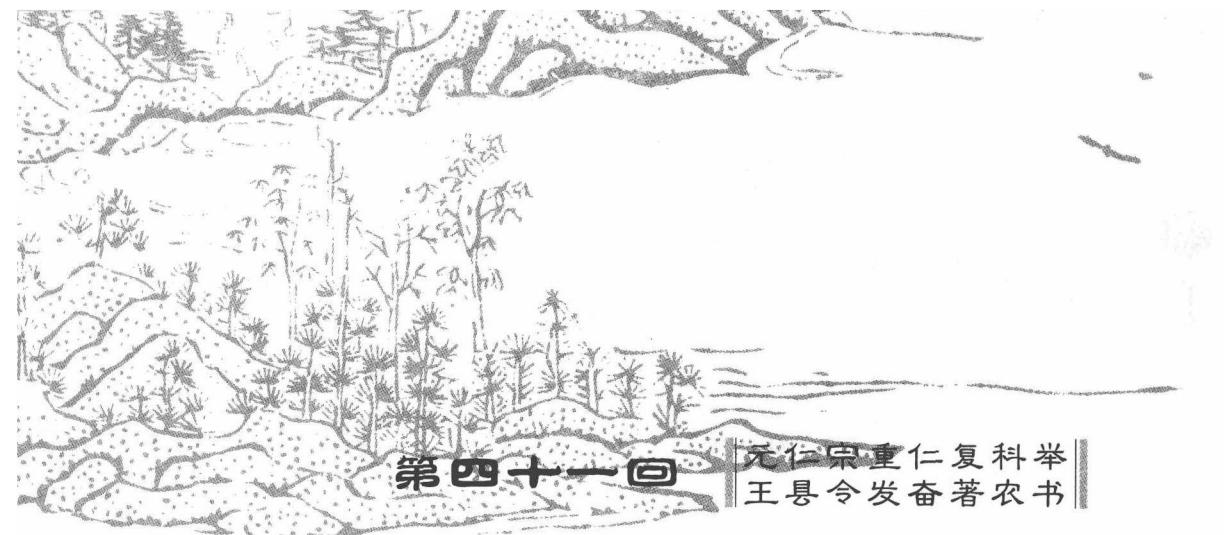
“当斩！”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海山立即命令把秃刺逮来。那秃刺骄横惯了，根本想不到有人敢来逮自己，他回府之后便呼呼睡去。去逮他的禁卫军士兵一发向前，将他捆了个结实。等他醒来，已经被人家抬了起来，再也挣扎不动了。秃刺被抬到宫中，海山的酒尚未喝完，趁着酒兴，他下诏把秃刺杀了。

元武宗海山是元成宗铁穆耳的二哥答刺麻八刺的儿子，他父亲死得早，他与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成熟都很早。他被派往漠北与海都作战时

才二十岁，即皇帝位时才二十七岁。可是，由于即位后生活糜烂，酗酒贪色，不足四年，便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公元 1311 年，正月初一，元武宗海山得病，初八驾崩。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历史上称为元仁宗。



第四十一回

元仁宗重仁复科举
王县令发奋著农书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哥哥元武宗海山正好相反，打仗不怎么样，治国却很有一套。他即位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到许昌的陉山（今河南郾城县东南）去把李孟召来。李孟是他的老师，是当时的知名儒家学士。他与阿难答争帝位时，李孟在场，曾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出过谋、划过策。但是，事成之后，元武宗海山继位，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李孟一怒之下，辞职不干，到陉山隐居起来。

李孟对海山的所有行为都不满，而最不满的是他重用财臣敛财，因为这和儒家的所谓仁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使者到达的时候，他拒不出山，说道：

“我不会与那些财臣们同流合污，盘剥百姓。”

使者说：“这点先生放心。当今万岁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财臣，那些盘剥百姓的家伙，全部被砍了头。”

“嗯！”李孟捋了捋胡子，“这还差不多。走，下山。”

李孟到了京城，元仁宗想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但是答吉太后不同意。她说，中书右丞相是朝阁众臣之首，不能由汉人来当，主张由铁木迭



儿充任。这铁木迭儿原来只是云南的平章政事，由于过去与答吉太后关系暧昧，被召进京来。元仁宗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孝”也是儒家标榜的道德信条之一，对母亲的意见他不敢反驳，于是便让铁木迭儿当了右丞相，而李孟只做了平章政事。元仁宗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老师，他把李孟召来，安慰道：

“朕召卿进京，原想任为右丞相。由于母后干预，不得不让您屈居平章政事之位。不过，朕心里有数，朝政要依赖老师……”

“陛下虽为天下之尊，却能遵从母命，实属难得，可钦可敬。”李孟倒不在乎，“老臣出仕，原本是为民请命，并非为做官而来。”

“这样就好！”元仁宗忙不迭地把话接过来，“依老爱卿之见，当今朝政当以何为先？”

“事在人为嘛！”李孟沉思一阵，然后答道，“没有人，什么事也办不成啊！依愚臣之见，应该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

“好！”元仁宗激动地站起来，“卿与朕想到一起了。”

元朝的编制，中央除中书省外，还有两个与它平行的机构，一个是枢密院，另一个是御史台。御史台前面我们已经提过，枢密院是掌管军务的。在武宗时当过中书右丞相的塔思不花，如今调知枢密院。他手下净是一些能征惯战的武夫，对“子曰”、“诗云”全然不通。听说朝廷要开科取士，他非常反感，首起发难。他进宫质问仁宗道：

“陛下即位以来，样样都好，愚臣打心眼儿里折服。只是最近听说陛下要开科取士，愚以为万万不可。”

“却是为何？”仁宗问道。

“这不是很明显道理嘛！”塔思不花两手一摊说，“读书做文章本

是汉人和南人的拿手好戏，我们蒙古人根本没法跟他们相比，这不是把权力双手奉与他人吗？”

“卿出此言，实是不通。”仁宗反驳道，“朕开科取士，只是选他们来为朕办事，并不是把十万江山让给他，权力还在朕手里嘛！”

“难道会读书就会办事？”塔思不花不服气地反问道。

“会读书不一定能办事，但不读书肯定不会办事。拿你们家说吧，你爷爷没读过书，什么官儿也没当过；你父亲读了一些书，当过转运使；你读的书多一些，能任朝廷大员。这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嘛！如果你也像你爷爷一样不识一个大字，先皇武宗也不会任你为中书右丞相，朕也不敢让你去知枢密院事。”

塔思不花无话可说了。但是，他心里还想不通。于是去找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看他能不能阻止此事。

铁木迭儿也是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布袋的人，凭着答吉太后的宠爱，才做了中书右丞相。他很少来中书省办公，即使来也不过喝杯香茶聊几句闲天而已。中书省的一切政务全由平章政事李孟来处理，不过，他总是第一把手，有些大事李孟也不得不与他说。塔思不花到中书省没有找见他，于是便又找到他的家里。二人寒暄之后，塔思不花问道：

“听说朝廷要开科取士，大人可知？”

“看你说的。如此大事，我身为中书右丞相怎能不知。开科取士就是考状元嘛！唐朝、宋朝、金朝都考过的。”

“大人认为，开科取士对我朝有利吗？”

“怎么没利？听说过去开科取士热闹极了，读书人都集中到京城来，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好看得很。”



塔思不花心想，你这个擀面杖吹火——窍不通的家伙，李孟将你卖吃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值几个钱一斤。于是，没好气地说道：“考试的结果，必定是汉人和南人把状元夺去，我蒙古人的脸面往哪儿搁？”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铁木迭儿蛮有把握地说，“这状元是我们蒙古人的。”

“为什么？”

“什么叫‘为什么’呀？这不是祖宗的规定嘛！无论什么第一，都该是我们蒙古人的。像中书省吧，李孟比我读书多，也比我会说，但中书右丞相是我的，不是他的。唉，你怎么连这一点儿祖宗的规矩全不懂啊！”

塔思不花认为没有必要跟这位自称明白人的糊涂蛋再谈下去了，便起身告辞：“但愿如大人所说就好了。”铁木迭儿拍着胸脯答道：“放心，放心，我说话算数。”

塔思不花走后，铁木迭儿也犹豫起来，听塔思不花的口气，好像这次开科选士不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一律同等。李孟曾经把如何选法交给自己过目，遗憾的是自己根本没有看。如果蒙古人真的不能得到照顾，那可真是不可思议。看来，要想挽回局势，只有去求太后了。于是，他进了后宫。

答吉太后本来是个精明懂事的人，但自从当了太后之后一天比一天糊涂起来。她认为她这个二儿子还不如她那位大儿子。人争着当皇帝，还不是为了享享清福，事儿应该交给那些大臣们去办，自己忙乎什么呢？当她听说儿子要开科取士，便派人将当今皇上叫到兴圣宫来问道：

“听说你在搞什么开科取士？”

“是的，母后！”元仁宗答。

“怎么取法？”

“经过考试，择优录取。”

“录取后干什么？”

“让他们当官，为国家办事。”

“过去没有开科取士，不是也会找来官儿吗？你让谁当官儿，谁还能不当，用得着费这么大的事吗？”

“母后！官儿有忠臣，也有奸臣，那可不一样啊！”

“难道读书的都是忠臣，不读书的都是奸臣？”

元仁宗觉得跟母亲说不清楚，干脆封住了口：“此事诏命已下，难以更改了。”

“唉，取就取吧！”答吉太后也改变了口气，“不过，状元一定得从蒙古人里挑。”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嘛！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看着办吧。”

前边说过，元仁宗是个孝子，母亲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他离开兴圣宫后，立刻将李孟召来，向李孟转述了答吉太后的意思。谁知李孟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

“此事早已在老臣预料之中。因此，我主张此次开科取士分两个考场，发两张榜。蒙古人、色目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汉人、南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陛下以为如何？”

“太好了！”元仁宗充满感情地说，“爱卿永远是朕的好老师。”

科举取士的问题终于商定了，君臣二人都非常高兴。当谈到下一步该



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君臣一致的意见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说到这里，李孟从袖中取出一本书递给仁宗，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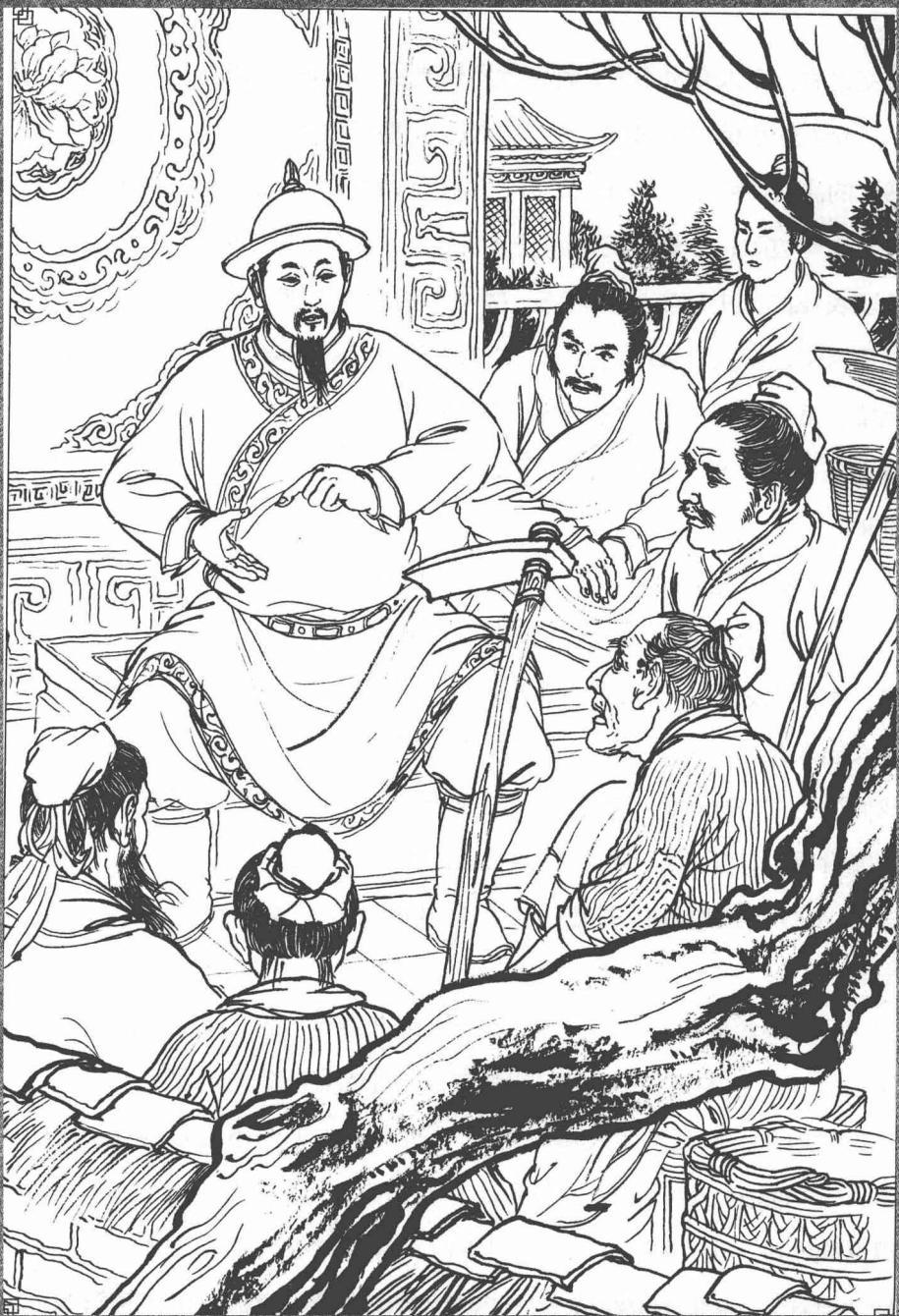
“陛下先看看这个。”

元仁宗接过来一看，只见封面上写着“农书”二字。旁边有几行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着打四十七下。钦此。”元仁宗不知是怎么回事，向李孟递来询问的眼光。李孟笑了一笑，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王祯，东平（今属山东）人，元成宗铁穆耳在位时曾当过旌德县（今属安徽）县令，在任六年。六年后改任信州永丰县（今属江西）县令。在未赴永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老家东平。家乡的父老听说在外当县太爷的王祯回乡探亲，纷纷前来看他。当时，由于黄道婆纺织技术的推广，木棉树也开始由南向北移。东平有人想种，但是怕栽不活。听说王祯回来，知道他是有学问的人，便向他来请教。

为了推广农业生产，远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国家便编辑了一本《农桑辑要》，发给各地方官。王祯的箱子里也放着一本，遗憾的是他根本没有看过，因此没有办法回答众人的提问。不过，他很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便推辞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答应找个时间跟大家好好讲讲。众人也就罢了。

众人走后，当天夜里，王祯便用起功来。翻开《农桑辑要》一看，还真有木棉这一条。原来木棉产在西域，以后移植南方，现在又开始北移。这书里面对木棉如何栽培，如何管理，如何使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祯便默默记在心里，第二天便把乡亲们召集来，大讲而特讲。你想，这个在外当县太爷的王祯，讲起话来，普通老百姓听着简直比听大鼓书还好听。





讲完之后，众人夸赞不绝，都说他不愧当县令，懂得的真多。

众人的热情反过来又激发了王祯，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志编辑一本“农书”的决心。到了永丰任上之后，他便开始写作。经过数年的搜集整理材料，边写边改，才最后定稿。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述农业的历史和耕垦、耙耨、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的过程，以及植树、畜牧、蚕缫的方法等；第二部分“百谷谱”，分述各种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的种植培育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收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每幅附有简要的制作、使用说明，文图并茂，很有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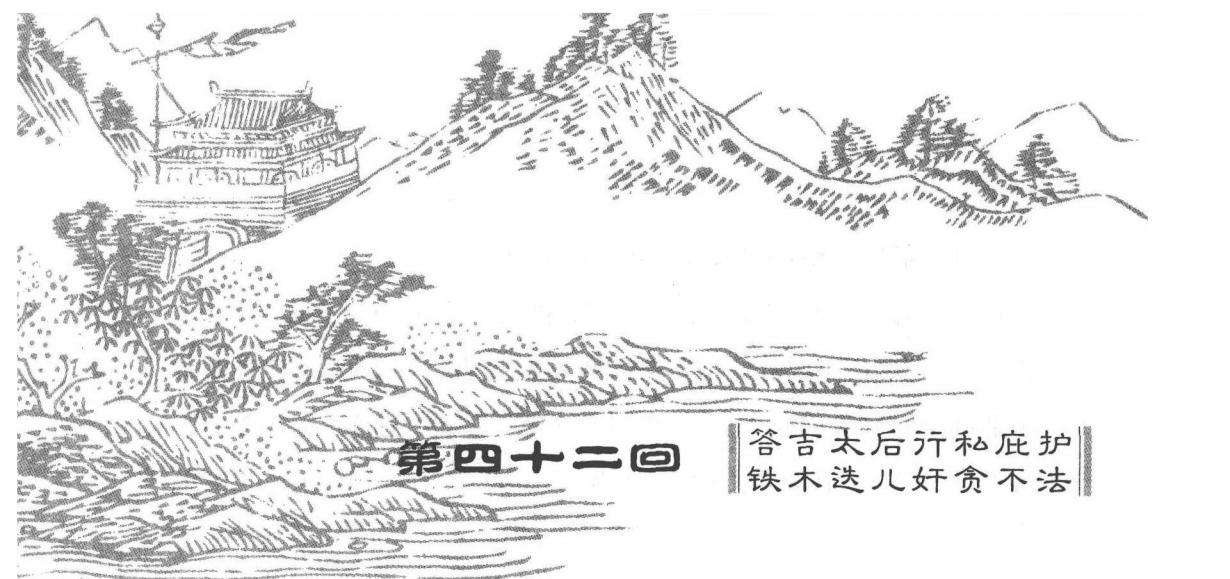
王祯此书完成之后，抄了一份送交他的上司机关江西行省。此时，已是元武宗海山在位，江西行省便在一次国宴献礼时，将这部著作作为贡物之一献了上去。谁知元武宗连一眼也不看，他认为贡物应该是珍珠玉器，美女佳人儿，献一本书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生气，便在封面上批了上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些话，要打作者的板子。好在王祯本人不在眼前，皇上也不能看着打，江南行省的献礼人答应回去代打，也就算完事了。从此，这部《农书》便躺在中书省的文案柜里睡大觉，直到今天才被李孟翻了出来。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认真地将这部书看了一遍。他简直被这部书迷住了，因为它不仅是一般的科技著作，其他内容还相当丰富。书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至理名言。书中还揭露地方官只知掠民，不知养民，“不知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骂得淋漓痛快。更可嘉者，书中还提倡了一些好的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了一种“锄社”，主张十家组成一社，锄地时集中给一家锄，由该家管饭。这

样，即使有一家有了天灾人祸，也不至误了耕作。

元仁宗下诏刊印这本书，发给地方官，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

由于元仁宗的开科取士，有不少读书人被起用做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升平局面。要不是他母亲答吉太后重用的铁木迭儿在朝廷中混搅的话，元仁宗还真可以称为一代英主，而仁宗朝时期也可称一代盛世呢！



第四十二回

答吉太后行私庇护
铁木迭儿奸贪不法

铁木迭儿本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庸才，靠着答吉太后的宠幸，依照蒙古人要处处占第一的元朝祖规，才爬上了中书右丞相的高位。他每天什么也不干，吃吃喝喝，转转玩玩，到答吉太后的兴圣宫里与太后解解闷儿。朝臣们也不希望他做什么，也知道他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也就根本不依靠他。

他有时心血来潮，也做点儿事。不过，无论什么事，只要他一经手，没有不坏事的。如当时的国库，经过元成宗的坐吃山空，又经过元武宗的挥霍浪费，到元仁宗即位已经非常拮据了。元仁宗虽然主张节约，但偌大一个国家，开支的数目仍然很大，没有钱怎么行呢？为此，元仁宗经常愁得连觉都睡不着。一天，铁木迭儿向元仁宗说，国库之所以空虚，主要是江南那个富庶之乡的田粮没有如数缴纳，建议派人到江南去督缴。元仁宗认为这倒也是个聚财的办法，便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去主办此事。

铁木迭儿得到元仁宗的诏旨，便选派自己的亲信往江南去。物以类聚，这些人全是些什么也不会，只知道以权谋私的人。他们到江南后横征暴敛，把过去因灾荒而赦免缴纳的田税也要催缴，甚至挖了人家的祖坟，

说是侵占了耕地……刹那间，将一个太太平平的江南搞得鸡狗不得安宁，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官逼民反，赣州的蔡五九伺机举起起义大旗，杀了地方官，建王称号，号令四方。

消息传到大都，元仁宗不得不派兵前去镇压。蔡五九是镇压下去了。不过，元仁宗的国库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又支出了一些军费，真是弄巧成拙，劳民伤财。事后，有些御史弹劾铁木迭儿，说这次民变全是他激起来的。铁木迭儿全然不惧，一有太后保护，二经过当今万岁诏示，办不好是具体催办人的事，他一推六二五，没事儿。元仁宗知道自己点儿过头，且有太后护着他，只撤销了催缴田税的官员了事。

铁木迭儿经过此事之后，也接受了教训，朝廷中的无论什么事全不管了，只管一些私人的事，从中捞取点儿钱财。

上都有个富豪名叫张弼，与邻人争夺土地，怒而杀人。结果被关在监狱里，判处死刑，准备秋后问斩。张弼有一个远房叔父曾经在铁木迭儿手下做过事，于是便带了许多银钞到大都去行贿。铁木迭儿收了贿赂，当即给上都留守贺伯颜写了一封信，让贺伯颜放人。贺伯颜哪里敢卷铁木迭儿的面子，张弼被放出来了。

这件事激怒了御史台的众台臣，他们联合了四十多人，集体弹劾铁木迭儿。元仁宗本来就对铁木迭儿有意见，早就想整他，只是抓不住大问题，无法下手。现在有了真凭实据，并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便立即命令逮捕审讯。铁木迭儿这回可真有点儿害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跑吧。往哪儿跑呢？最保险的地方自然是答吉太后的兴圣宫。于是，他溜到了兴圣宫里。答吉太后听了铁木迭儿的叙述，说台臣们集体诬告他，皇上已经下诏逮他，信以为真，看在老交情的面上，再一次庇护了他：“就躲



在我这儿吧，看谁敢来我这儿逮人。”

负责拘捕的人见铁木迭儿跑到太后的兴圣宫里了，不敢去搜，只好向皇上如实禀报。元仁宗这一下作了难。不去向太后要人吧，难平众怒；去向太后要人吧，难以启齿。再三思忖之后，决定先到兴圣宫看看再说。

皇上驾临兴圣宫，铁木迭儿知道是为自己而来，便跪在地下，拉住太后的裙子，连呼“太后救命”！答吉太后扑哧一笑，说道：“去我的卧室躲躲吧。”铁木迭儿连滚带爬的躲进了卧室。然后，答吉太后命令宫女等“接驾”！

皇上进来，向太后行了礼，问了安，然后坐在一边。怎样开口呢，元仁宗一时找不着词儿。倒是太后先说话了：

“皇上进宫，想必有什么事吧？”

“儿有一事来稟母后知道。”元仁宗不得不开口了，“御史台四十余人集体弹劾铁木迭儿收受贿赂，私自放了杀人重犯张弼。正要拿他拘讯，不想他已逃脱，下落不明……”

“有证据吗？”

“有。”

“即使有证据，又该如何，不就是杀不杀一个人嘛！皇上认为放的不对，把那张弼再逮回来杀掉也就是了。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谁没个三朋四友呢？张弼的家里人来求铁木迭儿，带些礼物，也是人之常情。铁木迭儿抹不开脸面，请有司从轻发落也可能有的。不过，动不动就是收受贿赂这么大的罪名，为此去逮讯中书省的右丞相，也有点儿太过分了。依娘看嘛，顶多把铁木迭儿的右丞相撤了也就算了，不必再兴师动众的去折腾了。”

答吉太后定了调，孝顺的皇帝元仁宗也只好遵命照办，此事不了了之。不过，不到一年，铁木迭儿又恢复了右丞相的职位，这是因为他又立了一功。

前面说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是他哥哥元武宗海山让给他的。当时说定的是“兄终弟及”，也就是在他们弟兄两个的子弟中选长者立。海山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和世㻋（là，腊），小的叫图帖睦尔，这两位都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儿子硕德八刺大，依约当把帝位传给他们。可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只是找不着借口，并且还怕海山的两个儿子不愿意，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

答吉太后也想立元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刺为太子。按说，这几位全是她的亲孙子，为什么她偏爱硕德八刺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硕德八刺的年龄小。年龄越小，越好驾驭，这老太婆的权欲相当大呢！铁木迭儿是专看太后眼色行事的，他发现在立皇储问题上，太后和皇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便主动去见皇上，劝其早立硕德八刺。元仁宗听了自然非常顺耳，只是不放心地问道：

“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

“原来朕说过‘兄终弟及’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呢？”

“宋朝开国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曾经传位给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当时也曾说过‘兄终弟及’的话，传说说这话的时候还有他们的母亲杜太后在场。可是，后来如何呢？宋太宗赵光义还不是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宋真宗赵恒！”

“可是，为此事史家对宋太宗赵光义很有些非议呢？”

“那是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对兄长并无点滴之恩，人家传给他，他不传回去，于理有亏，所以史家非议，陛下与赵光义全然不同。皇位是陛下夺得后让与兄长的，现在再传给自己的儿子，本是理所当然，谁敢说个不字呢！”

“唉！”元仁宗长出了一口气，“朕还担心立太子时……”

“哈哈哈哈！”铁木迭儿笑起来，“陛下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事也好处理得很。先将和世㻋分封出京，然后再立太子，难道他还敢兴兵来争不成？”

别看这个在治国上一窍不通的糊涂蛋，在玩弄权术上却精明得很。他在理论上，在实际行动上，给元仁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元仁宗先将和世㻋封为周王，让他出镇云南。然后，才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太子。铁木迭儿因为立了这一功，官复原职，又当上了中书右丞相。

却说周王和世㻋到云南不久，便听说当今皇上立硕德八刺为太子。他越想心里越窝火，这皇位将来本该自己继承，这一来全完了。在亲信阿思罕和教化二人的唆使下，他树起了反旗。

当时，云南是一个行省，陕西也是一个行省。陕西省的平章政事名叫塔察尔，他与阿思罕是朋友。和世㻋命令阿思罕去游说塔察尔一同起兵，答应事成之后封他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塔察尔满口应承，但是却暗中向京师通报了和世㻋的反情。元仁宗向他下了逮捕和世㻋的密诏。

塔察尔伪装去迎接和世㻋，带了众多的粮草车，可是车中却埋伏着执枪拿刀的武士。也是不该和世㻋死，他没有亲自接见塔察尔，而是让阿思罕和教化作自己的代表。塔察尔邀功心切，他过早地发出了动手的命令，车中的武士跳出来，将阿思罕和教化剁成了肉泥。和世㻋侥幸逃脱，一直

向西北逃去，投奔了察合台汗也先不花。

也先不花是都哇的儿子。前面说过，元成宗时候，派海山镇守漠北，都哇代表察合台汗国，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代表窝阔台汗国归降，元成宗赏赐了他们，并让他们作为大元帝国的一个宗藩国与帝国同时存在。

之后不久，窝阔台汗察八儿又叛变造反，当时的察合台汗都哇协助海山将察八儿打垮，在海山的支持下，原窝阔台汗国的国土大部分划给察合台汗国，因此察合台汗国的势力顿时扩大了一倍。为此，察合台汗都哇对海山非常感激。如今，都哇汗已死，也先不花继了汗位，他见海山的后人和世㻋逃跑来此，念及父辈的老交情，将和世㻋保护起来。塔察儿派人去追和世㻋，没有追上，只得如实回报京师。元仁宗不愿打仗，为一个和世㻋与察合台汗国交战也划不来，便也不再问了。

回过头来再说铁木迭儿恢复右丞相职务以后，立即又遭到台臣们的弹劾。首先发难的是御史中丞赵世延，紧接着，你一本，我一本，前后竟达数十本。搅得元仁宗心烦意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听御史们的话吧，怕落个昏君的名；听御史们的话吧，又怕太后不愿意，并且此次立太子铁木迭儿还给自己出了许多好主意。看来当皇帝，特别是要当个好皇帝，的确是一件大难事啊。元仁宗想到这里，想起了佛经上的释迦牟尼的故事。传说释迦牟尼的前世是个国王，将自己的头布施给别人。转到下一世后，修成佛祖。于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产生了。他把老臣们统统召集到朝阁上，对他们说道：

“朕读书不多，能力不强，且产生了厌倦国事的情绪。如今，太子年岁已大，十六七岁了。我想把皇位提前让给他，自己做个太上皇，整天与众爱卿游游山、逛逛景，岂不快哉！众爱卿以为如何？”



众臣听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只有右司郎中月鲁帖木儿答道：

“陛下刚刚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怎么会有如此想法。过去虽有太上皇之说，但都是在非常时期。如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宋徽宗在金兵压境时等。今天下太平，正是陛下宗法尧舜、为民造福的时候，断不可有此无谓之想。”

大家听月鲁帖木儿一说，便也跟着嚷道：“正是如此，陛下三思！”众人说着都跪了下去。

元仁宗见众臣对自己还如此信任，心中着实感动，让众臣起来，退朝，从此再也不提禅位的事了。众朝臣见他不愿做皇帝，再换一位恐怕还不如他，便不再向他提意见，谏章明显地减少了。

公元 1320 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三十六岁的元仁宗逝世了。皇太子硕德八刺即位，历史上称为元英宗。

这年，英宗硕德八刺只有十八岁。但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主见，而不受人摆布。他的奶奶，原答吉太后，现在已成了太皇太后，想乘新皇登基的机会调几个亲信到朝廷里来，告诉他，他竟然回答道：“调遣大臣非同儿戏，待孙儿了解了解再定吧。”铁木迭儿有一个亲信在中书省做事，犯罪当处以杖刑。铁木迭儿请援答吉，答吉亲自出面讲情，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刑罚是祖宗定下的，不能擅改，该打就得打。”

想不到原以为便于掌握的小娃娃却如此不听招呼，铁木迭儿和答吉太皇太后都有点儿后悔了。



第四十三回



年轻皇帝惨死南坡
漠北晋王承嗣大位

话说太皇太后答吉有一个亲信女友名叫亦列失八，此人狡诈多谋，太皇太后的很多行为都是她在后面唆使的。平章政事黑驴，就是她本家的一个远房侄儿，靠着她的力量，先做了江浙平章政事，后又调中央任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亦列失八见太皇太后对当今万岁不满，她便把她的侄儿黑驴召到宫里，密谋篡弑。黑驴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有右丞相铁木迭儿参加不行。于是，亦列失八又将铁木迭儿召进宫来，把计划告诉他。

铁木迭儿虽然对当今万岁也不满，但是却没有谋弑皇上的胆量，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去开玩笑。他听完亦列失八的叙述之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决不阻挠，但也决不参与。亦列失八看他被吓得那副熊样，冷笑了两声，让他去了。

为了革除过去的弊政，年轻的英宗皇帝新起用了一位左丞相，名叫拜住。这拜住本是成吉思汗时的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忽必烈时的名相安童的孙子，文武全才，在朝臣中威信甚高。亦列失八与黑驴的阴谋很快便被拜住知道了，他采取了应变的措施。

英宗即位以后，准备到太庙去祭祖。太庙就是皇家祭奠祖宗的祠堂，

太庙祭祖是重大的隆重祭奠仪式之一，皇上要在祖宗的祠堂里住三天。亦列失八与黑驴的谋弑活动就准备在这期间进行。

这天夜里，黑驴带着一帮刺客来到太庙外面埋伏起来，先派一个身灵体轻的人前去探路。那人轻轻一跳，扒住房檐；一个珍珠倒卷帘，上了房坡。伏在房脊处仔细听了一听，太庙内寂静得很，连人们沉睡的鼾声全能听得见。这人又飞身回至原处，向黑驴回报。黑驴高兴异常，他轻声地下了命令：

“上！”

“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声在黑夜里响起，犹如春天的一串炸雷。黑驴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其他刺客也个个两腿打战。拜住率领的禁卫军如狼似虎地扑来，刺客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杀伤，有的被捆住手脚，一场谋弑皇上的政变刹那间便被扑灭了。

拜住要将为首的交刑部治罪，英宗制止了他：“如此谋逆之罪，还审个什么，统统杀掉就是了。”诏命既下，拜住只好照办，亦列失八、黑驴等斩首示众了。

英宗为什么不让刑部审讯呢？他知道审讯的结果必然会牵扯出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那将给自己出难题：如果连太皇太后都处治，必然要引起朝廷中的混乱；如果不处治，又如何处治其他的人呢？这样，先断了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股肱（gōng，弓），以后再反对自己也不会太顺手了。更何况这二位年事已高，让他们活也不会活多久了。

这正是英宗的英明之处。事后他还亲赴兴圣宫去向祖母答吉太皇太后禀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与太皇太后无关似的。 he说道：

“此次弑君全由黑驴主持。由此牵涉到太皇太后宫中的亦列失八。朕





本想开脱她，但刑部审讯人报称，亦列失八的供词中有太皇太后主使之意。朕听了非常生气，这不明明是在挑拨我们祖孙关系吗！留这种女人何用？朕将她与黑驴一起杀掉了。”

“唉！”太皇太后答吉长叹了一口气，是叹惜此次政变没有成功，是慨叹这个年轻的娃娃自己竟驾驭不了，还是感叹自己的孙子到底不怀疑自己？谁也说不清楚。停了好长一会儿，她方接着说道：“皇上不怀疑我，我就知足了。”

英宗急忙跪下去，抱住奶奶的腿：“奶奶！那怎么可能呢？奶奶如果嫌我，当初又何必立我？若是奶奶主使，该让右丞相铁木迭儿前去执行才是，为什么却是黑驴？孙儿再愚，也断断不会也不敢怀疑到奶奶身上。”

说完，泪如雨下。太皇太后不知是感动了还是后悔了，也抱着自己的孙儿歉歎起来。

按当时的制度，官员犯了死罪，一般是要抄家的。亦列失八与黑驴被抄家。抄得的钱财，一部分归国库，一部分赏给其他官员。铁木迭儿是右丞相，官位最高，所以皇上赏给他的也最多。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参与亦列失八与黑驴的谋弑活动，同时也庆幸当今万岁毕竟年轻，不善于顺藤摸瓜，不然，自己即使不人头落地，也断断不会得此重赏。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全是这位年轻皇帝的英明策略。

太皇太后答吉心里窝着一腔闷气，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渐渐地得下了病，日重一日，不久便死去了。铁木迭儿虽然还居着右丞相的高位，但一切事情全由左丞相拜住做主，他成了聋子的耳朵。不做工作，这他倒不在乎，可使他难堪的是有人向他求情，他也全不当家，说了也不算数。这，使他丧失了做右丞相的兴趣，干脆推病在家，连中书省的办公室也不

去了。假病慢慢变成真病，在太皇太后答吉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呜呼了。

铁木迭儿一死，御史们又翻出了他以前的老账。此时已经没有太皇太后答吉的庇护了，英宗皇帝也就不再客气，诏命御史台立案审查。都是明摆着的事，根本用不着审查，很快便定了案。英宗传旨追回以前所有的封赏，并且抄没家私，惩办同党。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死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铁木迭儿连着做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的右丞相，又抱有太后的那条粗腿，结党营私，广有羽翼，一时难以斩尽杀绝，终于酿成了后患。

年轻皇帝硕德八刺粉碎黑驴等的宫廷政变之后，认为大局已定，便一心一意与拜住商量治国大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又一个新的宫廷政变在酝酿中。

这次政变的头子名叫铁失，是铁木迭儿的死党，曾认铁木迭儿为干爹，现任御史大夫。在朝廷中，他拉拢了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在地方上，他拉拢了晋王也孙铁木儿的近臣倒刺沙，积极准备，伺机发动政变。

从忽必烈起，历任皇帝形成了惯例，每到夏天，要往上升避暑，到秋凉时返回大都。英宗皇帝也不例外。公元 1323 年，农历八月五日，当英宗与拜住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政变终于发生了。

八月二日，当铁失等得知英宗皇帝要起驾返大都的消息，便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同时派一个名叫斡罗思的人为使者，到漠北去通知晋王，请他急速率兵南来即皇帝位。

如今的晋王名叫也孙铁木儿，他是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刺的儿子。忽必烈死的时候，甘麻刺也曾想继皇帝位，但文有不忽木、武有伯颜，都是他三弟铁穆耳的支持者，他看抢不到手，便下拜称臣了。成宗铁穆耳登基



后封他为晋王，镇守漠北。漠北地方很大，甘麻刺镇守的地区是原蒙古发源地一带，在元武宗海山镇守的地区东面。甘麻刺死后，他的儿子也孙铁木儿嗣了王位。论资排辈儿，这也孙铁木儿是当今万岁英宗硕德八刺的叔父。他听了斡罗思请他率兵回京即皇帝位的话之后，霍地站了起来，指着斡罗思的鼻子骂了起来：

“你们这群叛臣逆子，竟敢谋弑圣上，还要陷我于不义之中。来人，将他推出去与我斩了！”

众武士“啊”的一声就要绑人，亲信倒刺沙出来说道：“王爷！常言说‘死无对证’，杀了他无法向皇上表明心迹，最好是把他押往京城，交皇上处理。”

“好吧，将他押下去，装入囚车，运往京师。”

“是！”众武士将斡罗思押下去了。

斡罗思心里直纳闷儿，这事不是事先都说好的吗，怎么临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拆穿西洋镜，这里也没有太多的奥妙。原来，也孙铁木儿也不是不愿当皇帝，怕的是政变不成，反落个叛逆之名。这样，将铁失的使者斡罗思押起来，政变成了，自己是皇帝，再放他也不迟；政变不成，将他送给皇上，可以洗刷自己。

八月五日，英宗起驾南返，当天晚上行至离大都三十里的南坡住下。此次避暑，拜住一直陪着英宗，铁失等的谋弑计划全是在大都设就的，这君臣二人一字不知，毫无防备。当天夜里，叛兵忽至，先杀了拜住，接着又杀了英宗硕德八刺。可惜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只二十一岁便死在铁失的刀下。

政变成功，也先铁木儿捧着皇帝玉玺赴漠北迎晋王，铁失等回大都料

理后事。

却说也先铁木儿到了漠北，将传国玉玺奉献晋王，请即大位。这回，晋王也孙铁木儿不再推辞了，就在漠北自己的住地搭了一个黄色大帐篷，宣布即皇帝位。照例每一新皇帝即位，要向全国发诏书，也孙铁木儿的诏书大意是：自己本是忽必烈皇上的嫡后，真金太子的嫡孙，甘麻刺王爷的长子。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甘麻刺先后为铁穆耳皇上、海山皇上、爱育黎拔力八达皇上和硕德八刺皇上镇守漠北，忠心耿耿，屡建功勋。今硕德八刺皇上升天，众朝臣捧玉玺来请自己登大位，而自己的弟兄中又没有人来争。鉴于国不可一日无主，决定从即日起嗣位……

这篇诏书实际上是一篇糊涂文，“皇上”为什么“升天”？哪些“众朝臣”请自己“登大位”？都没有说，也不敢说。登基典礼之后，任命了国家的官员：送玉玺来的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自己的亲信倒刺沙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封官已毕，起驾往大都。

刚刚起驾不久，有一个人骑一匹快马跑来，拦阻圣驾，不让前进。也孙铁木儿一看，认识。此人名叫买奴，是英宗皇帝的亲信之一，他是在英宗皇帝被弑时逃了出来，如今也逃到了这里。买奴也是皇亲宗室，平日与也孙铁木儿不错，也孙铁木儿让他随自己同行，待他甚好。买奴见他即了皇位，不禁问道：

“此次弑帝，难道是您主谋的吗？”

“那怎么会呢？”也孙铁木儿答得非常坦然。

“那，您即了大位，不怕众臣说闲话吗？”

“不会……”接着，也孙铁木儿向买奴小声谈了自己的打算。买奴听后，点点头表示赞许。

闲言少叙。也孙铁木儿的皇驾一行逶迤南行，不止一日，来到上都。右丞相也先铁木儿自恃有功，连皇上也有点儿瞧不起。到上都之后，皇上一路劳苦，要住一段时间。也先铁木儿便运用手中的权力在上都横行起来，抢人财物，霸人妻女，把好端端的一个上都闹得乌烟瘴气。

一天早上，当也先铁木儿还未睡醒的时候，买奴率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将他绑起来就走。也先铁木儿糊里糊涂地被带到皇上面前，跟他一块搞政变的几位已经被绑在这里等候。原来也孙铁木儿翻了脸，说是要为先帝报仇，对这些叛逆之臣正法。诏命一下，也先铁木儿等人头落地。

杀了也先铁木儿之后，也孙铁木儿皇帝又任命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率兵赴大都去诛杀铁失等人。

却说铁失，原已接到诏命，让自己知枢密院事，对上都新发生的事，全然不知。所以，当他听说圣驾已到大都，便兴高采烈地带着自己的一帮狐朋狗党出城迎驾，企图得些丰厚的赏赐。谁知出城之后，并不见皇上圣驾，只是旭迈杰捧了一纸诏书。见圣旨就得下跪，铁失等扑通通跪了下去。只听旭迈杰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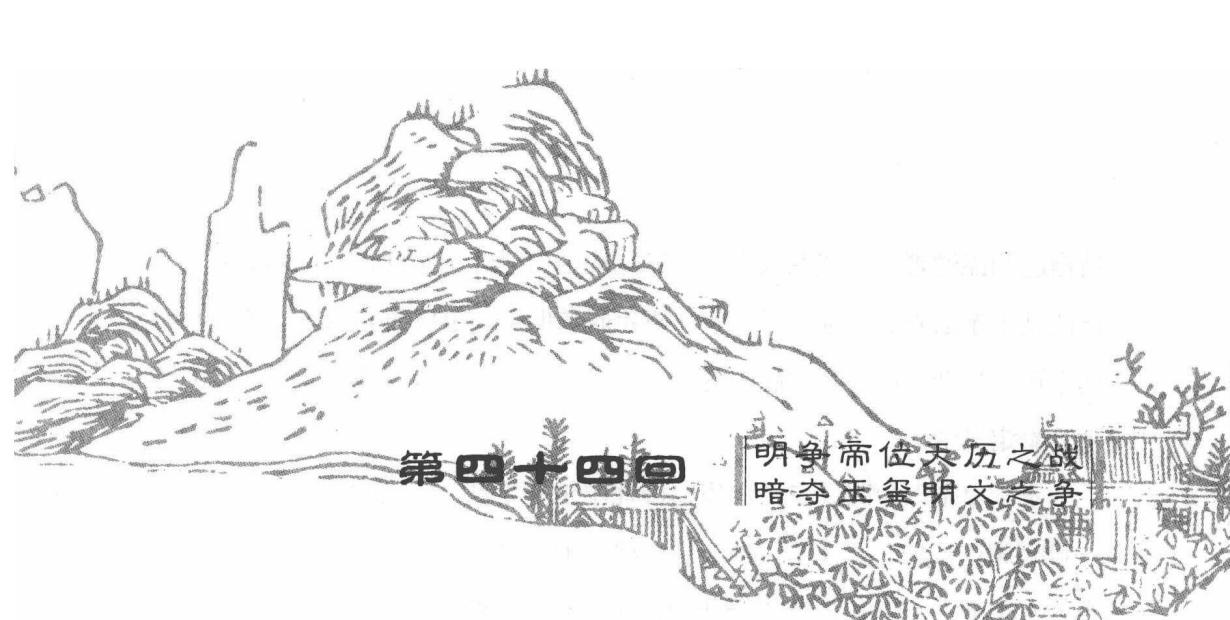
“先皇帝御守三年，国泰民安，未有失德之处，而铁失、也先铁木儿等竟行大逆，遂有南坡之变。朕因诸大臣推戴，嗣登宸极，当首除奸恶，以慰先帝之灵。也先铁木儿等已在上都正法，今再命中书右丞相旭迈杰赴大都查拿铁失等逆，严加刑惩……”

旭迈杰读第一句提到“先皇帝”三个字，铁失便知不妙，吓得魂飞天外，但如今已成瓮中之鳖，跑是无处跑了，只有硬着脖子听完，然后让人砍去了脑袋。

也孙铁木儿这一手实在高明，即了皇帝位，又不落谋逆之名；杀了支

持自己的谋逆者，一能杀人灭口，二能洗白自己，一举两得。同时，除自己的几个亲信外，继续使用仁宗、英宗时的旧臣，继续推行汉法，无论朝廷中还是社会上都没有引起大的波动。第二年，年号改为泰定，历史上称他为泰定皇帝。

泰定皇帝即位时才三十二岁，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可是，他却一直病病歪歪的，身体不太好。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漠北，不服大都一带的水土吧。所以，他每年一开春，便率着一家老小以及亲信倒刺沙等往 上都去，直到天冷时才回来。每年在上都的时间比在大都的时间还长。可是，身体还不见好。另外，地方上还发生了蝗灾。泰定皇帝像他的祖先一样迷信，他去求佛保佑，僧人说他的“泰定”年号已经过时，需要改改了。于是，在他即位的第四年三月，也就是公元 1328 年的 4 月，把年号改为“致和”。不过，更改年号并没有挽救了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上都驾崩了。



第四十四回

明争帝位天历之战
暗夺玉玺明文之争

泰定皇帝在上都驾崩时，他的长子阿速吉八才九岁。倒刺沙便将这个九岁的娃娃拥立为皇帝，改元天顺。然后派使者赴大都去诏谕各司衙门，并安谕百姓。这时，留守在京都的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不受诏命，他要拥立武宗海山的后代。

这燕帖木儿本是武宗海山镇守漠北时的名将床兀儿的第三个儿子，自小在武宗海山的麾下长大，对武宗有一定的感情。武宗海山死时把皇位让给弟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燕帖木儿心里就有些不愿意，不过，当时讲定的是“兄终弟及”，还要传过来的，所以他还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后来，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背弃原来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太子，并把武宗的长子和世㻋封往云南，后来和世㻋又被赶到漠北的察合台汗国去，燕帖木儿就暗下决心，要为武宗的后代恢复皇位而尽力。再后来，英宗继位并很快被弑，燕帖木儿认为英宗年轻，没有成年的继承人，皇位可能要传回武宗后代的手里了，谁知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又把皇位夺去。好不容易又等了四五年，泰定帝死了。如今又要立个九岁的娃娃当皇帝，似此下去，皇位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武宗后代的手里。

呢？燕帖木儿等不下去了，而他如今的职务——签书枢密院事又正是手握军权的重臣，所以他便在大都发动政变，将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文臣武将全部投入监狱，然后将武宗海山的一个名叫图帖睦尔的儿子迎进京师，拥立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文宗。

这图帖睦尔自幼喜爱读书，竟然还能写点儿诗文，这在元朝的历代皇帝中是少见的。他的年纪只比英宗硕德八刺小一岁。英宗即位时他也已十六七岁。不管某个皇帝在处理国事上是英明还是糊涂，在争夺皇位上都是相当敏感的。英宗硕德八刺也不例外，他对武宗的这一个儿子很不放心，于是便找了一个茬儿，把他出居到琼州，也就是如今的海南岛。泰定帝即位之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把他从琼州召回，出居建康（今南京市）。以后，泰定帝也发觉此人可能是未来的帝位争夺者，便不让他在建康这个好地方居住，让他改居长江上游的江陵（今属湖北）。燕帖木儿就是把他从江陵迎回大都的。元文宗即位之后改元天历。上都一个天顺皇帝，大都一个天历皇帝，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战争自然就要爆发了，历史上称之为“天历之战”。

却说上都派了两支人马来攻大都。一支由王禅率领，取道居庸关；一支由索鲁帖木儿率领，取道古北口。王禅的一路先至，燕帖木儿和他的弟弟撒敦前去迎敌。双方接战，棋逢对手，打得难解难分。数日之后，双方都有些筋疲力尽了。

两军对垒，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往往就能取得最后胜利。燕帖木儿想组织一次夜袭敌营，以便尽快结束战斗。但是，他又怕敌人也有准备，自己反而吃亏，因此先派间谍赴敌人营中窥察。间谍回来报称，敌营中大军已撤离，只有少数老弱在收拾残物，看样子明天早起就可能走。



燕帖木儿听了之后，心想：王禅并未大败，几天来双方互有胜负，为什么要撤兵呢？看来，其中必然有诈。“兵不厌诈”，燕帖木儿是名将之后，这点岂不懂得？于是将计就计，他立即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小分队，命令他们如此这般行事，小分队领命去了。

再说王禅，他也不愿再拖下去了，想赶快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设了一座空营，重兵埋伏在营外，专候敌人来偷袭。他知道，只有当敌人来偷袭，才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不出自己所料，这夜三更才过，敌人便锣鼓齐鸣，号角阵阵，前来摸营了。王禅高兴极了，一声号令，埋伏在大帐四周的军士一起跳出，杀回营中。好一场恶战啊！看来，敌人的死伤定然不少。可是，天明一看，哪里有一个敌人的影子，原来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怎么回事呢？原来燕帖木儿派来偷营的只是那个小分队，满打满算才一百多人。他们每个都带有鼓、锣或者号角，虚张声势，杀入敌营，然后赶快退出，去得快，出得急。敌人从四面往当中打，黑夜间哪有不自己杀自己的道理。

王禅懊恼极了，但悔之已晚。他想，燕帖木儿占了这个便宜，可能要乘胜强攻，于是赶快组织撤退。这回王禅估计得完全正确，队伍刚刚组织好，敌人便潮水般地涌来了。王禅边打边撤，退回上都。

燕帖木儿正在追赶王禅，古北口的战报传来，说是上都的索鲁帖木儿攻打甚紧，要求支援。于是，燕帖木儿放弃王禅，转师增援古北口。燕帖木儿站在古北口的关上观战，见敌人的主将索鲁帖木儿是一员猛将，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他知道，勇敢与智谋往往成反比，看来这索鲁帖木儿很可能是一个莽汉，于是便作了相应的作战部署。

大都的军队守在古北口的关隘之上，一连三天不开关交战，急得索鲁

帖木儿在关下哇哇大骂。第四天，关门大开，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一马当先，杀了出来。急不可耐的索鲁帖木儿更不答话，催马迎战。两人战了数十回合，撒敦渐渐不支，退回关去。索鲁帖木儿紧追不舍，率众夺关。因为两军距离太近，关门来不及关，被上都的军队冲进来了。

古北口一带，地势险要，撒敦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向一座大山上撤去，看来是想居高死守。索鲁帖木儿乘胜紧追，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可是追着追着，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冲在最前面的索鲁帖木儿掉进陷马坑中，接着又掉进去好几个。后面的见事不好，回头想跑，又被石头、磙木砸得死的死、伤的伤，这支军队全军覆没。原来大都军队三日不出战，就是为了挖这陷马坑。

王禅败走，索鲁帖木儿被俘，大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燕帖木儿知道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了，便派一个名叫月鲁帖木儿的将领率军前去攻打上都开平。

王禅败回上都之后，便与倒刺沙商量如何御敌。可是，这个倒刺沙被吓破了胆，他认为事到如今，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再顽抗下去，脑袋就保不住了。王禅知道继续跟这样的人搞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于是，乘着黑夜，王禅将军队丢下，一个人跳城跑了。

月鲁帖木儿兵临上都城下的时候，城中已经没有了主帅。倒刺沙捧着皇帝的玉玺出城向月鲁帖木儿投降。月鲁帖木儿将倒刺沙及泰定皇后、嫔妃等统统带到大都交文帝处理。只是不见了小天顺皇帝阿速吉八，经过搜查才知这个小皇帝已经被害死了。谁害死的？没人知道，月鲁帖木儿也不想多追究。

回到大都后，文宗将倒刺沙等拥立阿速吉八的文臣武将全部处死，泰



定皇后与妃嫔等送往东安州安居。至此，天历之战结束。

天历之战，燕帖木儿功劳最大，被封为太平王，文宗图帖睦尔还挑选了四个宗室的年轻妇女，配他为妃。赏赐之后，文宗将他诏进宫来问道：

“上都平定，这都是爱卿的功劳。不过，朕之所以居此大位，本意是要让与长兄的。因此，召卿前来商议，如何将长兄从漠北迎回？”

燕帖木儿道：“陛下，这又何必呢！自古立君，有的立嫡，有的立长，有的立功。陛下与周王和世㻋同为武宗嫡子，周王居长，陛下有功，立谁都是一样的。”

文宗道：“话虽这样说，但是朕之心中总是觉得过意不去，宁可将位让与朕兄，也不愿受人非议。所以，朕主张派使臣前往漠北，请兄南来即位。如果朕兄不受，再作计较。”

“陛下既然要如此行事，愚臣不便干预！”

于是，文宗派一个名叫撒迪的使臣前往漠北，恭迎周王。

还是在仁宗皇帝当位时，为反对立硕德八刺为太子，周王和世㻋起兵叛乱，结果被赶到漠北。靠着察合台汗国的也先不花的支持，方在漠北定居下来。虽然原来支持自己的旧臣也先后来到漠北，自己也有了一定的力量，但要明争帝位，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没有想硬争皇帝。

他的弟弟图帖睦尔占据大都，与占据上都的小皇帝阿速吉八为争帝位而打仗，他在漠北自然也知道。后来，他的弟弟战胜，即了大位，向全国发了诏书，他也知道。不过，他压根儿也没有想过他的弟弟还会将帝位让他。

这意外的情况使周王和世㻋又惊又喜，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将他的一班谋臣找来，询问是即皇帝位好，还是不即皇帝位好。这班谋臣

困在漠北，早就急了，有此大好机会，哪有轻易放过之理。于是一致劝说，认为这是合乎当年武宗与仁宗兄弟相让的先例，不能辜负弟弟的一片好意，应该立即即位才是。

周王和世璫心里还是想当皇帝的，众人如此一说，哪有不动心之理。于是，就在漠北搭了一个黄色帐篷，行即位大礼，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元明宗。元明宗仿照武宗与仁宗的故例，立自己的弟弟元文宗为太子，然后让使者撒迪回京师复命。

撒迪回到京师，向文宗报告了出使情况。文宗一听哥哥当即宣布登了大位，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辛辛苦苦夺来的幸福又拱手让与他人了。他原想哥哥和世璫一定会推辞的，自己能落个贤德之名，且不致有大的损失。谁知弄巧成拙，弄假成真，这可怎么办呢？他又把燕帖木儿召进宫来，问道：

“朕兄已在漠北登基，卿以为当如何处之？”

“依理当派人去迎。”燕帖木儿漫不经心地回答。

“何人去迎？”

“依理愚臣当远迎，太子也当于臣后出京去迎。”

文宗听燕帖木儿称自己为太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用手一挥，让身边所有的人都退去，然后对燕帖木儿悄悄说道：“朕……”下面的话无法启齿。燕帖木儿心想，原来我劝你你不听，沽名钓誉，光想落个贤德之名，如今后悔了吧。不过，这话他不便说出来，只微微一笑，答道：

“陛下的意思，愚臣已经知晓。事到如今，反悔是不行了，只有假戏真唱了。”

“卿是个明白人，是朕的股肱之臣，此次全仰仗你了。”



“陛下放心，臣尽心调度就是。”

第二天，元文宗召集朝臣，郑重宣布，将大位让与兄长，派右丞相燕帖木儿捧着玉玺，率领众多朝臣，即日上路，去迎皇帝进京。又隔了几天，文宗又带了一批朝臣上路去迎。满朝中个个夸赞文宗大仁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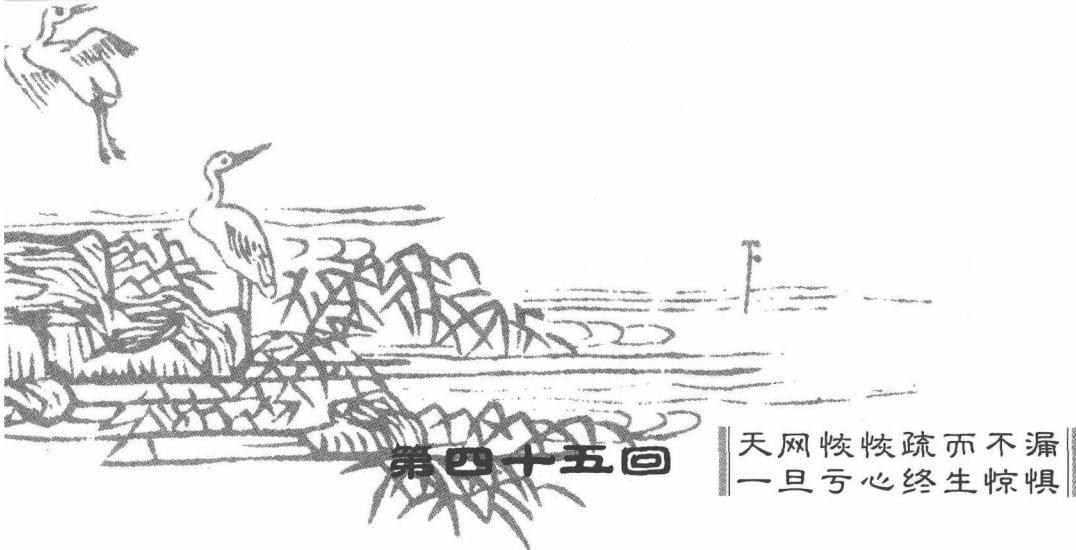
却说元明宗和世㻋从漠北起驾往大都去，走到半路，碰见燕帖木儿捧着玉玺来迎。和世㻋收起玉玺，仍命燕帖木儿为右丞相，随来诸官一律原职不动。众人山呼万岁，磕头谢恩，然后继续起驾赶路。

又过了几日，文宗图帖睦尔的迎驾队伍也到了。兄弟见面，分外亲热。他们相会的这个地方名叫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北），山景秀丽，兄弟二人决定在这里停留几天，好好庆祝一下。

明宗和世㻋每天都要设宴招待自己的弟弟和首功大臣燕帖木儿，说不完的话，说到伤心处，兄弟相对垂泪；说到得意时，兄弟相对大笑。喝不完的酒，这一杯接着那一杯，这一壶接着那一壶，喝醉了同床而眠。

如此这般，一连过了三天。三天后的夜里，酒宴照常摆下。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明宗和世㻋便醉得不省人事了。酒没法喝下去了，文宗图帖睦尔和右丞相燕帖木儿把他扶到卧室的床上，把门关上，然后命令侍宴的奴仆将酒菜撤去。他两个也就回自己的房里睡了。

这几天八不沙皇后一直没有跟明宗皇帝在一起睡过，因为他们每天喝得醉醺醺的，自己没法跟他们在一起混搅。第二天天明，已经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了，皇上还不见起床。八不沙皇后进卧室一看，啊呀不好，皇上七窍流血，死在床上。



第四十五回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旦亏心终生惊惧

却说八不沙皇后一见皇上七窍流血，死在床上，顿时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幸有侍女在旁，赶快去传太子。

此时太子正与燕帖木儿坐在一起说话，听见侍女来报，一起来到皇上的卧室。只见皇上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玉玺就在枕头的旁边放着。燕帖木儿把玉玺拿过来，交给太子，太子顺手塞在袖子里。

八不沙皇后此时已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她趴在皇上的尸体上，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对燕帖木儿和太子的举动根本没有看见。太子袖起玉玺之后，也陪着皇后大哭起来，燕帖木儿在一旁劝慰。真戏假戏掺在一块去唱，煞是热闹。

王忽察都离上都开平不远，于是圣驾先到上都，图帖睦尔在上都又第二次即皇帝位。这次即位，因已除去握有实力的和世㻋，图帖睦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名正言顺，比上次即位神气多了。

明宗死时，有一皇后名叫八不沙，前文已经叙及。八不沙生有一子，名叫懿璘质班，年方五岁。另有一妃名叫迈来迪，也有一子，名叫妥欢帖睦尔。妥欢帖睦尔的年纪比懿璘质班稍大一些，按年龄当是明宗和世㻋的



长子。明宗死后，这一后一妃，带着她们各自的儿子进京居住。当时，皇后生的孩子称为嫡出，妃子生的孩子称为庶出，在待遇上是不一样的。进宫后，明宗皇后八不沙的儿子懿璘质班被封为鄜（fū，夫）王，而明宗妃迈来迪的儿子妥欢帖睦尔却未被封王，只是准许在宫内居住而已。

进宫之后，痛定思痛，明宗皇后八不沙才想到明宗死得有点儿蹊跷，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会七窍流血呢？想起来前一天晚上还在与文宗和燕帖木儿喝酒，自己得出了答案，明宗皇帝是被他们害死的。八不沙皇后本来没有什么教养，心里装不住事，于是就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八不沙皇后的怨言，传到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耳朵里。

卜答失里是个心毒手狠的女人，她知道将八不沙留在世上，早晚是个祸患。于是，她命一个小太监带着毒酒，假传皇帝的诏命，将八不沙鸩死。文宗图帖睦尔知道此事之后，觉得卜答失里做得有点儿过火，便质问道：

“不得朕命，你为什么将人无辜害死？”

卜答失里微微一笑，反问道：“那么，陛下毒死兄长明宗皇帝，其又有何辜呢？”

文宗皇帝无言以对。

再说，杀掉八不沙对自己也有利，他本来也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想认真追究。除掉八不沙之后，文宗和皇后卜答失里又对迈来迪母子开了刀，将迈来迪和她的儿子妥欢帖睦尔送到高丽，让他们在一个小岛上居住。

害死八不沙，遣走迈来迪之后，宫中就剩下了一个六七岁的懿璘质班是明宗和世㻋的骨血了。他还是个不通人事的娃娃，卜答失里便鼓动文宗乘

此机会赶快立自己的长子阿刺忒纳答刺为太子，以免今后麻烦。文宗假装交廷臣议议，说阿刺忒纳答刺年纪尚小，能不能立为太子，自己拿不定主意。朝臣中谁不乘此机会去讨好皇帝与皇后，齐声夸赞阿刺忒纳答刺聪慧无比，将来定是一位旷世英主，应该早立。于是，行过仪式，阿刺忒纳答刺便成了皇太子。

事有凑巧，当时大都流行一种传染病，首先被传染上的就是那个曾经奉皇后卜答失里之命去毒死八不沙皇后的小太监。小太监得病之后，连日高烧，烧得满嘴说胡话。他毒死八不沙皇后之后，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一旦染病，更加害怕，这时全从胡话中表现出来了，他一会儿说自己是八不沙皇后，死得冤枉，要向卜答失里索命；一会儿又说要报复，要杀死卜答失里的两个儿子……弄得人心惊，个个毛骨悚然。不久，这个小太监便死掉了。

紧接着，更加巧合的事发生了：皇太子阿刺忒纳答刺也传染上了这种病。常言说，不怕你不信神，就怕你家有病人。更何况文宗图帖睦尔和皇后卜答失里本来就是信神的，还有小太监临死前的胡话犹在耳边，他二人不能不整日里心惊肉跳。

他们找来和尚给太子念经，怎奈没有什么西天佛祖到这里来。

皇上与皇后心急如焚，别的事也不管了，夫妻二人每天厮守在心爱孩子的病榻旁。太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皇上与皇后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弱。他们白天和黑夜都不得安安稳稳地睡觉，每天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这天夜里，文宗图帖睦尔正要睡去，忽然从门外刮进来一股旋风，阴森森，凄凉凉，他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心想：这深宫内院，怎么会来这么一股旋风，莫非……他不敢想下去了。



怕处有鬼。那旋风越旋越高，最后露出了人形，原来是自己的哥哥和世㻋穿了一件白披风，戴了一顶白皮帽，站在自己的面前。图帖睦尔知道这是哥哥的冤魂索命来了，便急忙跪在地上，说道：

“哥哥！小弟实在对不起你，那些坏事都是燕帖木儿干的啊！”

和世㻋没有拉他，也没有发怒，仍像平常一样平和地说道：“是燕帖木儿干的不假。但你是一国之主，没有你的诏命，他敢吗？再说，为兄并没有与你争夺帝位，你何必如此骗我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天怒人怨，恐怕我黄金家族的江山也要落入人手了……”

“哥哥，小弟错了！”图帖睦尔跪着前行，想抱住哥哥的腿，请求哥哥原谅，可是，忽听“啊！”的一声，和世㻋倏然不见了。图帖睦尔定睛一看，自己仍然睡在床上，方才只是一场梦。

这“啊！”声是皇后卜答失里发出来的。她刚才也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八不沙皇后前来索命。那八不沙皇后披头散发，脸色铁青，凶狠异常，上来便掐住了卜答失里的脖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小贱人！今日落在我手，看你还能往哪里逃？”

卜答失里告饶道：

“嫂子，是我错了。你饶过我这一次，我多念几天真经超度你的魂灵！”

八不沙冷笑道：“念经，只能骗神，不能骗鬼。我今奉五殿阎罗之命前来拘你，须知阎罗殿前是不讲情面的，随我去吧！”

八不沙用力掐卜答失里的脖子，卜答失里拼死喊叫“救命啊”！那“啊”字惊醒了梦中的皇上，也惊醒了梦中的自己，夫妻二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哆嗦成一团。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方才心定。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地

下床去看躺在另一张床上的太子，已经是阴间一鬼了。

祸不单行，紧接着他们的小儿子古纳答刺也得了同样的传染病。皇上和皇后以为这又是哥哥和嫂子在作祟，便多次祷告许愿，答应立他们的嫡子懿璘质班为太子。同时，将这个孩子移到燕帖木儿家里去躲灾，并认燕帖木儿为义父。

得传染病不一定都死，这位皇子古纳答刺度过危险期后，渐渐痊愈。皇上与皇后认为这都是向兄嫂祈祷的结果，也认为这是燕帖木儿福大命大庇荫的结果。因此，决定今后要立廓王懿璘质班为太子，并将古纳答刺的名字改成燕帖古思。

公元 1332 年农历九月，元文宗图帖睦尔由于常年生活在惊吓之中，他自己也得了一种怪病，每日里昏昏沉沉，动不动就说胡话。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吓出了神经病。那时，人迷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感到奇怪了。

皇后卜答失里守在他的旁边，他一再交代在自己死后要把皇位传给哥哥的嫡子懿璘质班。皇后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她怕一旦传位给他人，自己失去权力，就会被人宰割。于是，她说道：

“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找太平王一块来商量商量吧。”

“不用找他了。”文宗的口气很坚决，“他跟咱两个一样，做了亏心事，也不会活得太久了。你还是听我的话吧，要不然永远不会安宁的。”

皇后卜答失里还不能完全听文宗的话，她派人去请太平王燕帖木儿。不久，去的人回禀说燕帖木儿有病，连床也起不来了。卜答失里一听，吓了一跳，心想，莫非皇上将要驾崩，已有预兆，这燕帖木儿怎么果真就有了病呢？看来皇上的话不能不听，如果传位给自己这唯一的小儿子，结果



像自己的长子一样暴死，那就哭天也没用了。于是，她去把知枢密院事的伯颜找来，转达了皇上的意思。

这个伯颜与征南宋、立成宗的那个伯颜同名，但是却没有那位伯颜正直，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听了皇后转述的皇上的意见之后，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便道：

“皇子燕帖古思的年龄与鄜王懿璘质班的年龄不相上下，反正都须皇后临朝听政，何必舍子立侄呢？再说，皇上春秋正富，偶然得个小病，很快便会痊愈，皇后不必太担心了。”

皇后一听，有些急了，说道：

“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卿等一定要遵照执行，不得有违！”

伯颜见今天皇后的话是真格的，不知如何对答，诺诺连声，退出宫去。就在这天夜里，只有二十九岁的元文宗图帖睦尔驾崩了。

右丞相燕帖木儿本来没有什么大病，很快便好了。知枢密院事伯颜向他复述了皇上的遗诏，二人又一同去请示皇后，立鄜王懿璘质班为皇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元宁宗，当时只有七岁。宁宗即位之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就成了当然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代替小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她为了表示对小皇帝的慈爱，还给这个七岁的皇帝选了一个七岁的皇后，名叫也忒迷失。两小无猜，什么也不懂，不过在一块儿玩得倒非常痛快，也算历史上的一件奇闻逸事。可惜这位小皇帝福浅寿短，即位四十三天便得了一场暴病，医治无效，呜呼哀哉。连年号也来不及改。

元宁宗一死，下面该立谁为帝，又成了议论的话题。燕帖木儿主张立太后的亲子、自己的义子燕帖古思。可是，太后被近几年接连不断的死人

吓怕了，她坚持要立明宗和世㻋的长子，也就是妃子迈来迪生的妥欢帖睦尔。燕帖木儿道：

“先帝在世时，曾经下过诏书，说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是妃子迈来迪带来的外姓杂种，所以才将他母子二人流放高丽。后，迈来迪死在海岛上，妥欢帖睦尔又改放到静江（今广西桂林）。像这样的人，难道也能迎来居大位吗？”

“唉！”卜答失里太后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先迎来说。”从心眼儿里说，她何尝不愿意立自己的儿子呢？但是，她怕兄嫂的冤魂缠扰自己，不得不如此做啊。燕帖木儿还要再劝，卜答失里制止了他：“就这样定了，卿速速派人去迎妥欢帖睦尔进京吧。”

毕竟是君臣职分，燕帖木儿不敢强命，只得派使者往静江去了。待妥欢帖睦尔来到京师，已经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33年的春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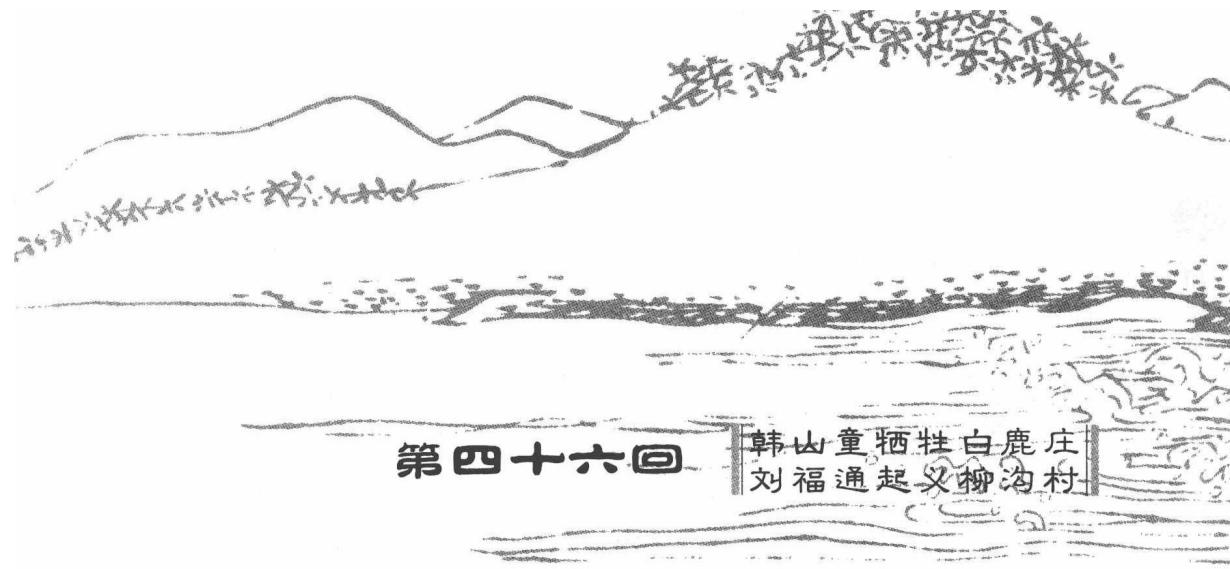
这时的妥欢帖睦尔才十三岁，他还没有夺帝位的欲望，所以对自己被迎回京来做皇帝也没有多大兴趣。燕帖木儿等大臣出京迎接他，他也显不出一点儿高兴的样子；相反，他从小被人赶到这儿，又赶到那儿，对这样的场面反而有点儿害怕。燕帖木儿向他表示恭贺，他也不回答，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地板着面孔。燕帖木儿以为这个孩子的城府很深，恐怕将来难以驾驭，所以多次到皇太后卜答失里那里去请求太后三思，不然，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太后也被他说动摇了，于是迟迟不行登基大典，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又一桩巧事发生了。燕帖木儿也得了一种怪病，小便溺血，不几天便死去了。这本是燕帖木儿常年荒淫的结果。自从文宗即位以后，什么都由着他，光妃子就赏了他数十名，连泰定皇帝的皇后八不罕也被他娶来做



妃，其荒淫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迷信的太后卜答失里认为这又是冤鬼在暗中作祟，再不敢拖延了，于是正式立妥欢帖睦尔为皇帝。这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元顺帝，又称元惠宗。当时约定，顺帝之后要传位给燕帖古思，就像武宗与仁宗时一样“兄终弟及，择长者立”，不断地一代一代传下去。

但是，事与愿违。七年之后，也就是公元 1340 年，当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长到二十岁时，他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了：文宗的皇后被他赶到东安州居住；文宗的孩子燕帖古思被他流放到高丽，行至中途，又被他派人谋害了。



第四十六回

韓山童犧牲白鹿庄
劉福通起义柳沟村

整个元代，宫廷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先是在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窝阔台和拖雷之间争夺汗位。蒙哥汗继位以后，拖雷系夺得了大权。以后又在拖雷的儿子中争夺汗位，结果是忽必烈得胜。忽必烈死时，他的接班人真金太子已经先亡，于是皇位又在真金太子的三个儿子中争来夺去，一直夺到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睦尔。

但是，内部争夺归内部争夺，一旦夺得帝位之后，无论谁，对百姓们的阶级压迫，对汉人、南人的民族压迫却都是一样的。文官不会治国，只会贪赃枉法；武将不会安邦，只会横行霸道。各级官员除俸禄外，还要向下收常例钱；下级去见上级，要纳拜见钱；官来官往，要迎送钱；打官司，要公事钱；拘捕人，要贙(jī，奇)发钱；逢节日，要追节钱；什么事儿也没有，要撒花钱……这个钱，那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全要从百姓们的血汗中榨出。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天长日久，终于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直接的导火线是挖河。

公元 1344 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河水骤涨。

黄河从河南孟津往东，地势落差过小，从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渐渐地沉于河底，使河床越来越高，最后高出了河两岸的地面，成了地上河，完全靠两岸的大堤才能控制它的流向。所以，黄河最怕决口，一决口，便会有成千上万的房屋被冲毁，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冲走，成千上万顷的土地被淹没。侥幸逃生的百姓便成了无家无业无依靠无生活门路的难民。这一年，黄河先在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又在金堤（指今河南濮阳、山东平原县一带黄河两岸石堤）决口，连着两次大决口，造成的惨相，真是不忍目睹。

当时，在北方流行一种白莲教。白莲教本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但被正宗的佛教徒反对，说他们是假借佛祖的名义来欺骗愚昧的老百姓。这个教派最先得名于五世纪时东晋庐山和尚慧远的白莲社，到南宋时昆山人茅子元才正式创立了白莲教。

前面说过，忽必烈是一个什么教都信的帝王，在他即位之初，白莲教也曾得到发展。但以后的各地人民起义大都打着白莲教的招牌，于是皇帝才决定把这个教派取缔了。因此，白莲教渐渐地成了地下组织。

话说河北永年县有一个白莲教的首领名叫韩山童，他乘黄河泛滥、人心混乱的大好时机，走南闯北，大肆活动起来。他说，佛祖将要降生人间，明王将要出世，元朝的统治将要垮台，新的太平世界将要到来。这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百姓来说，自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不少人暗中参加白莲教，白莲教的势力顿时扩大了许多倍。

这天，韩山童风尘仆仆地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的柳沟村。柳沟村有一个青年名叫刘福通，他力大无穷，性格豪爽，好打不平，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他对现实不满，早就想将这个世界砸个稀巴烂，建设自

己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一听韩山童的宣传，便着了迷，二人很快成了生死之交。

刘福通在韩山童的指导下，串联了周围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到自己家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韩山童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宣传。众人对韩山童宣传的道理深信不疑，只是在具体时间上还有些茫然，于是，有一人问道：

“先生认为，佛祖什么时间能够降世，明王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人间呢？”

韩山童答道：“说远也远得很，说近也近得很。佛祖降世是为了救世。世不乱，佛祖则不降；世一乱，佛祖则立至。关键就在于这世上何时方能大乱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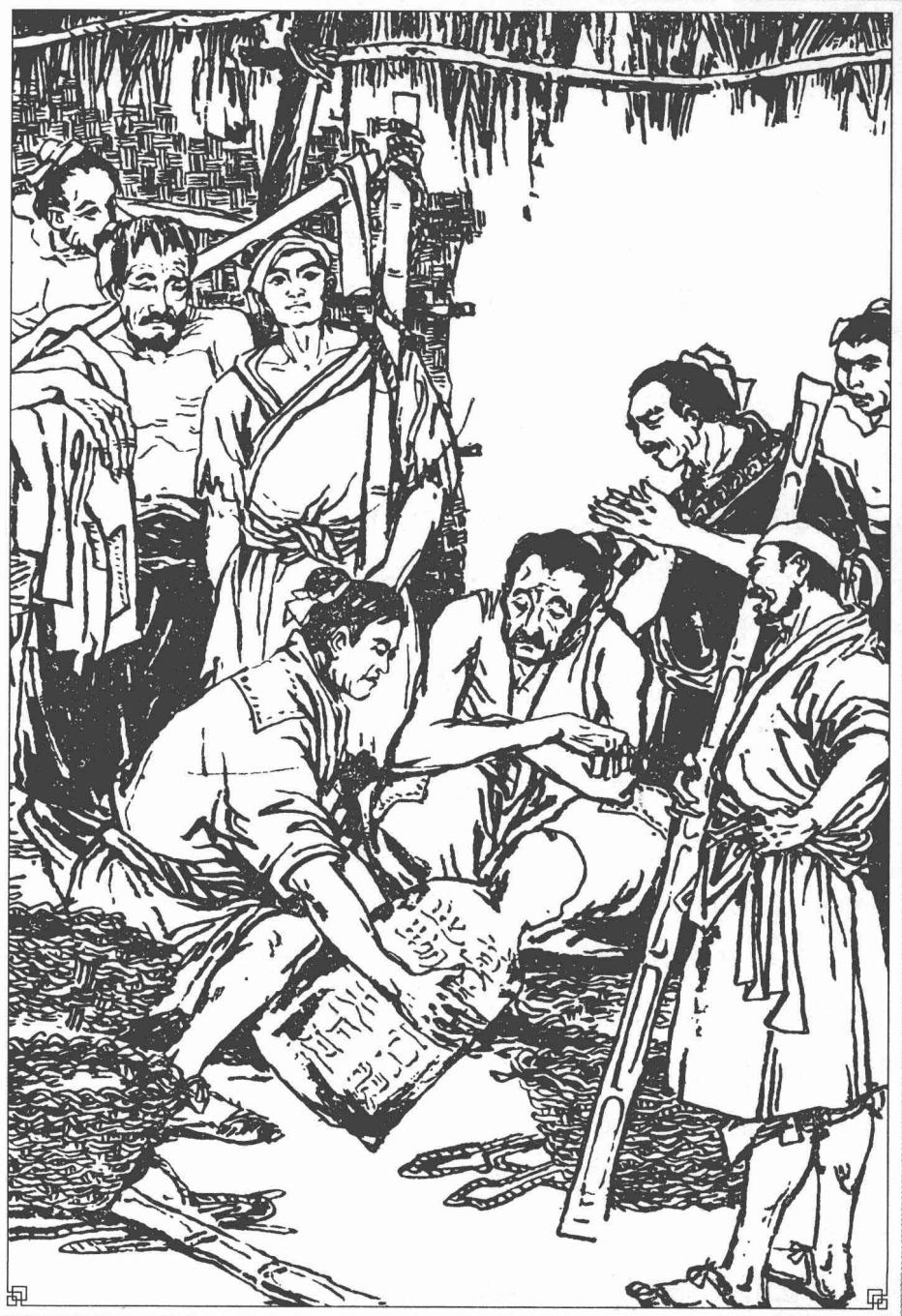
刘福通激动地把话接过去：“事在人为，我们首先挑起大乱，让佛祖早日降世。”

“对！”众人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坚强的起义领导班子，专等起义的时机到来。公元1351年，这个时机终于到了。

黄河的决口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统治集团带来了困难。当时，统治集团的中央在北方，而供他们荒淫生活的来源却在南方。南粮北调，南财北来，主要的交通工具靠的是大运河上行驶的船只。由于黄河泛滥成灾，大运河的交通被隔断，好多东西运不到北方来，统治集团感到非常不方便，决定疏浚黄河，开挖大运河。这是一件庞大的工程，负责监工的部队就调集了两万多人，民工的数目多达数十万。

工地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两万多名官军分散在各个地段，手执



皮鞭，监视施工。施工的民工，不仅有年轻人，有的妇女、老人、儿童也被赶来了。这，就引起了百姓们的更大愤怒。

韩山童和刘福通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在民工中进行反抗元朝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通过教徒们的嘴，先在工地上传播一支歌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接着，又让几个会石刻的教徒刻了一个石人，在石人的背上刻下“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字。然后，将这一石人埋在将要开挖的河道上。没过几天，石人便被挖出来了。

民工们一见石人，便想起最近流行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歌谣，迫不及待地将石人冲洗干净，仔细一看，果然只有一只眼。这一来，民工们心中的烈火被燃烧起来了。白莲教的教徒们乘监工的士兵不在的时候，有意识地将石人翻了个身，让民工们看到了背上的字。

不识字的问识字的：“石人背后刻的是啥字？”

识字的答：“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啥是‘此物’啊？”

“‘此物’就是指这个‘石人’。”

“这不就是说，现在就该反了？”

“咋不是呢！”

“这是谁刻上去的？”

“谁刻这干什么？是佛祖刻上去，刻上去教化百姓们的。不听佛祖的话，只有子孙万代永远受罪下去。”

这一来，整个挖河的工地沸腾了。韩山童和刘福通看准了这个有利时机，决定立即召开有各地白莲教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一下如何起义。会议地点选在白鹿庄（今安徽颍上县），各地来的代表有三千人之



多。大家济济一堂，亲如兄弟。

韩山童首先讲了话，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宣读了起义的檄文。檄文痛斥了元朝统治下的贫富不均，民族不平等，是“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号召人们下定誓死推翻元朝的决心：“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接着讲话的是刘福通。他介绍了韩山童的身世，不过说的不是真话，而是像“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样，是预先商量好的。他说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改名更姓，逃亡海外，如今时机成熟，从日本借来精兵，要与蒙元小儿争夺天下。并且还说自己也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一定要辅佐韩山童夺取天下。

他们打着灭元复宋的口号，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却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因为，当时南宋已经亡了七十多年，北宋已经亡了二百多年，人们已经不知道那时的统治者如何了，一心痛恨的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会议上群情激奋，纷纷表示决心。最后约定当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起义，共同拥立韩山童为明王。

最后的仪式是歃血盟誓。他们杀了一匹白马和一头黑牛，将马血和牛血倒在盛酒的缸里，然后你舀一碗，我舀一碗，互相举杯祝愿，情绪达到了高潮。

可是，事不机密，韩山童与刘福通要在白鹿庄召集白莲教教首大会的事被官军的探事人探了去。当他们正在开会时，数万官兵便将小小的白鹿庄团团围住。此时，正在喝血酒的人丝毫没有准备，被冲进来的元兵打了个措手不及，霎时间便有很多教友被屠刀砍死，还有很多教友被俘虏，只剩下会场正中台子上的几十个人。

刘福通等数十人据守高台之上，保护着他们刚刚拥立起来的明王韩山童。这几十个人，个个膀大腰圆，武艺超群，多次杀退涌上来的元朝士兵。但是，此时的众寡力量，根本不成比例。集体突围自然是好办法，但遗憾的是明王韩山童本是一个教书的学究，会那三拳两脚，根本不管用，要突围肯定要被敌军俘虏。刚刚拥立起来的明王便被敌人捉去砍头，实在大伤士气，刘福通急得哇哇直叫，不知如何是好。

韩山童猜到刘福通等人的心思，大声说道：“刘贤弟，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带领弟兄们冲出去，不要管我。能保住义旗不倒，我纵死九泉，也能得到安慰。走吧，走吧，快冲出去吧！”

刘福通咬紧牙关，又砍倒几个冲上来的敌兵，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照韩山童的吩咐办了。于是，大声喊道：“照明王的吩咐办。一半弟兄抵御敌兵，一半弟兄向明王辞行！”

于是，一半人站在高台的边沿上，挥刀御敌，另一半退到高台中心，跪下向韩山童施礼辞行，韩山童流着眼泪扶起他们。然后，辞过行的一半接替守卫高台的位置，未辞行的退到高台中心辞行。辞行完毕，刘福通一声令下：“冲！”众英雄杀开一条血路跑了。敌军冲上台来，俘虏了韩山童。这位元末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刚刚点燃起义的烈火，便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

刘福通冲出重围后，没有被血腥的屠杀吓倒，也没有因白鹿庄的失败而动摇，他当机立断，迅速回到自己的家乡颍州柳沟村，准备提前发动起义。

乡亲们见刘福通回来了，纷纷前来向他询问白鹿庄的事变情况。刘福通把整个经过讲了一遍，特别是讲到明王韩山童让他们丢下自己突围，他



们向明王韩山童辞行时的情景，在座的无不欷歔流泪，有的竟放声号啕起来。刘福通见众人的心都向着白莲教，也非常感动，情不自禁地向众人问道：

“现在明王已死，八月十五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如果不提前起义，官府派兵来屠杀时我们如何抵敌。大家说该怎么办？”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道：“没说的，反！”“为明王报仇，反！”“越快越好，明天就反！”

刘福通挥挥手，让大家停止发言，然后心平气和地说道：“要造反，就要大伙齐心，光我们一个柳沟村的人是不行的。我得去把四面八方的教友们都联合起来，然后确定一个具体的起义时间。在这期间，乡亲们可以安置安置自己的家。要知道，起义是一个玩脑袋的买卖，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众人散去。刘福通大肆串联起来。他先后联系了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人，共同研究了具体起义办法，决定在农历五月初三祭旗兴兵。

却说五月三日这天，红日东升，霞光万道，起义的教友按照事先约定的装束，个个头扎红巾，到柳沟村聚齐。刘福通有了白鹿庄的教训，警戒哨放出数十里外。

此次起义，非常顺利。宣誓祭旗之后，人流立即涌进附近的恶霸地主家，把地主恶霸，该杀者杀，该打者打，打开他们的仓库，将粮食分给贫苦的农民。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地主恶霸，一个个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乞求义军饶他们一条狗命。有的舍弃了万贯家财，逃到颍州官府去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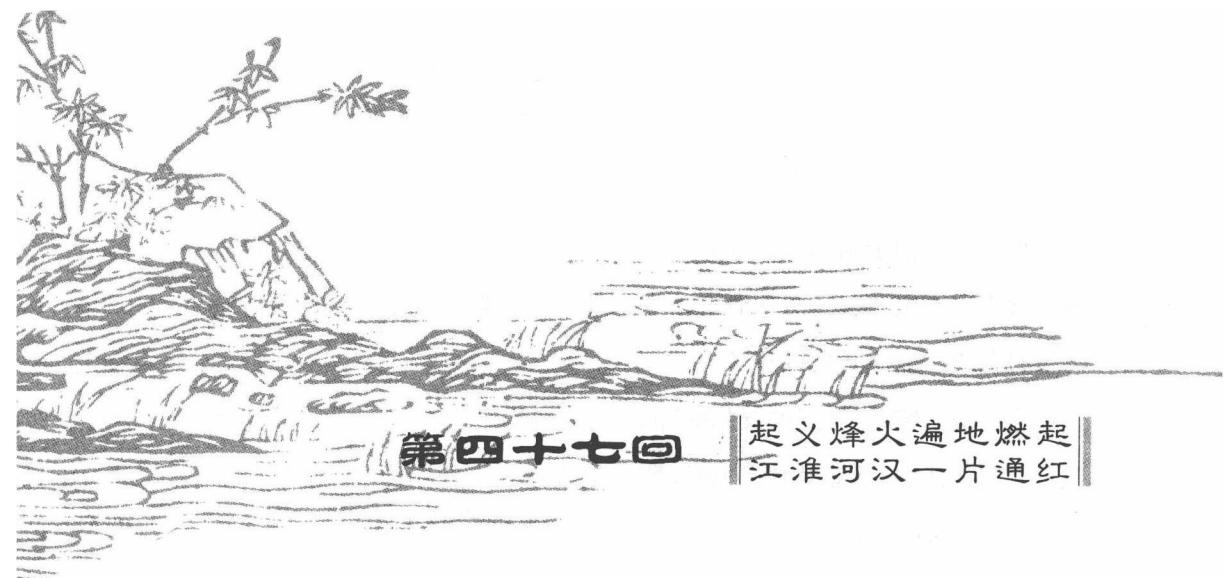
颍州官府听说柳沟村百姓造了反，急令官军前去征剿。刘福通将义军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在敌人来的方向去迎敌，在一个名叫八丈沟的地方

与官军对垒。他亲自率领一大部分军队，绕过对垒的战场，乘虚攻打颍州城。颍州官府根本就没有想到造反的泥腿子竟敢攻打州城，因此没有留下防御的力量，很快便被打开了。

这一来，惊动了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他给河南行省下了诏书，让他们迅速组织力量征剿，坚决镇压。刘福通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主动撤出颍州，挥师南下，攻克了军事要地朱皋镇。

朱皋镇位于淮河与史河的交汇处，同时又是河南行省与湖广行省的交界处，元朝在这里设了一个大粮仓。刘福通的起义军突然来袭，守卫的官军措手不及，粮仓很快地便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是国家的大粮仓，不是颍州的州仓所能比，更不是某一地主恶霸的粮仓所能比。这个粮仓的夺取，救活了上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义军的队伍迅速发展到十万人。因为他们头缠红布为记，百姓便称之为“红巾军”。

“海水滚，黄河翻，红风起，刮胡天，八十年的江山颠倒颠。”这是当时流行在民间的一首歌谣。从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公元 1271 年到刘福通起义的 1351 年，整整八十年了，长期酿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的统治已经很难再维系下去了。



第四十七回

起义烽火遍地燃起
江淮河汉一片通红

在刘福通颍州起义的带动下，起义的烽火一个接一个燃烧起来，燃遍了神州大地。

公元 1351 年农历八月九日，刘福通打下朱皋镇。第二天，八月十日，李二便在徐州城上树起了义旗。

李二原是邳州（今江苏睢宁县）人，属中等人家。有一年饥荒，很多人没东西吃，有不少人饿死在路旁。李二动了怜悯之心，拿出自己家里的芝麻散给穷苦百姓充饥，救活了不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人们亲切地叫他“芝麻李”。谁知这一行为却为当时的官吏地主所不容，他们诬蔑他这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竟然要捉他治罪。李二无奈，只得逃跑在外，最后真的要串联群众，秘密反元了。

他先后结识了萧县（今属安徽省）的赵均用、彭二等人，以烧香拜佛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刘福通在颍州起义之后，李二、赵均用、彭二等八人便在赵均用的家里对天盟誓，结为金兰。然后商定夺取徐州、树起大旗的计划。

徐州是南北运河上的一个重镇，自古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能夺

取这个地方，便会给蒙元政权一个有力的打击。于是，这八大弟兄便化装成挖河的民工，带着串联起来的群众，披星戴月，连夜直奔徐州。

萧县离徐州四十五里。他们来到徐州城下的时候，约摸有四更时分。李二让赵均用等四人进入城内，放火为号。自己率大部队在外面准备强攻。

却说赵均用等四人来到一段城墙的僻静处，掏出腰里准备好的绳子，在一端打了一个活结，攥着另一端向上一扔，活结套在内墙上。然后，一个接一个，爬上城墙。墙上一个巡逻的士兵都没有。原来，元朝守城的士兵根本就想不到会出事。所以，除了城门，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军队把守。

赵均用等四人顺着城墙来到城门楼上，城门楼上的值岗卫兵只有两人，其他人正呼呼地睡大觉，这两人也在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赵均用等从两边扑向这两个卫兵，用事先准备好的破布堵住这两人的嘴，然后拉到一边，把刀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从嘴里掏出破布，厉声问道：

“城门的钥匙在哪儿？”

“在……”卫兵颤声回答。

“小声点儿！”刀在脖子上比了比。

“在……在百户身上。”

“哪个是你们的百户？”

“在城楼正中住的那个大胡子。”

“嚓！嚓！”两颗人头落地。

赵均用等轻手轻脚摸到城楼正中。正在酣睡的那位百户正边打呼噜边嘟囔着什么，大概正在做着一个有趣的梦。赵均用手起刀落，那位百户便



永远停留在梦境中了。赵均用从他身上解下钥匙，令一人下去打开城门，其余三人在城楼放起火来。刹那间，火光冲天，等在城外的李二一声号令，起义的队伍便冲进城来。

城楼上的其他元朝士兵睡得正香，忽然被熊熊的烈火围在正中，想跑也来不及了。呼叫着，挣扎着，最终还是倒在了火焰中。空气中散发出焦臭味儿。城楼上的大火也惊醒了城内的官吏和兵卒，他们有的从官署出来，有的从军营出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脖子上便挨了一刀，呜呼哀哉了。一个时辰之后，也就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候，整个徐州城已在义军的手中了。当天，便有几万人加入了义军的队伍。义军乘胜进击，很快又攻下了宿州（今安徽宿县）、虹县（今安徽泗县）、丰县（今属江苏）、沛县（今属江苏）等地。

徐州在刘福通所占据的朱皋镇的北面。与徐州相对应，也就是在刘福通所占据的朱皋镇的南面，有彭莹玉、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领导了农民起义。

彭莹玉，又名彭和尚，袁州（今江西宜春市）东村人。从小家贫如洗，生活无着，因而出家到南泉山慈化寺当了和尚。他聪明伶俐，出家当和尚期间，由于认真背诵经文而认了不少字，并且还学会了采草药，医百病。当韩山童在北方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的时候，他也在南方进行同样的宣传组织活动，什么“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也是他宣传的主要内容。

徐寿辉，又名徐贞一，是蕲州罗田人，以贩布为生，信奉白莲教。他为人正直，勇于救人之难，借贩布之机，云游四方，宣传教义，组织群众，准备起义。

彭莹玉和徐寿辉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愿望，所以相识之后，很快便成了

最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商议起义的大事。刘福通举起义旗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联络了邹普胜、倪文俊等人，在蕲州的一个村子里誓师起义。这支起义队伍也以头扎红巾为记，称为“南方红巾军”。

这支红巾军活跃在元军防守的薄弱地区，所以，一旦发动起义，进展异常迅速。他们几乎没有费力气，便打下了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城，并且以蕲水为都城，建立了“天完”政权，徐寿辉称皇帝，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府机构。这“天完”二字也颇有意思，“天”是“大”字上面多了一横，“完”是“元”字上面多了一个宝盖，合在一起“天完”就是压住“大元”的意思。

与李二、徐寿辉起义的前后，在刘福通义军的西面，有王权、孟海马在今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领导的起义；在刘福通义军的东面，还有郭子兴领导的今安徽定远起义，金花小姐、双刀赵领导的巢湖起义。

在众多的义军当中，处在中央位置上的刘福通的红巾军无疑是使蒙元朝廷最切齿痛恨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派军队前来围剿。

第一次派来的大将是赫斯和秃赤，带领了六千名阿速兵。阿速兵是元朝的骑兵部队，装备精良，兵士都是一个个挑选出来的。这赫斯和秃赤骄傲得很，根本没把刘福通的起义军看在眼里。他们来到河南，一连三天没有碰到刘福通的军队，自以为对方怕他，不可一世。每天晚上，大吃大喝玩女人，不把打仗当回事儿。刘福通正是在寻找这样的战机，乘敌不备，来了个突然袭击。赫斯和秃赤没有思想准备，见红巾军铺天盖地而来，急忙跨上各自的战马，嘴里喊着“阿卜！阿卜！”逃跑了。“阿卜”是阿速语，译成汉语就是“快跑”。士兵们一见主将“阿卜”，便也跟着“阿卜”了。但是，红巾军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要想“阿卜”，却也不是那么容易。



易，大多数做了红巾军的刀下之鬼，只有少数军兵跟着他们的主帅赫斯、秃赤侥幸逃命。事后，赫斯、秃赤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笑柄，孩子们做游戏玩赛跑，也要用小手拍着自己的小屁股，“阿卜”、“阿卜”地喊着向前跑来跑去。

赫斯、秃赤的六千阿速军败北后，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恼羞成怒，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率三十万大军开赴河南征剿。这也先帖木儿是当朝中书右丞相脱脱的亲弟弟，弟兄二人把持着朝廷大权，不可一世。

也先帖木儿的三十万大军，由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奔河南汝宁（今河南汝南县）。当时，刘福通的义军总部设在汝宁。刘福通召集众将领分析情况：论人数，义军现在也有数十万，与敌军不相上下；论实力，义军毕竟是新组织起来的百姓，作战经验，马上、马下的功夫大都还远不如敌军；论群众基础，却又不知要比敌军强多少倍。据此，决定将义军暂时撤出汝宁，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骚扰敌军，使其日夜不得安生。然后再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聚歼敌人。会后，众将分别领命而去。

却说元军统帅也先帖木儿吸取了赫斯、秃赤失败的教训，到河南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手下有一员战将名叫巩卜班，对主帅这种谨小慎微的样子很看不惯，但也无可奈何。元军来到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之后，也先帖木儿扎下大营，命巩卜班为先锋，分兵5万，去取汝宁。临行前还一再交代：“千万小心！”

巩卜班嘴里应着，心里根本不听那一套。自大军到河南之后，红巾军连面儿也不敢照一下，怕什么哟，没有什么可“小心”的嘛！汝宁城本是一座空城，巩卜班大摇大摆便进去了，这更助长了他的骄傲情绪。在占领汝宁城的当晚，大摆宴席，犒赏三军，喝得像一头不省人事的死猪，方才

罢休。

夜深人静，一队红巾军战士化装成元朝的士兵模样，悄悄地来到巩卜班的驻地，把昏睡的巩卜班装在一条大口袋里，搭在一匹骡背上，驮到城外的沙河岸边，从大口袋里把他拉出来，砍下了头，然后扬长而去。义军做了这么多事，醉梦中的元军士兵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二天日上三竿，他们不见了自己的主将才四处寻找，结果在沙河岸边发现身首异处的尸体。

消息传到也先帖木儿那里，这个本来就心惊胆战的主帅就更加惴惴不安了。他虽然也进军到汝宁，但每天饭吃不好，觉睡不着，脑子里那根无形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红巾军每到夜晚便积极活动起来，不是摸了这里的营盘，就是擒了那里的部将，使他好像坐在火山的口上，不知何时就会突然爆发。

终于，火山爆发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城东沙河岸上的军营里，数不清的红巾军忽然从天而降，手起刀落，元军士兵的人头像西瓜似的在地上乱滚。那些侥幸未遇上刀口的，又像没头苍蝇似的乱闯乱碰，又互相杀死了不少。

驻在汝宁城中的主帅也先帖木儿，听见城东沙河岸边的军营里出了事，急忙跨上战马，但不是去出事地点指挥，而是一漫正北，像赫斯、秃赤一样“阿卜”了。兵随将转，主帅“阿卜”，士兵便也跟着跑了。

也先帖木儿的失败震动了整个京城，老奸巨猾的中书右丞相脱脱决定自己亲自带兵征剿了。脱脱此番不向刘福通所在的红巾军的腹地进兵，而是把数十万大军开往徐州，压到了李二的头上。

驻守在徐州城里的李二、赵均用等领导的义军，虽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毕竟不是数十万正规军队的对手，徐州城被攻破。李二在突围时



被俘，旋遭杀害。赵均用、彭莹玉带领余部南下，投奔了当时占据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西）的义军郭子兴。

徐州李二义军的惨败，使河南的刘福通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隐伏在地方上的贵族地主势力乘机抬起头来，公开树旗与义军对抗。因为义军的打富济贫，触及了当地的贵族地主势力。起初，他们结寨自保，以后渐渐地串通起来，招兵买马，其中的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已经发展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老奸巨猾的脱脱一眼看出，这是一支难得的反抗义军的力量，于是便根据他们的军队多少，封官许愿，让他们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外有元军正规部队征剿，内有地主武装作乱，刘福通义军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甚至有难以维持下去的趋势了。幸好这时张士诚在今江苏高邮湖畔发动了盐丁起义，将大部的元朝正规军吸引了去。

张士诚出身盐商家庭，从小以贩盐为生。因受不了官吏的盘剥压榨，领导盐民起义，宣布成立“大周”政权。张士诚占据的高邮湖，扼着南北大运河的咽喉。当时，蒙元朝廷的吃穿用度大部分来自江南，全靠这一条南北大动脉——运河来为他输送。张士诚占据这里，使整个京城的生活陷入恐慌之中。于是，中书右丞相脱脱又一次亲自率兵来剿张士诚。

此次兴兵，非同小可，雄兵百万，战将百员，杀向高邮湖来。小小的张士诚义军根本不是这支大军的对手，但是，这时的蒙元朝廷中的狗咬狗矛盾激化了，使起义的百姓避免了一场浩劫。

当时的元朝中书省有一个右丞，名叫哈麻。他对脱脱兄弟独揽大权早就怀恨在心。刘福通起义后，各式各样的起义接连不断，越剿越多，其中征剿的主帅或主将，不是脱脱的亲属，便是脱脱的亲信。哈麻抓住这一

点，在脱脱领兵在外的时候，便唆使自己的亲信，你一本，我一本，弹劾脱脱拥兵自重，借征剿之名，行掠财之实，要是换了别人，小小的几个蟊贼早就荡平了。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本是一个没有定见之人，他听信了哈麻等人的弹劾，一纸诏书，命太不花、月阔察儿、雪雪三人去高邮前线接管脱脱的军权。脱脱本人则以作战不力之罪流放云南。

脱脱的部将劝脱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他打完仗再说。但是，这个脱脱虽然对人民残酷得很，但对他的主子却是忠心得很，他接受了诏书。哈麻恐怕他日后卷土重来，在他流放云南的路上将他害死了。

临阵易将乃作战大忌。新来的将领不了解情况，脱脱的部将又不听指挥。纵有雄兵百万，也难免有败北的结果。从此，元朝一蹶不振，亡国之时指日可待了。



第四十八回

红巾军三路去北伐
刘福通巧取汴梁城

高邮之战，脱脱解职，后被害死，此事发生在公元 1354 年的冬天。第二年，也就是 1355 年的春天，刘福通的红巾军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转战于黄河南北，掠州劫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找到了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

韩林儿与其母杨氏在白鹿庄事变后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内）中避难，直到今天才被刘福通找到。由于韩山童是红巾军的起义组织者，是白莲教的教主，在北方的广大群众中享有盛名，在第一次的起义前被拥为明王。如果再把他的儿子韩林儿拥立为王，对号召群众，发展义军，一定会大有好处的。于是，刘福通等红巾军首领，便在亳州（今安徽亳县）城西北二里的地方建了一个明王台，正式拥立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定为“大宋”，年号改为“龙凤”。“小明王”则是“明王出世”的标志，表示光明已经来临，黑暗势力即将驱逐。

“大宋”政权成立之后，首先来表示祝贺的就是郭天叙。郭天叙是原来在定远起义的首领郭子兴的儿子。此时，郭子兴刚刚逝世不久，他的义军由郭天叙率领，军务大事由郭天叙的妻弟张天佑和另一员大将朱元璋共

同处理。他们也以红巾为标志，与刘福通的红巾军历来是协同作战，一致对敌。如今听说刘福通等拥立了小明王韩林儿，郭天叙便派张天佑来亳州祝贺。韩林儿接见了张天佑，并委任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元帅，朱元璋为左元帅，分别发给印章，让他们去治理自己所率领的队伍。从此，这支起义军便采用龙凤年号，在名义上已是“大宋”政权军队的一部分了。

却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听说红巾军又立了一个什么小明王，并且还扬言什么要“直捣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不由得火冒三丈，急忙调派河南行省的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赶快消灭这个“大逆不道”的政权。

答失八都鲁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原在四川行省担任参知政事。我们上面提到过的，为响应刘福通起义而在襄阳发动起义的农民领袖王权，就是被这个答失八都鲁杀害的。正是因为他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才升任了河南行省的平章政事，他的儿子孛罗帖木儿也从云南行省调到河南来。

公元 1356 年农历三月，答失八都鲁父子纠集了元朝在河南的全部兵力，向“大宋”政权所在地亳州发动进攻。刘福通率领红巾军战士进行了英勇的亳州保卫战。

两军在亳州城外展开了一场鏖战，人与人、马与马捉对儿厮杀，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刘福通临阵不慌，专取上将。他挽起三石大弓，搭上雕翎利箭，觑得真切，“嗖”地一箭，射中答失八都鲁的臂膀。答失八都鲁疼痛难忍，“啊”的一声，跌落马下。孛罗帖木儿见父亲落马，打马上前，抵住对方，掩护士卒将答失八都鲁救回本营。主帅负伤，元军退去。红巾军取得保卫战的初胜，刘福通置酒犒赏三军。



但是，刘福通等高兴得太早了，他忘记了打狼必须致死的道理。答失八都鲁负伤了，但是没有死；虽然不能冲锋陷阵了，但是还能运筹帷幄。他乘刘福通的主力集结在亳州的时机，集中兵力，攻打红巾军占据的其他城镇，消灭红巾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太康等城镇先后被元军攻破。损失达数万人，连最初的起义领袖之一罗文素也牺牲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刘福通接受了此次失败的教训，改变策略，发动外线出击。命令李武、崔德避开敌人主力，向西攻打潼关，进军关中。命令毛贵绕开敌人的主力，由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下海，乘船入胶州（今山东胶县），开辟山东战场。这两支军队进攻非常顺利，李武、崔德迅速攻下潼关，开辟了河南西部战场；与此同时，毛贵也在山东站住了脚跟。四面起火，八方生烟，答失八都鲁纵有三头六臂，也束手无策了。

经过外线出击，粉碎了元军的围剿，红巾军得以迅速壮大起来。公元1357年农历七月，刘福通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便调动全军进行北伐，真的要“直捣幽燕之地”了。

兵分三路。

东路军由毛贵率领，占山东，取河北，主攻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攻打山西，配合东路军的行动。西路军仍由李武、崔德率领，攻打陕西，牵制元军，减轻东路军和中路军的压力。对于这一部署，对于即将到来的胜利，红巾军战士高兴异常，他们高唱着“天不怕，地不怕，一定要把皇帝拉下马”的战歌，投入战斗。

东路军的主帅毛贵是一个有头脑、讲策略的人物，他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大力配合政治宣传，宣传元朝必败的大势所趋，争取元朝将领举义投降。这年七月，镇守济宁路（今山东钜野）的元军万户田丰宣布起义，

毛贵不咎既往，让他担任红巾军的将领。十二月，镇守棣州（今山东惠民）的元军万户投降，毛贵也给了他一定的职务。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五，红巾军攻克济南，山东的绝大部分已被红巾军占领。

毛贵攻克济南以后，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军政机构，成立了一个“宾兴院”，广泛收揽人才，让他们到红巾军管辖的州县中任职。一些拥护和同情起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元朝政府中工作的旧官吏，涌进“大宋”政权的各级地方机构。这些知识分子和旧官吏大都是汉人与南人，对元朝的民族压迫也多是深恶痛绝。所以，工作起来倒也相当认真，使整个山东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新气象。

毛贵乘胜进击，兵发河北，接连攻克了清州（今河北青县）、沧州（今属河北）、蓟州（今天津蓟县），直至漷州。漷州在今天的北京市通县境内，离当时的首都大都不到一百里路了。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和他的大臣们慌了手脚。有的主张北逃上都开平，但是不行，另一支红巾军已离上都不远了。有的主张逃往陕西行省的长安，但是也不行，又一支红巾军正在向长安进军。大都城内的豪绅富商，携家带眷，有的往外逃，有的逃跑不成又向城内转。出出进进，把几座城门都快挤炸了。当时，有一首歌谣刻画了大都城的乱劲儿：“清明佳节三月天，毛帅打到漷州间，前站刚到枣林地，大都的城门挤炸了边。”枣林是一个乡镇，当时属漷州管辖。

与此同时，关先生、破头潘领导的中路军也非常顺利。他们沿汾河谷地北进。本欲越过太行山，兵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与毛贵的东路军会师，联合攻打大都。但由于元军在太行山各关口把守严密，大军又折回来一直向北，克太原，下大同。然后，挥兵向东，一鼓作



气，攻下了元朝的上都开平。

当毛贵打到大都附近的时候，关先生与破头潘已经攻下上都。接着，继续挥戈东进，占领了辽阳行省的首府辽阳。当时来与关先生、破头潘义军对敌的元将是也先忽都。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丞相，名叫太平，他就是靠着他父亲的势力才爬上如此的高位。但是，如何领兵打仗，他却一窍不通。他见红巾军来势凶猛，刀光闪闪，龙腾虎跃，早吓得连马也骑不稳了。卫士们把他搁（zhōu，周）上去，他滑下来；又搁上去，又滑下来。卫士们想笑也不敢笑，只得四个人在左右扶着，一个人在前面拉着马，把他从阵地上拖了下来。

主将如此熊包，部将们谁还肯真卖力气。红巾军一个冲锋，元军便垮了下去，整个辽阳行省便大部分落到了红巾军的手里。

最后再说西路军。西路红巾军在李武、崔德的带领下，出武关（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夺七盘（在今陕西安康市宁强县西南七盘岭上），过蓝田（一名蓝关，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北），兵抵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白鹿原北首），陕西行省的首府长安已危在旦夕了。这时，又是原来在河南镇压过红巾军的刽子手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对这支红巾军下了毒手，他们从潼关入关中，从后面攻打李武和崔德的起义军。

李武和崔德见事不好，放弃攻打长安的计划，绕过长安，挥师西进，占领了秦州和巩昌。秦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天水市，巩昌就是现在的甘肃陇西县。然后又挥戈北上，占领了宁夏路，也就是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为配合李武和崔德的进军，刘福通又令白不信、李喜喜两员将领率师由秦岭以南进入陕西，攻占了敌人的兴元路，也就是今天的汉中一带。

总之，西路军的战果虽然不如东路军与中路军的辉煌，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三路红巾军的胜利，使大半个中国落到了起义人民的手里。在此大好形势之下，坐镇中央的刘福通决定攻打汴梁。

汴梁是历史名城。在元朝之前，先后有七个王朝在这里建过都。其中北宋王朝建都的时间最长，长达一百六十七年，对城池进行过大规模的整修。城高五丈，宽十丈，城墙坚实，外有深壕，易守难攻。元朝一代，河南行省的首府一直在这里，镇压红巾军的刽子手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如果能攻下这座城池，作为“大宋”政权的首都，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红巾军的鼓舞将是巨大的，是“重开大宋之天”的一步要棋。

刘福通欲取汴梁，但是矛头并不指向汴梁，而是从孟津北渡黄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卫辉路（今河南汲县）和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南）。元朝政府误以为刘福通是配合毛贵进军大都，急忙调答失八都鲁北渡黄河，截击红巾军；同时又派知枢密院事的答理麻失理南下，堵击红巾军。

答失八都鲁由南向北，答理麻失理由北向南，两军在雷泽（今山东菏泽）会师，但是却不知红巾军在哪里。答失八都鲁常年与红巾军交战，越是不见面，越是危险，所以他坐不安、睡不宁，时刻作着应战的准备；答理麻失理常年住在大都，不知这当中的玄机，见没有敌情，便呼呼地睡了。

当天夜里，红巾军悄悄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将元军包围起来。一声号炮，发起了猛烈攻击。答失八都鲁有思想准备，逃得了性命，军队的损失也不算太大。答理麻失理没有思想准备，死于乱军之中，他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军兵逃回大都。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听说答理麻失理在雷泽一战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做了刀下之鬼，便召见了一个跑回大都的裨将，询问作战经过。妥欢帖睦尔是一个多疑的人，他怀疑答失八都鲁可能有点儿不可靠。于是便派一名使者往答失八都鲁的军营中，催促答失八都鲁赶快与红巾军决战，同时察看答失八都鲁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这使者怀揣皇上圣旨，骑着大马，带着数十名剽悍的卫士，出了大都，打马上路，往答失八都鲁的军营所在地奔去。当时答失八都鲁的军队驻在雷泽的石村，离石村尚有七八十里的路程，一名卫士在路边拾到一封信，交与使者一看，那使者立即命令：“回马！”一行人又飞回大都。

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封信是答失八都鲁交给刘福通的乞降书，不知怎么回事，丢失到了路上。使者把这封书信交给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这一来，妥欢帖睦尔算是明白了一切：怪不得答失八都鲁作战不力，原来他有降匪之心。事不宜迟，乘他尚未降匪，要赶快除掉。于是，挥笔写下一道诏书，令一员武将来去诛除答失八都鲁，并接管他的军队。

其实，乞降书是假的，是刘福通得知元朝派了使者来催答失八都鲁作战，故意丢在使者可能经过的路上，想以此挑拨将领与皇上的关系。假戏真唱，元顺帝信以为真，要诛杀答失八都鲁了。答失八都鲁哪里知道这桩公案。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这条元顺帝的忠实猎狗，最后被他的主子杀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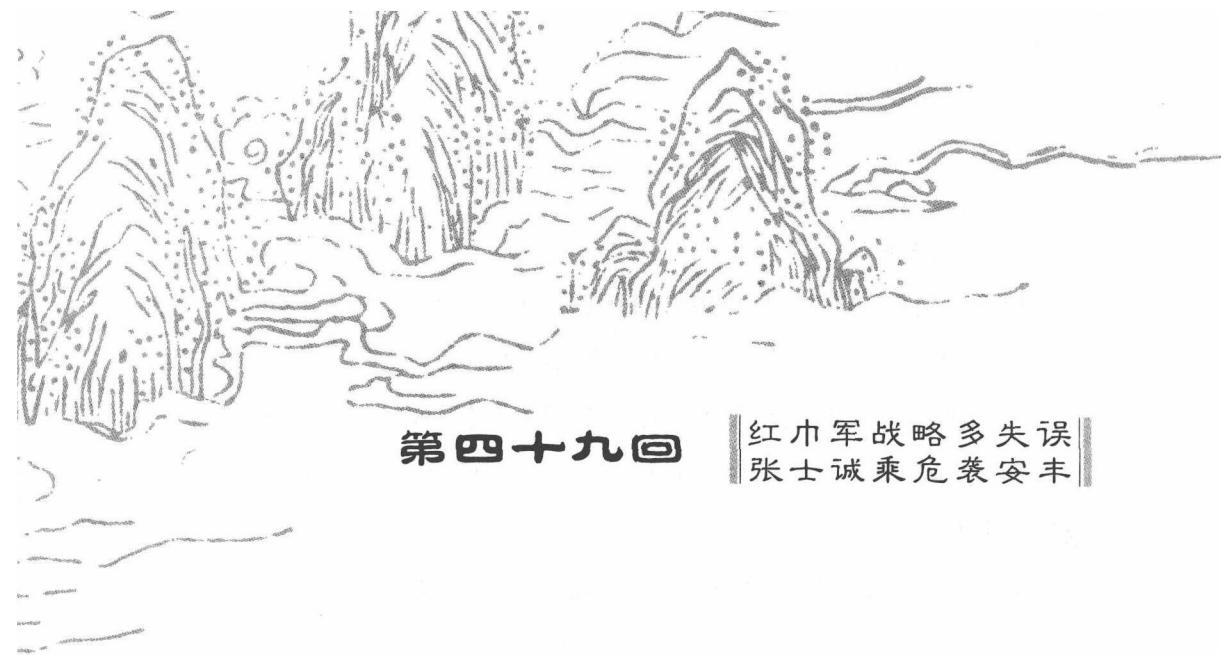
答失八都鲁一死，刘福通挥师渡河南下，直逼汴梁。汴梁守敌乱作一团，守将竹贞飞书告急。但大都也在岌岌可危之中，哪里还有人马派往这里来。竹贞等了两个多月，不见一兵一卒来援，自知常守下去，性命难保，便舍弃了这座城池，带着自己的亲兵，仓皇出逃了。

红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汴梁。

小明王韩林儿与“大宋”政权的官员们也迁来这里。

北宋灭亡后，二百多年来，这座古老的城池，先后在金、元的统治之下，人民饱受着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简直喘不过气来。如今，回到了红巾军手中，回到了广大穷苦百姓手中，怎不教人欢天喜地。汴梁百姓箪食壶浆，拥向街头，夹道欢迎自己的队伍进城。

攻克汴梁是红巾军的全盛时代，也是“大宋”政权的全盛时代。可惜，这个全盛时代太短了。不久，这支队伍，这个政权便开始走下坡路。



第四十九回

红巾军战略多失误
张士诚乘危袭安丰

“大宋”政权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小明王韩林儿，但实际上的领导人是刘福通。刘福通坚强勇敢，是一条铮铮（zhēng，征）铁汉。但是，他不善于统筹安排，整个红巾军缺乏统一指挥。三路北伐是必要的，但缺乏统一的进攻目标，结果是各打各的，盲目进军，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分散了起义军的力量，终被敌人各个击破。

前面说过，当东路军进攻到大都附近的时候，中路军已打下上都。如果中路军南下与东路军会师合围大都，大都就指日可下了。可是，中路军并没有南下，而是继续东进，开往辽阳。与此同时，西路军绕开长安，往甘肃、宁夏攻去。西路军原来的任务是牵制敌军的有生力量，给东路军的进攻大都创造有利条件。这一来可好，昏头昏脑地一直往大西北跑，让敌人腾出手来去对付进攻大都的义军。而这时的刘福通如果北上与东路军会师，也不失为一着好棋，只可惜他挥师渡河，过早地去夺取汴梁。

如此这般，进攻大都的东路军成了孤军作战，而敌人又集中了相当优势的兵力。于是，一场鏖战，东路军败北，主帅毛贵不得不把义军拉回山东。

东路红巾军败退山东，进攻到辽阳的中路红巾军和进攻到甘肃、宁夏

的西路红巾军也成了孤军深入。这两支起义军先后覆灭，中路军的主帅破头潘被俘，西路军的主帅李武、崔德向元军投降。

汴梁的刘福通，日子也很不好过。答失八都鲁被诛杀之后，元顺帝喜欢帖睦尔派去的将领根本指挥不动这支队伍。元顺帝也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为了平息众怒，防止这支队伍哗变，元顺帝又把这支队伍的军权交给了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孛罗帖木儿。由于西路红巾军流窜到了大西北，另一支凶恶的地方势力察罕帖木儿也调到中原。这两支最凶狠的军队联合围攻汴梁。

如果刘福通能急流勇退，当即撤出汴梁，开赴群众基础较好的颍州一带，重整旗鼓还是大有希望的。可是他却采取了坚决保卫汴梁的死硬态度，在汴梁城苦苦困守。粮食吃完了，兵员一天天减少，外援无望。三个月之后，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他才带着小明王冲出城来，迅速东移，退居安丰（今安徽寿县）。数一数跟随自己的战士，只剩下几百个人了。刘福通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耐着性子，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同时把希望寄托在山东毛贵的那支红巾军队伍身上。可是，毛贵也正在走下坡路。

毛贵手下有一员部将，名叫赵均用，就是与李二一块起义、失败后投奔郭子兴的那个赵均用。他到郭子兴的队伍中不久，郭子兴便死掉了。郭子兴部的领导权落到郭天叙、张天佑和朱元璋手里，那三个人主张向长江以南发展，而赵均用却时刻想念着自己的家乡徐州一带。于是，当郭天叙等移兵南下的时候，赵均用便率部北上。当时，毛贵等在徐州至海州一带活动，赵均用便与毛贵合作，成了毛贵手下的一员部将。

从海路绕道进攻山东，从山东进攻河北，一直打到大都城郊，赵均用

始终与毛贵在一起，冲锋陷阵，非常勇敢，二人团结得也很好。但是，从大都败退山东之后，二人关系产生了裂痕。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时的失败是战略上的问题，迟早非败不可，所以常常在具体的战斗中纠缠不清，互相埋怨。赵均用是下级，自然常常要受到批评指责，于是心生异志，在毛贵丝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毛贵刺死，夺了军权。

赵均用夺权之后，历数毛贵的错误，指出当杀的道理，同时命令原来所有的部队要听自己的统一指挥。毛贵有一个亲信的部将名叫续继祖，他借向赵均用请示工作的机会，又出其不意地杀了赵均用。然后，也像赵均用一样，历数赵均用的错误，并命令整个部队听从自己的指挥。这一来，跟随赵均用的军兵又不愿意了。另树一帜，双方火并起来。

原来是元朝地方军官，毛贵打到山东后起义加入红巾军的田丰、王士诚，则按兵不动，谁的命令也不听，成了独立的部队。

时刻窥视方向，伺机进攻，欲将红巾军斩尽杀绝而后快的刽子手察罕帖木儿，见山东红巾军内讧，喜出望外。在赶跑刘福通、夺取汴梁之后，调动全部人马，杀向山东。此时山东红巾军的主力就剩下田丰、王士诚率领的部队了。双方在东阿（今山东东阿南）摆下战场。一场混战，田丰、王士诚抵挡不住。察罕帖木儿同时使用了打和拉两手，在进攻的同时许以高官厚禄予以招降。田丰与王士诚本来就是元朝的军官，再加上看不惯毛贵部将们的互相斗杀，同时又觉得刘福通一败涂地前途无望，于是便又投降了元军。

田丰、王士诚投降之后，山东的红巾军就剩下一些零星的小分队了。不过，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坚持斗争，能量还是相当大的。所以，元军每夺一村，每夺一镇，每夺一城，都要付出相当大的

代价。坚持到公元 1362 年的农历六月，整个山东，红巾军的据点就剩一座益都城了。城内军民在陈猱头的带领下，投入了保卫益都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元军的轮番进攻。

察罕帖木儿久攻不下，急得青筋暴跳，哇啦哇啦直叫，命令诸将在益都四周安营扎寨，要把陈猱头等活活困死在益都城中。同时把流经益都城郊的河水拦腰截住，准备灌城。担任灌城任务的是降将田丰和王士诚。一旦河水汇集一定的数量，便发起进攻。

六月八日，察罕帖木儿带着随从十人，共是十一匹高头大马，来田丰和王士诚部驻扎的大堤上巡视。田丰、王士诚出营欢迎，让部属接过察罕帖木儿的坐骑，一边一个拥着察罕帖木儿进入营帐。同时，察罕帖木儿所带的随从也被另一些部属拥着，在别帐招待。

酒宴摆上之后，田丰斟满一杯，双手捧着，向察罕帖木儿敬酒。察罕帖木儿伪装平易近人，急忙站起来伸手去接。就在此时，王士诚在桌子的另一边忽地抽出匕首，照察罕帖木儿的心口刺去，只听“啊”的一声，这个杀人的刽子手便结束了罪恶的生命。与此同时，察罕帖木儿的随从们也被田丰、王士诚的其他部属收拾了。

原来田丰、王士诚由元投红巾军是真心，由红巾军再投元是假意。他们杀掉察罕帖木儿之后，扒开拦河提，让河水顺着原来的河床流去。然后，带着自己的部队，开进益都，与陈猱头会师。

田丰和王士诚进入益都，自然是壮大了红巾军的力量。察罕帖木儿被杀，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接替了他的职务，力量自然比原来要削弱不少，不过，这两支部队的绝对力量相比，仍然是红巾军太弱，二者相差悬殊。为此，陈猱头不得不派人去向刘福通求援。



却说刘福通从汴梁退到安丰之后，招兵买马，重整军旅，现在也有了上万多士卒。他接到了陈猱头的求援信，立刻挥师北进。但是，从安丰到益都，相距一千余里，中间全是元军控制的地区，刘福通的进军是艰难的。当打到山东临朐（今河北三河县东）的时候，遇到了一场硬仗。战斗下来，只剩数千人了。这时，安丰又传来不好的消息，刘福通不得不回兵去保卫安丰。益都城的红巾军孤立无援，最后弹尽粮绝，被元军的大炮轰开了。田丰、王士诚等将领全部壮烈牺牲，陈猱头被俘送大都。

安丰出了什么事呢？原来是张士诚派他的部将吕珍带领大队兵马来袭。前面说过，张士诚本是高邮盐民的起义领袖。正是由于他的起义，除掉了元朝的右丞相脱脱，才使元末的农民起义有了一个质的发展。但是，这个张士诚却不是一个好起义领袖，而是一个政治投机商，他借此向元朝统治者谋取高官厚禄，元朝统治者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便投降了元朝，摇身一变，又成了元军的高级将领。

张士诚的势力在今天的江苏东南部和浙江北部，大致说来是太湖以东。他以苏州为中心，俨然是一个土皇帝。每天玩玩山，看看景，听听音乐，跟女人们闹闹。什么人民的生活，义军弟兄的生死，一律置之度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地主分子。要说他在历史上的功劳，那就是他吸收了一部分当时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给了他们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像元末的小说家施耐庵、罗贯中师徒二人，传说当时就在他的帐下，将文学巨著《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完稿。

刘福通的红巾军北伐之后，中原空虚，张士诚的势力便向北发展。公元 1363 年的农历正月，他乘刘福通的安丰处在危急之时，便派兵攻打来了。

刘福通所拥立的小明王的“大宋”政权，嫡系部队就剩安丰城中这几千人马了。不过，接受“大宋”政权领导的、至今仍然使用“大宋”政权年号的另一支起义队伍，也就是原郭子兴领导的那支义军，如今却发展得很快，有虎虎生气。那支义军现在由朱元璋指挥，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和妻弟张天佑先后死了。刘福通一方面组织力量保卫安丰，一方面派使者去向江南的朱元璋求援。

却说吕珍带了五万大军，奉了张士诚之命，浩浩荡荡来取安丰。安丰城只有五六千守军，而且是刚刚在山东打了败仗撤回来的。吕珍仗着自己有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大模大样地来到安丰城下，亲自指挥攻城，妄图一举攻破。谁知刚刚来到城门外，立马未稳，城楼上一箭射来，正中他胯下的坐骑。那坐骑疼痛难忍，一声嘶鸣，前腿腾空而起，将吕珍掀下马来。吕珍惊魂未定，城楼上出现了刘福通的魁梧身躯。他指着吕珍大声喊话道：

“吕将军，我刘福通与你家主帅张士诚，原来都是为反对蒙古小儿而举起义旗。如今，他背叛义军，投降敌人，实属罪大恶极，罪在不赦。将军跟着这样的人去遗臭万年，值得吗？所以，刘某只射杀你的坐骑，并不伤你身躯。望将军三思，重新回到义军队伍中来，共保小明王，完成盖世功业。不然，将军正在刘某的弓箭射域之内，弓弦一响，便可要尔性命。”

吕珍急忙应道：“刘将军手下留情。吕某回营稍事准备，即刻来投。”

吕珍说完，连滚带爬向后跑去，约摸跑出了刘福通的弓箭射程之外，这才放慢了脚步，从亲兵手里又接过一匹战马，跨了上去，打马回营。边走边想：什么“遗臭万年”、“盖世功业”，都是闲扯淡，吃喝玩乐才是正经。

吕珍吃了这次亏，不敢大意了。当天晚上，夜漆黑漆黑，伸手不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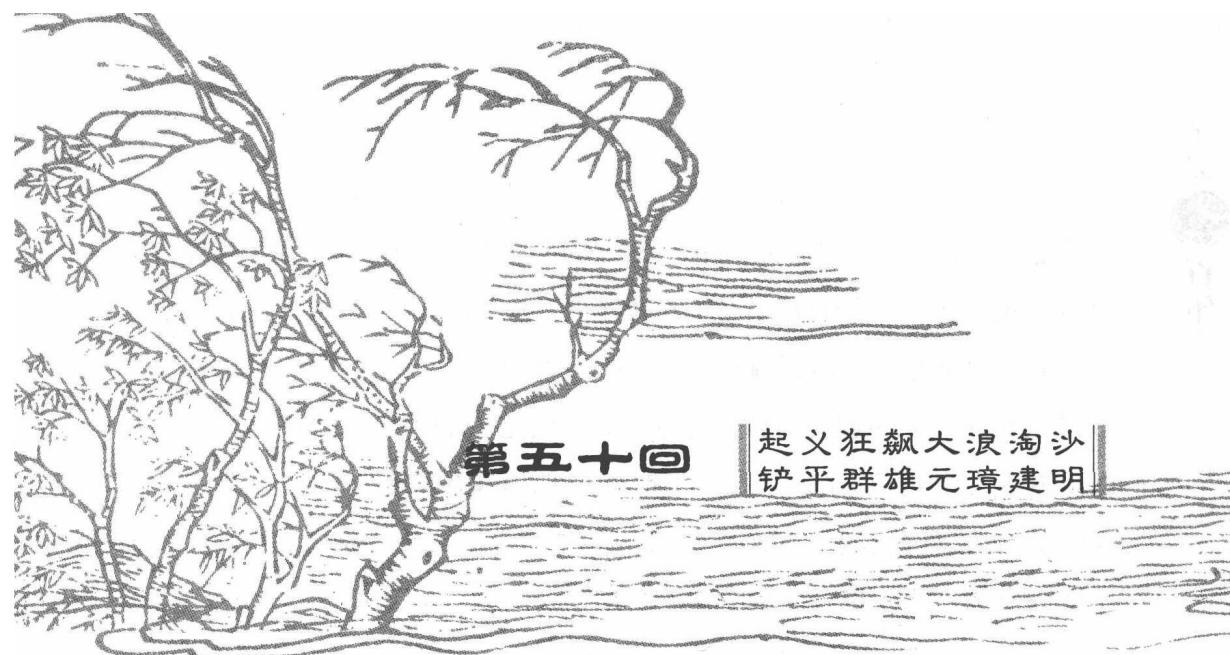
指。吕珍命令部队抬着云梯，不攻四门，从偏僻的城墙段悄悄爬城，妄图杀刘福通一个出其不意。安丰城的城壕不深也不宽。浅的地方，蹚水而过；深的地方，将云梯平放在上面，也可顺利而过。然后，将云梯悄悄地竖在城墙边。安丰的城墙也不高，云梯完全能够得着。这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吕珍自然非常高兴。可是，当吕珍命令部队攀梯登城的时候，整个城墙上顿时全部燃起了火把，一个一个火把联结起来，像一条大火龙，将安丰城围了整整一圈。爬梯的攻城士兵，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扎死，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摔死。侥幸未死的，急忙抱头鼠窜。守城的义军将敌人丢下的云梯提进城来。吕珍又败了一阵。

吕珍见强攻不是办法，知道安丰虽小，但城防牢固。一时半刻尚难攻下，于是决定长期围困，要把刘福通等困死在城内。这一手果然奏效，一个月过去之后，城里没有什么吃的了。起初，刘福通还在等朱元璋的援军。可是，一等再等，援军一直不来。刘福通知道朱元璋原本不是自己的嫡系部下，如今怕也不会认真来援，于是决定突围。

刘福通保着小明王突围时，手下只有一千左右的军兵了。他们在数十倍的敌人中突围，谈何容易。一个个都杀成了血人儿，也没有突出重围。能作战的军兵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个人，刘福通还负了重伤。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的援军到了。他打败了吕珍，救出了小明王韩林儿，然后将小明王安置在滁州暂住。至于红巾军的实际领导人刘福通，历史上的记载不统一：有的说在朱元璋的援军来时已经死了；有的说也被朱元璋救出，与韩林儿一起，安置在滁州。

朱元璋的援兵为什么到得这么迟呢？那是因为朱元璋此刻正在鄱阳湖与陈友谅打仗，一时抽不出手，并且他的部将们还不同意他去救援安丰。



第五十回

起义狂飙大浪淘沙
铲平群雄元璋建明

陈友谅原本是“天完”政权的一个部将。

前面说过，在刘福通起义不久，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也在南面的蕲州领导了起义，并且建立“天完”政权。

彭莹玉是江南白莲教的领导人，与江北的韩山童齐名。但，此人并不热衷夺权当皇帝，“天完”政权的皇帝由徐寿辉来当，他自己则继续带领部队，攻城夺地，最后战死疆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起义领袖。

除彭莹玉、徐寿辉外，“天完”政权的另一位领导人是倪文俊。倪文俊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天完”政权的地盘差不多都是他开拓的。但是，此人野心很大，时时刻刻想把徐寿辉除掉，自己来当皇帝。

公元1356年农历正月，倪文俊攻克汉阳，“天完”政权的首都迁到这里。徐寿辉以功论赏，因近几年倪文俊的功劳最大，所以任命他为丞相。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只要除掉皇帝，这“天完”政权的天下就是自己的了。于是，倪文俊在暗中做着谋弑的准备。

第二年农历九月，倪文俊认为一切准备齐全了，便决定在一次朝阁会议上发起突然政变。但是，机密泄露，此事被徐寿辉知道了。徐寿辉写下



一纸诏书，逮拿倪文俊问罪。谋弑大罪是万罪之首，那还了得。倪文俊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带着数十个亲兵逃离了汉阳城，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往哪里逃呢？倪文俊想起了在黄州（今湖北黄冈）的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元朝地方政府县衙里的一名小吏，“天完”政权建立，他投入起义军，在倪文俊手下做了一员小小的裨将。因为他胸有谋略，作战又比较勇敢，很快便被提拔起来，成了一员统军上将，如今带着大部队驻扎在黄州。倪文俊走投无路，便躲到陈友谅的军中。

陈友谅见老上级驾到，立刻迎进大帐之中。问及原委，便命摆酒压惊。酒至三巡，菜上五味之后，二人的话越来越多。陈友谅说道：

“咱这‘天完’政权，本也不是他徐寿辉的祖传家业，应推能者为帝才是正理。将军功劳最大，理应即位才是。什么谋弑不谋弑，我看他徐寿辉早就该杀了。”

“唉！”倪文俊又饮了一杯，“都像老弟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可惜朝中诸大臣都是磨道里的驴，只会听徐寿辉的吆喝。”

“没什么了不起！”陈友谅一拍胸脯站起来，又满上一杯酒递给倪文俊，“喝，只管喝，将军。哪头驴不听咱吆喝，咱连那头驴也一块宰了！”

“痛快！”倪文俊又一口饮尽，“这就全仗老弟了。汉阳城还有不少兵马呢，老弟要认真对待啊！”

“哈哈哈！”陈友谅又满上一杯，递给倪文俊，“喝，只管喝，将军！以末将看，将军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汉阳城的军队，原本是归将军指挥的，真正打起仗来，会真的给徐寿辉卖命？”

“对，对！哈哈哈！”倪文俊也大笑了一阵，“我，我被吓糊涂了。”

“喝，喝，一醉方休！”陈友谅又递过来酒杯。

倪文俊喝得醺醺大醉，醉得像一口泥猪，你就是踢他，打他，甚至杀他，他也是全不知道了。第二天晌午时分，倪文俊方才醒来，他打了个呵欠，嘴里嘟哝着“实在是好酒”，想伸一下懒腰。但是，两臂僵硬，怎么动也伸不开。倪文俊一惊，完全惊醒了，原来自己的手脚已经被绑了个结实。到这时，他才知道上了陈友谅的当。

陈友谅将倪文俊押解到汉阳，交给徐寿辉处理。徐寿辉想不到倪文俊的这个老部下竟然对自己如此“忠诚”，便对陈友谅特别器重。在杀了倪文俊之后，便将倪文俊的部队统统交给陈友谅指挥。这样一来，陈友谅的军权大了起来，成了“天完”政权的一支最强力量。

陈友谅率着大军，沿长江东下，攻城略地，部队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徐寿辉渐渐地变成了傀儡一个。皇帝受大将的要挟，徐寿辉自然不会甘心。他暗中给自己的部属亲信下了密诏，让他们除掉陈友谅。可是，陈友谅接受了倪文俊的教训，他时刻都在戒备着。徐寿辉的亲信部属尚未对他下手，他已经将那些人杀掉了。清除异己之后，他把徐寿辉从汉阳接到军中，让这个皇帝直接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免得再出意外。事已至此，徐寿辉也不敢不来。

陈友谅挟持着徐寿辉继续沿江而下。当打下太平（今安徽当涂）之后，陈友谅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把徐寿辉杀掉了。陈友谅杀掉徐寿辉之后，自立为皇帝，建国号为“大汉”。

陈友谅建立“大汉”政权之后，从湖北到江苏的长江两岸，只剩了三股军事力量：最东面是张士诚；中间是朱元璋；西面是陈友谅。陈友谅暗派使者去联络张士诚，约定东西夹击朱元璋，事成之后，平分秋色。张士诚滑得像泥鳅一样，他想让陈友谅与朱元璋两败俱伤，最后由自己收拾残局。

局，所以没有答应陈友谅的要求。陈友谅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便单独向朱元璋发动了进攻。

朱元璋的军队，从数量上说，虽然不如陈友谅的士兵多；但从质量上说，文臣足智多谋，武将深懂韬略，兵强马壮，又强似陈友谅许多。再说，陈友谅杀徐寿辉又极不得人心，徐寿辉原来的不少部将投向了朱元璋，他自己的部将也有一些已经在与他离心离德。于是，交战的结果是陈友谅节节败退，导致了鄱阳湖大战。

为了打鄱阳湖这次大战，陈友谅做了充分准备，他修造了百十艘大战船，顶底三层，有梯子相通，外面还包着铁皮。并且，还可以用铁索将数艘战船联结在一起。

怎样攻破敌人的战船呢？朱元璋召集自己的部将研究办法。正在这时，刘福通的使者赶来求援。在如此紧张的战斗时刻，怎么能再分兵去援救他人呢？在朱元璋的部属看来，小明王韩林儿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主子，所以纷纷表示不愿发兵。可朱元璋的原则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就是说，自己驻军的城池要牢固，要有充足的粮草，不要急着称王称帝。特别是这个“缓称王”很有些辩证法呢。他认为只要一称王称帝，便会成为被元军征讨的主要目标，成为被群雄进攻的主要对象，因此他一直打着“大宋”的旗号不肯丢。如今是“大宋”的皇帝被困，他作为臣子，怎能不救？于是，布置了鄱阳湖的大战暂取守势，自己亲自率兵救援安丰。

朱元璋赶走了吕珍，把小明王安置在滁州之后，又带着部队回到鄱阳湖。经过研究，决定用小火船向陈友谅的大战船进攻。就是在小船上装上易燃的柴草，倒上油，用两个精通水性的士兵向敌船冲去，接触之后，将

小船上的柴草点燃，士兵泅水回来。敌人的战船大，有的又锁在一起，转动不方便。朱元璋的小火船来攻，大战船一艘艘起火，连陈友谅本人也被烧死了。陈友谅的部将张定也，连夜偷偷退出战场，载着陈友谅的尸体回到武昌。然后立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为皇帝。第二年，即公元 1364 年，朱元璋打到武昌，陈理投降，“大汉”政权至此彻底覆灭了。

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在西面作战的时候，东面的张士诚也曾伺机向朱元璋的地盘发起过进攻。但朱元璋早有准备，重要的地方有一定的军兵把守，而张士诚的部将也多半是一些酒色之徒，并不认真打仗，所以朱元璋的地盘一直没有被侵占。

朱元璋平定陈友谅之后，又回兵到应天，稍事准备之后，在公元 1366 年的农历五月，正式出兵，向张士诚发动了全面进攻。朱元璋分兵两路，一路进攻淮北，然后由北向南打；一路进攻浙北，然后由南向北打。两军的进攻都非常顺利，到这年的十一月，两路军队便在苏南会师，张士诚只剩下一个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城了。

平江城是张士诚的老巢，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张士诚到了这般时候，再也不敢整日吃喝玩乐了，他亲自到城垣上去指挥战斗。此城，短时间就更难攻下了。

整个江南就剩下一个平江城了，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市）。廖永忠非常不愿意去，不明白主帅朱元璋为什么自己不称王称帝，偏要举着那么一个小傀儡。朱元璋笑嘻嘻地向他解释：

“只要小明王在，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有非分之想的。这是一个臣子应遵守的起码准则。”

廖永忠好像悟出了什么道理，他欣然答应去了。他领着小明王韩林儿在今江苏六合东南的瓜步镇乘船渡江。船行在江心之时，廖永忠把船凿沉，小明王不识水性，坠江而死。廖永忠回去复命，朱元璋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给他置酒接风。这自然又是一桩疑案了。是廖永忠为了拥立朱元璋为帝而自发地害死了小明王呢，还是廖永忠受朱元璋的启发而害死了小明王呢，抑或是廖永忠害死小明王是朱元璋的部署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公元 1367 年，朱元璋被拥立为吴王。这年农历九月，张士诚的平江城终于被攻破。在城破的时候，张士诚想上吊自杀，但是，还没有来得及，便被朱元璋的兵俘虏了。张士诚被送到应天，朱元璋听完张士诚被俘时的情况后，嘲弄地说：

“你既然愿意自缢，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说着让人取来一根绳子扔给张士诚。

张士诚用这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安丰之役之后，义军在长江两岸争夺，元朝朝廷所在的北方暂时平静下来。不镇压农民起义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便又激烈起来。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不理政事，大权落到了太子手里。太子想让皇帝提前退位，自己好继位；皇帝不愿意。于是，这父子俩又有了激烈的矛盾。

当时最大的武装势力，一个是李鲁帖木儿，一个是扩廓帖木儿。有趣的是这两股武装势力，一个支持皇帝，一个支持太子。于是，又爆发了狗咬狗的战争。

张士诚自缢之后，朱元璋便派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副帅，率二十五万大军，挥师北伐。

朱元璋给北伐军制定的军事路线是：先攻山东，转战河南，然后再取

大都。这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很有军事眼光的人。山东是大都的屏障，打下山东，就会使大都恐慌，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河南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元朝的主力部队都是在这里发家的，转战河南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山东、河南取下之后，大都便成了一座孤城，再取也就容易得多了。

朱元璋给北伐军制定的政治原则是：不仅要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是要安定民生。因此，不准枉杀一人，不准侵夺百姓财产，不准毁坏百姓房屋，不准毁坏农具，不准乱杀耕牛，更不准抢人家的子女。如果遇有没人管的孤儿，要收养起来，家长来找时，要还给人家，这说明朱元璋又同时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正是他制定的这些政策，使北伐军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进军非常顺利。

当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取山东，战河南，向大都进军的时候，元朝的内讧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朝廷根本没有力量抵御北伐军的进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给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只有逃跑了。公元1368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八，元顺帝带着后妃离开大都，逃到了上都。跟他争皇位的太子也不再争了，随他一同逃跑了。从此，元朝退出历史舞台。

数日之后，八月初二，徐达的北伐军进驻大都。就在这一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欲知历史上之后事，请看《大明盛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元史百年

作者=老铁，石穿著

页数=423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37

DX号=000008046339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39&d=5AED1E07E877D9DC885DA5D4EA77B243&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D4%AA%CA%B7%B0%D9%C4%EA